

第一章 罗敷有夫

项少龙的心神进入止水不波的境界，步伐稳定而暗合某一种节奏，准确地估计得对方接近的速度和距离。

自从坐时空机器来到这战国的年代后，他可是没有一天不摸着兵器过活，对各类型的兵器都非常熟识。此刻细心聆听，立即摧翻了起始时认为来袭者是持矛的想法，而肯定对方用的是长戟。

戟可说是宜刺的矛和横砍的戈的混合体，既可扎刺，又能勾击，冲刺时发出的响音，明显与矛或戈都不同。

项少龙很想回头看上一眼，但却知若如此做了，就会失去自己高深莫测之势，而且会引发对方全力加速冲刺。

一阵风迎面吹来，雨雪打得项少龙几乎要闭上眼睛。

风声更使戟音蹄声模糊起来。

这时后方来骑到了两丈之内，略一发力，可在眨眼的工夫对他展开攻击。

蓦地一声「沈良受死」有若千地起了个焦雷般在后方响起。

项少龙猛地闭上眼睛，往右横移，到了马道之中，右手放开剑柄，改以左手拔剑。

要知他一直靠左方的行人道缓步而行，又以右手握剑，换了任何人由后方攻来，必然以为他会移往左方，好拉长距离，再以右手拔剑挡格。谁知他竟反其道而行，右移到马道之中，使敌人的长戟完全攻错了方向。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何况是生死相博的时刻。

那人惊呼一声，想把长戟攻击的方向改变，却迟了一步。

项少龙头也不回，反手一剑刺在冲过了头的马股上。

战马痛嘶一声，狂窜往前，差点把那骑士甩下马来。

看对方一人单骑，逃命似的消失在风雪里，项少龙心中好笑。

今仗得胜看来轻松容易，其实个中包含了胆量、时间的拿捏，身法步法各方面的配合。

最妙是那阵突来的风雪。

他项少龙固然受影响，但对迎风策马奔来的敌人影响更大，否则他项少龙恐难施展这种策略。

项少龙回剑入鞘，转入了一条横巷，急步走了一段路，认准解府的方向，不半个时辰终于到达目的地。

他对把门的家将报上姓名，便被领入府内，在外厅等候。

奉茶伺候的小婢都以奇怪的眼光打量他，又交头接耳，恍似他像头不知由那处钻出来的怪物般。

项少龙给看得浑身不自在时，解子元脸青唇白的来了，挥退下人后，坐到他身旁低声道：「今趟拣的真不是时候，不知谁把我昨夜去逛青楼的事告知了内人，刚才她大发雷霆，只差还未动手打我。沈兄快溜，现在说甚么她也不会相信的。」

项少龙同情地道：「那么过两日我再来找解兄吧。」

解子元把他拉起来道：「快点！」

两人急步朝大门走去时，一声娇叱传来，喝道：「哪里走！」

解子元浑身一震，像被点了穴般动弹不得。

项少龙亦是虎躯剧震，不能相信的呆在当场。

环佩声响，解子元的恶妻来到两人身后，冷笑道：「走到哪里去，你当我不知道你两个人的把戏吗？」

又娇喝道：「解叔你给我滚出来，我要你把昨夜的事一字不漏的说出来，万事有我担保。」

解子元如遭雷殛，原来连他最后一个「忠仆」都给收服。

解叔不知由哪里跑出来，跪倒地上，颤声道：「少爷！小人是被逼的。」

解子元机械化的转过身去，哭丧着脸道：「这事全是我想出来的，不关沈兄的事。」

项少龙仍背对解子元的夫人：心中百感交集，因为他从声音认了解子元的夫人正是他曾经深爱过的善柔。

她终于放弃了到处流浪的梦想，落叶归根的作了解家妇，还生了两个儿子。

这时他最想做的是，就是头也不回的离开解府，使善柔永远都不知道他曾来过。

他亦明白解子元为何既爱她又怕她，说实在的，那正是善柔予男人最大的「乐趣」。

直至今日，他对与善柔相处的每一刻仍是回味无穷。

解子元的「义气」，把责任全揽到自己身上，更使他心中感动。

想走是一回事，但却无法举脚踏出半步。

善柔的矛头指向他了，喝道：「你叫沈良是吗？看你生得牛高马大，*词堑*如鼠，连正眼看人都不敢吗？」

众婢仆立时发出「嗡嗡」笑聲。

项少龙平静地道：「解夫人可否把其他人请出厅堂，沈某想私下替解兄说两句话。」

解子元急道：「这全不关沈兄的事，夫人啊，放沈兄离去好吗？要罚就罚我好了。」

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善柔亦像被点了穴般，不言不语的在发呆。

项少龙感到善柔的目光刺在他背上，心中真不知是何滋味。

人人莫明其妙时，善柔道：「所有人都给我滚出去。」

解子元愕然道：「为夫也要出去吗？」

善柔大发娇嗔道：「为你的甚么夫，你第一个给我滚出去！」

不片晌所有人走得乾乾淨净，空阔的大厅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善柔急促的呼吸声在他身后响起，项少龙缓缓转过身来，四目交投，双方都像触电般颤抖了一下。她丰满了少许，但艳丽却更胜往昔。

善柔朝他冲前两步，旋又停下，辛苦地克制自己要投入项少龙怀内的冲动。

项少龙喉头打结，千言万语，都不知从何说起，最后一声长叹，摇头苦笑，步往大门。

善柔追了两步，低唤道：「少龙！」

项少龙硬着心肠不应，走出门外。

十多道目光立时落在他身上，婢仆家将们对他能「衣冠皮肉完全无缺」的走出来，都惊讶得合不拢那些张大了的嘴。

解子元横里扑出来，揍着他肩头，朝外门走丢，兴奋地道：「沈兄和她说了些甚么话？」

项少龙胡谄道：「嫂子虽是霸道了点，却非是不明白事理的人。我向她解释了压迫力愈大，反抗力愈强的道理，假设她任解兄出去胡混，保证不须太久解兄就生厌倦。」

解子元道：「我怎会厌倦呢？她怎么答你？」

项少龙道：「她说要好好想想。」

解子元大喜道：「这是天大的转机呢！沈兄留下陪我聊聊好吗？」

项少龙此时肝肠像打了结般难受，那有兴趣和他闲聊，投其所惧的恐吓道：「你最好乖乖的入去陪伴嫂子，若她以为你又在打鬼主意，那就说不定连想想都省回。」

解子元大吃一惊，忙放开了搂着项少龙的手，神情教人发噱。

项少龙挥手作别，走出解府，来到风雪漫天的大道。

心中一片茫然。

来到临淄后，他一直想方法找寻善柔，却绝想不到在这种情况下遇上她，而她还是别人的妻子。

解子元该是好夫婿，唉！

当年美蚕娘改嫁别人，他并没有多大感触。说到底皆因感情基础薄弱。

但他确曾深爱过善柔。

他尊重善柔的选择，而且自己已有幸福美满的婚姻和家庭，只不过来到齐国这陌生的地方，容易生出了孤单落寞的感觉，才会因善柔再难和自己继续前缘而神伤。

风雪打在脸上头上，既寒且痛，使他像从一个梦中醒过来般。

再叹了一口气后，项少龙举步朝宾馆走回去。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他诚心为抛弃了仇恨的善柔祝福。

回到宾馆，肖月潭已恭候多时，见他这么早回来，讶道：「我听你的手下说你会很晚才回来，正要离开，咦，你的脸色为何这么难看？」

项少龙拉他入房，坐下道：「你该听过善柔吧！她是致致的亲姊，曾与我有一段情，现在竟成了解子元的妻子。」

肖月潭愕然道：「又会这么巧的。」

项少龙不想磨在这事上，岔开话题问起邹衍，肖月潭神色古怪道：「邹大师不知去了何处去寻找自己的墓穴，已有十多天没回家呢。」

项少龙听得心都抽搐了一下，无言以对。

肖月潭压低声音道：「吕不韦今午乘船抵此，同行的尚有韩竭和许商。」

项少龙奇道：「韩竭不是缪毒的人吗？」

肖月潭道：「只此一事，便可知吕不韦和缪毒暗中结成一党。韩竭乃「稷下剑圣」曹秋道四大弟子之一，有他穿针引线，稷下出身的剑士说不定会站在吕不韦和田单的一边，那形势就截然不同了。」

顿了顿续道：「以吕不韦的手段，必可令齐王深信倘改立田健，将会破坏了和秦国的关系，若再加上曹秋道站在大王子田生和田单的一边，这场王位之争，输家不是田健才怪。」

项少龙无可无不可的道：「谁输谁赢，都是齐人的家事。现在我关心的是如何为歌舞伎团的诸位美人儿完成她们的梦想。吕不韦爱怎么搞便怎么搞好了。」

肖月潭讶道：「我很少见到少龙这么意气消沉的，你难道不觉得扳吕不韦的后腿是很有趣的一回事吗？你今晚好好睡上一觉，明天醒来时或者会改变想法。」

项少龙苦笑道：「除非我能以项少龙的身分出现，否则如何能左右齐王的决定；而且那样一来，等若明请吕不韦来对付我。噢！差点忘了告诉你*铃昂土 龠 仁*穿了我。」

肖月潭连忙追问，到项少龙解释清楚后，肖月潭兴奋地道：「若是如此，形势就完全不同了。现今齐人最怕的就是楚人与三晋联手，抑制他们对燕国的野心，只要田单不能明目张胆的对付你，我们便容易应付多了！」

项少龙苦恼道：「有其利必有其弊。若我公然以项少龙的身分面世，吕不韦、田单，甚至郭开都会暗施手段来对付我，但假若我仍在充作沈良，则又须应付仲孙龙和齐国剑手的挑惹。正是左右做人难。」

敲门声响，原来是小屏儿奉凤菲之命请他去说话，肖月潭低声说了明天见后，告辞离开，而项少龙则随小屏儿去见凤菲。

凤菲正在主楼二楼的厅内拨弄弦琴，发出似有若无，仿似由九天之外传来的仙音，神情专注。直待项少龙在她对面坐下，仍像觉察不到他的来临。

小屏儿退往楼下后，项少龙舒适的半卧半坐地倚在软垫上，既饱餐这美女的绝世容色，又耳闻天籁仙音，囚善柔而兴的失意惆怅，不由减少三分。

凤菲纤手操琴，再爆出几个清音后，倏然而止，仰起俏脸往他望来，凤目生辉道：「沈先生可认得这段乐章吗？」

项少龙呆了一呆，茫然摇头。

凤菲甜甜笑道：「这正是由你那些小调变化而来的曲谱，你这人呢！竟会听不出来。」

项少龙搔头尴尬道：「真的一点都听不出来，怎会是这样的。」

凤菲柔声道：「人家当然不能一板一眼跟足你的曲调，变化几趟后，就成了这样子！欢喜吗？」

凤菲从未试过以这种撒娇式的神态语气跟他说话，项少龙受宠若惊道「大小姐确是高明，不知是否已为今次贺寿的乐曲全换上了新调呢？」

凤菲美眸望往窗外的雪夜，叹道：「你知否人家到这一刻才惊觉到外面正下大雪，自听到你那些怪调后，凤菲像着了魔的一首接一首把新曲谱出来。想不到竟可如此容易。」

项少龙大喜道：「恭喜大小姐。」

凤菲的目光移回到他脸上，美目深注道：「你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项少龙笑道：「有手有脚，有眼耳口鼻，和任何人没有甚么大分别。」

凤菲道：「可是在我眼中，你却像是从仙界下凡的神仙，拯救遇上困苦的生人。唉！若真有神仙，那该是多么美丽的一回事。人世间实在太多事令人生厌，有时我甚至憎厌自己。」

项少龙思量片刻，点头道：「有很多事确会令人不耐烦的，不过大小姐可知在别人眼中，你可是高不可攀的天之骄子，以能拜倒在你裙下是无比光荣的事。」

凤菲斜倚垫上，娇笑道：「你的用词真怪，甚么「高不可攀的天之骄子」，「拜倒裙下」，唉！凤菲只是个平凡的人，只有在创作和表演时，我才感到自己有少许的不平凡。」

接着秀眸闪闪的瞧着他道：「今晚在这里陪人家谈话好吗？每逢作成一曲，我都很难入睡，又总苦无倾谈的对象。」

项少龙吓了一跳，怔怔的道：「我终是下人，大小姐这样留我在闺房里，不怕人会闲言闲语吗？」

凤菲哂道：「你前两晚的勇气到哪里去了？换了是别的男人，在眼前情况，恐怕赶都不肯走吧？」

项少龙苦笑道：「自得知大小姐的情郎是项少龙后，我愈想愈惊，将来到咸阳时，若有人向他通风报讯，知这我曾在大小姐房内留了一晚，就算甚么事都没有做过，我恐怕亦要小命不保，大小姐以为然否。」

凤菲呆了起来，无言以对。

项少龙心中好笑，这就叫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她的「项少龙」来压自己这真正的「项少龙」，实是荒谬绝伦。

好一会凤菲才苦恼道：「男人不是色胆包天的吗？为何你其他事这么胆大妄为，偏在此事上如此胆小。」

项少龙故作惊讶道：「听大小姐的口气，似乎除了想和小人秉烛谈心之外，还有别的下文呢？」

凤菲「噗啡」娇笑，风情万种的横了他一眼，欣然道：「和你这人说话真有意思，一向以来，只有我凤菲去耍男人，想不到现在却给你来耍我。来吧！」

项少龙愕然道：「来甚么呢？」

凤菲嘴角含春娇媚地道：「先为人家脱掉靴子好吗？执事大人。」

项少龙呆瞪了她半晌，嚅嚅道：「大小姐不是认真的吧？这种事开始了就很难中止，那时大小姐想反悔都不行。」

他的话并不假，像凤菲这种比得上纪嫣然和琴清的美女，蓄意色诱一个男人时，恐怕连坐禅的高僧都要把持不住，何况是他项少龙。

忽然间，外面的风雪，室内掩映的灯光，火炉传来的暖意，都以倍数的强化了那本已存在着浪漫温馨的气氛。

看她的如花玉容，眉梢眼角的风情，耸胸细腰，谁能不跃然动心。

凤菲白了他一眼道：「沈执事想到哪里去了，人家要登榻睡觉，自然* M 训*子，刚巧小屏儿不在，只好由你代办吧了！」

项少龙差点给气死，猛一咬牙，移身过去，探手就拿起她右足。

凤菲惊呼一声，皱眉道：「沈执事你温柔一点好吗？」

项少龙感到自己的呼吸急促起来，左手托着她纤足，右手滑上去，爱抚她完美无瑕的小腿，叹道：「羊脂白玉，不外如是。」

凤菲娇躯颤抖起来，星眸半闭的柔声道：「你若答应我不再往上推移，我便任你就这样占点便宜，当作是报答你令我度过这难关的酬劳吧。」

项少龙气道：「大小姐这么说，岂非在提醒我要继续深进吗？」一边说，手已毫不客气的往上移去。

凤菲感到项少龙的手越过膝头，正探索自己不可侵犯的大腿，娇吟一声，伸手把项少龙的手隔裙按着。

项少龙把手抽了回来，一本正经地帮她脱下两足的绵靴，然后拿她双

足一阵搓揉，弄得凤菲娇体发软，媚眼如丝。

项少龙一把将她抱起，往她闺房走去。

凤菲搂紧他脖子，在他耳边吐气如兰地道：「你害死凤菲呢！」

项少龙奇道：「怎样害你？」

凤菲道：「你若令人家爱上了你，不是害死人家吗？」，

项少龙清醒过来，暗叫好险，自己确不宜与这心有所属的美女发生关系，否则徒使事情更为复杂和难以预料其后果。

将她安放榻上后，项少龙俯头在她香唇上吻了一日，柔声道：「大小姐放心吧！只要我想起你是项少龙的人，给个天我作胆都不敢碰你。」

言罢逃命似的走了。

第二章 余情未了

刚离开凤菲的闺房，便给手下载着报告，张泉在大门外给人打了一顿，只剩得半条性命。

项少龙心知肚明是肖月潭使的手段，却不能不去慰问他。到了张泉房外，撞着他的心腹昆山，这小人一面愤慨的道：「定是仲孙龙派人干的，临淄真是野蛮人当道的地方，全无法纪。」

项少龙暗忖你们这么想就最好，可省我不少唇舌，低声问道：「伤得怎么样？」

昆山道：「主要是头脸中了几拳，眼肿得差点看不到东西，唇角也爆裂，那样子令人看得心中难过死了。」

言罢唉声叹气的走了。

步入房内，出奇地董淑贞和两个俏婢正为张泉敷治伤处。

果如昆山所说的，张泉那副被打得像猪头的样子，短时间内休想出来见人。

这是肖月潭狠辣之处，务要令张泉难以为吕不韦工作，不得不进一步倚赖他项少龙。

董淑贞坐在榻边，幽幽的横了他一眼，叹道：「那些人真狠心，看！打得副执事变成这个样子。」

张泉呻吟道：「是否沈兄来了！」

项少龙想起千娇百媚的董淑贞曾陪这卑鄙的人睡过几晚，心中一阵烦厌，有点不客气的对董淑贞道：「你们先出去一会，我有话要和张兄说。」

董淑贞不悦的蹙起黛眉，吩咐了两婢退下后，断然道：「有甚么密话是淑贞不能听的。」

张泉艰苦地道：「二小姐请出去片刻。」

董淑贞呆了一呆，忿然去了。

今趟轮到项少龙坐在董淑贞的位置，俯头低声道：「张兄究竟是怎样了？」

张泉肿得像猪唇的嘴巴吐出含糊不清的说话道：「我其实没有甚么，他们只打我的头，又迫问我为何去见主子，我当然死都不肯说。唉！最可恨是

主子给我的钱都被抢走！那些钱本是要给你的。」

此正是肖月潭最厉害的地方，张泉不但没钱来收买项少龙，还不能再去见吕不韦。

项少龙道：「张兄究竟去见的是谁呢？」

张泉道：「现在还不能对你说。唉！想不到有仲孙龙插手在这件事情内，现在我们整团人全在他的爪牙严密监视中，你也要小心点。」

项少龙那有心情和他说下去，长身而起道：「张兄好好休息吧！」

张泉一把拉着他衣袖，焦急地道：「你怎都要帮我这个忙，迟些我再去弄钱回来给你。」

项少龙道：「我可为张兄做些甚么呢？」

张泉道：「设法成为凤菲的心腹，打探她和龙阳君的关系。」

项少龙苦笑道：「若你是凤菲，就算我成了你的心腹，你会把与自己终身有关的事泄漏给我知道吗？」

张泉辛苦地道：「凤菲是不会相信任何人的，包括龙阳君在内。因为魏王对凤菲亦有野心，所以凤菲最后只能倚赖你，明白吗？」

项少龙怔了半晌，才点头道：「好吧！我看看怎么办，但一天未收到钱，张兄休想我肯与你合作。」

挥开了他的手，迳自出房。

董淑贞恭候门外，见他步出房门，将他扯到园内的小亭去，幽怨地道：「你是否在恼人家呢！」

项少龙哂道：「小人怎敢，二小姐无论怎样骗我和不信任我，我这小执事亦只好逆来顺受。」

董淑贞「噗哧」笑道：「看你怨气冲天的样子，淑贞给你赔罪好吗？」

唉！人家现在真不知该怎样才可讨你欢心，你是否只好男风不爱女色呢？」

项少龙苦笑道：「是否凡认识龙阳君的人，都变成了只喜男风的？」

董淑贞整个娇躯贴了上来，玉手缠上他的脖子，笑道：「你还要瞒人，只看他瞧你的媚样儿，双目喷火似的，就知你是他的男人。因为你若非他的男人，他怎会以这种态度对你。」

现在淑贞唯一的希望，就是你除了男人外，也欢喜女人。」

项少龙呆了起来：心想今次确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这冤屈。探手下去大力打了一下她的香臀，无奈道：「那你就当我是你想的那样好了。请问二小姐，可以放我回房休息吗？」

董淑贞夸张的痛呼哎哟，用力把他抱紧，咬他耳朵道：「你若不欢喜正路，淑贞亦可奉陪。」

项少龙抓着她香肩，把她推开少许，正容道：「二小姐的好意，小人心领了。但你仍未弄清楚一件事，就算你和秀真没与我有亲密关系，我沈良*嗽*前才*切，绝不教你们沦为权贵的姬妾，此事若有一字虚言，教我沈良不得好死。」

董淑贞平静下来，怔怔的凝视了他半晌，轻声道：「你为何肯这么做？」

又知否动辄就会惹来杀身之祸？若教凤菲知道你要破坏她的计划，第一个不放过你的就是她。」

项少龙道：「你说我是傻子笨蛋甚么都可以，但我却决定了要这么做，只要你们肯乖乖听话，我便有办法。」

董淑贞娇媚横生的扭动着娇躯道：「我们还不够乖吗？」

项少龙哂道：「乖得太过份了，不但对我乖，还对张泉和沙立乖，谁有利用价值便对谁乖。但我要求的却不是这种乖，你回去好好想想。但时间已无多，表演过后，就是行动的时刻，若错过了时机，莫要怪我没有帮你。」

董淑贞浑身一颤，伏入他怀内道：「沈良啊！你说得人家六神无主呢！可否清楚点告诉淑贞你为人家作的是何打算呢？」

项少龙爱怜地吻了她脸蛋，诚恳地道：「你们若再不肯对我推心置腹，恐怕我亦无能力帮助你们。我的打算就是把你捧为能继承凤菲的另一名姬，而凤菲则可安然归隐，过她自己选择的生活。」

董淑贞凄惶地道：「这当然是最理想的安排。但怎能办得到呢？凤菲现在视我如敌人，绝不会答应，纵是答应，也须众人都肯承认才行。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项少龙胸有成竹道：「凤菲方面包在我身上，至于你能否成为凤菲以外另一名姬，就要看你自己的本领。」

董淑贞愕然道：「我的本领？」

项少龙道：「我会说服凤菲让你在其中一台歌舞担正主姬的角色，只要你的表演不太逊色，而我又能在例如龙阳君等有身分有地位的人为你美言几句，甚至邀你到某几个权贵处表演，哈！你说那会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董淑贞剧震一下，倏地离开了他，一对美眸闪动着前所未有的神采，颤声道：「你真能说服凤菲吗？」

项少龙伸手捧起她的脸蛋，有点情不自禁地痛吻她的香唇，直至她娇喘连连时，才放开她道：「给我三天时间，我会教凤菲亲口向你说，但你却须和秀真放弃一切不轨行动。现在乖乖的去睡觉吧！」

董淑贞给他吻得娇体发软，媚眼如丝的呢声道：「今晚让人家陪你好吗？淑贞给你搅得身子都滚热了。」

项少龙亦是欲火大炽，暗怪自己不该挑起对方情欲，硬下心肠把她扭转娇躯，推得她走了十多步，到了通往她宿处的回廊，笑道：「你不是说我只爱男风吗？去找秀真告诉她这个消息吧！切记不可予第三个人知道，否则就不灵光！」

说完匆匆溜回房去。

翌日醒来，还未吃早点，手下来通知解子元找他，项少龙心中暗惊，最怕善柔告诉了他和自己的关系，那见面时就非常尴尬。

好在来到前厅，解子元热诚如昔，先着他遣退侍奉的婢仆后，才兴奋地道：「沈兄真行，内人昨晚不但没有怪责我，还准我和你交朋友。她说有你看管我，间中出去胡混都没有关系，啊！沈兄真是我的救星和朋友。」

项少龙心中叫糟，知是善柔对他余情未了，所以才会有此转变，使解子元欣喜若狂。

不由问道：「解兄不用上早朝吗？」

解子元道：「大王昨晚着凉，故休朝一天。嘿！沈兄今晚有空吗？」

项少龙见他像没有系颈的猴头般兴奋，警告道：「小心尊夫人是试探你的呢？」

解子元拍胸保证道：「我这夫人说得出来的话就一定做得到，绝不会骗我的。她今晚要请沈兄到舍下吃饭，膳后我们就可把臂出游，让小弟好好招呼沈兄，哈！」

项少龙苦笑道：「你好像一刻都等不来的样子。」

解子元毫无愧色道：「当然，只有躺伏在陌生美女的怀里，嗅吸她们的香气，我的脑筋才会灵活起来。唉！你都不知大王催得我多么紧，若不写好柔骨女的贺寿词，今次就真的糟了。」

项少龙暗忖原来如此，心中一动道：「你这两天有没有看过兰宫媛的排演？」

解子元苦着脸道：「我怎敢见她，昨天在宫内撞到她的相好齐雨，他还对我冷嘲热讽，若非我脾气好，定要教他好看。」

似是记起另一件事般，忽然又这：「沈兄和仲孙龙究竟是甚么一回事？」

项少龙简略的说出来后，解子元懊恼道：「这就糟了，昨天他派人来试探我和沈兄的关系，我不虞有他，照实说了是新相识的朋友，唔，待会我要亲身去找他说话，再不然就找二王子出头，不信仲孙龙敢不卖账？」

项少龙好整以暇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解兄不用插手此事，陡使事情更复杂，我自有应付之法。」

解子元怀疑道：「沈兄可知仲孙龙在这里的势力，可比得上王侯，他若这么吃了沈兄的亏，是绝不会轻易罢手的。」

项少龙道：「放心吧！若真须解兄帮手，我当然会来求解兄！」

解子元道：「以后有甚么事即管对我说。现在我要赶回官署办事，今晚我来接你好吗？」

项少龙还有甚么话好说，只好点头答应。

解子元欢天喜地的站起来，忽听门官唱喏道：「大小姐到！」

解子元吓了一跳，与项少龙恭立迎迓。

凤菲身穿黄底白花常服，外披一件绵背心，在数名侍婢簇拥下，轻步进了大厅，高雅雍容、艳光四射，看得解子元眼亮起来。

凤菲先狠狠横了项少龙一眼，才蹙起黛眉瞪着解子元道：「解大人是怎么了？人说过门不入，解大人却是入门都不向凤菲打个招呼！凤菲是如北令大人不屑一顾吗？」

解子元也真绝，毫不掩饰地一揖到地道：「凤小姐错怪在下呢！自宫宴见过小姐后，在下便给小姐勾去魂魄，直到这天才回复正常，试问在下还怎敢造次。」

凤菲和众婢都忍不住笑起来。

项少龙童心大起，一手搂他肩头，另一手掩着他眼睛，推他往大门走去，笑对凤菲道：「小人护送解大人走好了。」

凤菲笑得似花枝乱颤，使得项少龙忙收回眼光，怕像解子元般失了魂魄。

把解子元推出府门后，才放开掩他眼睛的手。

解子元吁出一口气道：「如此尤物，世所罕见。难怪仲孙龙不择手段，都要把她弄上手。」

项少龙道：「解兄心动了？」

解子元正容道：「说来沈兄或不肯相信，每次我回到家中，都会将外边的女人忘得一乾二净。」

项少龙欣然道：「这就最好，我明白了！解兄只是为了作曲填诗才会去青楼胡混的。」

解子元叹道：「沈兄确是我的知己。」

送了解子元后，凤菲在厅内候他共进早膳，颇有点妻子侍候夫郎的神态，看得项少龙暗暗心惊。

侍候的小屏儿给凤菲差走后，这美女问道：「解子元见到你时像换了另一个人般，神情又这么兴奋，究竟他因甚么事找你？」

项少龙故意卖个关子道：「这是男人的秘密，大小姐最好不要知道。」

凤菲大啖道：「你愈来愈不将人家放在眼内了。小心我会对你不客气。」

项少龙微笑道：「大小姐息怒，我们只不过约了今晚到青楼鬼混而已，」

凤菲愕然道：「男人是否都是天生的贱骨头，放着这里美女如云，却要付钱去讨好那些庸姿俗色。」

项少龙讶道：「大小姐是否暗示连你自己都可任小人一亲香泽呢？」

凤菲又气又恼道：「你还要说这种话！」

项少龙大感快慰道：「大小姐莫忘了每次都说自己是被逼的呢！」

凤菲差点气得要动手揍他，旋又干静下来，叹道：「看来是奴家给你勾了魂魄才真。好像你想我开心，凤菲便要开心；要人家苦恼，人家就要苦恼。告诉凤菲好吗？你如今究竟想人家怎样呢？」

项少龙柔声道：「自然是想大小姐乖乖听话，那我就可完成宏愿。」

凤菲回复冷静，瞧了他好半晌，轻轻道：「说吧！」

项少龙正容道：「我希望能依团里每个人的愿望，玉成他们理想。」

凤菲叹道：「我开始相信你确有这种诚意。但问题是你沈良凭甚么资格去办到呢？这不是我答应就成了，还牵涉到其他的人与事。」

项少龙淡淡道：「最关键处就是大小姐肯否点头，其他的由我解决。」

凤菲哂道：「好吧！算我答应好了。你如何去应付韩闯、仲孙龙、吕不韦和田单这么多有权有势的人？」

项少龙正要答话，下人来报，韩闯驾到。

第三章 朴朔迷离

韩闯隔远向两人施礼道：「凤菲小姐好，沈良兄好！」

项少龙放下心事，如韩闯由龙阳君处得到消息，有备而来，不虞会泄漏自己的秘密。

凤菲大讶道：「侯爷也认识沈良吗？」

韩闯大步走来，笑道：「当年在邯郸，沈兄还曾帮了我几个大忙，怎会不认识呢？」

凤菲倒没有怀疑，但项少龙在她心中显然大大加重份量，欣然道：「那凤菲须否避席让侯爷先和老朋友叙旧呢？」

这当然只是客气说话，岂知韩闯猛地点头道：「凤小姐真懂体贴我们。」

凤菲为之愕然，似乎项少龙在韩闯眼中比她凤菲更重要，但话已出口，再收不回来，与上来侍候的小屏儿一齐退出厅外。

韩闯坐到项少龙身旁，喜道：「得知少龙无恙，我高兴得整晚都睡不着！」

项少龙听得呆了起来，一向以来，他都不大喜欢韩闯。却想不到他对自己的交情，竟超过了对国家的忠诚。

苦笑道：「别忘了小弟乃贵国要除之而后快的人啊！」

韩闯叹了一口气道：「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大家各为其主，异日说不定尚要在沙场上见个真章。但现在又不是打仗，我们自然仍是肝胆相照的朋友！」

苦笑一声，韩闯眼中射出深刻的感情，缓缓道：「当日我战败遭擒，自忖必死，岂知少龙想也不想就放了我，我韩闯一生里从未试过那么感动。现在就算有人拿剑威胁我，我也总不肯做任何对不起少龙的事。」

项少龙低声道：「政储君正式登基之日，就是我离秦远赴塞外引退之时，所以侯爷该不会再有与找对阵的机会。」

韩闯一震道：「嬴政怎肯放你走？没有了你，秦国就等若断了一只臂膀。」

项少龙道：「这是我和政储君的约定，但你绝不可因此而疏忽大意。秦国猛将如云，王翦、桓奇、蒙武、蒙恬无一是好惹的人。」

韩闯晒道：「我才不信有人及得上你。」

项少龙失笑道：「别忘了我给李牧打得灰头上脸，要落荒而逃。」韩闯道：「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况你败得漂亮，保存了主力；故未算真败。事后我和李牧谈起此事，他也表示佩服。他本有把握尽歼你们深入境内的孤军，岂知硬给你牵制着他，累得他无法在滕翼大军回到中牟之前衔尾穷击，致痛失良机。否则说不定我们可乘势组成另一支合从军，直杀到咸阳。唉！胜胜负负，就只这么一步之差。」

项少龙笑道：「那你该恨我入骨才对。」

韩闯尴尬道：「少龙勿要耍我。这已是既成事实，我今天能在这里风流快活，全拜少龙所赐。」

项少龙点头道：「大家既是兄弟，客气和门面话不要说了，你今趟来临淄，不只是贺寿那么简单吧。」韩闯笑道：「少龙最明白我。否则齐王寿辰关我屁事，但我却绝不介意来这里。你试过齐女没有，真是精采。」

项少龙失笑道：「你是死性不改，到那里就胡搞到那里。」

韩闯老脸一红道：「莫要笑我。这叫得快活时且快活，异日若你秦军东来，第一个遭殃的就是我们韩国。那时我想胡搞亦不成呢。」

项少龙道：「我只是说笑吧。」韩闯松了一口气道：「说真的，我确有些怕你，或者该是尊敬你吧。所以你说话最好留情些，若吓得我再不敢去鬼混，那就糟了。」

两人对望一眼。忍不住开怀大笑，感受到两人间再无半点隔阂。

韩闯想起一事道：「你知否郭开那家伙将你的怪兵器献了给齐王作贺礼，累得齐王接既不是，拒绝更不是。最后不知是谁出的主意，齐王把那东西赐了给曹秋道，供奉在稗下学宫的大堂里。」

项少龙恨得牙痒痒的道：「今晚我就去把我的百战刀偷回来。」

韩闯骇然道：「千万不可。曹秋道这老头儿愈老剑法便愈出神入化，少龙虽是厉害，但遇上他绝不能讨好。」

项少龙笑道：「我只说去偷，并非去抢，怕甚么呢？」

韩闯仍是担心，提议道：「少龙回秦后，只要求嬴政修书，请齐人把刀归还。保证齐人乖乖从命，何用去冒这个险？」

项少龙道：「让我自己来想想，嘿，能活动一下筋骨也不错。是了，你是否和风菲有密约。」

韩闯尴尬道：「原来你知道了，是否有甚么问题？」

项少龙定神瞧了他好半晌，微笑道：「看来你真有点怕我。」

韩闯苦笑道：「现在连李牧都有些怕你，何况是我。有甚么话就说吧！我从来都猜不透你的。」

项少龙道：「凤菲今次请你帮忙，许给你甚么好处呢？」

韩闯叹道：「这本是公平交易。不过看在少龙分上，我惟有忍痛放弃一亲凤菲香泽的机会。」项少龙失声道：「甚么？」

韩闯奇道：「你竟不知此事吗？早知如此我就不说出来。」

项少龙心中翻起滔天巨浪，一直以来，无论他或董淑贞等，都被风菲骗得深信她要把董淑贞等送与韩闯，以换取韩闯的帮助，此事合情合理，故项少龙采信不疑。怎想得到只是凤菲放出的烟幕。

她为何要说谎，这三大名姬之首究竟在玩甚么把戏？

当日凤菲说过奉了某人之命来毒杀他，后来又放弃了。这幕后的指使者说不定就是它的真正情郎。

他项少龙仇家遍天下，太多的可能性使他无从猜估。

好半晌后，项少龙深吸一口气。好令头脑清醒点，低声道：「凤菲要你怎样帮她的忙呢？」

韩闯道：「她说要在我韩国的一所别院躲上三个月，待别人丢淡了对她的事后，她就会离开。」

项少龙道：「她是否讲好要和你一起离开临淄？」

韩闯道：「当然是这样，有我护她谁敢不卖账。」

项少龙又多发现凤菲的另一项谎话。因她曾表示过须项少龙送她离开临淄，再与韩闯会合。

她究竟在玩甚么手段。

韩闯叹道：「唉，想不到会有少龙牵涉在其中，我和龙阳君的好梦都要成空！」

项少龙一震道：「你们都不是真心帮她的吗？」

韩闯惋惜的道：「这种世所罕有、色艺双绝的大美人，谁肯放她归隐。唉！其实我和龙阳君约好了先由我享用她一段时间，再由龙阳君接她到魏国献给魏王，现在当然不敢这么做，龙阳君都正为此很苦恼哩。」

项少龙倒吸一口凉气，问道：「你知否凤菲的秘密情郎是谁？」

韩闯愕然道：「她竟有情郎？难怪变得这么风情撩人的！」

项少龙心中一动道：「你何时感到她有这转变呢？」

韩闯思索了一会后，缓缓道：「该是她咸阳之行后的事。」

项少龙拍案叫道：「那她这情郎必是在咸阳时认识的，亦因此动了归隐嫁人之心。可是她为何要来到这里才退走？以她的才智，难道不知你们所有人都对她有不轨企图吗？」

韩闯苦笑道：「我也给你弄得糊涂，现在你要我怎么办才好？」

项少龙沉吟道：「你就装作甚么都不知情，照以前般与她虚与委蛇，不要泄漏任何事，迟些我再和你商量。」

韩闯道：「好吧，现在我去和她谈两句话就离开。你可知我落脚的地方吗？就是隔两间的听梅馆。有甚么事随时可来找我。」

韩闯到后院找凤菲时，项少龙仍留在厅中沉思。

假若凤菲的情郎是在咸阳结识的，且又是那情郎指使她来害项少龙，那她的情郎便很可能是属于吕不韦集团的人，那究竟是谁？

能令凤菲倾心的人，绝不会是平凡之辈。会否是管中邪，又或是许商？

但细想又不大对。因为若是如此，吕不韦就不用收买张泉来查采凤菲的情人是谁了。

且无论足管中邪或许商，都不会为凤菲舍弃大好的前途。

若非是吕系的人，究竟会是谁？

项少龙想得头都大起来时，小屏儿来请他去见凤菲，他方知韩闯走凤菲在闺楼上的小厅见他，小屏儿退往楼下后，这口不对心的美女美目深注的瞧着他道：「看来各国头有脸的人，都是你的老朋友。如此我就更是奇怪，凭你的交游广阔，为何要落泊大梁两年之久，最后竟沦落至当了个小御手？」

项少龙心中笃定，因为张果确是从大梁的官家马廊把他「聘」回来的，淡淡道：「正因为他们是我朋友，我才不想他们为难。」

凤菲不解道：「你这话是甚么意思。」

项少龙正容道：「因为我和赵相郭开势成水火，若非有我居中奔走，廉大将军亦难以安然离赵。所以若任何人收留我，就会成了郭开的仇人。」

凤菲呆了半晌，幽幽道：「你和各国权贵有这么多不清不白的关系，教人家怎能信任你？」

项少龙晒道：「那又有甚么分别？你根本从没有信任我。」

凤菲俏脸转寒，不悦道：「除了开始的一段时间，我怎样不信任你了？」

项少龙把心一横，冷然道：「大小姐的情郎究竟是谁？」

凤菲愕然道：「人家不是说了给你知吗？」

项少龙露出一丝冷酷的笑意，双目寒芒大盛，缓缓摇头道：「那只是你用来敷衍我的手段吧，否则大小姐就不会不去中牟，而要到咸阳了。」

凤菲没好气的道：「就凭这点便指我骗你，沈执事是否太过鲁莽？」

项少龙心念电转，淡淡道：「不如让小人来猜猜大小姐肯与之共效于飞的情郎是谁好吗？」

凤菲一派安详的道：「嘴巴长在你身上，你爱怎么猜怎么说都可以。」

项少龙知她根本不认为自己可以猜中的。而事实上自己确是不知道，只是作势哄吓，笑着道：「大小姐以为很难猜吗？」

凤菲白了他一眼道：「再说废话，我就把你赶下去。」

项少龙满怀信心道：「大小姐不会这么做的。因为你最爱玩游戏手段，有我这么一个对手，你不知多高兴。」

凤菲嗔道：「你竟敢这样看人家！」

项少龙好整以暇道：「大小姐自己鹅食放光虫，心知肚明。我这话是对是错。」

凤菲一呆道：「鸡食放光虫？那会有这样的虫，真亏你想出来。」

按着苦恼的道：「快说吧！不要再兜兜转转。」

项少龙大乐道：「这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就是你这句话，已知大小姐的情郎非是项少龙。」

凤菲小嘴不屑的一撇，淡淡道：「我只是好奇你胡思乱想出甚么东西来。我何时作过这样的承认或否认。」

项少龙移到她身后，伸手揽着她没有半分多余赘肉的动人小腹，略一

用力，凤菲娇声呻吟，软倒在他怀内。

项少龙咬着她的小耳珠，嗅吸她安发的香气柔声道：「你的情郎定是秦人，却绝不是项少龙，而且是他的对头。」

凤菲娇躯猛颤，仍坚持道：「你想到哪里去了，有甚么根据？」

项少龙贴上她嫩滑的脸蛋，笑道：「道理很简单，因为那时你以为我和张泉有勾结，故想借我之口，使吕不韦误以为你的情人是项少龙。」

凤菲道：「可是你又凭甚么指那人是项少龙的对头？」

项少龙这才知自己露出马脚，暗骂自己求胜心切，太好逞强。因为凤菲奉命害项少龙一事。只他项少龙知道，当然不可说出来。眉头一皱，胡诌道：「因为这等若加深吕不韦对项少龙的仇恨，若非你的情郎是项少龙的死敌，你怎会这样去害他。」

凤菲嗔道：「不要胡说，首先我从不怀疑你会和张泉勾结。而我的情郎亦真的是项少龙。唉！不过现在我也有点糊涂了，先不说这些，你来亲亲人家好吗？」

项少龙淡淡道：「大小姐是否害怕我说下去？」

凤菲猛地挣脱他的搂抱，别转娇躯向着他道：「说吧！看你还说出其么荒诞的想法来？」

项少龙用指头逗起她的下领，在她唇上蜻蜓点水的轻吻一口，微笑道：「那就很易猜哩！在咸阳能与项少龙一系为敌的只有吕不韦和缪毒两大集团，而此人能令大小姐倾心，必然是既有身分地位，又是智勇双全，吕不韦和缪毒可以不论，因若是他们，大小姐就不须左瞞右骗。既是这样，此人是谁，可呼之欲出。」

凤菲露出震骇的神色，转瞬又回复平静，垂首道：「不要胡猜了，凤菲依从了你便作算吧！」

项少龙晒道：「是害怕了吗？否则何用说这种违心之言。」

凤菲气道：「人家这是真心话，不信就给我滚。」

项少龙霍地站起，再唬吓道：「我知道他是谁了。」

凤菲平静地道：「我很累，不管你知不知道，我都只想静静的休息一会。」

项少龙朝楼梯走去，忽然剧震转身，回头狠狠盯紧她道：「他是韩竭吧？」

凤菲猛地一抖，脸上再无半点血色。

第四章 恶煞临门

凤菲虽不肯承认，但项少龙几可肯定她的情郎必是韩竭无异。

可以想像凤菲在咸阳认识韩竭，两人热恋起来，但却明白若让吕不韦或缪毒知道的话，必会从中阻挠。最糟是吕不韦和缪毒暗中勾结，那就算缪毒点头也没有用处。

所以两人相约来齐，进行例如私奔等诸如此类的大计。因为韩竭乃曹秋道的得意弟子，放大条道理可陪吕不韦前来临淄。

在这种情况下，项少龙这执事的作用就大了。因为凤菲需有人为她安排和掩饰。以使她能安然离齐。

既然凤菲的情人是韩竭，那当日凤菲要杀他就该是缪毒和吕不韦联合策划的阴谋。凤菲临时改变主意，皆因生出要与韩竭远走高飞之意，故犯不着冒这个杀身之险。

再往深处推想，凤菲说不定是奉田单之命。再由吕不韦安排她以毒指环来加害自己，只要是慢性毒药，多日后他项少龙才毒发身亡，又或毒盲眼睛诸如此类。阴谋得逞之后，那时凤菲早安然离开了。

项少龙虽仍未清楚其中细节，但有信心把握了大概的情况。

尚未步出前厅。碰上来找他的肖月潭，两人避到幽静的东厢去。

项少龙道：「有没有办法给我弄一分稷下学宫的地形图？」

肖月潭吓了一跳道：「你要来作甚么？曹秋道可不是好惹的。」

项少龙道：「我只是去把自己的东西偷回来，齐王将我的百战刀赐给了曹秋道。挂在稷下学宫的主堂里。」

肖月潭道：「我正想来告诉你这件事，谁说给你知的？」

项少龙能把今早韩闯来找他的事说出来。肖月潭眉头大皱，沉吟良久。

道：「少龙勿要怪我多言，韩闯这人我知之甚深。既好色又贪心，自私自利，为求目的，做事从不讲原则。就算你对他曾有大恩，亦毫无分别。」

想起今早韩闯诚恳的样子。项少龙很难接受肖月潭这看法，但肖月潭又是一番好意，一时使他说不出话来。

肖月潭语重心长的道：「少龙万勿松懈下来，你现在只是由一极险恶形势，转到了另一种险恶形势里。若我是你，就绝不相信三晋的任何人，反是李园较为可靠，说到底楚人都没有三晋人那么感觉到嬴政的威胁。」项少龙苦笑道：「现在我孤身一人，韩闯或龙阳君要对付我还不容易。」

肖月潭摇头道：「你太易信人，首先韩闯等都知此事绝不可张扬。若让齐人知道真相，说不定齐王会把你奉为上宾，还恭送你返回咸阳。」

顿了顿又道：「又或者乾脆下毒手杀了你灭口，这事谁都不能确定。」

项少龙默然无话。

肖月潭续道：「现在谁敢担当杀害你的罪名。今天杀了你，明天秦国大军兵临城下，那可不是说着玩的一回事。」

项少龙道：「秘密杀了我又谁会知道呢？」

肖月潭道：「起码会有李园知道，韩闯和龙阳君岂无顾忌。」

再笑道：「要杀你是那么容易吗？谁不知项少龙剑法盖世，而且一旦让你走脱，这处又非三晋地头，哪个人有把握可再度擒杀你？若我是他们，首先要教你绝不动疑，然后把你引进无路可逃的绝境，才以卑鄙手段。教你在有力难施下中伏身亡。」

项少龙出了一身冷汗，但心中仍不大肯相信，口上敷衍道：「我会小心。」

肖月潭只是以事论事，点头道：「或者是我多虑吧！但小心点总是好的。照理龙阳君已害了你一次，很难再狠下心肠下第二次手。但人心难测，尤其牵涉到国家和族人的利害，少龙好好的想想吧！」

项少龙拍拍肖月潭的眉头，感激道：「在这里老哥你是我唯一完全信任的人，凤菲的问题现在更是复杂。」

肖月潭忙问其故，项少龙说出心中的推断后，肖月潭眉头紧锁道：「我

虽不认识韩竭，但观他不远千里到咸阳追求荣华富贵，真肯为了个女人放弃一切吗？」

项少龙同意道：「据说韩竭乃韩国的贵族，在韩时早和缪毒认识。既肯和缪毒这种人相交，很难会是个好人，若他是骗凤菲而非爱凤菲，问题就更严重。」

肖月潭笑道：「这种事我们作外人的很难明白。凤菲确是那种能使男人肯牺牲一切的女人。少龙不妨一试，好过白白便宜韩竭。」

项少龙摇头道：「知道了她的情郎是韩竭，我更不会碰她。」

肖月潭拍案道：「我想到哩，凤菲必是打算潜返咸阳，作韩竭的秘密情人，而此事已得缪毒首肯，只是要瞒过吕不韦。」

项少龙叹道：「凤菲真个狡猾，当日我告诉她说张泉背后的主子是吕不韦时，她还装出震惊不已。慌惶失措的姿态表情，骗得我死心塌地，原来我竟是给他玩弄于圈套之中。」

肖月潭道：「我还探听到另一件会使你头痛的事，你要知道吗？」

项少龙苦笑道：「我早麻木了，说出来亦不会有太大的不安。」

肖月潭道：「仲孙何忌照我的话去找仲孙龙打听消息，原来这吸血鬼暗中派人通知稷下那班狂人，说你自恃剑法高明，不把齐国剑手看在眼里。唉！这人如此卑鄙。因怕开罪李园和解子元，故此要暗里施展卑鄙手段。」

项少龙耸肩道：「早有人来找过我，还吃了暗亏。若是明刃明枪，倒没甚么可怕的，总不会是曹秋道亲来找我吧！」

肖月潭道：「你要小心麻承甲和闵廷章这两个人，他们最爱撩事生非，一副惟恐天下不乱的性子，但确有真实本领。」

话犹未已，家将费淳慌张来报：「执事不好，有群剑手凶神恶煞的来了，指名道姓的要见执事。」

两人愕然互望，暗忖又会这么巧的。

项少龙不想肖月潭卷入这种麻烦事里，更不欲暴露两人的亲密关系，坚持一个人去应付来闹事的人。

自于今早与韩闯的一席话推断出凤菲一直在骗他后，他对自己的「一番好意」大感心灰意冷。

对韩竭这堪与他项少龙匹敌的剑手，他虽无好感亦无恶感，但若要归类，此君应该是「好人有限」之辈。但凤菲却被他英俊的外表迷倒。为此，在他心中凤菲的地位不由急剧下降。他虽对凤菲没有野心，但总希望她托付终身的是个有品格的人。

现在他心情大改，只希望能安排好董淑贞等人的去路，便功成身退，返咸阳去与娇妻爱儿相会，再耐心等待小盘的登基和与吕缪两大集团的决斗。

肖月潭虽指出韩闯不太可靠，但他却有信心韩闯对他的交情是超越了人性卑劣的一面。

直到此刻，他仍对人性的善良有近乎天真的信念；因为他自己正是这么的一个人。

没有人比他更痛恨仇杀和斗争。但在这时代里，这一切平常得就像呼吸的空气。

左思右想间，项少龙跨过门槛，踏入前院主厅。

五名高矮不一的齐国年青剑手，一字形的排开在大厅正中处，十道目

光在他甫进来的刹那，射到他身上去。

他们穿的是贵族的武士服，只看他们华丽的佩剑。便知若非公卿大臣之后，就是富商巨贾的儿子。

张泉的亲信昆山和家将冯亮、雷允儿等一脸愤然之色的站在一旁，显是被这些傲慢无礼的人激怒了。

说实在的，项少龙现在心情大坏，很想找这些送上门来的人开刀。但却知如此一来，只会把事情愈闹愈大，最终就是惹来像仲孙玄华、旦楚、麻承甲、闵廷章那种高手的挑战。

眼前这五人绝没有这类级数的高手，这从气势神态便可断定。

但也不宜太过忍让，否则对方会得寸进尺，使自己在临淄没有立足之处。

如何在中间着墨，是最考功夫之处。

其中最高壮的青年冷喝道：「来人可是自夸剑无双的狗奴才沈良。」

项少龙冷哼一声，直迫过去。

五人吓了一跳。手都按到剑把去。

项少龙在五人身前半丈许处止步立定。虎目一扫，霎时间把五人的反应全收入脑内，微笑道：「这位公子高姓大名，为何一言便犯下两个错误。」

那高壮青年显是五人的头领，双目一瞪，声色俱厉道：「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快剑」年常就是本公子，我犯的是甚么错？」

只听他的语气，便知他给自己的气势压着，心中好笑淡淡道：「首先我从没有认为自己的剑术有甚么了得，其次我更不是狗奴才。」

另一矮壮青年嘲笑道：「歌妓的下人，不是狗奴才是甚么东西？」

其他四人一起哄笑，更有人道：「叫你的主子来求情，我们就放过你吧！」

昆山三人和随项少龙进来的费淳都露出受辱的悲愤神情，但又如这些人是惹不得的，无奈之极。

项少龙从容自若，装作恍然的「啊！」一声道：「原来替人办事的就是狗奴才，那齐国内除大王外，不都是狗奴才吗？」

这五人都是有勇无谋之辈，登时语塞，说不出辩驳的话。

项少龙语气转趋温和，施礼道：「敢问五位公子，何人曾听沈某人白翎剑法无双，可否把他找出来对质，若真有此事，沈某就叩头认错。」

五人你眼望我眼，无言以对。

昆山乘机道：「小人早说必是有人中伤沈执事哩！」

年常有点老羞成怒的道：「横竖我们来了。总不能教我们白走一趟，沈执事露一手吧！」

项少龙笑道：「这个容易，沈某的剑法虽不堪入五位大家之眼，但却有手小玩意，看刀！」

猛喝声中，左右手同时扬起，两把早藏在袖口内的匕首滑到手里，随手掷出，左右横飞开去，准确无误的分插在东西两边的窗框处，高低位置分不差。

包括昆山苦在内，众人无不骇然色变。

最难得是左右开弓，都是那么快和准。

项少龙知己惯着这几个初生之犊，躬身施礼道：「沈某尚有要事办理，不送了！」从容转身，离开厅堂。

项少龙借肖月潭马车的掩护。离开听松院，往找「最可靠」的李园。

肖月潭赞道：「少龙真懂齐人爱面子的心态，这么一来，这五个小子还那敢说出真话，只会扬言你向他们认错，弄到谁都再没兴趣来找你。」

项少龙摇头叹道：「仲孙龙既是爱面子的齐人，怎肯罢休。」

肖月潭道：「你今趟找得李园出马，仲孙龙怎都要忍这口气的。」

顿了顿低声道：「知否刚才凤菲和小屏儿在几个心腹家将护送下由后门离开了呢？」

项少龙愕然道：「你怎知道？」

肖月潭答道：「云娘见到嘛！是她告诉我的。」

项少龙皱眉道：「会否是去见韩竭？我若可跟踪她就好了。」

肖月潭道：「你在这里人地生疏，不给人发现才怪。」

此时蹄声骤响，数骑从后赶来。

项少龙探头出去，原来是金老大金成就和几名手下策马追来，叫道：「沈执事留步。」

肖月潭吩咐御手停车。

金老大来到车窗旁，道：「沈执事有没有空说几句话？」

项少龙那能说「不」，点头答应后。对肖月潭道：「老哥记得给我弄稷下宫的地图，我会自行到李园处。」

步下马车时，金老大电蹬下马，领他到了附近一间酒馆，找了个幽静的角落。坐下道：「沈兄！你今趟很麻烦呢。」

项少龙苦笑道：「我的麻烦多不胜数，何碍再多一件。」

金老大竖起拇指赞道：「沈兄果是英雄好汉。我金老大没交错你这朋友。」

项少龙心中一热道：「金老大才真够朋友，究竟是甚事？」

金老大道：「昨晚田单为吕不韦举行洗尘宴，我和素芳都有参加，我恰好与仲孙龙的一个手下同席，闲聊中他问我是否认识你，我当然不会透露我们间的真正关系。」

项少龙笑道：「不是悬赏要取我项上的人头吧！」

金老大哑然失笑道：「沈兄真看得开，但尚未严重至这个地步，你听过「稷下剑会」这件事吗？」

项少龙摇头表示未听过。

金老大道：「每月初一，稷下学宫都举行骑射大会，让后起者得有显露身手的机会，今天是二十七，三天后就是下月的剑会，照例他们会邀请一些宾客参加。嘿！那只是客气的说法，不好听点就是找人来比试。」

项少龙道：「若他们要我参加？我大可托病推辞，总不能硬将我押去吧！」

金老大叹道：「这些邀请信都是通过齐王发出来的，沈兄够胆不给齐王面子吗？听说仲孙龙的儿子仲孙玄华对沈兄震怒非常，决定亲身下场教训你。他虽不敢杀人，用的亦只是木剑，但凭他的剑力，要打断沈兄的一条腿绝非难事。」

项少龙立时眉头大皱，他怕的不是打遍临淄无敌手的仲孙玄华，而是怕到时田单、吕不韦等亦为座上客，自己不暴露身分就是奇迹。

金老大低声道：「沈兄不若乘夜离开临淄。凤小姐必不会怪你。」

项少龙大为意动，这确是最妙的办法，但董淑贞她们怎么办呢？如此一

走了之，日后会成一条梗心之刺，休想心中安乐。

金老大再怂恿道：「仲孙龙势力在此如日中天，连有身分地位的公卿大臣都怕他，沈兄怎都斗他不过的。」

项少龙叹了一口气道：「多谢老大的提点，这事我或有应付之法。」

言罢拍了拍金老大眉头，往找李园去了。

第五章 同游牛山

项少龙来到李园客居的听竹别院，与听松别院只隔了两个街口。由此可见凤菲的地位竟可比得上贵为相国的李园。

他在门官处报上沈良之名，那人肃然起敬道：「原来是沈大爷，相爷早有吩咐，不过相爷刚出门，沈爷有没有口讯留下呢？」

项少龙很想说着他来找我吧，但想想这似非自己目下的身分该说的话，遂道：「烦先生你告知相国我来过便成。」

此时中门大开，一辆华丽马车在前后十多名骑士簇拥下驰出大门，但因车窗被垂帘阻隔，看不到里面坐的是甚么人。

马车远去后，项少龙压下询问门官的冲动，踏上归途。

这日天朗气清，寒冷得来却很舒服，项少龙虽在人车争道的热闹大街信步而行，心底却感到孤单寂寞。

在逃亡途中，他所有精神时间都用在如何躲避敌人的思量上，反是到了临恼，遇上这么多新知旧友，他竟会有寂寞的感觉。

他溜目四顾，看着齐都的盛景，深切体会到「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意境滋味。

除了肖月潭外，他再无人可以信任。

最痛苦是他根本无可利用之兵，否则只要派人密切监视韩闯，便可知他会否出卖自己。例如假设他不断去见郭开，便可知道他对自己是不忠实了。

三晋关系一向密切，郭开的老板娘更是韩闯的族姊韩晶，若要对付项少龙，两人必会联合在一起。在那种情况下，龙阳君怎敢反对。

他们唯一的阻碍可能是李园，但他肯否冒开罪三晋来维护自己，恐怕仍是未知之数。

想得头都大了时，心中忽生警兆，只见一骑迎面而至，马上骑士俯下来道：「这位兄台怎么称呼？」

项少龙愕然望向对方，肯定自己从未见过此人，戒心大起道：「有甚么事呢？」

那人非常客气，微笑道：「蔽主人是清秀夫人，小人奉她之命，前来请先生往会，因夫人没有把先生的高姓大名告诉小人，才会冒昧相询。」

项少龙恍然刚才离开听竹别院的正是清秀夫人的座驾，暗忖若非李园曾告诉她自己来了临缙的事，就是自己的装扮糟透了。

于是报上沈良之名，随这骑士往见这曾受过婚姻创伤的美女。

项少龙登上清秀夫人恭候道旁的马车，这个把自己美丽的玉容藏在重纱之内的美女以她一贯冰冷的声音道：「上将军你好！请坐到清秀身旁来。」

项少龙见不着她的真面目，心中颇为失望，更知坐到她身旁的邀请，非是意欲要亲近一点，只是为要说密话，忙收摄心神，坐了下来。

一股女儿家的芳香沁入心脾时，马车开出，在繁荣的古都大道上缓缓前进。

忽然间，他再不感到寂寞，当因马车摇晃使两人的肩头碰在一起时，不由想起了当年在大梁时，与纪嫣然共乘一舆的动人情景。

清秀夫人淡淡道：「上将军的装扮很奥妙，若非清秀从李相爷处得知上将军来了临淄，恐怕认不出来。」

项少龙心下稍安，苦笑道：「希望李相爷不会逢人便说我来了齐国才好。」

清秀夫人不悦道：「李相爷怎会是如此不知轻重的人，只因清秀乃琴太傅的至交好友，所以才不瞒人家吧！」

项少龙冲口而出道：「我尚以为夫人与李相爷的关系不太好哩！」

清秀夫人隔帘望往窗外，默然片晌，柔声道：「又下雪了，只不知牛山现在是何情景，上将军有兴趣陪清秀到那处一游吗？」

项少龙想不到她竟突起游兴，还邀自己相陪，讶道：「牛山？」心中涌起受宠若惊的滋味。

天色暗沉下来，朵朵雪花，飘柔无力的降下人间。

清秀夫人若有所思的凝望窗外，轻轻道：「牛山春雨乃临淄八景之首，不过近年斧斤砍伐过度，致有牛山濯濯之叹，幸好经过一番植树造林，据说又回复了佳木葱郁，绿茵遍地的美景，现在隆冬当然看不到这情况哩！」

项少龙这才知道「牛山濯濯」的出处，点头道：「夫人既有此雅兴，项某敢不奉陪。」

当清秀夫人发出开赴牛山的指示后，以充满缅怀的语气道：「清秀少时会随先父到过牛山，时值阳春三月，淄水湍湍，泉水从山隙间流泻而出，潺流跌宕，水气蒸腾，如雨似雾，望之宛若霏霏烟雨，到今天仍印象深刻。」

项少龙听她言谈高雅，婉转动人，不由一阵迷醉。暗忖她的脸纱便等若牛山的烟雨，使她深具朦胧的迷人之美。

清秀夫人续道：「清秀很怕重游一些曾留下美好印像的购地美景，因为深怕与心中所记忆的不符。」

项少龙讶道：「那今趟为何又要重游旧地呢？」

清秀夫人缓缓摇头道：「我自己都不明白，或者是因有名震天下的项少龙相陪吧！」

项少龙道：「原来项某在夫人心中竟亦有点份量。」

清秀夫人朝他望来，低声道：「刚才妾身见上将军只影形单的站在府门处，比对起上将军在威阳时的前呼后拥，竟生出沧海桑田，事过境迁的感触。最后忍不住停下车来与上将军一见，上将军会因此笑人家吗？」

项少龙愕然道：「原来夫人竟对项某生出同情之意。」

清秀夫人摇头道：「非是同情，而是怜惜，上将军可知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

马车此时穿过城门，朝南驰去。

项少龙苦笑道：「夫人此话必有依据，少龙洗耳恭听。」

清秀夫人淡淡道：「上将军的洒脱和不在乎己身安危的态度，乃清秀生平罕遇，就算不看在琴大姐脸上，清秀也要助你。」

项少龙压低声音问道，「你这些侍卫靠得住吗？」

清秀夫人道：「上将军放心吧！他们都是随了妾身十多年的家将，况且他们根本不会想到你是项少龙哩！」顿了顿后，凑近少许，在他耳旁吐气如兰，面纱一颤一颤的道：「昨天李相爷入宫找我的妹子宁夫人，神情困苦，在妾身私下追问，才说出你的事来。」

项少龙一震道：「那就糟了，他还有甚么话说？」

清秀夫人道：「他那会真的向妾身倾吐，但妾身可肯定他确把上将军视为肝胆之交。问题是他身为楚相，很多时都得把个人得失爱恶抛在一旁，处处以国事大局为重，否则也不须苦恼了。」

似乎有点不堪与他距离太近般，别过俏脸遥望窗外，叹了一口气。

项少龙陪她叹了一口气，一时找不到说话，暗想李园初见他时真情流露的情况过后，自会开始考虑到实际的问题。又或因韩闯的压力而烦恼起来。

除了肖月潭外，自己还可信谁呢？清秀夫人一字一字地缓缓道：「若非是这等天气，妾身会以趁现在到了城外，劝上将军不如一走了之，乾乾淨净。」

项少龙想起到大梁时那场大病，兼之人生路不熟，犹有余悸的叹道：「我尚有些责任未完成，不过纵有人要对付我，我亦不会束手就擒。唉！在夫人警告少龙之前，我已想到有这种情况出现的。」

清秀夫人点头道：「事实早证明项少龙是应付危险的能者，况且真实的情况如何，根本没有人知道，或者妾身只是白担心吧！」忽又欣然指着窗外远方一处山麓道：「看！那就是辅助桓公称霸的名相管仲埋骨之处了。」

项少龙自然挨贴过去，循她目光往外望去，只见山野银霜遍地，树梢披挂雪花，素净纯美得使人屏息。这雪白的世界更似和天空连接起来，再无分彼此。

不远处屹立了一座大山，淄河、女水两河缠绕东西，岸旁数百年树龄的松树、桦树直指空际，景致美不胜收。

大山南连另一列层岩叠嶂的山峦，景色使人叹为观止。

清秀夫人垂下头来，轻轻道：「上将军，你……」

项少龙这才发觉自己胸口贴紧她一边肩背，尴尬地挪开了一点，观左右而言他道：「没有舟楫渡河，恐怕不能登山远眺！」

清秀夫人淡淡道：「我们要回去了！若妾身想找上将军，该怎么办呢？」

项少龙见她语气变得冷淡，激起了傲气，低声道：「夫人最好不要牵涉在这件事内，生死有命，若老天爷不眷顾我项少龙，我又有甚么法子，人算那及天算。」

清秀夫人轻颤道：「人算不及天算，上将军真看得开，妾身不再多事了。」

回到听松别院，项少龙心中仍填满清秀夫人的倩影，挥之不去。

他不明白为何她会对自己这么有影响，或者是因为她那种对世情冷漠不关心的态度，又或因她的酷傲矜持而使自己动心吧。

幸好这时的他充满危机感，趁着有空闲，仔细研究了听松院的形势，以备有事发生时可迅速逃命，又把钩索等东西取出来，紧在腰间，才感到慌虚的心落实了点。

处理了一些团中的日常事务后，又探问了卧榻养伤的张泉，便返回房间小息，快睡着时，董淑贞来了。

项少龙拥被坐起身来，董淑贞坐到榻沿，吃了一惊道：「沈执事不是冷

病了吧！」

项少龙笑道：「老虎我都可打死两头，怎会有事呢？二小姐枉顾可是有何指教。」

董淑贞惊魂甫定的拍拍酥胸道：「吓死人哩！」又横他一眼道：「定要有甚么事才可来找你吗？来！让我为你推拿，包保你睡得好。」

项少龙翻转身伏在榻上，欣然道：「让我试试二小姐的高明手法。」

董淑贞脱下外衣，踢掉锦鞋，坐到他背上，伸手为他揉捏肩肌，低声道：「可找到是谁把曲谱偷龙转凤了。」

项少龙想也不想的道：「是小宁。」小宁就是祝秀真的贴身侍婢。

董淑贞大乐道：「沈执事今回错了，偷的人是张泉自己，小宁曾见过他在附近鬼鬼祟祟的，入房后又见有些东西摆乱了，当时不以为意，给秀真问起才说出来。」

项少龙摇头道：「我才不信，那只是小宁诱过于人吧，噢！这处捏得真舒服，我要睡了！」

董淑贞急道：「不要睡，你答应过人家的事有甚么下文呢？」

项少龙知她问的是凤菲肯否让她有独担一曲的事，心中叫苦，坦白道：「尚未有机会和她说，明天告诉你好吗？」

董淑贞伏了下来，把他搂个结实，咬他耳朵道：「听说韩闯和你是老朋友，你会否帮他来害人家呢？」

项少龙对韩闯再没有先前的把握，苦笑道：「和他只是有点交情吧！那谈不上是老朋友，二小姐放心好了，只要我有一口气在，都会为二小姐尽力。」

董淑贞一颤道：「沈良你为何语调悲观，以前胸有成竹的定力到哪里去了？」

项少龙一个大翻身，把她压在体下，贪婪地吻她的香唇，直至她啾啾娇喘时，才放开她道：「世事每每出人意表，谁能真的胸有成竹，只能尽力而为，所以我才需要你们的真心信任。」

董淑贞媚眼如丝的瞧着他，秀目射出灼热的神色，哑声道：「原来你并不只是欢喜男人的。」

项少龙苦笑道：「谁说我欢喜男人呢？」心中同时涌起欲火。

自知道有可能被韩闯等出卖后，他的情绪陷进难以自拔的低潮里，很想找寻一些刺激，好转移自己的精神心事，而董淑贞正是送上门来的刺激。

或者只有她动人的肉体，才可使他忘掉了所有不如意的事。

董淑贞探手勾着他的脖子软声道：「空口白话有甚么用？用行动来证明你是喜欢女人吧。」

项少龙的意志崩溃下来，低头要再尝她唇上的胭脂时，有人在门外叫道：「沈爷，解子元大人来了，正在大厅等你。」

项少龙生出不妥当的感觉，现在离黄昏尚有个多时辰，解子元为何这么早就来？

第六章 旧情难再

解子元的脸色颇难看，一副心事怔忡的样子，见到项少龙一把扯着他往大门走去，道：「小弟忽然有急事，怕不能在约好的时间来接沈兄，所以提早来了。」

项少龙道：「解兄既有急事，大可改作另一天。」

解子元摇头道：「那解子元就有祸了，我本想遣人来接你，但想想都是不妥当，横竖顺路，待沈兄到舍下后，请恕小弟失陪一会。」

两人步出大门，广场中三十多名家将，正和马车恭候他们大驾。

项少龙还是第一趟见到解子元这种阵仗架势，愕然道，「解兄好威风。」

解子元摇头叹道：「我才不想这么张扬，是仲孙龙迫我这么做的，上车再谈。」

从卫拉开车门，两人登车坐好，马车开出院门，解子元叹了一口气道：「不要看临淄表面热闹繁荣，其实人人自危，都恐怕朝不保夕。」

项少龙低声问道：「解兄指的是否两位王子的王位之争？」

解子元讶道：「原来沈兄亦知内情。」

项少龙道：「略知一二吧，看解兄愁眉不展，是否有甚么突变，令解兄烦恼？」

解子元再叹一口气，沉声道：「有些事沈兄知道了绝不会有益处。沈兄先到舍下，与内人聊聊，小弟见过仲孙龙后，才回来会沈兄。嘿！今晚怎都要出外逛逛，沈兄可懂怎样和内人说项哩！」

项少龙哑然失笑道：「我还以为解兄忘了。」

解子元苦笑道：「小弟现在比之以往任何一刻，更须到青楼解闷。」

项少龙关心善柔，自然爱屋及乌，关心起解子元来，但却知解子元绝不会随便将王室的斗争向他这外人说出来，心念电转，已明其故，试探道：「不是吕不韦在玩手段吧？」

解子元一震道：「沈兄怎会知道？」

项少龙压低声音道：「我曾在咸阳住过一段日子，与秦廷的一些重量级人物非常稔熟，深悉吕不韦这奸贼的手腕，所以才能猜中。」

解子元愣了一愣，玩味道：「重量级人物，这形容词小弟还是初次听到，细想又非常贴切，沈兄认识些甚么人？」

项少龙随口说出了李斯、昌平君兄弟等人的名字，当然包括了自己在内。

解子元听得瞠目结舌，吁出一口气道：「这么说沈兄和嬴政身边一群近臣都有交情？最厉害的当然是项少龙，吕不韦千方百计都扳不倒他，顺口一问沈兄，嬴政究竟是否吕不韦和朱姬的儿子？」

项少龙肯定道：「当然不是！否则他们的关系怎会闹得这么僵。究竟吕不韦做了甚么事，累得解兄如此烦恼？他是否对你们大王说了些甚么话？」

解子元显然心肠极好，摇头道：「这种事动辄就是抄家灭族的大祸，小弟怕累了沈兄，沈兄最好仍是不要理会。」

项少龙知不宜逼他，心想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人把善柔的家抄了。但一时却苦无良策，因为根本不知其中情况。

解子元岔开话题道：「看来凤菲很器重沈兄！」

项少龙想起与凤菲纠缠不清的关系，随口应了一声，心中转到齐国的王位之争上。本来与自己全无关系的事，却因善柔的缘故而变得直接有关。

田单和吕不韦都是玩阴谋手段的专家，以仲孙龙、解子元等这一系的

人，虽有各国之助，但能否成为赢家，仍属未知之数。

邹衍若在就好了，由他这以预知术名震天下的大宗师指着星星月亮说上两句话，比其他任何人的雄辩滔滔对齐王更管用。

这时马车来到解府，项少龙下车后，解子元足不着地的原车走了，到仲孙龙处与自己的党人密议。

小婢领项少龙到内府见善柔，而项少龙则在心中不住自我警惕，告诉自己善柔已作人妇，绝不可再续前缘，否则怎对得住自己的良心？

善柔姑终是善柔，没有一般女子的软弱扭捏，神态如常的将下人全赶出偏厅后，劈面便道：「我嫁了人后就变成会吃人的老虎吗？一见到人后就拚命逃跑，是否这一段时光逃惯了？」

接着「噗哧」一声，横了他充满少妇风情的一眼，喘气笑道：「坏家伙到那里都是坏家伙，竟敢串通子元来骗我，若不是看在致致分上，看我不打折你的狗腿。」

项少龙见善柔「凶神恶煞」的模样，反放下心来，毫不客气坐下来，微笑道：「不抱两个白白胖胖的儿子来给我看看吗？小弟对任何长得像柔大*愣男『一铮 己闷*得要命，他们是否刚出世便懂舞拳弄脚打人踢人？』」

善柔笑得似花枝乱颤的倒在地席处，嗔道：「真想揍你一顿，唉！作了解夫人后，想找个敢还口或还手的人绝不容易，师傅现在又不肯再舞剑弄棒，他那班徒弟更是窝囊，累得人怪手痒的。」

项少龙骇然道：「难怪解兄要遭殃呢！」

善柔狠狠瞪着他道：「不要把我说得那么可怕，不若我们拿木剑对打玩儿好吗？」

项少龙心中一动道：「你师傅有四个最得意的弟子，我知道其中两人是韩竭和仲孙玄华，其他两人是谁呢？」

善柔一脸不屑道：「甚么四个得意弟子？我才不知道，只知师傅最疼我善柔，仲孙玄华这龟蛋只懂缩头缩脑，每次要他动手过招，都推三推四，真想把他的卵蛋割下来。嘻！」

项少龙听得捧腹大笑，这刁蛮美女做了母亲，仍不改一贯本色，确令他欣慰。顺口问道：「田单知道你成了解夫人吗？」

善柔冷哼道：「知道又怎样，我不去找那老贼算账，他已应拜祖酬神。唉！真奇怪，杀了那假货后，我心中所有仇怨都消了，田老贼虽仍是活生生的，但我竟可将他当作了死人。」

项少龙正容道：「谈点正事好吗？你可悉韩竭？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品性如何？」

善柔膘起可爱的小嘴道：「可以和缪毒狼狈为奸的，会有甚么好人。我一向对他都没有好感，不过手下尚算有两下子。」

忽又皱眉道：「你为何仍不滚回咸阳，致致要担心死了。」

项少龙苦笑笑道：「我是走投无路才溜到这里来，你当是来游山玩水吗？」

善柔点头道：「听说道路河道都给这十多天的连绵大雪封了，离开了火炉便做不成人似的。迟些我着子元使人把你送走吧！」

项少龙吃了一惊道：「万万不可，千万莫要让解兄知道我的身分，否则将来事情传了出去，他便要犯上欺君之罪。」

善柔傲然道：「凭他解家的地位，最多不当官算了，官有甚么好当的？」

项少龙知她因父亲当官遭抄家而对此深痛恶绝，同意道：「解兄人太善良！确不大适合在官场打滚。」

善柔笑道：「他和你都不是好人，整天想到外边鬼混，你差点就成了帮凶。」

项少龙淡淡道：「愈得不到手的東西愈珍贵，你试试迫他连续出去胡混十晚，包他厌得以后都不再去。而且他到青楼去，似乎是要找作曲的灵感，非是真的胡来。」

善柔杏目圆瞪道：「是否他央求你来向我说项求情呢？」

项少龙事实上如解子元般那么惧怕善柔，举手投降道：「柔大姐该明白我是站在那一方的吧！」

善柔解冻地甜甜笑道：「当然知道啦！你来了真好，这样吧，子元到外面胡混时，你就来陪我。」

项少龙失声道：「甚么？」

善柔道：「这才公平嘛！」

项少龙苦笑道：「坦白说，现在我每一天都为保全自己的小命想办法，我……」

善柔嗔道：「算了！你是宝贝吗？谁要你陪，两个都给我滚得远远的，否则莫怪我手下不留情。」

项少龙听得哑口无言。

善柔却横了他一眼，「噗哧」笑道：「只是唬你吧；人家怎舍得赶你走呢？项爷是小女子的第一个情郎，这么小小面子都不给你，你还如何能在子元面前神气起来。这样吧，今晚准你们去勾三搭四，但初更前必须回来，否则子元就要到你处去睡。」又摸摸肚子嚷道：「不等子元！要吃东西了。」

膳罢，解子元仍未回来，项少龙乘机告辞回听松院，刚跨入院门，把门的手下道：「楚国李相爷派人来找沈爷，但沈爷不在，只好走了。嘿，沈爷的人面真厉害，我们这班兄弟以后都要跟着你呢！」

项少龙暗忖自身难保，那有能力照顾诸位兄弟，敷衍两句时，这叫池子春的年青家将压低声音道：「小人有一件事定要告欣沈爷，但沈爷心中有数就好，千万不要泄漏是我说出来的。」

项少龙讶道：「甚么事？」

池子春道：「今天我见谷明、房生两人鬼鬼祟祟的溜出街外，便吊着尾跟去看看，原来他们竟是去见沙立，看来不会有甚么好事。最怕他们是要对付沈爷你呢。」

项少龙心想自己又非三头六臂，怎能同时应付这么多方面的事。

上上之策就是立即动手做另一对滑雪板，趁城外雪深至腰的千载一时良机，立即「滑走」，保证使东方六国追兵尽起，亦拿他不到。

这想法确是诱人之极，问题是他过不了自己那一关，更何况解子元那边的事仍未知情况，教他怎放心一走了之。

拍了拍池子春肩头，勉励了他几句，才朝内院走去。

池子春却追上来，拉他到一角道：「尚有一事说给沈爷你听，谷明回来后，去了见二小姐，接着二小姐和秀真小姐就出门去了。」

项少龙心中大怒，董淑贞和祝秀真竟如此不知好歹，仍与沙立勾结，枉自己还为她们冒生命之险而留下来。

回到内院，肖月潭在卧室所在那座院落的小偏厅等候他，欣然道：「你

要的东西，老哥已给你办妥，看！」

说着由怀里掏出一卷帛图，打开给他过目，正是项少龙要求的稷下学宫简图。

项少龙喜道：「这么快就弄来了，」肖月潭道：「费了我两个时辰才绘成呢。」

指着图上靠最右边的城门道：「这是大城西边的北首门，又叫稷门，学宫就在稷门之下，系水之侧，交通便利，且依水傍城，景色宜人，故学宫乃临淄八景之一，是游人必到之地。」

项少龙细观帛图，叹道：「稷下学宫就像个城外的小城，城墙街道应有尽有，若胡乱闯进去找一把刀，等若大海捞针。」

肖月潭指着最宏伟一组建筑道：「这是稷下学堂，乃学宫的圣殿，所有庆典均在这里举行，你的百战刀就挂在大堂的南壁上。」

项少龙猛下决心道：「我今晚就去把刀拿回来。」

肖月潭愕然道：「该尚未是时机吧，少龙何不待离开齐国前才去偷刀？」项少龙断然道：「我今晚偷刀后，明早就离开临淄，免得韩闯等人为我费尽心思，左想右想。」

肖月潭骇然道：「大雪将临淄的对外交通完全瘫痪了，你怎么走？」

项少龙信心十足的道：「我有在大雪里逃走的方法，否则也来不到这里，老哥放心好了。」

肖月潭皱眉道：「能立即离开实上上之策，但你不是说过要帮助凤菲、董淑贞她们吗？」

项少龙冷哼道：「那只是我一厢情愿的天真想法，事实上我只是她们的一只棋子，现在我心灰意冷，只好只为自己打算。」

这番话确是有感而发。目下他唯一不放心就是善柔，不过齐国的内部斗争，岂是他所能管得到，留下来亦于事无补。

下了明天即离的决定后，他整个人变得无比轻松。吹绿一地春水，干卿何事。

既然凤菲、董淑贞等都当自己是大傻瓜，他那还有兴趣去多管闲事。

肖月潭道：「我现在去为你预备衣物乾粮，明早来掩护你出城。」

忽又想起一事似的皱眉道：「今晚你怎样去偷刀？除非有特别的通行证，否则这么夜了，谁会给你开城门？」

项少龙一拍额头道：「我忘记城门关闭呢。」不由大感苦恼，想起积雪的城墙根本是无法攀爬的，但心念电转，暗忖连额菲尔士峰都被人征服，区区城墙，算是甚么？心中一动道：「老兄有没有办法给我弄十来把铁凿子？」

肖月潭有些明白，欣然道：「明天我到邻街那间铁铺给你买吧！是否还需要一个锤子呢？」

项少龙笑道：「横竖都是偷东西，我索性今晚一并去偷锤偷凿，省得事后给人查出来。」

肖月潭同意道：「若是要走，实是宜早不宜迟。」伸手拉起他的手道：「吕不韦塌台后，或者我会随你到塞外去，对中原我已厌倦得要命。」

肖月潭离开后，项少龙把血浪取出来，又检查了身上的攀爬装备，一切妥当后，仍不放心，在两边小腿各放了一把匕首，休息半晌，穿衣往后院门走去。

大雪仍是无休止地降下来，院内各人都避进屋内去。

院门在望时，项少龙心生警觉，忙躲到一棵大树后。

院门张开，三道人影溜进来。

项少龙借远处灯火的掩映，认出其中两人是凤菲和小屏儿，另一人则是个身形高挺的男子，但却看不到样子。

凤菲依依不舍的和那人说了几句话后，那人沉声道：「千万不要心软，这个沈良只是贪你的财色。」

项少龙心中一震，认出是韩竭的声音。

知道是一回事，确定又是另一回事。忽然间，他有点恨起凤菲来，以她的智慧，竟看不穿韩竭英俊的外表下有的只是豺狼之心。

凤菲欲言又止，叹了一口气。

到韩竭走后，两主婢才返楼去了。

项少龙心中一动，追了出去，在暗黑的巷道里，韩竭送凤菲回来的马车刚正开出。

由于巷窄路狹，马车行速极缓。

项少龙闪了过去，攀着后辕，无声无息的到了车顶上，伏了下来。

他并不知道这么做有任何作用，纯是碰碰运气，若马车定的非是他要去的方向，他可随时下车。

在这样的天气里，偷鸡摸狗的勾当，是最方便不过。

第七章 稷下剑圣

马车转入大街，速度增加。

项少龙浏目四顾，辨认道路，心想这该不是往吕不韦所寄居相国府的方向，韩竭究竟想到甚麽地方去？

他本意只是利用韩竭的马车神不知鬼不觉的离去，以避过任何可能正在监视着听松院的人，但此刻好奇心大起，索性坐便宜车去看个究竟。

长夜漫漫，时间足够他进行既定的大计。

他拉上斗篷，心情舒畅轻松。

自今早得肖月潭提醒後，被好朋友出卖的恐惧形成了一股莫名的压力，使他困苦颓唐。

但猛下决心离开後，这股恐惧立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唯一担心的就只是善柔。假若解子元在这场斗争中败阵，以田单的心狠手辣，善柔便要面对另一场抄家灭族的大祸。但对此他却是有心无力，徒呼奈何。

马车左转右折，最後竟驶入解府所在的大街去。

项少龙心中大讶，韩竭到这里要见谁？

马车在仲孙龙府第的正门前停下来，接着侧门打开，一个高挺的人闪了出来，迅速登车。

马车又缓行往前。

项少龙更是奇怪。要知韩竭是随吕不韦来临淄，该算是田单一方的人，与仲孙龙乃死对头。为何韩竭竟会来此见仲孙龙府的人，还神秘兮兮，一副怕给人看见的情状。

想到这里，那还犹豫，移到车顶边沿，探身下去，把耳朵贴在厢壁处全神窃听。

一把低沉有力的声音在厢内道：「师兄你好，想煞玄华了。」

原来竟是有临淄第一剑美誉的仲孙玄华，仲孙龙的得力儿子。

韩竭的声音响起道：「你比以前更神气，剑术必大有进步。」

仲孙玄华谦虚几句後道：「师兄勿要笑我，咸阳的情况如何？听说师兄非常风光哩！」

韩竭笑道：「毒用人之际，对我自是客气。不过此人心胸狭窄，不能容物，难成大器。」

反是吕不韦确是雄材大略，如非遇上个项少龙，秦国早是他囊中之物。」

仲孙玄华冷哼道：「项少龙的剑法真是传言中那麽厉害吗？」

韩竭叹道：「此人真有鬼神莫测之机，教人完全没法摸清他的底子，你该看过他的百战刀吧！谁能设计出这样利於砍劈的兵器来？」

仲孙玄华同意道：「师尊收到大王送来那把刀後，把玩良久，都没说半句话，我看他是心动了。近十年来少有看到他这种神情。」

韩竭道：「先说正事，你们要小心田健与田单达成协议。」

车顶的项少龙心中剧震，终於明白解子元为何会像世界末日的样子。果然仲孙玄华叹了一口气道：「我们已知此事，想不到田单竟有此一着，师兄有甚麽应付的良策呢？」

韩竭道：「这事全是吕不韦从中弄鬼，穿针引线，把田单和田健拉在一起。唉！田单始终是当权大臣，若他肯牺牲田生，田健便可稳坐王位，非若以前的胜败难测，你们现在的处境确非常不利。」

仲孙玄华愤然道：「我们父子为田健做了这麽多工夫，他怎能忽然投向我们的对头？」

韩竭叹道：「朝廷的斗争就是这样。对田健来说，谁能助他登上王位，谁就是功臣，况且……唉！我都不知该怎麽说才好。吕不韦向田健保证，只要田单在位，秦国就不会攻齐，还会牵制叁晋，让他可全力对付燕人，你说这条件多麽诱人。」

仲孙玄华冷哼道：「只有傻子才会相信这种话。说到底，这只是秦人远交近攻的政策。」

偷听的项少龙糊涂起来，弄不清楚韩竭究竟是那一边的人。

韩竭忽地压低声音说了几句话，听不清楚的项少龙心中大恨时，仲孙玄华失声道：「这怎麽成，家父和田单势成水火，怎有讲和的可能。而且以田单的为人，迟早会拿我们来做箭靶的。」

韩竭道：「这只是将计就计，田健最信任的是解子元，若你们能向田健提出同样的条件，保证田健仍会向着你们。」

听到这里，项少龙没有兴趣听下去，小心翼翼翻下车厢，没入黑暗的街巷去。

项少龙找了西城墙一处隐蔽的角落，撕下一角衣衫包扎好锤头，把一根根釜子不断往上钉到积雪的城墙去，再学攀山者般踏着铁釜登上墙头。

巡城兵因避风雪，都躲到墙堡内去。项少龙借勾索轻易地翻到城外，踏雪朝稷下学宫走去。

大雪纷飞和黯淡的灯火下，仍可看出高墙采院的稷下学宫位於西门外一座小山丘之上，房舍连绵，气势磅礴。

项少龙这时已不太担心解子元在这场齐国王位之争中的命运。既然田健最信任解子元，即管田健投向转轨的田单，当亦继续重用解子元。牺牲的只是仲孙龙和大王子田生。

拿了百战宝刀便立即有那麽远逃那麽远的想法，实令他无比兴奋。有滑雪板之助，顶多叁十来天便可回到咸阳温暖的家里。世上还有比这更惬意的事吗？

他由稷下学宫左方的雪林潜至东墙下，施展出特种部队擅长的本领，翻入了只有临淄城墙叁分一高度的学宫外墙内去。

认定了其中的主建群後，项少龙打醒十二个精神朝目标潜去。

接连各院的小路廊道在风灯映照下冷清清的，不闻喧哗，只远处间中传来弄箫弹琴的清音，一片祥和。

此时快到初更，大多数人早登榻酣睡，提供了项少龙很大的方便。

到了主堂的花园处，才见叁个文士装束的人走过。项少龙忙藏在一棵树丛後，岂知那叁人忽然停下来赏雪，累得项少龙进退不得，还要被迫听他们的对答。

其中一人忽地讨论起「天」的问题，道：「治国首须知天，若不知天道的运行变化和其固有的规律，管治国家就像隔靴搔痒，申公以为然否？」

那叫申公的道：「劳大夫是否因见大雪不止，望天生畏，故有此感触？」

另一人笑道：「申公确是劳大夫的知己，不过我却认为他近日因钻研荀况的『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才有此语。」

暗里的项少龙深切体会到稷下学士爱好空言的风气，只希望他们赶快离开。

劳大夫认真地道：「仇大人今趟错了，我对荀况的『制天命而用之』，实不敢苟同。荀况的『不治而议论』，只管言不管行，根本是脱离现实的高谈阔论。管仲的『人君天地』就完全是两回事，是由实践的迫切需要方面来认识天人的关系。」

申公呵呵大笑道：「劳大夫惹出我的谈兴来哩！来吧！我们回舍再煮酒夜话。」

叁人远去後，项少龙叫了声谢天谢地，闪了出来，蛇行鼠伏的绕过主堂外结了冰的大水池，来到主堂西面的一扇窗下，挑开窗扇，推开一隙，朝内瞧去，只见叁开间的屋宇宽敞轩昂，是个可容百人的大空间，南壁的一端有个祭坛似的平台，上方挂有方大匾，雕镂着『稷下学堂』四字。

最令项少龙印象深刻是堂内上端的雕花梁架、漆红大柱，使学堂看来更是庄严肃穆，使人望之生畏。

此时大堂门窗紧闭，惟只平台上有两盏油灯，由明至暗的把大堂沐浴在暗红的色光里。

虎目巡遶了几遍，才发觉百战刀高悬在东壁正中处，但若跳将起来，该可刚好碰到刀把的尾端。

项少龙心中大喜，跨过窗台，翻了进堂内，急步往百战刀走去。

大堂内似是静悄无人，但项少龙心内却涌起一股难以形容的感觉，非常不舒服。

项少龙手握血浪剑柄，停下步来。

「咿哑」一声，分隔前间和大堂的门无风自动的张开来。

项少龙心叫不好，正要立即退走，但已迟了一步。

随着一阵冷森森的笑声，一个白衣人昂然步进厅来，他的脚每踏上地面，都发出一下响音，形成了一种似若催命符的节奏。最奇怪是他走得似乎不是很快，但项少龙却感到对方必能在自己由窗门退出前，截住自己。

更使人气馁心寒的是：对方剑尚未出鞘，但已形成一股莫可抗御和非常霸道的气势，令他感到对方必胜的信心。

如此可怕的剑手，项少龙尚是初次遇上。

项少龙猛地转身，与对方正面相对。

这人来到项少龙身前丈许远处，才油然立定。乌黑的头发散披在他宽壮的肩膀处，鼻钩如鹰，双目深陷，予人一种冷酷无情的感觉。他垂在两侧的手比一般人长了少许，面肤手肤均晶莹如白雪，无论相貌体型都是项少龙生平罕见的，比管中邪还要高猛强壮和沉狠。

他的眼神深邃难测，专注而笃定，好像从不需眨眼睛的样子。

黑发白肤，强烈的对比，使他似是地狱里的战神，忽然破土来到人间。

项少龙倒抽一口凉气道：「曹秋道？」

那人上下打量了他几眼，点头道：「正是本人，想不到曹某今午才收到风，这晚便有人来偷刀，给我报上名来，看谁竟敢到我曹秋道的地方来撒野？」

项少龙的心直沉下去。

知道他来偷东西的，只有韩闯和肖月潭两人，後者当然不会出卖他，剩下下来的就是韩闯，这被自己救过多次的人，竟以的种借刀杀人的卑鄙手段来害自己，实教他伤心欲绝。

站在叁晋的立场，项少龙最好是给齐人杀了，那时秦齐交恶，对叁晋实是有害无益。

项少龙这时打消了取刀离去的念头，但求脱身，连忙排除杂念，收摄心神，「锵」的一声拔出血浪，低喝道：「请圣主赐教！」

他知此事绝难善了，只好速战速决，觑准时机逃之夭夭，否则若惹得其他人赶来，他更插翼难飞。

曹秋道淡淡道：「好胆色，这十年来，已没有人敢在曹某人面前拔剑。阁下可放手而为，因曹某下了严令，不准任何人在晚上靠近这大堂。若有违令者，将由曹某亲手处决，而阁下正是第一个违规者。」

项少龙见对方剑未出鞘，但已有睥睨天下，挡者披靡之态，那敢掉以轻心，微俯向前，剑朝前指，登时生出一股气势，堪堪抵着对方那种只有高手才有的无形精神压力。

曹秋道剑眉一挑，露出少许讶色，道：「出剑吧！」

项少龙恨不得有这句话，对这稳为天下第一高手的剑圣级人物，他实心怀强烈的惧意，故见对方似不屑出剑的托大，那会迟疑，施出墨氏补遗叁大杀招最厉害的攻守兼资，随着前跨的步法，手中血浪往曹秋道疾射而去。

项少龙实在想不到还有那一式比这招剑法更适合在这情况下使用，任曹秋道叁头六臂，初次遇上如此精妙的剑式，怎都要采取守势，试接几剑，才可反攻，那时他就可以进为退，逃命去也。

曹秋道「咦」了一声，身前忽地爆起了一团剑芒。

项少龙从未见过这麼快的剑，只见对方手一动，剑芒立即迫体而来，不但没有丝毫采取守势的意思，还完全是一派以硬碰硬的打法。

心念电转里，他知道对方除了剑快外，剑势力道更是凌厉无匹，奥妙

精奇，比之以往自己遇过的高手如管中邪之辈，至少高上两筹。那即是说，自己绝非他的对手。

这想法使他气势陡地弱了一半，再不敢硬攻，改采以守为攻，一剑扫出。

「当！」

项少龙施尽浑身解数，横移叁尺，又以步法配合，才勉强劈中了曹秋道溯胸而来的一剑。只觉对方宝剑力道沉重如山，不由被震退半步。

曹秋道收剑卓立，双目神采飞扬，哈哈笑道：「竟能挡我全力一剑，确是痛快，对手难求，只要你能再挡曹某九剑，曹某就任阁下离开。」

项少龙的右手仍感麻，知对方天生神力，尤胜自己，难怪未逢敌手。

因为只要他拿剑硬砍，就没有多少人吃得消，何况他的剑法更是精妙绝伦至震人心魄的地步。

在这剑道巨人的身前，纵使双方高度所差无几，他却有矮了一截的窝囊感觉。

不要说多挡他九剑，能再挡下一剑实在相当不错。

项少龙明知若如此没有信心，今晚必要饮恨此堂，可是对方无时不在的逼人气势，却使他大有处处受克的颓丧感。他已如此，换了次一级的剑手，恐怕不必等到剑锋及体，就会心胆尽裂而亡。

曹秋道之所以能超越了所有的剑手，正因他的剑道修养，达至形神一致的境界。

曹秋道冷喝道：「第二剑！」

唰的一声，对方长剑照面削来。

项少龙正全神戒备，可是曹秋道这一剑仍使他泛起无从招架的感觉。

这一剑说快不快，说慢不慢，速度完全操控在曹秋道手里。但偏偏项少龙却感到曹秋道这剑上贯足了力道。

以常理论，愈用力则速度愈快，反之则慢。可是曹秋道这不快不慢的一剑，偏能予人用足力道的感受。

项少龙心头难过之极，更便他吃惊是这怪异莫名的一剑，因其诡奇的速度，竟使他生出把握不定，对其来势与取点无所捉摸的彷徨。他实战无数，但还是首次感到如此的有力难施。

吃惊归吃惊，却不能不挡格。幸好他一向信心坚凝，纵使在这等劣势里，也能迅速收拾心情，回复冷静。

直觉上他感到假若後退，对方的剑招必会如洪水缺堤般往自己攻来，直至他被杀死。

别无选择下，项少龙坐马沉腰，画出半圈剑芒，取的是曹秋道的小腹。

理论上，这一剑比之曹秋道的一剑要快上一线。所以曹秋道除非加速，又或变招挡御，否则项少龙划中曹秋道腹部时，曹秋道的剑离他脸门该至少仍在半尺之外。

曹秋道冷然自若，哼了一声，沉腕下挫，准确无误的劈在项少龙划来的血浪剑尖处，就像项少龙配合好时间送上去给他砍劈似的。

项少龙暗叫不好，「叮」的一声，血浪锋尖处少了寸许长的一截，而他则虎口欲裂，无奈下往後退去。

曹秋道哈哈一笑，剑势转盛，喝道：「第叁剑！」当胸一剑朝项少龙胸口搥至。

项少龙此时深切领会到这名闻天下的剑术大宗师，其剑法实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看似简单的招数，无不暗含玄机，教人防不胜防。

就像这似是平平无奇的一招，但却令人感到他把身体所有力量，整个人的感情和精神，全技到这一剑去，使这本是简单的一剑，拥有莫可抗衡的威慑力。

以往项少龙无论遇上甚麽精湛招数，都能得心应手的疾施反击，反是现在对上曹秋道大巧若拙的招式，却是缚手缚脚，无法迎架。

问题是项少龙此刻正在後退的中途间，而曹秋道的剑以雷霆万钧之势攻来，使他进退失据，由此可见曹秋道对时间拿捏的准确。

自动手之始，项少龙处处受制，这样下去，不横地上才怪。

项少龙猛一咬牙，旋身运剑，底下同时飞出一脚，朝曹秋道跨前的右足小腿闪电踢去。

曹秋道低喝道：「好胆！」

项少龙一剑劈正曹秋道刃上，却不闻兵器交击的清音，原来曹秋道在敌剑碰上己刃时，施出精奥无伦的手法，持刃绞卸，竟硬把项少龙带得朝前跟冲出半步，下面一脚踢势立时烟消瓦解。

项少龙心知要糟时，剑风劲啸之声倏然响起，森森芒气，从四方八面涌来，使他生出陷身涛骇浪里的感觉。

际此生死关头，项少龙把一直盘算心中的逃走之念抛开，对曹秋道的凶猛剑势视若无睹般，全力一剑当头朝曹秋道劈去。

在这种形势下，他只能以最快的速度，选最短的路线，迫对方不得不硬架这一招，否则即管厉害如曹秋道，亦只会落个两败俱伤。

但他仍是低估了曹秋道。

蓦地左胸胁处一寒，曹秋道的剑先一步刺中他後，才往上挑起，化解了他的杀着。

项少龙虽感到鲜血泉涌而出，对方剑尖入肉的深度只是寸许，但若如此失血下去，不用多久，他就要失去作战能力。由於对方剑快，到这时他仍未感到痛楚。

曹秋道大笑道：「第四剑！」

项少龙心生一计，诈作不支，手中血浪颓然甩手堕地，同时往後踉跄退去。

曹秋道大感愕然时，项少龙退至百战宝刀下，急跳而起拿着刀鞘的尾端，把心爱的宝刀取下来。

曹秋道怒喝道：「找死！」手中剑幻起重重剑芒，随着冲前的步伐，往项少龙攻去。

项少龙能把久违的宝刀从鞘内拔出，左手持鞘，右手持刀，信心倍增。

「当！」

出乎曹秋道意料之外，项少龙以刀鞘子硬挡了曹秋道一剑，接着健腕一挥，唰唰唰一连叁刀连续劈出，有若电打雷击，威势十足，凌厉至极。

曹秋道吃亏在从未应付过这种利於砍劈的刀法，更要命是对方先以刀鞘架着他的剑，才疾施反击。

不过他并没有丝毫慌张失措，首次改攻为守，半步不让的应付项少龙水银泻地般攻来的刀浪。

刀剑交击之声不绝於耳。

项少龙感到对方便像一个永不会被敌人攻陷的坚城，无论自己的刀由任何角度攻去，对方都有办法化解。这感觉对他的心志形成一股沉重压力。但自己能使他只可固守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已足可自豪。

项少龙一声长笑，再劈出凌厉无匹的一刀後，才往後退去，叫道：「第几剑了？」

曹秋道愕然止步，这才记起早过了十剑之约。

项少龙顺手捡起血浪，穿窗逃逸。

第八章 生死边缘

走了十来步，项少龙双腿一软，倒在雪园里，中剑处全是斑斑血渍，渗透衣服，这时始感到剧痛攻心。

他勉力爬起来，脑际一阵晕眩，自知刚才耗力过巨，又因失血的关系，再没有能力离开这里。

假若留在这天寒地冻的地方，明天不变了僵直的冰条才怪。

远方隐有人声传来，看来是两人的打斗声，惊动了宫内的人，只因曹秋道的严令，故没人敢过来探查吧！

项少龙取出匕首，挑破衣衫，取出肖月潭为他旅途预备的治伤药敷上伤口，包扎妥当，振起精神，爬了起来。

先前的人声已然敛去，一片沉静。

项少龙把血浪弃在一处草丛内，把百战刀绑好背上，忍着椎心的痛楚，一步高一步低的往外围摸去。

经过了数重房舍，项少龙再支持不住，停下来休息。心想这时若有一辆马车就好了，无论载自己到哪里去，他都不会拒绝。以他目前的状态，滑雪回咸阳只是痴人作梦。

想到这里，忙往前院的广场潜去。

照一般习惯，马儿被牵走后，车厢都留在广场处，他只要钻进其中一个空车厢，捱到天明，说不定可另有办法离开。

片刻后他来到通往前广场的车道上，四周房舍大多乌灯黑火，只其中两三个窗子隐透灯光，不知是哪个学士仍在灯下不畏严寒的努力用功。

项少龙因失血耗力的关系，体温骤降，冷得直打哆嗦，举步维艰。

就在这刻，车轮声由后传来。

项少龙心中大讶，这么夜了，谁还要乘车离宫呢？忙躲到一旁。

马车由远而近。正是韩竭的座驾，项少龙还认得那御者的装束。

项少龙叫了声谢天谢地，趁马车过时闪了出去，奋起余力攀上车顶，任由车子将他送返临淄古城。

当夜他千辛万苦才摸近听松院，倒在席上立即不醒人事，直至日上三竿，仍卧在原处，唤醒他的是肖月潭，骇然道：「你的脸色为何这么难看？」

项少龙苦笑道：「给曹秋道刺了一剑，脸色怎会好看。」

肖月潭失声道：「甚么？」

项少龙把昨晚的事说出来，然后道：「现在终于证实了两件事，首先是

凤菲的情郎确是韩竭，其次就是韩闯出卖了我。」

肖月潭苦恼道：「以你目前的状态，能到哪里去呢？」

项少龙道：「有三天时间我就可复原，届时立即远走高飞，甚么事都不管。」

肖月潭道：「让我去告诉其他人说你病了。这三天你尽量不要离开听松院，这里总比外面安全。」

项少龙苦笑道：「希望是这样吧！」

肖月潭走后，项少龙假装睡觉，免得要应付来问病的人。

午未之交时，肖月潭回来为他换伤药。低声道：「真奇怪，稷下学宫那边没有半点消息，好像昨晚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情，但至少他们该传出百战刀不见了的事。」

项少龙沉吟道：「你看曹秋道会猜出昨晚偷刀的人是我项少龙呢？」

肖月潭拍腿道：「该是如此，只有惯用百战刀者才可把该刀的威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亦只有项少龙方可把曹秋道杀得一时难以反击。」

旋又皱眉道：「若曹秋道把你在此地的事告诉齐人，将使事情变得更复杂。」

项少龙道：「横竖我都要走的，有甚么大不了。最精采是没有人敢明目张胆来对付我，像韩闯便要假借他人之手夹杀我。」说到这里，不由叹了一口气。被好朋友出卖，最今人神伤心痛。

肖月潭明白他的感受，拍拍他道：「李园他们有没有遣人来探听消息？」

项少龙摇头道：「照道理李园知道我曾找他，怎都该来看看我有甚么事。」

肖月潭沉吟片刻，道：「或者他是问心有愧，羞于面对你。唉！曹秋道真的那么厉害吗？」

项少龙犹有余悸道：「他的剑术确达到了突破体能限制、超凡入圣的境界，我对着他时完全一筹莫展，只有挨打的份儿。」

肖月潭道：「你知否一般所谓高手与他对阵，连站都站不稳，不用动手就要掷剑认输。」

项少龙感同身受道：「我也有那种感觉。」

肖月潭思索道：「假设打开始你用的是百战刀，胜负会是如何呢？」

项少龙苦笑道：「结局可能是连小命都不保。」

肖月潭讶道：「你这人是真正的谦虚，且不把胜负放在心上。照我看你落在下风的最大原因，是因知道被好友出卖，心神震荡下无法凝起斗志，又一心想溜，所以发挥不出平时一半的实力。假若换了环境，用的又是百战宝刀，你当是曹秋道的劲敌。」

项少龙的自信早在昨晚给曹秋道打跑，叹道：「现在我只想有那么远逃那么远，以后都不再回来。以前无论在多么凶险恶劣的情况下，我都没有想过会死，但曹秋道那把剑却似能不住撩起我对死亡的恐惧。剑道达到这种境界，确是使人敬佩。」

肖月潭叹了一口气，岔开话题道：「凤菲来过没有？」

项少龙答道：「所有人都来过，就只她不闻不问，我对她早心淡了。」

这时董淑贞知他「醒」过来，要来见他，肖月潭乘机离去。

这美女莲步姗姗的在榻沿坐下，伸手抚上他脸颊，秀眸射出深刻的感

情，幽幽道：「好了点吗？唉！好好一个人，怎会忽然病倒呢？」

项少龙很想质问她为何会搭上沙立这卑鄙小人，终还是忍下这冲动，有神没气道：「这事要问问老天爷才成。」

董淑贞忽伏在他胸膛上，悲切的哭起来。

项少龙明白她的心情，伸出没受伤的左手，抚上她香肩，爱怜地道：「这岂是哭泣的时候，二小姐为了自己的命运，必须坚强起来。」

董淑贞凄然道：「我的命运，只能由你们男人来决定，现在你病得不明不白，教人家怎办？」

项少龙气往上涌，哂道：「又不是只得我一人帮你，二小姐何用凄惶至此？」

董淑贞娇躯一颤，坐直身体，泪眼盈盈地愕然道：「你这么说是甚么意思，我和秀真现在只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绝没有三心两意。」

项少龙不屑道：「若是如此，昨天为何仍要和沙立暗通消息？」

董淑贞惶急道：「这是谁造的谣，若我或秀真仍有和沙立勾结，教我们不得好死。」

项少龙细审她的神色，知她该非做戏，心中大讶，同时省悟到池子春是沙立的人，故意说这些话，既可诬陷董祝两女，又可取得自己的信任，以进行某一阴谋。自己竟差点中计。

不过另一个头痛的问题又来了，若两女的命运全交在自己手上，他怎能独自一走了之。但现在他是自身难保，那有能力保护她们。

董淑贞秀眸泪花打转，滚下两颗豆大的泪珠，苦涩的道：「我和秀真现在都是全心全意信任你，你……」

项少龙伸手按在她丰润的红唇上，截断她的话，低声道：「你有没有法子通知龙阳君，教他来见我。」

董淑贞点头道：「我明白了，此事淑贞可立即去办，绝不会教人知道。」

董淑贞去后，似对他不闻不问的凤菲来了。不知如何的，项少龙感到她的神情有点异样，眼神里藏着一些他难以明白的东西。

她以惯常优美动人的风姿，坐在他旁，探出右手。抚上他的额头，柔声道：「幸好只是有点热，有言先生为你诊治，很快该可痊愈。」

项少龙想起韩竭，叹了一口气道：「多谢大小姐关心，歌舞排练的情况如何了？还有五天就是齐王寿宴举行的时候呢。」

凤菲苦涩地道：「听你说话的口气，就像个陌生人般，我们的关系为何会弄成这样子的？」

项少龙这时才发觉她的鬓发有点凌乱。一副无心打理的模样，举手为她整弄秀发，顺口道：「小屏儿今天没为你理头梳妆吗？」

凤菲苦笑道：「听到你好生生一个人会忽然病倒，那还有甚么心情。」

说到这里，自然地举起一对纤手拨弄秀发。

项少龙的目光首先落在她因举手而强调了酥胸玲珑浮凸的线条上，接着目光上移，立时给她纤指上精致的银指环吸引了整个心神，心中剧震。

凤菲停止了理发的动作，讶道：「你的脸色为何变得这么难看？」

项少龙心中翻起了滔天巨浪。

这银指环正是那只暗藏毒针的暗杀利器，当日在咸阳醉风楼，凤菲曾向他坦然承认有人教她以此环来毒杀他项少龙，她又将指环弃于地上，以示打消此意。现在这危险的指环忽然出现在她的玉指上，不用说是韩竭逼她来

杀自己，以显示她对韩竭的忠诚，难怪她的神情这么有异平常。

凤菲当然不知他看破了它的阴谋，微嗔道：「为何不答人家？」

项少龙压下心中波涛汹涌的情绪，同时大感头痛。

假若凤菲以环内的毒针来刺他，他该怎么办呢？

这一针他当然不能硬捱，但若揭破，等若告诉她自己就是项少龙，这情况确是两难之局。

在他呆若木头时，凤菲扑在他胸膛上，凄然道：「为何凤菲竟会在这种情况下遇上你这个人？」

项少龙知她是有感而发，不过他关心的却是她玉指上的杀人凶器，忙一把抓着地想搂上他脖子的「毒手」，同时分她神道：「为何大小姐会看上*嫌腌讯就 阶衔郭*人呢？」

凤菲心中有鬼，娇躯猛颤，坐直身体，又把「毒手」抽回去，装出生气的样子怒道：「不要胡猜好吗？人家根本不认识韩竭。」

项少龙能把心神全放在毒指环上，严阵以待道：「还要骗我，大小姐想不想知道昨晚韩竭送你回来后，去了见甚么人？」

他这话只是顺口说出来，但话出口时，才心神一颤。

仲孙龙不是欲得凤菲而甘心的人吗？韩竭去见仲孙龙的儿子，是否有甚么问题？

凤菲「啊」的一声叫起来，瞪着他哑口无言。

项少龙放下心来，知她绝不会在未弄清楚韩竭去见的是甚么人前暗算自己。微微一笑道：「大小姐若仍否认，我们就不用谈下去。」

凤菲垂下俏脸，低声道：「他去见谁呢？」

项少龙淡淡道：「是仲孙玄华。」

凤菲失声道：「甚么？」

项少龙伸手拍拍她的脸蛋，含糊地道：「大小姐好好的去想吧！我累得要命，须睡他一觉。只有在梦中，我沈良方可寻找躲避这充满欺诈仇杀的人世的桃花源。」

凤菲愕然道：「甚么是桃花源？」

项少龙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娓娓道出，但人物和时代当然顺口改了。

凤菲忽地泪流满脸，想说话时泣不成声，再次扑入项少龙怀里，悲切道：「人家现在该怎办才好？」

项少龙坦白道：「此事还有待观察，韩竭去见仲孙玄华，并不代表甚么，大小姐可否给点时间小人去查看查看。」

凤菲摇头道：「但他至少该告诉我会去见仲孙玄华啊！」

项少龙歉然道：「很多男人都惯了不把要做的事情说给女人听的。」

凤菲默然片晌，才幽幽道：「若换了是别人，在这种情况下，是绝不会为韩竭说好话的。唉！沈良啊！你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项少龙苦笑道：「你还不明白吗？我只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傻瓜，明知大小姐骗我害我，仍不忍见你伤心落泪。」

凤菲坐直娇躯，任由项少龙为她拭掉泪珠，神情木然。

项少龙不知该说甚么才好，幸好龙阳君来了，打破了这僵局。

当凤菲的位置换上龙阳君后，项少龙若无其事道：「我差点给韩闯害得没有命见君上。」

龙阳君骇然道：「这话怎说？」

项少龙知道龙阳君由于对自己的「感情」，绝难作伪，判断由他真不知道此事，遂把昨晚的事说出来。

龙阳君不断色变，沉吟片晌，断然道：「雪刚停了，待这两日天气好转后，奴家立即护你离开临淄。」

项少龙道：「此事万万不可，否则君上将难逃贵国罪责。我现在只想知道韩闯有没有将我的事告诉郭开。」

龙阳君道：「这事可包在我身上，现在回想起来，韩闯确曾在言语上向我试探，这贼子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其教人鄙视。」

项少龙道：「我却不会怪他，他这么做实是迫于无奈，凭着大家的交情，应付他亦不困难，最怕是他通知了郭开，那就危险多了。」

龙阳君站起来道：「奴家立即去查，只要我向韩闯诈作想害你，保证他甚么都说出来。」

龙阳君去后，项少龙心情转佳，伤势竟像立即好了大半。

这一着他是押对了。

以龙阳君和他的交情，很难狠下心来第二次害他。

想着想着，沉沉睡了过去，给人唤醒时，已是黄昏时分。

解子元来了。

第九章 冤家路窄

解子元坐在榻旁的软垫上，搔头道：「你怎会忽然病得脸无人色似的，小弟还想找你去逛逛呢。」

项少龙愕然道：「你的事解决了吗？」

解子元道：「就算解决不了，小弟都要为兰宫媛写成最后压轴那一曲，今次糟了，最怕大王怪责我。」

项少龙为他着急道：「只有五天时间了，怎办才好。你自己去不行吗？」

解子元苦笑道：「内人只信任你一个人，我若不带你回家给她过目，甚么地方都去不了。」

项少龙献计道：「你说要去仲孙龙处商量要事不就成了嘛。」

解子元叹道：「仲孙玄华那家伙怎敢瞒她，只一句就知我在说谎。」

项少龙推被而起道：「那小弟只好舍命陪君子，抱病和你去胡混吧。」

项少龙其实并没有甚么事，只因失血太多，故而脸色苍白。但经过半晚一天的休息，恢复了体力，只是伤口仍隐隐作痛。

到了解府，善柔见到他的模样，吓了一跳，支开解子元，私下问道：「发生了甚么事？」

项少龙苦笑道：「给你的师傅捅了一剑。」

善柔失声道：「甚么？」

项少龙以最快方法，扼要地把昨晚的事说出来，善柔尚未来得及说话，解子元回来了，两人只好改说其他事。

离开解府后，解子元有若电绳野猴般兴奋道：「我们到兰宫媛的玉兰楼

去，这妮子对我应有点意思。」

项少龙心想兰宫媛应比凤菲和石素芳更认不出自己，点头道：「今晚全听解兄的吩咐。」

解子元雀跃道：「只要我告诉这柔骨美人今晚是为了作曲而到她那里去，怎样没空她都要来向我献媚的。」

项少龙提醒道：「别忘了初更前定要回家，否则没人可救得了你。」

解子元正容道：「小弟到青楼去，只是想感受那种烟花地的气氛，用以提起心思，绝非有甚么不轨企图，有这么的两个时辰尽可够乐了！」

项少龙笑道：「原来如此，我就放心了。」

解子元忽地叹了一口气，瞧往车窗外雪后一片纯白的世界。

项少龙了解地通：「还在为政事心烦吗？」

解子元苦笑道：「说不心烦就是违心之言，今早我见过二王子，唉！这些都是不该对你说的。」

接着精神一振道：「到了！」

在从卫前呼后拥中，马车驶进临淄声名最着的玉兰楼去。

在热烈的招待下，两人被迎入楼内。

际此华灯初上的时刻，玉兰楼宾客盈门，非常热闹。

两人被安排到二楼一个布置华丽的厢房，婢女自然是侍奉周到。项少龙奇道：「为何楼内的人都像对解兄非常熟络和巴结的样子？」解子元自豪道：「别忘了一来小弟的作品乃这里必备的曲目，二来我昨晚特别请仲孙龙给我在这里订房，在临淄谁敢不给他面子。」

此时那叫兰夫人的青楼主持来了，未语先笑又大抛媚眼道：「媛媛知道解大人肯来探她。开心得甚么人都忘记了。刻下正沐浴打扮，立即就来，解大人和沈爷要不要点多两个女儿来增添热闹？」

她虽是徐娘半老，但妆扮得体，又有华丽的罗裳衬托，兼之身材保持得很好，故此仍颇为惹眼，最厉害是她纵情言笑，自有一种娇媚放荡的神态，最能使男人心猿意马，想入非非。使项少龙亦不由赞一声齐女不论老嫩，都是非同凡响，善柔和赵敏正是其中表表者。

解子元闻言笑得合不拢嘴来，忙说：「不用了！我们是专诚为媛小姐来的。」

兰夫人带着一股香风到解子元身旁，在两人席间坐下，半个人挨到解子元身上，把小嘴凑到解子元旁咬着耳朵说起密话。

项少龙见解子元陶醉的样子，便知兰夫人说的必是男人最爱听和受落的说话。

接着解子元和苗夫人齐声笑起来，后者这才有闲把美目移到项少龙身上，媚笑道：「媛媛今晚是解大人的了。沈爷要不要奴家为你挑个女好儿呢？」

项少龙忙道：「在下今晚只是来作陪客。」

兰夫人也不勉强，烟视媚行的去了。

解子元却真个精神百倍，由怀中掏出一卷布帛，令侍婢给他取来笔墨，就那样即席作起曲来。

项少龙不敢扰他，半趴在软垫上，闭目假寐。那两名善解人意的年青美婢，不用吩咐便来为两人推拿揉捏。项少龙心中却有另一番感触，至此才深切体会到身分的重要。

自己仍是那个人，但因身分的不同，再不若以前般无论到甚么地方，都成了众人注意的核心人物。像兰夫人便显然对自己不在意。

想着想着竟睡了过去。

朦胧中他似是听到一把柔软得像棉絮的女子歌声，从天外处传入耳内。

他虽听不清楚对方在唱甚么，但却感到她吐字之间流泄出无限的甜美，彷彿飘逸得有若轻烟迷雾，使曲子似如在忧伤的水波中不住晃动，清柔得像拂过草原的微风。

项少龙还以为自己在做梦，睁眼时才发觉兰宫媛来了，正伏在解子元背上轻轻咏唱他刚出世的曲子。

对面席上还多了个挺拔雄壮的年青男子，见他醒来，隔席向他打了招呼，又全神贯注到兰宫媛和解子元处。

一曲既罢，那年青男子鼓掌道：「曲既精采，媛小姐又唱得好，玄华佩服佩服！」

项少龙心中一震，这才知道此人就是仲孙龙之子，名震临淄的剑手仲孙玄华。

解子元倒入兰宫媛怀里，斜目往项少龙瞧来，喜道：「沈兄醒来了，我们喝一杯，今晚不醉无归。」

兰宫媛的美目落到项少龙身上，转了两转，又回到解子元处，不依道：「不准解大人提这个『归』字，今晚让人家好好侍候你嘛！」

解子元和仲孙玄华对视大笑。

项少龙坐直身体，不好意思的道：「小弟睡了多久？」

仲孙玄华笑道：「我来了足有整个时辰，沈兄一直睡着。若非媛小姐肯开金口，否则怕谁都唤不醒沈兄。」

兰宫媛亲自为三人斟酒，有这柔骨美女在，登时一室春意，整个气氛都不同了。

酒过三巡后，兰宫媛挨回解子元怀里，对他痴缠得令人心生妒意。

仲孙玄华向解子元叹道：「佳人配才子，小弟从未见过媛小姐肯这么顺从人意呢！小弟便从未试过媛小姐这种温柔滋味。」

解子元一副飘然欲仙的陶醉样儿，不知人间何世。

仲孙玄华将承继自乃父的窄长脸庞转往项少龙，双目寒芒电闪道：「家父对沈兄的飞剑绝技念念不忘，不知小弟能否有一开眼界的机会？」

项少龙心叫来了，微笑道：「至少要待小弟病愈才成。」暗道那时我早就溜了。

仲孙玄华点头，语带讽刺道：「这个当然。哈！沈兄该正是鸿运当头，有了解大人这位好朋友。」

兰宫媛讶道：「甚么飞剑之技？仲孙公子不要打哑谜似的好吗？」

解子元笑道：「只是一场误会吧！媛小姐知否沈兄是凤大小姐的团执事。」

兰宫媛愕然朝项少龙望来，秀眸明显多了点不屑和看不起项少龙的神态，「嗯」的一声，却没有说话。

项少龙却浑身不自然起来，正打算托病脱身时，兰夫人来了，亲热地挨坐仲孙玄华身旁，呢声道：「奴家想借媛媛片刻光景，请三位大爷给奴家少许面子，万勿介意。」

兰宫媛娇嗔道：「他们不介意，奴家可介意呢！不过兰姨这么疼媛媛，

媛媛怎么介意，亦都要勉为其难！

项少龙心中叫绝，这些名姬无一不是手段厉害，这么和兰夫人一唱一和，他们有甚么可以反对的。

仲孙玄华亦非易与，淡淡道：「是否齐雨兄来了？」

兰夫人娇笑道：「仲孙公子一猜就中，来的尚有秦国的大人物吕大相国。」

仲孙玄华双目电芒闪动，冷哼道：「若论秦国的人物，首推项少龙，吕不韦嘛！哼！」

兰宫媛忽然有感而发的叹了一口气，从解子元怀里站起来，柔声道：「妾身打个招呼，立即回来。」

解子元忙起立恭送，并向项少龙打个眼色道：「媛小姐不用介怀，在下亦到回家的时候。」

兰宫媛不知是真情还是假意，不依道：「妾身怎都不会让公子走的，若是这样，人家就留在这里好了。」

转向兰夫人问道：「仲父那边来了多少人？」

今趟轮到项少龙大吃一惊，忙道：「媛小姐不去招呼一下，那可不太好吧！」

兰夫人笑道：「仲父闻得解大人和仲孙公子在这里，正要过来打招呼！」言罢去了。

项少龙那敢犹豫，施礼道：「小弟有点头晕脚软，想先一步告退，三位请了。」

不理三人奇怪的目光，大步朝门口走去，刚把门打开，只见兰夫人挽着神采飞扬的吕不韦，迎面而至，后面跟着齐雨、旦楚和韩竭三人。

双方打个照面，吕不韦雄躯猛颤，愕然止步，不能置信地瞪着项少龙这宿敌。

韩竭，齐雨和旦楚显然尚未认出项少龙，均讶然望着两人。

兰夫人更不知甚么一回事，笑道：「真巧呢！奴家是刚好碰见仲父和*淮筑*走过来呢。」

项少龙心中叫苦，进退不得，硬着头皮微笑施礼道：「沈良见过仲父！」

吕不韦眼中掠过复杂无比的神色，旋即恢复常态，呵呵笑道：「沈先生像极吕不韦的一位故友，真给吓了一跳。」

韩竭则闻沈良之名，眼中掠过杀机。

项少龙却知吕不韦已认出自己，只是不揭破吧！退入房去，免得拦在门口。忽然间，他涌起滔天斗志，再没有任何顾忌。

说实在的，他已非常厌倦伪装别人的把戏。

吕不韦带头进入房内，仲孙玄华等忙起立致礼。此子刚才还表示不把吕不韦放在眼内，但看现在连大气都不敢透出一口的样子，便知他给吕不韦的威名和气势震慑了。

解子元让出上座，自己移到项少龙那席去，因这一个房只有四个座席，故此解项两人共一席。兰夫人见兰宫媛仍缠在解子元旁，遂亲自侍候吕不韦。

兰宫媛挤在项少龙和解子元中间。忽然挨到项少龙处，低声问道：「沈爷为何又不走？」

项少龙苦笑道：「这么走太没礼貌了。」

吕不韦先举杯向各人敬酒，接着的一杯却向着项少龙道：「凤小姐有沈

良兄为她打理团务，实是她的福气！

项少龙知他看穿自己暗中破坏他对凤菲的图谋，微笑举杯回敬道：「那里那里，小弟只是量力而为！」

众人大讶，若论身分，两人差了十万八千里。可是吕不韦进来后，注意力似乎全集中到项少龙身上去。

齐雨、韩竭和旦楚等三人与项少龙接触的机会少之又少，当然无法像吕不韦那样一个照面就认出项少龙来，无不心中纳闷，为何吕不韦竟像是认识和非常重视这个小人物呢？

兰夫人边为吕不韦斟酒，边讶道：「仲父和沈先生是否素识？」

吕不韦眼中闪过深沉的杀机，淡淡道：「确曾有过来往，异地重逢，教人意想不到。」

众人听吕不韦语气里充满感慨，显是非常「看重」这沈良，无不对此人刮目相看。

项少龙心知肚明吕不韦现在脑袋里唯一的念头就是如何杀死自己，心念电转道：「今趟来临淄，那想得到会见到这么多老朋友。」

吕不韦闻言大感愕然，更且沉吟不语。

项少龙当然明白他的难题，就算给他以天作胆，亦绝不敢公然行凶杀死他这上将军。因为只要小盘事后知道吕不韦曾在这里见过他，然后他项少龙又忽然给人杀了，他吕不韦就休想脱罪。

所以只有在谁都不知项少龙就是沈良的情况下，吕不韦方可逞凶。

他甚至不会向任何人透露此事，以免日后会泄出消息。尤其是齐人，因他们绝不想负上杀害项少龙的罪名。

仲孙玄华对项少龙的态度完全改观，试探道：「沈兄原来相识满天下，难怪与韩侯和龙阳君都那么稔熟。」

这么一说，项少龙立知团内有仲孙龙的线眼，说不定就是沙立一系的人。

吕不韦则雄躯微颤，显然知道失去了杀害项少龙的机会，甚至还要保护他不被别人加害，否则将来可能还要蒙上嫌疑或负上罪名，情况不妙之极。

众人都呆瞪着项少龙，不明白这个凤菲歌舞团的新任执事，为何能得到各国公卿大臣的器重。

项少龙举杯道：「这都是各位给的面子，小弟敬各位一杯。」

众人弄不清他这话是甚么意思，一脸茫然的举杯回敬。

吕不韦却知项少龙在警告自己莫要轻举妄动，喝罢正容道：「沈兄这两天是否有空？可否找个时间再碰碰头，又或吕某亲来拜候。」

此番话一出，各人都惊讶得合不拢嘴，这是甚么一回事呢？以吕不韦的身分地位和一向睥睨天下的高傲自负，怎会纡尊降贵的去见这沈良？

项少龙微笑道：「相见争如不见，仲父三思才好。」

众人一听更由惊讶变成震骇，知道两人的关系大不简单。

原本以酥胸紧挨着吕不韦臂膀的兰夫人，亦忘情的坐直娇躯。

兰宫媛则美目一瞬不瞬的在旁边凝视着项少龙。

吕不韦眼中闪过怒火，低头看看手上的空杯子，沉声道：「沈良毕竟是沈良，那天吕某听到沈先生独闯仲孙府，就该猜到沈先生是故人了。」

仲孙玄华立即不自然起来，乾咳一声。

项少龙心中暗骂，知吕不韦不单要挑起仲孙家和自己的嫌隙，还想把

自己真正的身分暗示出来，最好的结果当然是像仲孙玄华那类剑手慕名来向他挑战。若在公平决斗下杀死自己，小盘亦难有话说。但当然吕不韦不可直接揭穿他就是项少龙，所以才说得这么含糊。

室内此时静至落针可闻，远方传来管弦丝竹之音，气氛奇异之极。

项少龙淡淡道：「那天全赖仲孙兄的令尊高抬贵手，又有李相爷在旁说项，否则小弟恐难在这里喝酒和听媛小姐的仙曲了。」

仲孙玄华见项少龙给足面子，绷紧的脸容放松下来，举杯敬道：「那*锁抢铮*只是一场小误会！」

解子元这时才有机会说话，笑道：「真的只是小小误会，大家把这杯喝了。」

旦楚等仍是一脸狐疑，心神不属的举杯喝酒。兰宫媛先为项少龙添酒，才再为各人斟酒。项少龙趁兰宫媛离席，两人间少了阻隔，凑过解子元处低声说：「别忘了嫂夫人的嘱咐。」

解子元一震嚷道：「各位见谅，小弟要赶回家去！」

第十章 开心见诚

项少龙回到听松院，那居心叵测的池子春在主堂前迎上他道：「小人又有要事要向执事报告。」

项少龙虚与委蛇道：「甚么事？」

池子春左顾右盼后，低声道：「不若借一步到园内说话，那就不虞给人看见。」

项少龙皱眉道：「这么夜了，甚么人会看到我们？」

池子春煞有介事的道：「其实我是想领执事到园里看一对狗男女幽会。」

项少龙愕然半晌，暗忖难道今早还誓神劈愿的董淑贞在说谎话？压低声音道：「是二小姐吗？」

池子春点头道：「还有沙立，若非我一直留意谷明等人，仍不知他们安排了沙立偷进来。」

项少龙心中无名火起，冷冷道：「带路！」

池子春喜色一掠即逝，带路绕过主堂，沿着小径朝后园走去。

踏入花园时，四周寂静宁谧，明月高挂天际，却不觉有人。

项少龙心生疑惑，问道：「人呢？」

池子春指着后院远方一角的储物小屋道：「就在柴房里，我们要小心点，谷明等会在附近给他们把风，执事随小人来吧！」

不待他答应，迳自绕过后院小亭左方的花丛，看来是想由靠后墙的小径走去。

项少龙大感不妥，董淑贞若有和沙立勾结，私下见面绝不稀奇。但在目前这种形势下，他今早又曾怀疑过她和沙立的关系，照理怎都不会仍要在这么局促的地方幽会。想到这里，脑海浮现出池子春刚才的喜色，那就像因他中计而掩不住得意之情的样子。

池子春走了十多步，见他木立不动，催道：「执事快来！」

项少龙招手唤他回来，把他带到一丛小树后，道：「我尚有一事未弄清楚。」

池子春道：「甚么事？」

项少龙指指他后方道：「那是谁？」

池子春愕然转身，项少龙抽出匕首，从后一把将他箍着，匕首架到他咽喉处，冷喝道：「还想骗我，二小姐仍在她的闺房里，我亲眼看到的。」

池子春颤声道：「沈爷饶命，小人不知二小姐返回房间了。」

只这句话，便知池子春心慌意乱，根本份不清楚项少龙只是诈语。

项少能以毫无情绪的语调冷冷道：「谁在那里伏击我，只要你敢说不知道。我立即割开你少许咽喉，任你淌血致死。」

池子春的胆子比他预估的小许多，全身打震，哆嗦道：「沈爷饶命，是沙立迫我这么做的。」

项少龙想起仲孙玄华对他们的事了如指掌，心中一动问道：「仲孙龙派了多少人来助沙立？」

池子春完全崩溃下来，颤声道：「原来沈爷甚么都知道，小人知罪了。」

项少龙终弄清楚沙立背后的指使者，整个人轻松起来，沙立若非有人在他背后撑腰，祝秀贞和董淑贞怎会将他放在眼内。跟红顶白如谷明、富严之徒，就更不会听他的命令。

若非身上负伤，这就去狠狠教训沙立和那些剑手一顿。可是不借这机会惩治他们，又太便宜这些卑鄙之徒。

项少龙抽出池子春的腰带。把他扎个结实，又撕下他的衣服弄成布团塞满他的大口，才潜出去，采再一方向往柴房摸去。

潜踪匿隐本就是特种部队的例行训练，直到迫至柴房近处，敌人仍一无所觉。

项少龙留心观察，发觉柴房两扇向着花园的门窗，都半敞开来。屋顶处则伏了两人，都手持弓箭，假若自己冒然接近，不给人射个浑身都是箭矢才怪。再留心细看，连树上都藏了人，确是危机四伏。

项少龙心中好笑，闪到柴房后，悄悄把后面一扇窗的窗门以匕首挑开，再将窗门推开少许，朝内望去。

很快他便习惯了柴房内的黑暗，借点月色，隐约见到每面窗前都伏有两人，正严阵以待的守候着。

沙立的声音响起道：「池子春那狗奴才怎样办事的，和那狗杂种躲在那里干甚么？」

再一人沉声道：「似乎有些不妥。」

项少龙没有听下去的闲情，躲到一旁打燃火熠，再窜到窗旁，采手朝其中一堆似是禾草的杂物抛下去。

惊叫声在屋内响起，一片慌乱。

木门敞开，数名大汉鼠窜而出，往后院门逃去。

项少龙后屋后扑出，大喝道：「哪里走！」

认准沙立，匕首掷出。

沙立惨嚎一声，仆倒地上，小腿中招。

树上的人纷纷跳下，加入逃跑的行列，转瞬由后门逸走。

项少龙施施然走出去，来到沙立躺身处，用脚把他挑得翻转过来。

沙立惨叫道：「不要杀我！」

柴房陷在熊熊烈焰中，将沙立贪生怕死的表情照得丝毫毕露，丑恶之极。

凤菲大发雷霆，将所有与沙立勾结和暗中往来者立即清洗出歌舞团。沙立则给五花大绑，扎个结实，准备明早送上齐王，务要求个公道。

沙立被押走时，已过二更，凤菲请项少龙随她回闺楼，到了楼上的小厅时，凤菲语带讽刺道：「沈执事不是病得爬不起来吗？为何转眼又和解子元溜了出去混，更大发神威，擒凶惩恶？」

项少龙疲态毕露的挨坐席上，淡淡道：「刚才我见到你的情郎。」

凤菲背着他瞧往窗外，平静答道：「由今晚开始。凤菲再没有情郎，以后都不会有。」

项少龙感受到她语调里哀莫大于心死的意态，叹道：「不是这么严重吧」

凤菲摇头道：「你不明白的了。我曾向他提及仲孙龙的事，请他凭仲孙玄华师兄弟的身分，说几句话，却给他一口回绝，并明言不会私下去见仲孙玄华。唉！」

接着幽幽道：「凤菲现在已心灰意冷，只想找个隐僻之地，静静度过下半生，甚么风光，都一概与我无关。」

项少龙苦笑道：「这正是本人的梦想，我对战争和仇杀，早深切厌倦。」

凤菲别转娇躯，狠狠盯着他道：「终于肯说出真心话了吗？凤菲早知你是这样的人。」

项少龙淡然道：「甚么人也好，假设大小姐肯答应让二小姐作接班人，我可保大小姐完成你这梦想。」

凤菲哂道：「你凭甚么可保证能办到呢？」

项少龙微笑道：「项少龙这三个字够了吗？」

凤菲香躯剧震。秀眸烈射出不能相信的神色，呆瞪了他好半晌，颓然倒坐，娇呼道：「这不是真的？」

项少龙苦笑道：「若不是我，今天大小姐来探病时，小弟又怎会见毒指环而色变，赶着将韩竭见仲孙玄华的事说出来。」

凤菲羞惭垂首，六神无主的道：「凤菲那样对你，为何你仍肯帮人家呢？」

项少龙道：「大小姐本身绝非坏人，只是惯了与对大小姐有狼子野心的人周旋，故不敢轻易信人吧！」

凤菲幽幽道：「人家现在该怎办才好。」

项少龙道：「吕不韦今晚已认出沈良就是项少龙。我再隐瞒身分对自己实有害无益，明天我索性以项少龙的身分，晋见齐王，那时谁想动你，均须考虑后果。」

凤菲一震道：「你不怕会人加害吗？」

项少龙哈哈笑道：「若我在这里有甚么事。齐人不能免祸。我已厌倦了左遮右瞒的生活，现在归心似箭，只想尽早回家与妻儿相聚。大小姐若要在秦国找个安居的地方。我保证可给你办到。」

凤菲垂下热泪，低喟道：「凤菲的心早死了，一切就听上将军的安排吧！」

翌晨项少龙尚未睡够，就给人唤醒过来，说仲孙玄华在大厅等候他。

项少龙记起沙立的事，心中明白，出厅见仲孙玄华，果然他客套一番，立即切入正题道：「小弟有一不情之请，万望沈兄给点面子我仲孙家。」

项少龙心中明白，知他昨晚见吕不韦如此对待自己，已觉自己大不简单，又发觉解子元和他项少龙交情日深，就生出退缩之意，再不斤斤计较飞刀之事，乐得做个顺水人情，微笑道：「仲孙兄既有这话，我沈良怎敢计较，沙立就交回仲孙兄，其他话都不必说了。」

仲孙玄华那想得到他这么好相与，伸出友谊之手道：「我交了沈兄这位朋友。」

项少龙采手与他相握道：「小弟一直都当仲孙兄是朋友。」

仲孙玄华尚要说话，费淳神色慌张地来报导：「秦国的仲父吕不韦爷来找执事！」

仲孙玄华想不到吕不韦真的来找项少龙，而且是在项少龙明示不想见他的情况下，大感愕然，呆瞪项少龙。

项少龙拍拍他肩头道：「仲孙兄该猜到沈良是小弟的假名字，迟点再和仲孙兄详谈吧！」

仲孙玄华一面疑惑的由后厅门溜了。

吕不韦的大驾光临，令整个歌舞团上上下下震动起来，惟只凤菲心中有数，其他人都是不明所以。

这名震天下的秦国仲父甫进门便要求与项少龙单独说话，其他人退出厅外后，吕不韦喟然长叹道：「少龙真厉害，竟能化身沈良，躲到了临淄来。」

项少龙淡淡道：「仲父怕是非常失望吧？」

吕不韦双目寒芒一闪，盯着他道：「少龙何由此言，储君不知多么担心你的安危，现在给老夫遇上少龙，自会全力护少龙返回咸阳。今次来只是看少龙的意向为何。」

项少龙断然道：「此事迟一步再说，现在我再没有隐瞒身分的必要。*氏腴胫*父正式向齐王提出本人在此的事，好让我能以本来身分向他请见。」

吕不韦沉吟片晌，又叹了一口气道：「为何我们间的关系会弄至如此田地？」

项少龙语带讽刺道：「似乎不该由未将负责吧？」

吕不韦道：「是我错了，只不知事情是否仍有挽回的地步。只要我们同心合力辅助政储君，天下实我大秦囊中之物。」

项少龙心中大懔。

他太清楚吕不韦的性格，坚毅好斗，无论在甚么情况下绝不会认输，更不肯认错。现在肯这么低声下气的来说话，只代表他再有一套撒手镞，故暂时要将自己稳住。

那会是甚么厉害的招数？项少龙淡淡道：「由始至终，我项少龙都是爱好和平的人，只是被迫应战。我们之间的事已非只凭空口白话可以解决的了。」

吕不韦装出诚恳的样子道：「本仲绝不会怪少龙会这样想。当日本仲想把娘蓉许配少龙，正是表示想修好的诚意。只因这刁蛮女儿不听话，才使事情告吹。」

顿了顿凝望他缓缓道：「现在本仲就去把少龙的事告知齐王，少龙好好想想本仲刚才的话。但无论少龙怎样不肯原谅我，本仲决定放弃与少龙的争执，让时间来证明这事好了。」

吕不韦走后，项少龙仍呆坐席上。

他可以百份百肯定吕不韦有了对付他的杀着，才有这么矫情作态，假若不能识破他的手段，说不定又会一败涂地。

但只是杀死他项少龙，一日有小盘在，吕不韦仍未算获得全胜，想到这里，登时浑身出了一身冷汗。

他已猜到吕不韦的撒手锏是甚么了。那就是他项少龙和小盘唯一的致命破绽，小盘的真正身世。

若缪毒由朱姬口中得知过程，又由朱姬处得到那对养育「真嬴政」的夫妇的住址，把他们带返咸阳，抖了出来，不但小盘王位难保，他项少龙更犯了欺君大罪。

不过回心一想，若此事真的发生，历史上就该没有秦始皇。

现在就算猜到吕不韦其有这么一着撒手锏。在时间上已来不及阻止，只好听天由命，信任历史的不能改移。

想虽这般想，但心中的焦虑，却使他烦躁得差点要捶胸大叫，以渲泄心中的不安。

此时凤菲来了，柔顺的坐到他身旁，低声道：「现在就和淑贞她们说清楚好吗？」

项少龙压下波荡的情绪，点头同意。

歌舞团的事在几经波折下完满解决，但他自己的事，却是方兴未艾，刻下他已完全失去了留在临淄的心情，只希望能尽早赶返咸阳，与小盘一起应付这个「身分危机」何时才能有安乐的日子呢？

第十一章 谒见齐王

肖月潭神情肃穆的为项少龙回复原貌，后者亦心事重重，使房内的气氛相当沉重。

项少龙终觉察到肖月潭的异样，讶道：「老兄有甚么心事？」

肖月潭叹了一口气道：「我太清楚吕不韦的为人了，他怎都不会让你活着回到咸阳，愈是甜言蜜语，手底下愈是狠辣厉害。」

项少龙担心的却是小盘的身分危机，暗责自己确是后知后觉，一旦吕不韦和缪毒联手，必会想到这个破绽上去，更糟是此事连想请人帮手也不行。

肖月潭续道：「在现今的情况下，我也很难帮得上忙。假若一提是李园、韩闾、郭开等要对付你，再一边的吕不韦和田单又想要你的命。你的形势比前更凶险百倍。只要制造点意外，例如塌屋、大浪、大风沉船，储君便很难入任何人以罪。」

项少龙想起龙阳君，暗忖他可能是自己唯一的救星。只不知为何他仍未有消息来，照理他去试探韩闾后，该第一时间来告知他个中情况难道又再有变数？口上却反安慰肖月潭道：「至少我在临淄应是安全的，因为谁都不敢公然对我行凶。」

肖月潭道：「这仍是很难说。假若田单使人通过正式挑战的方式，把你杀死，政储君将很难为你报复。你的伤势怎样了？」

项少龙看看铜镜中那个亲切又陌生的原貌，活动了一下臂膀道：「最多两三天，我可完全复原过来。」

肖月潭道：「我不宜再常来找你，否则会惹起韩闯怀疑，唉。事情的发展，真令人担心。」

此时手下来报，龙阳君来了。

项少龙能在东厅见龙阳君，后者知道他要揭开了自己的身分后，闪过吃惊的神色，苦恼道：「这样事情会复杂多了。」

项少龙不想再费神在此令人心烦的事上，问起他韩闯的反应。龙阳君先垂首沉吟片刻，才抬头瞧着他道：「曹秋道会不会碰巧是在你偷刀时刚好在那里呢？」

项少龙肯定的摇头道：「绝对不会，他亲口对我说得到有人盗刀的消息。究竟韩闯怎么说？」

龙阳君双目闪过不安之色，低声道：「奴家照计划向韩闯提出应否对付你的问题，却给他痛骂了一顿。看来并不是他出卖少龙，会否是少龙忘记把此事告诉其他人呢？」

项少龙想起肖月潭，当然立即把这可能性删除，道：「韩闯会否高明至可识穿君上是在试探他呢？」

龙阳君道：「看来他并非装姿作态，这么多年朋友，他很难瞒过奴家，这事真教人摸不着头脑。」

项少龙生出希望，假若有李园、韩闯、龙阳君站在他这一边，他要安抵咸阳，自是轻而易举。

龙阳君道：「少龙不用担心。无论如何奴家也会站在你这一边，不若我们今晚就走，只要返回魏境，奴家就有方法送你回秦。」

项少龙大为心动，道：「但凤菲她们怎么办呢？」

龙阳君道：「只要你留下一封信交给韩闯或李园，请他代你照顾她们，那无论他们心中有甚么想法，都只有照你的吩咐去行事。」

项少龙更为意动，旋又想起道路的问题，龙阳君道：「这两天天气暖了点，又没有下雪，河水该已解冻，我随便找个藉口，便可用船把你送走，担保就算事后有人想追你，亦追你不到。」

一来项少龙心切回家，二来临淄实非久留之地。他终同意了龙阳君的提议，约定了今晚逃亡的细节。此时韩竭和旦楚联袂而至，说入宫见齐王的时间到了。

项少龙是首次由大城进入小城，乘舆朝子城北的宫殿而去，沿途的建筑又要比以民居为主的大城建筑更有气势。

只见公卿大臣的宅第，各衙门的官署林立两旁，说不尽的富丽堂皇，豪华壮观。

旦楚和韩竭两人表面都装得必恭必敬，客气有礼，前者还负起介绍沿途景物之责。

抵达王宫时，吕不韦和田单联袂相迎，就足礼数。

寒暄过后，田单不失一代英雄本色，呵呵笑道：「无论是上将军的朋友或敌人，无不对上将军佩服得五体投地。天下间若非有上将军这等人物在。会使人大感乏味。」

项少龙回复了往昔的挥洒自如，微笑道：「人生如游戏，得田相有此雅量，佩服的应属少龙才是。」同时注意到田单已老态毕呈，无复当年之勇。

吕不韦扮出真诚亲切的模样，道：「大家都是老朋友，大王正心急要*倭 *有甚么话，就留待田相设宴款待少龙时再说吧。」

齐襄王接见项少龙的地方是宫殿内最宏伟的桓公台，亦是三日后凤菲表演的寿宴场所。

桓公台是王殿区最宏伟的建筑组群，位于小城北部偏西处。距小城西墙只有八十余丈，是一座宏伟的高台，这长方形的高台南北长达二十五丈，东西二十许丈，高度则是五丈有余，其磅礴之势可想而知。登上高台，可俯瞰在桓公台和金銮殿间可容万兵操演的大广场。

桓公台本身非常有特色，似若一座平顶的金字塔，台顶有两层，东、西、北三角陡斜，南面稍缓，建了登台石阶百多级，台顶四周砌以灰砖矮花墙。台顶中间再有一个高出五尺许的方形平台，台面铺的是花纹方砖，典雅贵气。

齐王在桓公台下层的「点将殿」接见项少龙，陪着的还有大王子田生和二王子田健。

齐襄王年在七十许间，身矮且胖，一副有神没气的样子。使人担心他随时会撒手归西。

田生和田健两位王子都是中等身材，样貌肖似，虽五官端正，却都是颇为平凡，望之不似人君。比较起来。田生一副酒色过度的二世祖模样，而田健则有精神多了。

气氛却是出奇的轻松亲切。

礼仪过后，项少龙和吕不韦坐于齐王下首。再一边则是田生。田健和田单。

齐王以他那对昏花老眼仔细打量了项少龙后，在台阶上的王座处呵呵笑道：「昔日张仪作客楚国，宴会时传看当时楚人视为镇国之宝「和氏璧」传来传去，忽然不翼而飞，有人怀疑是张仪偷的，把他打了一顿。张仪回家时，问妻子看看他舌头还在否，说只要舌头还在。」

就甚么都不用怕。哈……」

众人慌忙陪笑，但都不明白他为何会说起这故事来。

齐王欣然道：「张仪就凭这没有被人打断的三寸不烂之舌，封侯拜相；项上将军则凭手中之剑，成了上将军，一舌一剑，可谓先后互相辉映。」

项少龙初次领教到齐人荒诞的想像力，应道：「大王这比喻真妙。」

田生笑道：「不过大将军已改用自创的长匕首，弃剑不顾哩。」

齐王瞪了田生一眼，不悦道：「难道寡人不晓得吗？寡人已命人去把上将军的宝剑取回来。」

今次轮到项少龙大感尴尬，张口欲言，却不知该怎说才好。难道说自己早把刀偷回来，还给曹秋道捅了一剑吗？同时亦明白到齐王与大王子田生的关系非常恶劣，难怪田单临时转头，改田健。不过看田单的衰老样子，也不会比齐襄王长命多久。

齐襄王谈兴极浓。侃侃而言道：「自先王提出「尊王攘夷」，我大齐一直抱着匡天下、和合诸侯之志。至贵国商君变法，我们齐秦两国，隐为东西两大国，合则有利，分则有害，其形势显而易见。今次仲父亲临，又有上将军作客，我们更加多三分亲近，实为最大的贺礼。」

殿内诸人神态各异。田生刚给王父责怪，低头噤若寒蝉。田健则以热切的眼神，望向项少龙。吕不韦虽然陪笑，但神情却不太自然。田单仍是那

副胸藏城府、高深莫测的样子。

此时有一近臣，走上王台，跪地把一个信筒呈上齐王，还说了几句话。

齐王听得脸露讶色。向项少龙望来道：「曹公说已把宝器归还上将军，还有帛信一封，请寡人转交上将军。」

田单大讶道：「这是甚么一回事，上将军见过曹公吗？」

项少龙大感不妥，含糊点头。

齐王使那内侍臣将信筒送到项少龙手上，项少龙取出帛书看后，微笑道：「承曹公看得起，约末将于寿宴后一天在稷下学宫的观星台切磋技艺，未将不胜荣幸。」

田单和吕不韦喜色一闪而没。齐王则龙躯剧震，脸色更苍白了。

项少龙则心中好笑，三天后他该已安抵魏境，别人就算笑自己怕了曹秋道，他也不会在意。

现时他最不想遇上的两个人，一个是李牧，再一个就是这可怕的曹秋道。

项少龙甫离桓公台。就给解子元截住，扯到一旁道：「上将军骗得小弟好苦，原来你……」

项少龙先向解子元以眼色示意，再向田单、吕不韦等施礼道：「不敢再劳远送，让未将自行离去吧！」

田单道：「这几天定要找个时间叙叙。」言罢与吕不韦去了。

解子元细看了项少龙现在的尊容，叹道：「项兄果是一表人材，不同凡响。」

两人并肩朝宫门举步走去时，项少龙淡淡道：「解兄的消息真快。」

解子元傲然道：「宫中有甚风吹草动，休想可瞒得过我。」

项少龙笑道：「那你知否曹秋道刚向小弟下了挑战书，定了四日后子时在稷下的观星台比武，到时却不准任何人在旁观战？」

解子元色变道：「这怎办才好？唉，你还可以笑得出来。」

项少龙暗忖若非今晚可以溜走，便绝笑不出来。现在当然是两回事。安慰他道：「大不了就弃刀认输：难道他可杀了我吗？」

解子元愕然道：「项兄若这么做，不怕嬴政责怪吗？」

项少龙这才想起自己代表的是秦人的荣耀，弃刀认输当然不行，但溜走却是再一回事。

总好过给一向剑下不留情的曹秋道一剑杀了。压低声音道：「兄弟自有应付之法，解兄不用担心。」

解子元苦笑道：「不担心就是假的，曹公的剑道已到鬼神莫测的境界，不知多少名震一方的超卓剑手，对者他就像小孩碰着个壮汉，连招架之力都没有。」

项少龙深有同感，这时来到停车处，侍从拉开车门，让两人登车。

坐好后，马车开出。

项少龙问道：「到哪里去？」

解子元道：「去见仲孙龙，他要亲自向项兄谢罪。」

项少龙心中一阵感触。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莫此为甚。

一旦回复项少龙的身分，整个世界都改变了。像歌舞团上下人等立即对自己奉若神明，纷来讨好。

反是扮作沈良时，感觉上还自然得多。

解子元又道：「仲孙龙父子得知你是项少龙后。非常兴奋。央我来求项兄一同对抗吕不韦，有项兄说几句话，二王子说不定会改变心意。」

项少龙道：「解兄可否安排我在今天与二王子碰碰头，但这并非为了他们父子，而是为解兄做的。」

解子元感动地道：「项兄真够朋友，就定在今晚吧！」

项少龙望往窗外的街道，家家户户都在扫雪铲雪，严寒的冬天快过去了。

仲孙龙父子在府门倒屣相迎，热情如火。

项少龙现在成了他们唯一的救星。

对齐人来说，没有比与秦国维持良好的关系更重要。如此齐国方可安心兼并宿敌燕国，扩张领土，进而一统天下。

田单之所以能从仲孙龙手上争取田健，皆因他有吕不韦这张皇牌。

假若比吕不韦对嬴政更有影响力的项少龙站到仲孙龙这边来，田健那还用改投一向支持他胞兄的田单。

在这种情况下，仲孙龙自是对项少龙情如火热。

在大厅坐好后，仲孙龙先向项少龙致歉，要说话时，项少龙先一步道：「在公在私，我项少龙亦会为解兄和龙爷尽心尽力，所以客气话不用说了。」

仲孙龙父子大喜过望。

解子元道：「现在小弟立即入宫见二王子，安排今晚的宴会，在甚么地方好呢？」

仲孙龙思忖片刻，道：「不若就到玉兰楼，会比较自然一点。」

解子元喜上眉梢道：「那确是好地方。」

仲孙玄华向项少龙道：「玄华精选了一批一流的剑手出来，拨给上将军使用，他们的忠诚都是无可置疑的。上将军在临淄期间，他们只会听上将军的差遣。」

项少龙道：「仲孙兄想得真周到，不过此事可否明天才开始？」心想明天我早已走了。

仲孙玄华恭敬道：「一切全听上将军吩咐。」

接着皱眉道：「听说师尊向上将军下了约战书，这确是令人头痛的事。待会玄华会去谒见师尊，看可否央他收回成命。」

项少龙摇头道：「不必多此一举，令师决定了的事，连你们大王都左右不了，小弟亦想见识曹公的绝世剑法。」

仲孙龙紧张的道：「曹公平时虽和蔼可亲，但剑出鞘后从不留情，假设上将军有甚么损伤，那就……唉！」

换了未领教过曹秋道的厉害前，假如有人像仲孙龙般以认为他必输的口气向他说出这样的话，他会大为生气。现在当然不会，笑道：「我有自保之法，龙爷不用担心。」

仲孙玄华灵光一闪道：「不若我和师妹一起去见师尊，他最疼爱师妹，说不定肯破例只作为切磋玩玩了事。」

项少龙心中再有打算，微笑道：「真的不用你们费神，仲孙兄本身是剑手，当知剑手的心意吧！」

仲孙玄华颓然点头，道：「上将军真是了得，师尊对比武这类事早心如止水，只有上将军才能令他动心，看来都是上将军那把宝刀累事。」

仲孙龙道：「项兄太出名了，我看玄华你最好去警告麻承甲和闵廷章这

两个撩事斗非的人，他们若来挑战项兄，是很难拒绝的。」

仲孙玄华双目寒芒烁动，冷哼道：「他们若想挑战上将军，首先要过得我仲孙玄华这一关。」

项少龙心想今晚即走，随口道：「让我试试刀也好，仲孙兄有心了。」

仲孙玄华露出崇慕之色，肃然起敬道：「难怪上将军能威震咸阳，只看上将军这种胸襟气魄，便知上将军刀法已达何等高深的境界，玄华甘拜下风。有机会希望上将军也能指点玄华两招。」

项少龙失笑道：「仲孙兄手痒了。还是想秤秤小弟的斤两，看是否须向尊师求他放过我。」

仲孙玄华给他看破心事，老脸一红，尴尬道：「上将军说笑了，玄华确是诚心求教。」

仲孙龙忽道：「我仲孙龙特借此机会，向上将军表明心迹，对凤菲小*惚救嗽*不敢有非份之想。若有远比言，教我仲孙龙暴尸荒野，请上将军代为转达此意，并为我仲孙龙向大小姐致歉。」

项少龙心中一动，道：「小弟可能会先大小姐一步离开临淄，麻烦龙爷给小弟照顾大小姐。」

仲孙龙拍心口保证道：「这事可包在我仲孙龙身上。请上将军放心。」

采花者竟成了护花人，可知世事往往出人意表。

解子元一震道：「不若项兄在与曹公比武前，找个藉口回秦。那就不是甚么事都可迎刃而解吗？」

仲孙玄华首先赞成，提议道：「不若就说贵岳病重，那谁都不会怪上将军失约了。」

项少龙心中十万个同意，暗叫英雄所见略同，欣然道：「过了今晚，看看和二王子谈得怎么样才说吧。」

众人见他并没有拒绝，登时轻松起来。

项少龙起立告辞，仲孙龙「依依不舍」地直送他到大门，再由仲孙玄华和解子元两人陪他返回听松院。

第十二章 左右为难

项少龙返抵听松院时，费淳迎上来道：「报告项爷，张泉、昆山两人走了。」

项少龙早忘记了两人，闻言愕然道：「有没有携带行李？」

费淳垂手恭敬答道：「装满了两辆骡车。大小姐都知道这件事。」

项少龙暗忖这倒落得乾乾淨净，要先回房去，费淳有点尴尬的道：「项爷，歌舞团解散后，一众兄弟可否追随项爷呢？」

项少龙拍拍他肩头道：「歌舞团不会解散，你们该尽心尽力扶持二小姐，周游列国，好过闷在一个地方。」说罢举步登上主堂的台阶。

费淳追在他身后道：「大小姐、二小姐都请项爷去见他，还有幸月小姐，噢，差点忘了，言先生来了，在东厢等候项爷，说有十万火急的事。」

项少龙见自己变得这么受欢迎，头都大了起来，当然是先往见肖月潭。

肖月潭立在窗前，负手呆看窗外的园景，到项少龙来到他身后，才平静地道：「少龙，我有个很坏的消息。」

项少龙吓了一跳，问道：「甚么坏消息？」

肖月潭道：「今天我易容改装跟踪韩闯，这忘恩负义之徒竟偷偷去见郭开，商量的整个时辰才离开。」

项少龙中心涌起凄酸的感觉，我不负人，人却负我，还有甚么话好说的。这家伙愈来愈高明，连龙阳君都给他骗了。无奈道：「甚么都没有所谓哩：我今晚就走，龙阳君已安排好一切。」

肖月潭转过身来，采手抓着他两边肩头，肃容道：「怎么走？水路两路交通完全被大雪瘫痪下来。龙阳君和韩闯是一丘之貉，都是想要你的命。」

又道：「我之所以心中动疑，皆因龙阳君来见韩闯，两人谈了片刻，韩闯便去找郭开，你说这是甚么一回事。」

项少龙色变道：「甚么？」

肖月潭叹道：「少龙你太信任朋友了。可是当利益涉及国家和整个家族的生死荣辱，甚么交情都会给撇在一旁。对三晋的人来说，你项少龙三字已成了他们的催命符，只有把你除去，他们方可安心。」

项少龙头皮发麻，若不能走，他岂非要面对曹秋道的神剑和其他种种烦事。

决然道：「那我自己走好了。」

肖月潭道：「你的臂伤仍未痊愈，这么走太危险哩。」

顿了顿续道：「听说曹秋道已向你下了战书，你难道不战而逃吗？」

项少龙苦笑道：「我还有甚么办法呢？老兄的消息真灵通。」

肖月潭道：「不是我消息灵通，而是有人故意把消息散播，弄得满城皆知。使你难以避战。唉，你有没有想过这么的溜了，对你会造成很大的损害，吕不韦必会大肆宣扬，以影响你在秦军心中的神圣地位。」

项少龙愕然道：「明知是送死，还要打吗？」

肖月潭道：「若凭你在这种心态，必输无疑。但只要看他亲自约战，可知他认定你是能匹配他的对手。」

项少龙苦笑道：「也可能是韩竭奉吕不韦之命，请他来对付我。」

肖月潭道：「这只是你不了解曹秋道，根本没有人能影响他。此人毕生好剑，弱冠之年，便周游各地，找人切磋剑艺，听说二十五岁后，从未尝过败北的滋味，博得剑圣美名。」

项少龙失声道：「那你还要我接受他的挑战？」

肖月潭正容道：「这只是以事论事，秦人最重武风和剑手的荣誉，你输了没话好说，但若不战而逃。对你威望的打击却是难以估计。或者你可用诈语诓他只过十招，那说不定可圆满收场，大家都可以和气下台。」

项少龙大为心动，点头道：「不若我正式向齐王提出，表面当然大说风光话，甚么不希望见有人受伤诸如此类。」

肖月潭沉吟片晌，道：「不若直接修书给曹秋道，这老家伙对上趟留不下你，必心生不忿，故必肯应承。假若无人知道此事的话，而你又能捱得过这十招，那人人都当你把老曹逼和，对你的声名当是有益无害。」

项少龙暗忖曹秋道可能已摸清他百战刀法的路子，非若上趟般猝不及防，颓然道：「这十剑可不易捱。无论速度、力道和招式，我都逊于他。」

肖月潭抓着他肩头的手猛力一摇，声色俱厉道：「项少龙，你看着我，

现在你的生死关头。假若你仍认定必输无疑，就永远都回不了咸阳去见你的妻儿。只要三天后你有命从稷下官的观星台走下来，那晚你立即离开临淄，回秦后全力对付吕不韦。否则你以前所有的努力都完了。」

项少龙浑身冒出冷汗，惊醒过来。虎目神光闪闪，回望肖月潭沉声道：「我明白了，项少龙绝不会有负肖兄的期望，我项少龙一定可活着回到咸阳的。」

肖月潭放开抓着他的手，道：「我现在到你房中写信，画押后就亲自给你送到曹秋道手上，然后就看他有没有这豪情了。」

项少龙步入后院的大花园，凤菲等正在铲去了积雪的露天处排演舞乐，由董淑贞试唱压轴主曲。

他现在已颇为识货。发觉董淑贞比之凤菲又是再一种截然不同的味道。

不像凤菲的放任慵懒，而是带着如诗如画的清丽情味，但在怨虑中却摇曳某种难以形容的顽皮与热情，非常动人。

众女均全神投进曲乐去，所以项少龙踏入园里时，并没有引起注意，只凤菲来到他旁，低声道：「当淑贞唱罢此曲后，就由上将军宣布凤菲退隐嫁入项家，淑贞则成为凤菲的继承者，稷下宫那一台则由淑贞担任。」

项少龙失声道：「甚么？」

凤菲「噗哧」笑道：「甚么甚么的？你化身沈良不是要勾引人家吗？」

项少龙知她只在说顽皮话，岔开话题道：「韩竭来找过你吗？」

凤菲白了他一眼，幽幽叹道：「人家正为此事找你，他说去见仲孙玄华，是想探听仲孙龙对我的事，还指天誓日的说不会辜负凤菲。说得人家心乱如麻，不知如何是好。」

项少龙苦笑道：「这种事外人很难帮忙的。不过仲孙龙已保证不会对你再有不轨之念，还包保护送大小姐到任何地方去。」

凤菲娇躯一震道：「听你的语气，好像龙阳君和韩闯全都靠不住似的，又似暗示我不要跟韩竭，这是甚么一回事呢！」

此时歌声乐声攀上最高潮，充盈着欢娱喜庆的气氛，炫丽灿烂，活力充沛，再在一记编钟的清响里，一切倏然而止，但余韵却缭绕不去。

董淑贞领着众姬，来到项少龙和凤菲身前，盈盈拜倒，娇声问好。

项少龙深切感受到整个歌舞团的气氛都改变了，人人斗志激昂。充满对前途的憧憬和生机。

想起今晚若不告而去，对她们的士气定会造成严重的打击，不由雄心奋起，像她们般斗志昂扬。

把对曹秋道的惧意全管诸脑后。

董淑贞站起来时，已是热泪盈眶，秀眸射出说不尽的感激之意。

此时下人来报，燕国大将徐夷则求见。

项少龙心中暗叹，知道又要应付再一种烦恼了。

徐夷则便服来拜候他，更没有从人，论派势远及不上龙阳君等人。

不见多年，他脸上加添了不少风霜，似是生活并不好过。

客气话后，两人分宾主坐下，这燕国大将喟然道：「今日我们把盏谈心，明天可能便要对阵沙场，教人欷歔不已。」

项少龙也颇有感触，问起太子丹的近况。

徐夷则叹道：「与虎狼为邻，谁能活得安逸，齐人对我们的土地野心，上将军不会不知道。今次我们本不想派人来，但郭开却怂恿丹太子，说若能

扶起田健，压抑田单，说不定形势有变。所以末将才来了。也认识到无论谁人当权，都不会息止野心。」

项少龙心中暗叹。赵人和燕人还不是恩怨交缠，当年他乘时空机器初抵贵境时，燕人侵赵的大军刚被廉颇打败，直攻到燕人的蓟都去。那时魏、韩、齐、楚等联手向赵人施压，逼赵人退兵，曾几何时，又轮到齐人对燕用兵，今次却轮到楚人去扯齐人后腿，皆因三晋在强秦的威胁下，无力应付齐人。

整个战国史都是大国兼并小国的历史；谁不奉行扩张政策，借蚕食别国土地来壮大国势、加强实力，谁就要给别人吞灭。假设燕人比齐人强大，那现在苦着脸的就是齐人了。

自被赵人大败后，燕人就在亡国的边缘上挣扎，若非日后太子丹派出荆轲去刺杀小盘，恐怕没有多少后人会对燕国留有印象。

徐夷则续道：「丹太子现在驻马武阳，那是武水旁的大城，比较接近南方，以应付齐人的威胁，上将军若有空，丹太子会非常欢喜见到老朋友。」

项少龙苦笑道：「现在我对能否活着回到咸阳都欠缺信心，那还谈得上其他事。」

徐夷则正容道：「上将军是否指曹秋道约战一事，此事必是田单、吕不韦在后推波助澜，上将军必要小心应付。我们曾派出几个一流剑手挑战曹秋道，好挫齐人威风，岂知连仲孙玄华那一关都过不了，想起也教人气馁。」

项少龙心知肚明此事是因韩闾陷害他而惹出来的，不想再谈，岔开话题道：「徐兄何时回燕？」

徐夷则答道：「本打算寿宴翌晨立即离开，现在当然要等看到上将军挫败曹秋道才走。」

项少龙摇头道：「徐兄对我期望太高了。」

徐夷则微感愕然，通：「尚未交手，为何上将军却像没有甚么信心似*慕！*」

项少龙当然不能告诉他领教过曹秋道的厉害，只好含糊其词，改谈其他事。

徐夷则闲聊两句后，转入项少龙最害怕的正题道：「今次夷则来拜候，实还有一事相求。」

项少龙只好道：「徐兄请言无碍。徐夷则正容道：「我们之所以会参加合从军攻打贵国，实非所愿，皆因为势所迫，否则在齐人威胁下，将变得孤立无援，假若去此心腹之患，敝国绝不会参与合从之举。」

项少龙皱眉道：「事关重大，徐兄可作得主吗？」

徐夷则叹道：「这并非是否可以作主的问题。而是做主的愿望。现在田单和吕不韦遥相勾结。贵国军队压得三晋无力北顾，给与田单能有机会北犯我境。只要上将军向齐人暗示不会坐看他们扩张领土，那齐人纵有天大胆子，都不敢像现在般放恣。只是一句说话，上将军就可为贵国赢得敝国的友谊。」

项少龙尚是首次卷入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他虽能影响小盘，皆因他一直都没存私心，事事为他着想。

要知秦国自商鞅以来，便订下了远交近攻的国策，联齐楚而凌三晋。至于燕人，自燕昭王筑黄金台聘来乐毅等破齐名将，曾威风过一阵子后，秦人从不把僻处东北的弱燕放在眼内，故怎会为燕人开罪齐人。

再一方面，他却要为善柔打算，助解子元将田健争取回来，在某一程

度上他势要许诺田健吕不韦答应他的事，那自然包括了燕国这块肥肉在内。

他深切感受到自己并非搞政治的人，当然他可轻易骗得徐夷则的心，佯作答应。然后阳奉阴违，只恨他却非是这种人。

项少龙苦笑道：「我要答应此事，只是一句话那么容易，却恐怕不易办得到。」

徐夷则脸色微变道：「那或者是小将误会了，还以为上将军是丹太子真正的朋友。」

项少龙言道：「徐兄言重了。朋友就是朋友，绝不会改变。但问题现在我非是正式出使来齐，又有吕不韦在旁牵制，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不敢轻率答应，可否待我想想再说。」

再叹一口气道：「假若我给曹秋道一剑杀掉，那就说甚么都没用。」

徐夷则容色稍缓，有点不好意思道：「是小将太急躁了，一切自该留待上将军由稷下官凯旋归来才说。」

徐夷则言罢起立告辞，刚把他送到府门，李园来了。

往日项少龙清闲得可抽空睡午觉，现在却是应接不暇，忙得差点没命。

项少龙请李园到大厅等他，先赶去为肖月潭写好的信画押，再匆匆朝大厅走去，给小屏儿截着道：「大小姐有十万火急的事，叫你立即去见她。」

这小妮子眼合怨怼，十分幽凄。看得他的心都痛起来，却又没有办法，他已下了决心，再不纳任何姬妾，感情实是最大的负担。自倩公主死后，唯一能使他动心的，就只有琴清和李嫣嫣两女。

项少龙苦恼道：「但李园正在大厅等我呢！」

小屏儿道：「那亦要先去见小姐，因为清秀夫人偷偷到了她处。」

项少龙这才知道清秀夫人原来和凤菲亦有交情，权衡轻重后，赶了去见这美人儿。

清秀夫人仍是脸垂重纱，不肯以玉容相示，凤菲识趣避开后，清秀夫人开门见山道：「上将军可知你的处境非常险恶？」

项少龙点头沉声道：「夫人有甚么新的消息？」

清秀夫人道：「李相当然不会将他的事告诉我，不过我已命人留心他，这两天韩闯不时来找他密谈，上将军观人于微，当知韩闯非是善类，李相一向不大欢喜韩闯，忽然变得如此亲密，自是令人起疑。」

项少龙叹道：「我明白了。多谢大人，项某非常感激。」

清秀夫人淡淡道：「此事我只是为嫣嫣做的，否则她定会怪我。我们这些妇人女子，只知上将军有大恩于李相，而李相若以怨报德，就是大错特错，其他的事都不想理。也不敢再耽阻上将军的正事，上将军请自便吧。」

项少龙早习惯了她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施礼告退，往见李园。

李园独坐厅内，默默喝茶，神情落漠，不知是否因要出卖项少龙而心境不安。

项少龙在他旁坐下，忽然怒气上涌，冷冷道：「麻烦李兄通知有关人等，今晚小弟决定不走了。」

李园剧震道：「项兄今晚要走吗？」

项少龙细察他神情，怎看都不似作伪，奇道：「韩闯那忘恩负义的家伙没告诉你吗？」

李园叫起撞天屈道：「我真不知此事，今次我来找你。就是要告诉你韩闯这家伙给郭开说服要害你，同时嫁祸给吕不韦，好惹起贵国的内乱。咦？」

难道你误会我会和他们一鼻孔出气吗？若是如此，我李园还是人吗？媽媽也会怨我一世了。」

项少龙糊涂起来，再分不清楚谁忠谁奸，道：「那这两天为何不来找我。若我今晚真的走了，岂非落进韩闯和郭开的陷阱吗？」

李园惭愧道：「这几大韩闯频频来找我说话，我也曾想过是否对此事*晃擻晃剩*但最后都斗不过自己的良心，少龙勿要怪我，是小弟的意志不够坚定。」

项少龙叹道：「你们有否想过，有我一日在秦与吕不韦互相牵制，秦国都难以全力攻打你们。否则会是怎么样的情况，你们当可想见。」

不由又想起小盘的身分危机，那会使他和小盘陷在绝对的下风，就算昌平君等仍支持小盘，但已失去了往日合法的理据。

李园苦笑道：「其实龙阳君也不想出卖少龙，只因他一时口疏告诉了韩闯他曾在梁国见过你，事后又没有报知魏增，被他以此威胁，怕被揭了出来累及亲族，才迫得要与他合作。」

他对你的感情。比任何人都来得深厚，故最痛苦亦是他。项兄该明白我的意思。」

项少龙怒道：「韩闯这家伙可太过份了。表面还满口仁义道德，难怪他特别怕我，因为内心有愧。唉，既是内心有愧，那他这人仍不算太坏。」

李园苦笑道：「想不到项兄仍有心情说笑，韩闯确亦非常苦恼，这么做有一半是被郭开迫出来的。问题是韩闯身边有人对郭开通风报讯，使事情泄漏出来，现在韩国最不敢得罪的就是赵人，韩闯更怕了韩晶，怕她向韩王进谗。那他就糟透了。」

项少龙怒火稍消，笑道：「早知如此当日一剑将郭开宰了，就不会有现在的烦恼。」

李园道：「换了谁都不会有分别，为了挣扎求存。谁不是不择手段，只是我做不出这种事吧。照我看，韩闯不用你吩咐都会把今晚送你离临淄布的阴谋取消，因为借曹秋道的剑，总好过用他自己的手。」

只这一句话，项少龙可断定李园应没有参与阴谋，否则就该知道逃走的事是由龙阳君负责，表面上韩闯并不知情。

心情稍佳，道：「那至少在与曹秋道比武前，我是安全的了。」

李园叹道：「理该如此，不过我却得闲临淄的剑手都跃跃欲试，想先秤秤你的斤两。」

项少龙冷哼道：「我目下的心情并不太好，他们最好不要来惹我。」

李园沉吟道：「曹秋道确是旷古烁今的剑术大师，少龙有把握吗？」

项少龙想起肖月潭的「十招之计」，心下稍安，点头道：「自保该没有问题。」

李园大讶，却没再作追问，还想说下去时，今次轮到解子元来找他。李园知不宜在旁，匆匆走了。

项少龙把解子元迎入厅里，后者苦笑道：「约是约好了。可小弟却有个难题，夫人她不信我今晚和你在一起，要见过你才肯信。」

项少龙心知肚明善柔只是找藉口见他，苦笑道：「今次由我到府上接解兄好了。」

解子元喜道：「项兄真够朋友，二王子知道可与项兄见面，兴奋得不得了，说你的一句话，在嬴政面前此吕不韦的十句话更管用。」

项少龙暗忖齐国之亡，皆因这种心态而来。

解子元道：「今晚定要再找柔骨美人来陪酒，给她挨着都不知多么舒服。」

项少龙道：「她不是田单的人吗？让她知道我们说甚么不太好吧！」

解子元道：「放心好了。她是出名不理政事的。而且说出去亦没甚么打紧，只要让二王子知道有你支持我们就成。」

项少龙想起今早齐王毫不给面子的斥责大王子田生，暗道难怪人人都看涨田健的行情。

解子元压低声音神秘兮兮道：「据传大王会在寿宴上正式宣布继位的太子人选，肯定是二王子无疑。所以我们才要借项兄压压田单和吕不韦的气焰。」

项少龙那想得到自己会以这种形式与吕不韦和田单进行政治斗争，可见政治手段确可杀人不见血。

自己由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变成不但可影响秦国政坛，还能左右别国政局，确是始料所难及。

解子元告诉他约定的时间，又匆匆赶去通知仲孙龙父子。

项少龙返房把密藏的百战刀取出，挂在腰际，心想若曹秋道不答应十招之数，便在寿宴那晚诸事停当后和凤菲溜之夭夭。小命要紧。甚么剑手的荣耀均属次要。

想起曹秋道出神入化的剑法，早前给肖月潭激励起的斗志，此时又不翼而飞。

不过老曹若肯以十招为限，则不妨陪他玩玩，自己怎不济都可捱过他十招的。

他当然明白肖月潭是为他着想，不战而逃定会在他光荣的武士生涯里留下一个大污点，尤其在小盘会有身分危机时发生，更属不智。

但自己知自己事。曹秋道的剑法真不是人力所能抗拒的。为了妻儿。又觉得这样送命太不值得，所以才生出避战的主意。

到现在为止，他仍弄不清楚龙阳君是否真的出卖自己。只要今晚看看他会否取消离开临淄的安排，就可清楚了。

他有点想到园中练习刀法，但暗忖假若老曹不肯答应十招之请，练也是白练，沉吟间，幸月带着一股香风挤入他怀襄，把他搂个结实，娇喘细细道：「上将军骗得我们很苦呢！」

项少龙拥着她丰满动人的娇躯，面对着如花玉容，大感吃不消，但更不想伤害她的芳心，只好道：「幸月小姐不是须彩排歌舞吗？」

乐声仍隐隐从园处传来，故项少龙会有此语。

幸月俏目生辉地凝注他，妮声道：「大小姐在指点二小姐的唱功做手，奴家惦挂上将军，所以趁机溜来看你嘛！」

最难消受美人恩，项少龙一向对这美歌姬并无恶感，怎忍心硬是拒绝她，只好顾左右而言他道：「你是否会继续追随二小姐呢？」

幸月道：「这个当然。我们做周游歌姬的都有个不成文的传统，就是莫要嫁入豪门，要嫁就嫁布衣平民，又或独身终老。唉，我们甚么男人没见过呢？对男女之事早心淡了。」

项少龙先是愕然，旋即放下心来，松了一口气道：「不过像你们那样能为自己作主的歌姬仍不多，豪门养的歌姬都是没法主宰自己的命运。」

幸月吻了他的嘴唇。媚笑道：「起始人家以为你是沈良，又见歌舞团解散在即，真想从了你，现在则只想好好侍候上将军。今晚人家到你处来好吗？你现在的样子好看多了。」

项少龙大为意动，可是又觉有点对不起纪嫣然等，只好婉拒道：「现在我必须保留体力，以应付与曹秋道那老家伙一战，若还有命，你不来找我我也会找你呢。」

幸月欣然道：「一言为定。」献上香吻，情动非常。

幸月走后，项少龙看看天色，心想不若到街上逛逛，安步当车到解府去见善柔和接解子元，好过坐在这里胡思乱想。

打定主意后，换上武士服，外披挡风长绵袄，戴上帽子，溜了出去。

这日天色极佳。在此日落西山的时候，街上人车往来，好不热闹。

他的剑伤已大致痊愈，加上又有百战宝刀在手，除非大批武士来围攻他，否则总能脱身，但当然不会有人敢公然来杀他。若是单打独斗，倒可借之用来练剑。

起始时他提高警觉，用了种种方法测探是否有人跟踪他，仍一无所觉时，放下心来。全情享受漫步古都的情趣。

齐国妇女的开放程度，仅次于秦赵两国。

秦国因蛮风余绪。妇女仍充满游牧民族的味道；赵国则因男丁单薄，王室鼓励男女相交，所以赵秦两国的女子都不怕男人，活泼多情，至乎在街上与陌生男子打情骂俏。

齐女却似是天生多情，不知这是否临海国的特性，很少有害羞的。

项少龙独行街上，便不时遇上结伴同游的齐女秋波抛迭，眉目传情，充满浪漫旖旎的气氛。

他所到之处，要数楚女最是保守，较极端的就像清秀夫人，连粉脸都不肯让男人看，神态语气都摆明只可远观，不是可随便采摘。

不由又想起庄夫人。她乃南方少数民族，作风又大胆多了。

在轻快的脚步里，项少龙踏入解府，不用通传，下人把他带往善柔居住的庭院。

善柔把他扯到偏厅，大嚷道：「你怎能答应师傅的挑战，这么快就忘了给他捅了一剑吗？」

项少龙苦笑道：「现在是他来惹我，小弟只是受害者。」

善柔跺着脚道：「你这人呢！你项少龙有什么斤两，我善柔不清楚吗？这样去等若送死。输便输吧，有甚么大不了的。」

项少龙叹道：「我现在代表的是秦国武士的荣辱，不过话说回来，比武不是都要杀人才可了结吧！」

善柔怨道：「你太不明白师傅了。只要一剑在手，就不讲情面，谁都左右不了他。以往对上他的，都是不死即伤，你上次只着了轻轻一剑，不知是多么走运。」

又道：「我刚去见过师傅，请他收回成命，岂知他说难得有你这样的对手，怎也不肯改变心意。真气死人了。」

项少龙不忍她担心，先叮嘱她千万不要说向人知，才把肖月潭的十招之计说将出来。

善柔听罢吁出一口凉气道：「师傅克敌制胜，每在数招之间，你当十招易捱吗？」

项少龙一拍腰间宝贝，傲然道：「若捱不过十招，现在还有命站在这里任你怨怪吗？」

善柔见到他的百战宝刀，立时秀眸亮闪，毫不客气抽出来把玩，喜道：「久未与高手过招，就找你来试吧。」

项少龙当然知她厉害，忙道：「现在不成，给小弟多一晚时间，让伤口全好了，才和你较量。」

善柔狠狠道：「明天本姑娘就来找你，到时若推三推四。我就揍你一顿。」

言罢「噗哧」娇笑，神态有多么迷人就那么迷人。

项少龙心中暗叹，善柔是他诚切想留在身边的女子，却已成了人家之妇，成为人生里一件无可奈何的憾事。

像楚太后李嫣嫣，打开始便知只是一夕之缘，心中早有准备，反不觉伤心。

还留下了美丽的回忆。

善柔凑近他少许肃容道：「若能使田老贼失势。那比杀了他还教他难过，我也算报了大仇。所以找一直都不准子元那混账家伙投靠田单。可笑*喂饧；挂晕N叶运*们父子再眼相看。」

项少龙点头道：「我明白的，怎都要帮柔姐出这口气。」

着柔笑脸如花娇嗔的道：「早知你是好人来呢！」

这时解子元才回来，换过衣服，善柔送他们出门时，还不忘提醒项少龙明天会找他练武。

马车开出解府，解子元警告道：「在临淄无人不给我夫人打怕了，连仲孙玄华都怕给她逼去比试，项兄小心点才好。」

项少龙叹道：「若连她那关都过不了，还凭甚么去见曹秋道他老人家呢？」

解子元一想也是，大笑自己糊涂。

听着蹄音轻声，项少龙闭上眼睛，心神却飞返咸阳温暖的家中去。

第一章 百战立威

抵达玉兰楼时，仲孙龙父子早在恭候，情意殷殷，与以前当然是天渊之别。

今趟设宴的场所及气派亦大是不同，仲孙龙订的是最华丽的院落，由包括兰宫媛在内的八名美姬亲自款待，也少不了兰夫人从旁打点。

兰宫媛看到回复了原貌的项少龙，迎了上来，挽着他到上席坐下，凑到他耳旁低声道：「上趟明明刺中了你，为何竟丝毫没有事的呢？」

项少龙暗叫厉害，只这么轻描淡写的一问，便轻易把两人间的仇恨化成似男女间的儿嬉，微笑道：「媛小姐为何会听命于田单？是否因为齐雨的关系？」

兰宫媛淡淡道：「媛媛身为齐人，自要为我大齐尽点心力。不过对上将军奴家却是非常仰慕的。」

此时下首的仲孙玄华哈哈笑道：「媛媛今晚移情别恋，只顾与上将军说亲密话，是否该罚一杯？」

兰宫媛轻吻了项少龙的脸颊，这才媚眼斜睨了正与另一美姬打得火热的解子元一眼，笑靥如花的道：「移情别恋的另有其人，罚的该是解大人而非妾身呢。」

解子元举杯笑道：「该罚该罚。但媛媛也该罚，且须以曲代酒，哈！」

项少龙心中好笑。解子元甫进入青楼，立时兴致勃勃，像变了另一个人似的。不过只要看他能对兰宫媛这种超级美女亦毫不留恋，便可知他只是逢场作兴，不会真个沉溺于酒色欢逐里。

对于三大名姬，兰宫媛一点都不能令他生出遐想，原因或者是对她的狠辣手段深存戒惧。说到底她大批的团友夥伴都因自己而丧身咸阳，若说没有心怀怨恨就是奇事。

凤菲虽对他有高度的诱惑力，但因屡次骗他，甚至下毒手杀他，亦使他心淡了。

反是石素芳这作风特别，难以相处的美女，令他有些儿憧憬的兴趣。

嬉笑声中，众人举杯对饮。

仲孙龙坐在项少龙对席下首，正左拥右抱，向项少龙举杯敬酒后，奇道：「二王子为何竟会迟来了呢？」

这问题当然没有人能回答，解子元提议道：「不若派人去催催看？」

仲孙玄华立即命人去办此事，然后对项少龙道：「听解大人说，柔师妹明天会来找上将军试剑。若上将军不介意，玄华可否忝陪末席，见识上将军的威风。」

项少龙暗怪解子元多口，欲拒无从，只好道：「雕虫小技，只怕不堪入玄华兄之目。」

仲孙龙呵呵笑道：「上将军太谦虚了！」

项少龙心中明白，仲孙玄华这不情之请，是想来探探自己的斤两，看看是否能在乃师剑下保住性命。假若自己力有不逮，他们就要另想其他办法，免得自己一命呜呼时，那就使他们的甚么大计都要付诸东流。

兰宫媛又凑到他耳旁道：「上将军见过曹公吗？」

项少龙当然不会告诉她事实，摇了摇头，正要说话时，三个人大步走进来，其中一个赫然是兰宫媛的面首齐雨，另两人年纪相若，分作武士打扮和文士装束。

那武士外型高大彪悍，肩厚颈粗，麻皮脸，目若铜铃，狮子鼻，颇为丑陋，但却非常具有男人的阳刚气概。

文士装束的男子高瘦精明，样子很像田单，使项少龙很容易猜到他是田单的儿子田邦，不禁大感惊愕。

这似乎不该是他应该来的场合。

仲孙龙等亦呆了一呆，不知怎样应付才对。

众女已盈盈跪拜。

田邦带头立定拱手致敬，向项少龙笑道：「田邦闻得上将军大驾在此，特来一亲颜色，希望上将军莫要怪我等唐突。」

项少龙起立还礼，目光落在齐雨脸上时，这小子眼中掠过深刻的恨意，嘴角更露出一丝冷笑道：「项兄别来无恙，闻说雅夫人客死咸阳，此事确令人遗憾。」

项少龙明知他是故意提起雅夫人，来勾起他曾被夺爱的旧恨，心中仍忍不住抽搐了一下，勉强一笑，没有答他。

那武士的态度更是嚣张，抱拳道：「在下麻承甲，一向对上将军的剑法极为神往，不知可否在上将军与曹公一战前，让在下先领教绝艺呢？」

仲孙龙父子和解子元同时色变，麻承甲这么公开向项少龙挑战，不但很给他们面子，同时摆明认为项少龙必会命丧曹秋道之手，故现在要争取机会。只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实在很难插口。

仲孙玄华本身亦非善男信女，暗忖只要项少龙出言婉拒，他便立即向*槌屑自*战，务要取他狗命。仲孙龙则心想纵使有田单庇护他，也要找人打断他两条狗腿。

院内一时呈现剑拔弩张的气氛。

置身在二十一世纪时，项少龙便是爱撩事打架的性子，只是现在「年纪大了」，收敛了火气，又觉得争斗没有甚么意义，这才不愿与人动手，却绝非怕事之辈。

现在见到田邦、齐雨和齐国著名剑手麻承甲一副欺上门来的姿态，不由火上心头，却竭力压柳，淡淡一笑道：「麻兄既然那么有兴趣，项某人陪你玩两手也无不可，不过现在却非适当时候，不如……。」

齐雨抢着截断他道：「项兄若是等二王子，就不用费精神了，仲父和韩大人刚去见二王子，怕二王子不能抽空来哩。」

仲孙龙等无不色变，这岂非田健明示已投向田单和吕不韦吗？只有项少龙推想得够透切，明白到田健是怕他会命丧于曹秋道之手，使他的注码押错了，遂暂采观望态度，避嫌不来出席。此刻吕不韦和韩竭自是大鼓如簧之舌，极力对他煽动。

麻承甲呵呵笑道：「既是如此，那就请上将军立即出剑，让我麻承甲领教高明吧！」

项少龙早因被韩闯、龙阳君等出卖憋了一肚子闷气，又见田健势利如随风摆动的墙头草，现在更被这不知天高地厚的麻承甲蓄意挑衅，怒从心起，猛地脱去外袍，露出比麻承甲更强悍的体型，喝道：「既是相迫不已，那就动手吧！」

众人那想得到他如此悍勇，真个立即便要出手，都大感意外。

众女瞧着他劲装包裹着肩宽胸阔、腰细腿长的出众体型，加上他那睥睨昂扬的气概，都露出迷醉的神色，连兰宫媛都不例外。

项少龙此时手握百战刀柄，大步走出场中，形成了一股慑人的逼力。

田邦和齐雨都有点慌了手脚，忙乱的往后退开，更添加了他猛龙出洞式的威势。

麻承甲亦想不到他立即便要动手，此时首当其冲，更感项少龙的威胁。

但势不能请对方暂停片刻，遂冷哼一声，下意识往后退开，藉以摆开架势。

项少龙实战经验何等丰富，知道不经意间制造出先声夺人之势，那肯容麻承甲有喘息之机，见他后退，仰天大笑，「锵！」的一声，拔出百战宝刀，直住对方迫去，

刀才离鞘，堂内立时寒气渗渗，教人心生冷意。

麻承甲这时始记起对方用的并不是他惯于应付的长剑，心底不由更是虚怯，往后再退两步，好看清楚对手的兵器走势。

项少龙那会放过这机会，步伐沉稳的继续前进，百战刀往头上举起，左手同时握在刀把上，暴喝道：「拔剑！」

麻承甲立感宛如对着千军万马杀过来般，仓忙应声拔剑。

项少龙箭步前标，已到了上方最高点的百战刀锋，化成寒芒，如雷电击闪般全力往气势已失，进退失据的麻承甲当头劈去。

麻承甲若是聪明的话，此时唯一解法，就是再往后退，甚至奔出门外，到了院落间的空地再接战，那就可避过这惊天动地的一刀。

但偏是他身为挑战者，刚才又把话说得那么满，此刻在众目睽睽下，那肯在人家甫使出第一刀便作缩头乌龟，咬紧牙龈，挥剑横架。

项少龙见对方仓皇招架，用的又是单手，心中暗笑，全力下击。

「锵！」的一声。麻承甲的长剑应刀中断，众人齐声惊呼时，项少龙退了开去，还剑入鞘。

麻承甲的脸色比死人更要难看，手持断剑，呆若木鸡的立在场中，由发际至眉心上呈现出一道血痕，鲜血涔涔淌下，可怖之极。

众人都知是项少龙手下留情，却更惊惶项少龙刀法的尺寸和精到。

谁猜得到只一刀就使名震临淄的麻承甲一败涂地？只怕连曹秋道都难以办到。

项少龙则暗叫侥幸，若自己用的是血浪，恐怕要费很大气力，才可收拾此子。

一时闲场内鸦雀无声。

麻承甲蓦地一声怪叫，弃下断剑，羞愧得无地自容般狂奔而去。

仲孙玄华长身而起，举杯叹道：「难怪上将军能名盖咸阳，连师尊都动了要和你比试的心，如此刀法，实世所罕见。」

田邦和齐雨仍是脸如土色，有点难以相信的瞪着项少龙，哑口无言，留既不是，退更不是，尴尬之极。

项少龙环目扫视众人，见人人尚是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知道自己在机缘巧合下立了威，微微一笑道：「二王子既然不来，我们不若早点回家睡觉吧！」

刚跨进门槛，就给凤菲召去。

在主楼上层的小厅里，这出色的美女正对琴发呆，见他来到，才回过神来，拉他到一角坐下，幽幽道：「韩竭来找过人家，说尽好话，奈何我已心灰意冷，怎都听不入耳。真是奇怪，以前我只要想起他，心里便甜丝丝的，现在只觉他空得个英俊的外表，为何我对他的看法会变化得这么大呢*俊*

项少龙暗自心惊，只望凤菲不是移情别爱上自己，试探道：「大小姐将作怎样打算呢？」

凤菲秀眸透出凄茫神色，语气却是出奇地平静，柔声道：「现在我只想静静过一段风平浪静的日子，上将军可为我作出安排吗？」

项少龙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道：「只要应付过曹秋道，我立即带你返回咸阳，在那里有我保护你，还有甚么好担心的。」

凤菲讶道：「我知你剑法高明，但在齐人心中，曹秋道已是天神而非凡人，为何你仍能成竹在胸的样子。曹秋道的剑从不留情，若你有甚么三长两短，人家怎……怎……唉！凤菲都不想活了。」

项少龙倒没误会她的意思，明白她的不想活，指的是失去凭依，不如乾脆自尽。

他当然不会逢人就和盘托出「十招之约」，微笑道：「曹秋道只是个凡人，只不过剑法比任何人都要厉害吧！我也不是要硬充好汉的人，若没有保命的把握，今晚就和你溜了。」

凤菲半信半疑道：「莫要过于自信，齐人的形容或有夸大之处，但曹秋道横扫东南六国，却是不争事实。」

目光落到他的百战宝刀处，轻轻道：「韩竭怕人家移情于你，说了你很多坏话，使我心中更鄙视他。」

项少龙早预料韩竭会如此，毫不介怀道：「谁能令全天下的人都欢喜呢？只好笑骂由人。咦！大小姐似乎对小弟这把刀很有兴趣呢？」

凤菲给他逗得露出笑颜，仰脸吻了他的脸颊，昵声道：「对你这把宝贝有兴趣的是曹秋道和齐国的剑手，我只对你这人有兴趣。斗争仇杀有甚么乐趣？偏是你们这些男人乐此不疲，把我们弱质女流都牵累其中。韩竭临行前说你可能没命去见曹秋道，不过凤菲却没给他唬倒。」

项少龙微笑道：「你听过麻承甲吗？」

凤菲带点不屑的口气道：「不但听通，还在田单的相国府见过他，除仲孙玄华和旦楚外，论剑术，就要数他和闵延章。」

旋则皱眉道：「为何提起他呢？这人相当可厌，态度嚣张，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又以为自己很受女人欢迎，我只要看到他的模样便觉呕心。」

项少龙笑道：「原来你对男人的喜恶这么强烈。不遇恐怕你有段时间会见不着他，他刚才寻上门来挑衅，给我一刀便在他脸上留下永远磨灭不了的回忆。」

凤菲失声道：「只是一刀？」

项少龙淡淡道：「是小弟夸大了点，我还走了几步。」

凤菲倒入他怀里，娇笑道：「人家恨死你这得意洋洋的可憎样儿，你却偏是对人家不动心。」

项少龙坦然道：「我动心得要命，唉！谁能不对你动心呢？只是感情的担子太重，我家有三位贤妻，实在不敢再向别人用情。」

凤菲幽幽道：「人家早明白哩，雅夫人和倩公主都对你造成很大的打击，是吗？」

项少龙讶道：「你怎会知道的？」

凤菲道：「自然有人告诉我。」

项少龙心湖中浮现出清秀夫人的倩影，难道是她告诉凤菲？若是如此，那这美女的内心便非若外表般对自己的冷漠。

凤菲伸出纤手，抚上他的脸颊，爱怜地道：「上将军累了，不若今晚就留宿在凤菲处吧！」

项少龙正要答话，楼梯足音响起，吓得两人忙分开了来。

小屏儿的声音传上来道：「龙阳君求见上将军。」

项少龙记起今晚和龙阳君的约会，心中冷笑，暗忖且看看这老朋友能找到甚么藉口，以取消逃走的计划。

凤菲代他应了后，轻轻道：「无论是多么晚才回来，记得来人家处。凤菲求的非是甚么名份责任，只是一夕之缘吧！」

第二章 信心尽复

项少龙钻入车厢，马车开出。

龙阳君情不自禁的挨了半个「娇躯」过来，「秀眸」生辉，兴奋地道：「奴家藉口要夜赏淄水，取得了出城的通行证，只要坐上大船，扬帆西上，就谁都奈何不了我们。」

项少龙大感意外，皱眉道：「听说河道仍被冰雪封闭，如何可以行舟？」

龙阳君道：「奴家早派人打听清楚，陆路虽是人马难行，但河道昨天刚解冻，还有船东来临淄，少龙放心好了。」

项少龙听得大感茫然，难道肖月潭说谎吗？

照计若龙阳君与韩闯勾结来害自己，于获悉曹秋道挑战自己后，理应立即放弃任何阴谋诡计，先看看自己会否命丧于老曹之手，才再作其他打算。

但瞧现在龙阳君的认真样子，似乎真的要领自己逃离临淄，其热情更不似伪作，究竟是甚么一回事？

对于朋友，他一向口直肚直，忍不住道：「君上不怕韩闯的威胁吗？」

龙阳君「娇躯」剧震，脸色转白，失声道：「少龙怎会知道的？」

项少龙淡淡道：「那就真有此事了。」

龙阳君默然半晌，叹道：「闯侯亦是迫不得已，皆因手下有人把消息泄漏了给郭开那个奸鬼。不过现在少龙公开身分，顿使郭开阵脚大乱，进退失据。」

项少龙细看龙阳君的神态后，奇道：「我们今晚溜走的事，韩闯是否知道？」

龙阳君答道：「当然不会让他知道。奴家已豁了出去，怎都不让少龙丧命于曹秋道之手。奴家曾见过这老家伙出手，他的剑确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威力。」

项少龙忍不住搂着他的「香肩」，叹道：「知道君上没有出卖我，小弟心中的快乐，真是非言语所能表达，但我却不能牵累君上，驱车回去吧！」

龙阳君一震道：「少龙万勿逞强，据奴家所知，韩闯等人曾密见曹秋道，力劝他务要把你除去，否则齐国永无宁日。所以切不要以为曹秋道肯剑下留情。」

项少龙微笑道：「听说曹秋道连齐王都左右不了他，韩闯算得是甚么东西呢？」

龙阳君愕然片晌，感动地道：「奴家知少龙是为我着想，但奴家自有手段应付韩闯。说到底，他有很多事仍要倚仗奴家，不敢真的胡来。」

又叹了一口气道：「奴家不是为他说话，事实上他也很为难，他对少龙是有分真情谊的。」

项少龙此刻全无溜走的打算，断然道：「要走就待与曹秋道一战后才走。事实上我曾和他交过手，这把百战宝刀就是在那趟交手抢回来的。否则亦不知韩闯那家伙想杀我。」

龙阳君失声道：「你曾和他交手？」

项少龙柔声道：「君上先命人把车驶回去，我才告诉君上详情吧！」

项少龙醒来时，天刚微亮。

一来天寒、地冻，兼且昨晚很迟才睡，他也舍不得从温暖的被窝钻出来。

昨晚他硬着心肠没有到凤菲那里去，皆因不想因男女关系而令事情失去控制。他的如意算盘是打算捱过老曹那十招后，就由解子元安排他溜之大吉，凤菲则可由仲孙龙父子负责她安全离去。凭自己的威望，此处又非吕不韦地盘，众女该没有危险。

回到咸阳后，他怎都不会再领兵出征了。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小盘的身分危机只是自己的过虑，但隐隐又知道这只是自己一厢情愿的乐观想法。

以吕不韦的精明，兼之此事又颇有漏洞，确不能存任何侥幸。

忽然嘈吵声自前院方向传来，接着有人惨叫痛叫。项少龙愕然拥被坐起来时，善柔旋风般冲进来，劈胸抓着他叱道：「懒小子快给我滚下床来，明知大后天就要对上师傅，还磨着不起来。」

被善柔打得脸青唇肿的费淳、雷允儿等此时狼狈万状的拥入房内，见项少龙这堂堂大秦上将军一脸无奈的给这恶女揪着胸衣，都愕然止步，不知所措。

项少能苦笑介绍道：「这是连曹秋道都要头痛的解夫人，下趟碰上，各位该知采用甚么态度对待了。」

项少龙卓立院内，心与神合，百战宝刀从不同的角度劈出，每一刀都把善柔猛厉灵活的攻势完全化解，使她难以组织连续的攻势，就像挥刀断水般，每次都把水流没有可能地中断。

经过了近年转战沙场的经验，他的刀法趋于成熟，再没有任何斧凿之痕。

善柔再十多剑无功而还后，终于力竭，往后退开，横剑而立，杏目圆瞪的狠狠盯着他。

在旁观战的除了一众家将和凤菲与及诸姬婢等人，还有仲孙玄华和他的十多名侍从。

众人都压下鼓掌喝采的冲动，皆因怕惹怒善柔这个超级恶女。

善柔玉容忽尔解冻，「噗哧」笑道：「你这小子果然大有长进，算你吧！看来怎都该可捱得师傅几招的。」

项少龙怕她将十招之约漏了出来，忙抱刀致敬礼道：「多谢解夫人指点。」

众人这才敢喝采欢呼。

仲孙玄华拔出佩剑，来到项少龙身前笑道：「玄华手痒多时了，请上将军指点。」

项少龙面对这齐国曹秋道以下，与旦楚齐名的最出色剑手，不敢托大，横刀守中，微笑道：「玄华兄请！」

旁观者慑于仲孙玄华的威名，连大气都不敢透出半口。

仲孙玄华神情静若止水，挺剑跨前两步，项少龙立感到对手生出一股凌厉的气势，那敢怠慢，双眉一轩，刀往后收。

仲孙玄华双目神光大盛，凝注项少龙，蓦地大喝扬声，出剑疾刺。

项少龙心底涌起感触。

仲孙玄华的剑法比之管中邪毫不逊色，但却远及不上曹秋道。可见曹秋道在剑道上的天份真乃老天爷所赐，连他最出色的徒儿亦只能得其形而失其神。

「锵」的一声，项少龙运刀架着。

仲孙玄华被百战宝刀的强劲力道所迫，竟使不出后续的变化招数，退了开去。

项少龙那容对方重组攻势，一挥百战宝刀，重重刀影如涛翻浪卷，往仲孙玄华攻去。

仲孙玄华吃亏在摸不清百战宝刀的路子，一时间只有招架之力，节节后退。

项少龙打得兴起，忽而大开大阖，长击远攻；一会儿则拖展近身肉搏的招数，刀刀凶险。看得全场人人屏息静气，连呼吸都似忘了。

只见两人刀锋剑刃过处，都是间不容发，众女更有人紧张得娇呼颤抖，尚以为他们假戏真做，要借机取对方之命。

只有高明如善柔者，才看出项少龙因控制了主动，处处留有分寸，这么似是毫不留手，只是想透过仲孙玄华的剑法，来间接测探曹秋道的造诣。

这时形势又变，项少龙每一刀都似缓慢无比，但仲孙玄华应付得更吃力了。

项少龙此时已完全回复了被曹秋道吓跑了的信心，进退攻守，浑然天成，仲孙玄华虽屡屡反攻，都给他迅速瓦解，压得有力难施。

在众人眼中，就算不懂剑法如董淑贞诸女，也感受到项少龙的刀法变化万千，可刚可柔，有种君临天下，睥睨当世的气概。

「当当当！」

项少龙踏步进击，连劈三刀，每次都准确无误的劈在仲孙玄华手中剑的同一缺口上，任仲孙玄华宝剑如何变化，结果仍是一样，神乎其技得令人难以相信。

长剑中分而断。

项少龙还刀入鞘，笑道：「兄弟是占了兵刃的便宜哩！」

仲孙玄华亦是英雄了得，抛下手中断剑，大笑道：「上将军果然名不虚传，小弟放心了。」

鼓掌声来自远处。

凤菲和肖月潭联袂而来，前者欣然道：「凤菲备有早点，款待各位嘉宾，请移驾到前厅好吗？」

膳罢众人各散东西。

善柔赶回家去看儿子，有军职在身的仲孙玄华则忙他的公事去了。凤菲诸女则为两天后的寿宴排演，剩下肖月潭和项少龙两人留在厅里密话。

肖月潭低声道：「曹秋道不愧一代宗师，一口就答应了十招之约。不过看他的样子，似乎有把握十招就把你放倒。」

项少龙如释重负道：「那就理想不过，杀了我都不信捱不过区区十剑。」

肖月潭眼中闪过奇异之色，有点犹豫的道：「防人之心不可无，少龙最好不要在满十招时立即收刀，说不定曹老鬼会趁机多劈两剑。」

项少龙轻松笑道：「不会这样吧！老曹乃一代剑术大宗师，自然会守信诺，那晚他便眼睁睁任我溜走，你放心好了。」

肖月潭似略感焦急的道：「总之你要答应我小心防范，就当是百招千招之约好了。」

项少龙奇道：「老兄似乎相当肯定老曹会悔约呢？」

肖月潭乾咳了一声，瞧着他坦然道：「你一向信任我，就多信这一趟吧！」

项少龙虽心中嘀咕，却没有真的怀疑。改变话题，将李园和龙阳君的情况告诉了他，乘机问道：「你又说河道仍给冰雪封了，是否消息有误呢？」

肖月潭有点尴尬和不自然地道：「我只是听人说罢了，或者龙阳君的消息才正确些。」

接着岔开话题道：「你昨晚一刀击败麻承甲之事，现已传遍全城。城内很多原本赌你输的人纷纷改赌你胜，使赔率由一赔十三跌至一赔五，可见你已行情大涨哩！」

项少龙想起当年与管中邪一战前的赌况，想不到又在临淄重演，失笑*溃骸敢*赔五也相当不错了。不过昨晚我胜来是靠了点机缘和侥幸。真奇怪，摸着百战刀，我的信心立时回来了。」

肖月潭欣然道：「你刚才劈断仲孙玄华长剑那几刀确是精采绝伦，神乎其技。难怪临淄开赌的人以「刀君」来尊称你，与剑圣互相辉映，谁都压不了谁。」

项少龙苦笑道：「自家知自家事，我这刀君实非剑圣的对手，若非有这十招之约，我这两晚就要溜了。」

肖月潭又掠过古怪神色，正容道：「千万不要有这想法，否则恐怕十剑都捱不了。你拟定了离开临淄的计划了吗？照我看如今反是仲孙龙比较可靠点。」

项少龙没有在意肖月潭的神情，点头道：「放心吧！我对这剑圣已有很深的认识，仲孙玄华虽逊了他几筹，终亦有个谱子，使我获益良多。」

顿了顿续道：「昨晚我已和解子元和仲孙玄华说了，比武后他们会安排我离开这里。」

肖月潭放下心事，道：「最好请仲孙龙父子着意监视郭开等人的动静，否则一下疏神，就会中了暗算。」

项少龙暗赞他老谋深算，点头答应。

此时下人来报，金老大来找他，肖月潭趁机告辞。

项少龙亲自出迎，金老大甫见面便哈哈笑道：「我还以为那处忽然钻了个英雄好汉出来，原来竟是名震西北的项少龙，上将军骗得我好苦。」

项少龙歉然道：「事非得已，老大见谅。」

金老大挽着他手臂跨进厅内，低声道：「上将军昨晚一刀把麻承甲劈得名声扫地，齐人都大失面子；这两天定有不畏死的人来挑衅，上将军须小心提防。」

接着又道：「外面那批武士不似是齐人的兵员，究竟谁派来的。」

项少龙这才记起仲孙玄华要派人作他的侍从，应道：「是仲孙家的武士，我也不知他们来了。」

两人坐好后，金老大语重心长的道：「仲孙龙父子都非是善类，一旦上将军失去被他们利用的价值，他们随时会掉转枪头对付上将军的。」

项少龙苦笑道：「有吕不韦前车可鉴，对此我早有惨痛难忘的体会。锦上添花人人乐做，像老大对小弟的雪中送炭，才是难得。」

金老大老脸一红道：「上将军莫要抬举我，我只是顺着性子做，屡吃大亏都改不了这性格。是了！素芳闻悉你的真正身分后，很不是味儿，央我来求你去与她一叙，自上趟咸阳一会后，她对你有很深的印象哩！」

项少龙心中奇怪，石素芳一向对男人不假辞色，怎会渴望见自己。

当年自己与她的会面，是通过蒲鹄的安排，现在蒲鹄已因叛乱被处死，

她仍要向自己示好，实在没有道理。

正如肖月潭所说，防人之心不可无，还是不见她妥当点。

金老大又道：「我知上将军与曹公决战前，定要养精蓄锐，不宜饮宴，不若就把约会订在上将军旗开得胜后的翌日黄昏，上将军尊意如何？」

项少龙暗忖那时自己早溜了，即使答应也该没有甚么问题，到时只要传个口讯，谅石素芳亦不会怪他。笑着答应了。

两人再闲聊两句，金老大识趣地告退。

项少龙送他出门时，出乎意料之外，二王子田健在解子元陪同下来了。

第三章 恩怨交缠

田健先向项少龙致歉昨晚爽约之事，藉口是父王忽然身体不适。却不知齐雨等早泄漏出原因，但项少龙当然不会揭破他。

除仲孙龙父子和解子元外，陪来的还有个态度狂傲来自稷下的大夫晏向。

众人入厅按尊卑坐下后，寒暄过几句，位于上座的田健道：「盛名之下无虚士，上将军昨晚一刀败退麻承甲，今早又以奇技劈断玄华手中宝剑，令人不得不口服心服。」

项少龙这才明白他再次转舵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显示出足可与曹秋道抗衡的实力，连忙谦让一番，仲孙龙等自然在旁为他说尽好话。

岂知稷下先生晏向斜眼兜着他插入道：「现今大秦国，究竟谁在真正掌权呢？」

项少龙故作惊奇道：「当然是政储君了，难道尚有其他入吗？」

晏向好整以暇道：「可是听贵国吕仲父之言，政储君一天未登基，仍是王位不稳，上将军又有甚么看法？」

项少龙登时整条脊骨凉浸浸的，这口不择言的稷下狂士，无意间透露出吕不韦确在怀疑小盘的真正身分，否则绝不会以此打动田健。

换言之吕不韦已派了人去邯郸找寻那对曾抚养嬴政的夫妇，若他以此扳倒小盘，或作威胁小盘的筹码，会是非常难以应付的一回事。

田健见他神情有异，问道。「上将军对此有何看法？」

项少龙心念电转，回复冷静，淡淡道：「晏先生这话使项某联想到有人会叛乱作反，不过蒲鹄等的下场，该是对他们的当头棒喝。」

解子元笑道：「当头棒喝？嘻，这词语顶新鲜哩！」

晏向又道：「不知上将军对我大齐印象又是如何？」

项少龙大感头痛，他不惯拍人马屁，只好道：「只从晏先生能如此在二王子前侃侃而谈，便可知贵国君主制度开明，特重人才。故稷下学宫才能应时而生，这是区区愚见，先生勿要见笑。」

晏向口若悬河道：「我大齐南有泰山，东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勃海，乃四塞之地。」

不过若治之不当，即管纵横二千余里，带甲百万，堆粟如丘山，也如虎之无牙，难以争雄天下。故自桓公管仲以还，均广开言路，对敢言之士，

奉以车马裘衣，多其资币，以延纳天下贤士。我大齐有今天之盛，确非侥幸。」

项少龙首次领教到稷下狂士脱离现实，仍陶醉在齐国桓公霸业时的美好昔日，满口狂言的滋味。只见田健眼中射出炽热的光辉，显是对晏向的一番话非常自豪。心中暗叹，表面只好唯唯喏喏，表示同意。

田健摇头晃脑的道：「上将军观察精到，看出我大齐的兴衰，实与稷下学宫的兴旺有关。昔日桓公曾问管仲，如何可“常有天下而不失，常得天下而不忘。”管仲答道：「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尧有告善之挂，而主不蔽也。」故此才有学宫的产生。」

项少龙心中感叹，各国王室后人，或多或少都沉溺在往昔某一段光辉的日子里，像齐人就开口闭口都离不开桓公管仲，而不知必须时刻砥励，自创局面，适应不同的时势。他说齐国君主开明，换另一角度说就是齐国君权脆弱。要知在这战争的世纪，强大的君主集权制实是称霸争雄的首要条件。小盘这冒充的嬴政，便完全没有其他王室后人那种心理感情的负担，只知全力抓权，巩固自己的地位，反成了最有为的明君。

秦国之能歼灭六国，一统天下，非是无因，皆因再没有那个君主有他的出身和背景。

仲孙龙岔开请题道：「政储君倚重上将军，此事人尽皆知，际此诸国争雄的时刻，未知上将军有何匡助大计？」

项少龙想起太子丹和徐夷则，心中一阵为难。仲孙龙这么引导自己说话，自然是想自己作出类似吕不韦向田健的保证，好把田健从田单手上争取回来。

不过回心一想，无论自己说甚么，都左右不了「已存在的历史」，为自己为善柔，他都不得不作出点承诺。

环目一扫，迎上众人期待的目光后，正容道：「政储君年纪尚幼，明年才正式登基，所以把精神全用于内政上，聘郑国建渠是目前头等大事，至于对外用兵，都是处于被动之势。今趟项某顺道来齐，正是欲与贵国修好。」

晏向尖刻地道：「自嬴政归秦后，先灭东周，又下韩地戊枲、荣阳；接善取赵太原建新郡，更取魏三十七城，似乎与上将军所视有点不符。」

项少龙正是要引他说出这番话来，从容不迫道：「谁灭东周，大家都心里有数，这些部份的土地都是蒙骜只手夺回来的，而蒙骜为何能独揽军权，不用项某点出原因吧。」田健立时脸色微变。

项少龙这番话有真有假，说到对领土的野心，小盘这未来秦始皇比之吕不韦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因他年纪尚幼，自然可轻易把责任推在吕不韦这有摄政之名，而无辅政之实的仲父身上。尤其近几年的军事行动，主要均由小盘自己亲自策划，但外人当然不会知道。

晏向倒坦诚得可爱，点头道：「上将军说得对，田单是临老糊涂，看不穿吕不韦的本质，二王子该知所选择了。」

这么一说，仲孙龙等喜上眉梢，田健却大感尴尬，乾咳一声道：「与上将军一席话，田健茅塞顿开，嘿！待上将军与曹公比试后，田健再设宴与上将军共叙。」

大家都再没有甚么话好说。晏向走后，仲孙玄华留下来，介绍了派来那群武士中叫姚胜的头儿，道：「姚胜是这里土生土长的人，上将军有甚么事，尽管嘱咐他去做，绝不须经我们再出主意。」又对姚胜嘱咐叮咛一番，这才走了。

项少龙细观姚胜，这人年在三十许间，双目精灵，长相颇佳，神情又够沉稳冷静：心中一动道：「我想姚兄多替我监视韩闯和郭开两方人马的动静，但切勿让对方觉察。」

姚胜恭敬道：「唤我作姚胜就可以，上将军折煞小人了。此乃小事，上将军的吩咐，必可办到。」

言罢领命去了。

项少龙趁机回房休息，睡了个许时辰，醒来时原来韩闯已久候多时。项少龙心想这个没有义气的小子找自己该不会有甚么好事。又想到他是不能不来，否则只从这点已足可使自己对他起疑。

梳洗后往前厅见他。

韩闯早等得不大耐烦，来回踱着方步，见到项少龙，喜道：「少龙终于醒来了。」

项少龙见他毫无愧色，心中有气，冷然道：「无论多长的梦，总有梦醒的时刻，亏你还有脸来见我。」

韩闯色变道：「这究竟是甚么一回事？前天龙阳君才拿言语来试探我，今天少龙又这么毫不留情的责备我，我韩闯做错了甚么事呢？」

项少龙来到他身前，虎目生辉盯着他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到稷下宫偷刀的事就只你一个人知道……」说到这里，眼角瞅到凤菲正要进厅来，挥手道：「大小姐请回避片刻，我要和这忘情负义的小子算账。」

凤菲见两人脸红耳热，吓得花容失色的急退出去。

项少龙续道：「若非你通风报信，曹秋道怎会收到风声，在那里等我自己送去给他试剑。」

韩闯焦急道：「这的而且确不关我的事。记得我还劝你不要去吗？唉！怎会是这样的。」

项少龙暗忖这家伙倒是演技了得，本来他打定主意和韩闯虚与委蛇，来个尔虞我诈，怎知见曾这「老朋友」时，却气往上涌，完全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他一步不让地喝道：「难道你该劝我去吗？且不论此事，为何你这几天频频与郭开那奸鬼密斟，又威胁龙阳君来对付我呢。」

韩闯色变道：「是龙阳君说的吗？」

项少龙冷笑道：「这个你不用理会，假若你敢动龙阳君半根毫毛，我回咸阳后就把你精心策划的郑国渠阴谋揭破，翌天便领兵直捣你的老巢。」

韩闯剧震道：「原来你连这事都洞悉无遗，为何却要瞒着嬴政？」

项少龙叹了一口气道：「你这忘情负义的家伙还不明白吗？只有建渠一事，才可把秦国的大军拖住，十年八年内也无力东侵。我正因不想我的朋友变成亡国之奴，才忍住不用此事打击吕不韦，但看你怎样待我呢？」

韩闯崩溃下来，跌坐席上，热泪泉涌道：「我亦是迫不得已，不知谁把我见到你的事泄漏出去，被郭开那奸贼软硬兼施，要胁不放。但我已尽了力，暗示龙阳君立即助你离开临淄。少龙，相信我吧！我一直都在拖延郭开，今天来就是想警告你小心他。」

项少龙发觉自己已很难再像从前般信任韩闯，因为他的演技实在太精湛了，叹了一口气道：「那偷刀之行泄漏一事，你又有甚么解释呢？」

韩闯涕泪交流泣道：「若我有向人泄出此事，教我活不过明年今日，少龙于我有大恩，我韩闯怎样无良心，都做不出这种卑鄙的事。」

项少龙定了定神，心想难道是隔墙有耳，被人偷听了去。

这时他的气早过了，在韩闯旁坐下来道：「堂堂男子汉，不要哭得像个妇人家好吗？」

韩闯以袖拭泪，摇首凄然道：「我道几天无时无刻不在天人交战，那种痛苦实不足为人道，现在给少龙臭骂一顿：心中倒舒服多了。」

项少龙拍拍他肩头道：「回去吧！我们两个都该静心想想。」

韩闯道：「有件事少龙切勿轻视，郭开已勾结了吕不韦和田单，准备不择手段也要你回不了咸阳。齐国说到底都是田单的地头，你一不小心就会*
K 怒！*

项少龙淡淡道：「只要不是朋友出卖我，我便有把握应付，这件事形势微妙，你最好不要插手，否则会被郭开陷害。」

又冷哼道：「好像我项少龙特别好欺负似的；郭开这老贼或者是嫌命长了。」

韩闯吁出一口凉气道：「到刚才我始真正领教到少龙的胸襟手段。不过一天你与曹秋道生死未分，吕不韦和郭开都不会动你。但若你胜了，形势就不同了！」

项少龙把他扯了起来，推着往大门走去，道：「回去告诉郭开，说我为秦国剑手的名誉，不得不接受曹秋道的挑战。」

韩闯吃了一惊道：「你不打算提早走吗？」

项少龙笑而不答，把他直送出门外。

揭开了韩闯的假面目后，他反而心安理得，龙阳君说得不错。韩闯虽非甚么好人，但对自己仍有几分真挚的感情，这发现足使他大感安慰，感到人性总有光辉的一面。

现在他已给身边的人谁个是真谁个是假弄得糊涂了，除了善柔和肖月潭外，他绝不再会全心全意相信任何人，包括李园和龙阳君在内，谁说得定他们不会忽然变心，又或一直在骗自己。

这种敌友难分的形势，他尚是首次遇上。

刚跨过门槛，凤菲迎上来道：「你和闯侯间发生了甚么事？」

项少龙微笑道：「没甚么，现在雨过天晴了。」

凤菲幽幽地白了他一眼，怨道：「昨晚为何不来呢？我凤菲难道不堪上将军一顾吗？」

项少龙昔恼道：「恰恰相反，我是怕尝过大小姐的迷人滋味后，难以自拔，那对我们的逃亡大计就多了难测变化的因素。」

凤菲板起粉脸气道：「不要事事都牵连到那方面好吗？现在形势清楚分明，纵使恨你入骨的人，亦很难对你下手。你不欢喜人家，乾脆说出来好了！」

项少龙立时头大如斗，牵着她衣袖朝内院方面举步走去，岔开话题道：「淑贞她们不是在排演吗？没有你大小姐在旁指点怎行？」

凤菲「噗嘛」娇笑道：「你这人哩，最要得就是在紧要关头左闪右避，现在人家没了情郎，说不定会忍不住钻进你的被窝里，看看你的心是否铁铸的。」

项少龙心中一荡，微笑道：「大小姐不是说自己心灰意冷吗？为何忽然又情如火热？」

凤菲撇撇可爱的小嘴，媚态横生的瞅首他道：「都是你惹的，常有意无意的挑惹人，欢喜便撞搂抱抱，爱亲嘴便亲个够的，又时时语带挑逗，凤

菲只是个普通的女人，给你这般撩拨，自然想得到你的爱宠哩。」

项少龙听得心都痒起来，但却知像凤菲这种绝代尤物绝对惹不得，幸好只要想起她会和韩竭好过，就立时意兴索然。

他已非刚抵此地时的项少龙，过了纯为肉欲也可和女人相好的年纪，凡事都考虑后果。

遂强压下心中的冲动，正容道：「像我们现在的关系不是挺好吗？一旦有了肌肤之亲，便是另一回事，徒使你将来恨我无情。」

这时来到凤菲闺楼的石阶前，她停下步来，秀眉轻蹙的想了半晌，逸出一丝笑意道：「上将军说得不错，假设你得了人家的身体后，又不纳凤菲为妾，虽说早有明言，但凤菲心里总难释然的。」

项少龙见她这么明理，欣然道：「不若我们只限于搂抱亲嘴，噢！」

凤菲已一把推开他，很狠瞪了他一眼，又报以甜笑，这才登阶入楼去了。

项少龙煞住了尾随她进屋的强烈冲动，掉头走了。

为了避免无谓的争斗，项少龙整天留在听松院中，不过却避不了诸女的纠缠，其中当然少不了董淑贞和祝秀真，其他如幸月和云娘亦都争相献媚。

幸好他立下决心，捱了曹秋道那十招后立即溜之夭夭，否则这么下去，说不定会一时失控，陷身在这温柔乡里。

黄昏时肖月潭来见他，两人到了园里漫步，项少龙把韩闯来访的事说出来，肖月潭色变道：「少龙实不应揭穿郑国渠的事，这说不定会迫韩闯下决心除掉你。」

项少龙吓了一跳，道：「不会吧！他当时涕泪交流，真情流露呢！」

肖月潭叹道：「人就是这样，一时冲动下显露真情，但当再深思熟虑，便不得不考虑现实的利益，为了国家大事，甚么私人感情都得摆在一旁的。」

项少龙点头道：「老哥的话总有道理，幸好我不用靠他。仲孙龙现在和我有利益关系，该比较可靠吧！」

肖月潭苦笑道：「这正是我今趟来找你的原因，还记得仲孙何忌吗？他告诉我今天韩竭带了吕不韦去拜会仲孙龙父子，至于他们谈的是甚么，他就不知道。」

项少龙愕然道：「吕不韦不怕田单不满吗？」

肖月潭冷笑道：「少龙还不认识这老贼的为人吗？田单年纪大了，已非昔日的田单，兼之功高震主，深为王室猜忌。齐王之所以要废田生，正因他对田单唯命是从。吕不韦一向谋事不择手段，甚么事做不出来。」项少龙笑道：「仲孙龙亦非好人。不过现在我的利用价值对他该比吕不韦大得多，他该不会变心哩。」

肖月潭皱眉道：「不要小视吕不韦，他若没有几分把握，绝不会贸然去找仲孙龙说话。你只要看看仲孙龙会否主动把吕不韦过访的事告诉你，便可知他们是否仍倚重你了。」

项少龙心中一震，想起小盘的身分危机，假若吕不韦向仲孙龙父子透露此事，说不定仲孙龙父子会靠向吕不韦一方。

其中一个问题是韩竭身分暧昧。有他从中穿针引线，很难说会否出现另一局面。

仲孙龙终是对凤菲野心不息，假若认为自己只是头纸老虎，这只只讲利害关系的吸血鬼，可能会把心一横，做出不可测的事来。

说到底齐人与其他东方五国都是同一心态，就是视他如头号大敌。当年白起令他们惨痛难忘，而他项少龙则是今天的另一个白起，谁不想把他去掉？

如此一来，他的如意算盘再难打响，且还不知谁人可信。

若他只是孤身一人，该还易办，问题是他不能撇下凤菲不理。

肖月潭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道：「这两天我们好好想想，看看有甚么方法可神不知鬼不觉的溜走。」

项少龙心知连这足智多谋的人亦一筹莫展，形势之劣，可想而知。看来唯一可行之计，就是自己一个人先行溜掉，然后再找解子元保护凤菲。

但他有这样的能力和把握吗？

第四章 惊悉阴谋

那晚仲孙玄华来见他，闲话两句后，问项少龙道：「玄华有一事不解，自贵国储君由邯郸返回咸阳后，人人便言之凿凿盛传他实为吕不韦的私生子，贵朝的公卿大臣不会未听闻此事，为何仍肯如此拥护他呢？」

项少龙心中剧震，暗叫不好。并非因为仲孙玄华会问这问题，而是他问这问题背后的动机。

以前他只是怀疑，但现在已肯定了吕不韦把握得他和小盘这致命的弱点。以吕不韦的势力，要到邯郸软硬兼施把抚养真嬴政那对夫妇「请」回咸阳，作为要胁小盘的人证，是轻而易举之事。

至此不由暗恨起朱姬来，但回心一想，连她都可能没在意小盘并非自己的儿子，给缪毒言语相哄，泄漏出来亦毫不稀奇，否则对她亦没有甚么好处。

这确是吕不韦挽回败局的唯一机会。

若此事暴露出来，小盘和他项少龙立即成了骗子。与他们有关的整系人马都受到最沉重的形势和心理打击。

在秦国势力已根深蒂固的吕不韦，只要迫得朱姬出面，联手公然废了小盘，再另立王室内一个无能者，权力就全落在他吕不韦手上，那时他再一脚踢走缪毒，谁还能与其争锋。

虽说历史不能改变，但他此时身在局中，就不会作此肯定想法，那就像命运，不到事情发生时，谁敢信命运定会是这样的安排。此时他内心的焦虑可想而知。

吕不韦该是向仲孙龙父子透露了这件事的端倪，仲孙玄华才特地来试探自己的口风，以决定该投向吕不韦呢？还是仍依赖他项少龙。

表而上他当然仍是从容自若，不泄漏出丝毫内心的感受，讶道：「此事已有定论，当年鹿公因生疑而滴血辨亲，终证实了政储君和吕不韦没有丝毫血缘关系。」

仲孙玄华神秘笑道：「听说储君的血还是上将军亲取的呢！」

项少龙故作惊讶道：「竟连这等事都瞒不过玄华兄？」

仲孙玄华有点不自然地应道：「是田单传出来的。但又使人生出另一疑

问，据说连贵国姬太后都不敢肯定政储君是出自吕不韦还是出自令先王异人。为何上将军仍敢去尝试呢？若辨出来确是吕不韦的，上将军如何是好？」

项少龙早猜到 he 会有此一问，甚至可能是吕不韦怂恿他来向自己询问，只要自己略有犹豫，仲孙玄华立知吕不韦之言不假。又知吕不韦可借此扳倒小盘，那他当然会站到吕不韦那农来对付自己了。

在仲孙龙的立场来说，最好秦国乱成一团，由盛转衰，那齐人就有机会起而称霸。

倘再藉曹秋道宰了他项少龙，小盘顿失臂助，更斗不过吕不韦。

当下强装作没事一般，漫不经意道：「这只是太后在当时放出来的烟幕，那时吕不韦独揽大权，太后怕他对儿子不利，才把事情弄得含含糊糊，其实储君千真万确是先王的儿子。」

仲孙玄华沉吟片晌，压低声音道：「有件事，玄华不知该否说出来，如有得罪，上将军万勿怪责。」

项少龙已心知肚明他要说什么，更猜到是吕不韦教他说的，一方面可察探自己的反应，另一作用就是扰乱他的心神，使他精神受影响下命丧曹秋道之手。仿笑道：「事无不可对人言，玄华兄请直言，不须任何顾忌。」

仲孙玄华欲言又止，好一会才道：「我们在田单处布有眼线，据说吕不韦告诉田单，他已掌握到证据，有一对住在邯郸平民区的夫妇，可证明令储君的真正身分。」

项少龙终于百分百地肯定了吕不韦的阴谋，心中直沉下去，表面却装出愕然之状，然后哈哈笑道：「吕不韦是愈来愈糊涂了。他指的是暗中抚养储君的义父母吧，储君早已安排，把他们接到咸阳安居，不过此事极端秘密，没有多少人知道而已，吕不韦是否患了失心疯呢？」

这番话高明之极，等若告诉仲孙玄华，纵有问题，但这问题已不再存在了。

今次轮到仲孙玄华大感愕然，呆了好半晌，始陪笑道：「我亦觉得事情是理该如此才对，若我是令储君，自然要把眷育自己多年的义父母接到咸阳享清福了。」

项少龙心中暗叹，自己终非搞政治的人物，不够心狠手辣。换了是其他人，在离开邯郸前，定会顺手将那对夫妇灭口，免留下了今天的大患。

自己当时根本没想到这问题，事后想起亦漫不经心，因为那对夫妇的姓名住处，就只他、朱姬和小盘三个人知道，怎想得到会由朱姬处泄漏出去仲孙玄华失了谈下去的兴趣，东拉西扯几句后，告辞离开。

项少龙几可肯定他是去见吕不韦，心中一动道：「玄华兄明天会否见到解大人。」

仲孙玄华点头道：「有甚么事须玄华转告他呢？」

项少龙胡吹道：「我有样东西想请玄华兄转交给他，玄华兄请稍待片时。」

话完匆匆回房，换上夜行攀爬装备，盖上外衣，回去对仲孙玄华歉然道：「我忘了已遣人送到解大人府上，不用劳烦玄华兄了。」仲孙玄华倒没起疑，连说没关系，匆匆走了。

项少龙罩上斗篷，从侧门溜出去，徒步追在仲孙玄华的马车后。

小盘的身分问题，不但关乎到他与小盘的荣辱，还关系到多个家族的存亡生死。更不由使他深切体会到龙阳君、韩闾等人为何会如此矛盾。在二

十一世纪，谁犯事就谁负责任。

在这个代若他出了问题，不但妻儿难以幸免，连整个乌氏族和滕翼、荆俊等旅人都难逃被清洗的命运。

所以愈多知一点有关这方面的消息，愈能令他知道如何去应付这场大危机。

自古以来，收集情报乃军事第一要略。那时既无电话可供窃听，他唯有亲自出马，去看看吕不韦对仲孙玄华会说出什么阴谋。

幸好他以前经过特种部队的训练，使他成为偷入别人居处的专家，这时代的房舍比之二十一世纪的摩天大厦，对他来说就像不设防的游乐场，除了顾忌家将和恶犬之外，可说是来去自如。

仲孙玄华轻车简从，但由于路上颇多车马往来，故车行甚缓，项少龙只加快点脚步，便超到前面等他。

照他猜估，若吕不韦约了仲孙玄华见面，该不会是在他居住的相国府。

说到底田单和仲孙龙父子乃死对头。不论吕不韦如何狂傲，总不能当着田单眼皮子下与仲孙龙勾结。

是夜天朗气清，虽仍寒冷，但比早前大雪纷飞回暖不少，至少没有了刺骨的寒风。

由于商业的兴旺，愈来愈多像仲孙龙这种能影响朝政的大商家出现，自己的乌家、吕不韦、仲孙龙，甚至乎琴清，都是这种身分。

左思右想时，仲孙玄华的马车出乎他意料外停了下来，项少龙看清楚那宅院。登时整条脊骨都寒浸浸的。

竟然是李园离听松院没多远的听竹院。

马车开进门内时，他早驾轻就熟，由侧墙攀了进去。

这十多所专用来招呼外宾的院落设计划一，所以熟悉了听松院，便等若对听竹院了若指掌。

项少龙施展出特种部队的身手解数，忽快忽慢地潜过侧园，避过几起李园的巡逻手下，攀上可俯瞰前后院的主宅屋脊时，仲孙玄华刚被人迎进主宅去，可见他的攀援身手是如何迅疾快捷。

不片晌仲孙玄华从主宅后门穿出，踏上通往东厢的回廊，项少龙忙借勾索滑下去，利用花丛草树的掩护，移到微透灯光的东厢西隅一扇窗下，蹲下身子静静窃听，由于内明外暗，故不虞会给人发现他的影子。李园的声音响起道：「玄华坐下再说。」

接善是奉茶款坐的声音。

项少龙暗责自己思虑不密，自己今趟第一吹见到李园时，他正与仲孙龙密谈，可知两人关系密切。

清秀夫人更先后两次警告自己小心李园，可是自己给他三言两语，就骗得死心塌地，深信他而不疑。皆因自己总以己心度人，爱往好处去想。

事实上无论李园、韩闯，甚或龙阳君，都是不折不扣的政客，凡事先顾实利，甚么交情感情都是放在其次。

龙阳君可能还好一点，但李园嘛，只看他当年在寿春可轻易抛开夺爱之恨，转而和他联手合作。便该知他重视的只是权势功名，其他都是次要。

假若今趟一时偷懒没有跟来，可能被他害死了都不知是甚么一回事呢。

李园最厉害处就是把韩闯出卖他一事说出来，使他还以为这人是真的眷念旧情。

下人退出门外的足音远去后，响起品茶或喝酒的声音。

听声音该不止是李园和仲孙玄华两个人，果然仲孙龙的声音道：「项少龙有甚么解释呢？」

仲孙玄华叹了一口气道：「事情可能非是吕不韦这老奸巨猾所说的情况，项少龙不但没有半分惊讶，选说那对夫妇早给嬴政接了回咸阳，唉！」

另一人失声道：「吕不韦不是说那对夫妇落到他手上了吗？」

项少龙浑身剧震，不但是因这句话，更因说话的人正是今天刚向他痛哭涕零，誓神赌咒的韩闯。

一把阴柔熟悉的声音不徐不疾的响起道：「玄华先把整个过程说出来，我们再下判断，看看究竟是项少龙说谎，还是吕不韦在胡言。」

项少龙的心直沉下去，因为他认出说话者是死敌郭开。

现在已肯定了清秀夫人含蓄和有保留的警告，李园、郭开和韩闯正互相勾结来对付他，只想不到还会有仲孙龙夹在其中。

想来仲孙龙父子和他们凑到一起，应是后来的事，甚或是吕不韦拜访仲孙龙后的事，如此才能合理地解释前此两父子对待他的态度。

想到这里，仲孙玄华已把事情交待出来，只听他道：「项少龙不但没有丝毫惶急之态，还似觉得极其可笑的样子，换了我是他，不立即色变才怪。」

厅来传来失望的叹息声。

郭开惋惜道：「若真是如此，我们就痛失了一个扳倒嬴政的机会。这小子精明厉害，手段狠辣，野心又大，有他一天坐稳秦君之位，我们休想安寝。」

李园道：「项少龙最擅作伪，又有急智，说不定他心内震惊，但表面却一点都不泄露出来呢？」

仲孙龙苦恼道：「若非我收买的人全给他逐走，现在就可知他事后的反应了。」

韩闯分析道：「看吕不韦向龙爷说话的语气，他该是在离咸阳前，才从缪毒处得到那对夫妇在邯郸的住址。否则咸阳早就闹得天翻地覆，他亦没有闲情到临淄来。所以是否找到真的人证，连他都该不知道。」仲孙龙颓然道：「那么说，项少龙就不是说谎了。」

郭开狠狠道：「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让项少龙活着回咸阳，没有了他，嬴政就变成没牙的老虎，说不定会栽在吕不韦和缪毒之手，那时将使秦室永无宁日，无力东侵。」

仲孙龙忙道：「此事还须斟酌，吕不韦的意思是只希望将他的双眼弄盲，好让他活着回去承受欺君骗主之罪。」

窗外的项少龙听得又惊又怒，偏是毫无办法。

韩闯微叹道：「希望他在曹公剑下一命呜呼算哩，怎忍心看他变成瞎子呢？」

李园冷静地道：「国事当前，绝不能讲个人交情。怪只能怪他成了秦国的另一个白起，若他命丧曹公之手，就一了百了，否则我们怎都要将他毁了。我为了这件事这几天没一晚睡得好。但想起我们东方各国的百姓子女，将以千万计的被虎狼之秦荼毒，就甚么友情恩情都要摆到一旁。」

郭开阴阴道：「小心龙阳君那小子，我看他没能像李相和闾侯般明白大体。」

仲孙玄华道：「此事必须小心处理，假若嬴政仍稳坐王位，那项少龙在临淄出事，我们齐国就脱不了责任。」

郭开笑道：「只要设法把事情弄成是吕不韦做的，就可使嬴政把仇恨集中在吕不韦身上，最好他们先斗个两败俱伤，我们就可举杯庆祝了。」

李园提醒仲孙龙父子道：「此事切勿透露给二王子和解子元知道，否则恐有不测变数。」

我已着宁夫人向二王子暗示，他父王之所以不喜大王子，皆因不喜见他依附田单，所以二王子该知所选择，项少龙再起不了甚么作用。

兼且我曾对二王子说，有田单一日当权，齐楚都难以修好，二王子是聪明人，该怎都不会再考虑田单的提议。而且大事已定，齐王刚下了命令，要大王子在寿宴前离开临淄，不用明言，也该知是甚么一回事了。」仲孙龙父子连忙应诺道谢。

李园再吩咐道：「但你们必须把项少龙骗得死心塌地，使他深信田单和吕不韦正合谋害他，又安排他与曹公一战后助他秘密溜走，再在途中使人暗袭，最好在暗袭时牺牲一些人手，又依吕不韦之言只弄瞎了他，那就可引起秦廷的一场大乱子。」

郭开道：「最好明白告知项少龙是吕不韦要让他活生生的回咸阳接受罪责，那就更使事情扑朔难辨了。」

顿了顿续道：「此事必须把龙阳君瞒着，若泄漏了点风声给项少龙知道，以这人鬼神莫测的身手，说不定能私下溜掉，放着他活在世上，龙爷那时亦不敢轻易打凤菲的主意。」

这回轮到项少龙心中冷笑，他已对韩闯和李园完全死了心，暗忖你们想动我项少龙并不是易事。

听到这里，知道不宜久留，忙悄悄溜走。

现在最大的烦恼，就是如何安全带走凤菲，因为在不想牵累龙阳君、善柔和解子元的情况下，他可信托的人，就只肖月潭一个了。

第五章 意外收获

善柔娇呼道：「不打了！」收剑后退。

项少龙把刀背搁在肩头，微笑道：「想不到解夫人养了两个孩儿，身手仍这么了得。」

善柔疑惑地看他，奇道：「不要瞎捧我了。为何你今天竟然比昨天更要利害，每一刀都能教人看不透摸不着。」

项少龙知自己是因眼前危机的激发和被朋友出卖的伤痛，涌起了为自己生命和家人的未来奋斗的强大意志，决定把自己全豁了出去，再没有以前的顾忌，在置诸死地而后生的情况下，发挥出强大的潜能。

由于他的吩咐，今天再不若昨晨般有大批观众，对着这曾和自己有亲密关系的美女，项少龙份外精神。

昨夜返来后，出奇地一睡天明，在善柔来前已练了一会百战刀法，所以使得特别纯熟。

对后晚与曹秋道的比武，他并不放在心上，只要对方恪守十招之数，自己就有把握过关。

而知悉了仲孙龙、李园等人的阴谋后，身边的形势较前显得明朗而使他觉得更有把握去应付。

或者是清楚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又知小盘的身分危机不可幸免，反使他澄清疑虑，不用疑神疑鬼，故睡得安稳。

那不是说他已有应付吕不韦和嫪毐的方法，而是隐隐觉得历史是不会改变的，小盘终于会成了秦始皇。后世更没有人提及他项少龙的名字，当然更没有人说及关于他偷龙转凤的事。可想见小盘的身世定能保住，没法保证的是他项少龙的性命能否在这连场斗争中平安保住而已。

不知如何，项少龙愈想愈感心寒，幸好这时小屏儿来了，说凤菲请他们到她的闺楼进早膳。凤菲仍弄不清楚善柔和项少龙是甚么关系，两人该是初识，但又是熟络得过了分。善柔不把项少龙当是东西的态度，尤使她大感困惑，不管怎说项少龙都是秦国权倾一时的当红大将。

没有肖月潭和仲孙玄华在，善柔更无顾忌，眯眼瞧瞧项少龙，又瞥瞥凤菲，向她道：「这小子很懂勾引女人，你有没有给他弄上手？」

凤菲立时连耳根都红透，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项少龙对善柔的恣无忌惮大窘道：「解夫人怎可说这种话。」

善柔「噗哧」笑道：「为甚么人人都怕听真话呢？只答我有或没有不就可以吗！」她「少女式」的纯真笑容，确使人很难真的恼怪她。

凤菲强忍娇羞，以她一向的老练世故回复冷静，低声道：「凤菲和上将军清清白白，绝无男女立私。解夫人错怪上将军了，他是真正的君子。」顿了顿反问道：「解夫人和上将军是否素识呢？据闻解夫人的剑法比得上仲孙公子，可为我们女子争光不少呢？」

善柔毫不卖账道：「我就是我，为何要和男人比才有光采，哼！我要走了，我还要到王宫打个转呢。」举袖拭嘴后，头也不回的走了。

项少龙和凤菲两人愕然互望，均感好笑。

凤菲低声道：「听说这位解夫人本姓善，被田单害得家破人亡。不过现在她甚得宫中诸贵妃和王子妃所喜爱，央她传授剑法，兼之解子元又当时得令，故田单虽明知常被她说奚落，亦奈何她不得。」

项少龙这才知道善柔在临淄的地位，难怪连仲孙玄华都那么顾忌她了。

凤菲又道：「我们是否后天晚上离开这里呢？人家对韩竭的纠缠已深感厌倦，只希望能尽快离开这里。」

项少龙犹豫片晌，仍决定不了是否可信任凤菲。女人感情的变化最难捉摸，今天她说讨厌韩竭，说不定明天又重投他怀抱。那时泄露出他的秘密，那时他就要瞎了那对招子返回成阳了。

凤菲见他脸色数变，吃了一惊道：「事情是否有变？」

项少龙点头道：「大小姐想否在稷下宫那场表演后，才离开临淄呢？」

凤菲呆了一会儿，才道：「横竖要走，为何要多留五天？」

项少龙故意道：「主要是为了二小姐她们，大家一起走我会安心点。」

凤菲何等细心，叹了一口气道：「看你欲言又止的样儿，似乎有点说不出的苦衷。」

项少龙知道若是否认，只会惹她生疑。点点头道：「我是有点担心郭开，此人心术极坏，倘我们成功溜掉，他可能把怒气出在淑贞她们身上。」

凤菲愕然道：「有仲孙龙照观淑贞她们，你有甚么好担心的。」

项少龙无奈之下，只好决然道：「不要再问了，我决定待稷下宫那场表

演后才大家一起走，免得挂惦。你难道不关心她们的安危吗？」

凤菲没有作声，垂下头作无声抗议。

项少龙知道自己语气重了，移过去搂着她香肩，柔声道：「是我不对，大小姐请原谅。」

凤菲樱肩轻吐道：「上将军今天的心情似乎很坏哩？凤菲还是第一趟见你无原无故的发脾气。」

项少龙暗忖自己怎会有好心情，现在恨不得大砍大杀一番，以出积在心头的恶气，正要说话。凤菲愧然道：「凤菲知你是因人家昨天偷偷去见韩竭，所以再不信任人家。但就算分手，都应作个交待吧！」

项少龙想不到误打误撞下生出奇效，使凤菲把见韩竭的事自动剖白的泄露出来，这么说，她本是打算瞒着自己的。

凤菲幽幽瞧着他道：「上将军是否想知道凤菲和他说过甚么话呢？」

项少龙淡淡道：「他是否说你跟着我只会落得悲惨下场呢！」

凤菲娇躯猛颤，骇然道：「你怎会知道的？」项少龙见她连耳根都红了，故诈她道：「我不但听到你们说话，还听到你们亲嘴的声音呢。」

凤菲无地自容道：「是他强来吧了，人家本是不愿意的。但那是白天啊，你那时躲在哪里呢？」

项少龙强撑下去道：「车底不是可藏人吗？」

凤菲信以为真，凄然道：「你该知我当时为了哄他，很多话都是口不对心的。」

项少龙心中一动，想起吕不韦昨晚去见仲孙龙，该是因韩竭由凤菲处探听到消息所引起，皱眉道：「但你怎可将我们何日离开临淄，且是由仲孙龙安排的事告诉韩竭呢？大小姐难道不知韩竭和吕不韦是蛇鼠一窝吗？」

凤菲这时对他的话已深信不疑，解释道：「韩竭原是缪毒那边的人，今趟来临淄是为了我，虽说他曾瞒着我关于他与仲孙玄华来往的事，但凤菲确曾倾心于他，更与他私下有了密约，这么一下子撇开他，会令我很为难的。」又幽幽横了他一眼道：「凤菲本想借上将军来忘记他，可是上将军却不肯赐宠。」

项少龙明白到凤菲将是他今后与敌人周旋中的一只重要棋子，决意把她争取过来，冷笑道：「你可知道让韩竭知悉了我们和仲孙龙父子的关系后，吕不韦和韩竭当晚就去游说仲孙龙父子呢？」

凤菲色变道：「竟有此事？」

项少龙正容道：「不知你是否相信，假若大小姐仍不住把消息泄漏给韩竭知道，不但我项少龙死无葬身之地，大小姐亦要面对悲惨的命运。韩竭对你或有爱意，但他这种人在利字当头下，说不定会把你忍痛牺牲。跟随吕不韦和缪毒的人，谁不是自私自利之辈。」

凤菲愧然道：「凤菲也该算是自私自利的人，现在该怎办才好？」

项少龙道：「还是等稷下宫那场表演之后，我们才一块儿离开，到了咸阳，你欢喜跟谁都可以。但在目前，决不可随便把我们的事泄露给任何人知道。」

凤菲道：「我明白了。由现在起，凤菲只信任上将军一个人。」

项少龙暂时仍想不到如何利用凤菲这着有用的棋子。再嘱咐了她几句后，起身离开。

这可算是意外的收获，明白了韩竭实是一条两头蛇，同时与仲孙家和

吕不韦勾结。若他估计不错，表面上他虽是缪毒的得力手下，其实暗里早给吕不韦收买了。

而他对吕不韦亦非全心全意，至少在凤菲一事上瞒着那奸贼。

韩竭究竟打算如何安置凤菲呢？恐怕连他自己都还举棋不定。

男女间一旦生情，总会纠缠不清，难以一刀切断。他和赵雅何尝不是如此。

际此明天就是寿宴献技的日子，院内出奇地平静，多天的排演亦歇了下来。

项少龙虽心事重重，却不得不装作若无其事，还与费淳、雷允儿等一众比较友好的家将闲聊，才知道凤菲已亲自发放给他们每人一笔可观的遣散费，但大部份人都准备留下来，继续追随一向比凤菲更懂收买人心的董淑贞。

歌姬中只有幸月决定回乡息隐，云娘别仍未定行止，看来她是等待肖月潭的意向。

更有人探听能否能追随项少龙，但都给他一一婉拒。

现在他自身难保，不愿别人陪他冒险，更不想削弱了歌舞团的保卫力量。因他们对上仲孙龙那种人物虽毫不起用，但对付一般小贼劫匪，却仍是卓有裕如的。

忽闻仲孙玄华来找他，项少龙心中有数，到大厅见他时，仲孙玄华果然以几句过场闲话，如说二王子怎样欣赏他后，就转入正题道：「我们已为上将军安排了一艘性能优越的风帆，后晚在稷下宫接了上将军后，立即登船。只不知大小姐会否和上将军一道走，还是大小姐迟走一步，待稷下宫的表演后始起行呢？」

项少龙装出苦恼的样子道：「这正是令人头痛的地方，她坚持要待两场表演完满结束后才走。我怎么能放心一个人先行呢？」

仲孙玄华显然已从韩竭处得到消息，知道凤菲定下比武当晚和项少龙*坏览肪# *不禁愕然道：「你们不是说好了的吗？」

项少龙正是要令他对韩竭疑神疑鬼，叹道：「本来是说好了，但不知如何今天她忽然改变主意。哼，她怎瞒得过我，一方面和我相好，其实又与别的男人有私情。她有眼线，难道我没有吗？」

仲孙玄华显然不知道韩竭和凤菲的真正关系，闻言色变道：「谁是她的男人呢？」

项少龙摇头道：「这是大小姐的私隐，恕我不能透露。不过也差不在迟上几天，我就等稷下宫的表演后才走好了！」

仲孙玄华立时乱了阵脚，急道：「吕不韦决定了在上将军与曹公决斗后的翌晨起程回国，上将军不想先一步回去吗？」

项少龙知他死心不息，仍在试探自己，奇道：「早些回去干甚么？何况我早遣人回咸阳，告欣储君有关我的情况，还告诉他我若在甚么地方出事，就与该国有关，嘱他为我报仇。我才不信吕不韦和田单敢亲自出面动我，他们必是煽动其他人作替死鬼。」又冷哼道：「我乌家高手如云，谁害了我，必难逃被追杀的命运，想害我的人该有此顾忌，所以玄华兄请放心好了。」

仲孙玄华心中有鬼，怎能放心，听得脸色数变，欲语无言。

李园等何尝敢亲自下手对付项少龙。亦只像吕不韦般煽动仲孙龙父子作替死鬼而已。

自邯郸乌家堡一战后，谁不知乌家战士的厉害。

若事后泄出是仲孙龙父子干的，不但齐国王室会怪罪，只是乌家复仇的死士，已足使他们父子寝食难安。

项少龙当然不会放过对仲孙玄华继续施压的机会，道：「若我是吕不韦，就找些像麻承甲那类的蠢人，教他来杀我。事成后，再把消息泄露开去，那时我们秦国便会正式要贵国大王交出麻承甲的人头，你说贵国大王交还是不交呢？」

仲孙玄华忍不住抖震了一下道：「这确是借刀杀人的毒计。」

项少龙心中好笑，知他终看穿了吕不韦表面像是背弃了田单，其实只是一石二鸟的先借他父子害项少龙，然后再利用此事除掉他们父子。

举一反三，他们自该想到若出了事时，李园等亦只会诿过在齐人身上。

仲孙龙本非蠢人，否则也不能挣到今时今日的财势地位，皆因以为嬴政和项少龙地位不保，才致乱了主意进退失据。

怎知项少龙得到风声，又偷听了他们昨晚的密议，只于谈笑间便令仲孙玄华醒悟到被吕不韦、李园等人，甚至韩竭利用了。

仲孙玄华忙着要回去与乃父商量，那还有兴趣说话，惶惶然的溜了。

项少龙伸了个懒腰，回头去找凤菲。

若他猜得不错，仲孙玄华今天会找韩竭质问，而韩竭则会追问凤菲。

吕不韦大后天清晨走，韩竭自须随行，无论是为他自己还是为了吕不韦，也绝不容凤菲落到仲孙龙手上。

但为此他却知道即管拿个天给仲孙龙作胆，都再不敢妄动凤菲。

就算仲孙龙仍要对付自己，也不敢留此把柄，因这等若明告诉别人他是为了凤菲来对付他项少龙的。

事情像忽然又生出转机。

李园等骗得他死心塌地，他誓要以牙还牙，好好骗回他们一趟。

凤菲好像真的对韩竭死了心，对项少龙的指示言听计从，两人出奇地融洽。到肖月潭来找他，项少龙才离开主楼，在前院偏厅把昨天和今早的事详细向他道出。

肖月潭拍腿叹道：「项少龙毕竟是项少龙，对方稍有错失，就被你把握到漏洞。仲孙玄华经验尚浅，被你几句话就把底子都抖了出来。」顿了顿盯着他道：「可是少龙真不担心吕不韦找到那对养育嬴政的夫妇吗？」

项少龙知他也在怀疑小盘的身分。不过此事现在除了乌廷芳、滕翼外，亲如纪嫣然亦不知晓。故心理上实不容他再透露给任何人知道。即管肖月潭亦难例外。遂装出坦然之状，若无其事道：「找到又怎么样，除非他们被吕不韦重金收买，捏造诬告，否则有甚么要担心呢？」

肖月潭讶道：「其实这问题老哥一直就想问你，图总管写给我的信中，提及你曾与秦国军方元老合作，对吕不韦和储君进行滴血辨亲，证实两人没有血缘关系后，储君和你始能得到这些军方元老全力支持，压制吕不韦。可是少龙为何那么有把握，肯定储君非是吕贼的骨肉呢？」

这是当日图先的问题，亦是项少龙最怕面对的问题，叹了一口气道：「我曾亲口问过朱姬，储君究竟是谁的孩子？她说连她都弄不清楚，那即是有五成机会是吕贼的，但也有五成机会不是。在那种情况下，若我拒绝鹿公的提议，岂非立即失去秦国元老之心，所以咬牙搏它一铺，岂知竟押对了。」

肖月潭点头道：「一赔一的赌率，确是博得过。但现在你的情况却非是如此乐观，仲孙龙给你这么唬吓，可能再不敢作别人的行凶工具，但你也绝

不可依靠他。

」顿了顿续道：「幸好我们的关系尚未给人察觉，人人只以为我是凤*频闹R 竣恕*

目下唯一之计，仍是少龙你一个人先走为妙。只要你可安然离开，凤菲她们就安全了！」

项少龙心忖凤菲等可交由善柔和龙阳君两人联手维护。若齐王明晚宣布田健成为新太子，解子元的地位自然大是不同，仲孙龙父子更要巴结他，而田单则更是顾忌他了。

李园等则乐得做顺水人情，免与他撕破脸皮，大家都没好处。若郑国渠一事给抖出来，韩闯的大功立时变成大祸。所以关键处只是他如何活着回咸阳而已。

肖月潭老谋深算，提醒他道：「韩竭这小子大不简单，本身是韩国贵族，又拜在曹秋道门下学艺，看是缪毒一党，但却与吕不韦关系亲密。现更加上因凤菲而来的嫉忌因素，说不定会铤而走险，纠集稷下感到受辱的剑手向你偷袭，此事倒是不可不防呢。」

项少龙断然道：「与曹秋道战后，我便立即远遁，好在稷下宫是在城外，方便得很。」

想起逃生的必需工具滑雪板，压低声音道：「时间无多，肖兄可否为我张罗一块上等木材，让我制作一对在雪地逃生的工具。你到时把它与乾粮埋在稷下宫附近某处，我起出来便可迅速逃生。」

肖月潭本身就是妙手巧匠，大讶之下追问详情，到项少龙把滑板滑杆描绘出来后，他惊讶得合不拢起嘴来，愕然道：「你是怎么想出来的，这是雪车的原理，这事包在我身上，老哥我立即动手找材料赶制，保证比你画出来这对更实用，时间该仍来得及。」

肖月潭前脚踏出听松院，解子元便来了，兴奋地道：「上将军若没有特别事，不若一道去趁热闹，看柔骨美人彩排小弟编作的歌舞吧！」

项少龙本全无兴趣，但想起得装作充满闲情逸致，一点都不担心有任何事会给吕不韦揭穿，正是重要策略之一。

遂摆出欣然之状，陪解子元去了。

第六章 恩怨分明

坐上解子元的马车，听他哼着轻松的调子，项少龙定下神来，回想过去这几天内发生的事。

可以想像当初李园在仲孙家碰上自己时，心中是只有友情而无歹念。直至他忍不住向韩闯透露，才兴起应否除去他这个大患的念头。至于以后如何搭上郭开，则无从猜估了。

他们知道龙阳君对他有特别感情，且曾后悔出卖过他，故把此事瞒着龙阳君。

龙阳君只因找凤菲才碰上他的。

到韩闯亲来找他，知道他会去曹秋道处偷刀时，可能仍未决心害他，

尚在举棋不定。

可是当韩闯把这事告诉李园或郭开时，终引发了他们欲借曹秋道之手除去他的诡计。当见曹秋道杀他不死后，韩闯知道事情已泄露出来，所以避他不见，只由李园来探他口风。

李园不愧高手，故意暴露韩闯与郭开勾结的事，好骗取他的信心。而自己还蠢得把龙阳君安排他逃走的事泄了出来。

龙阳君则明知李园等人要害他，苦在无法说明，故准备不顾一切送他离开临淄。

只因自己反悔而拒绝了他的好意。

若不是昨天偷听到他们的密话，恐怕这一世都弄不清楚这其中的种种情况。

奇怪是他只感到痛心，却没有恨意。

因为谁都是迫于无奈的。

解子元这时道：「你和许商熟识吗？据说他是上蔡人，很有本领。」

项少龙这才记起他是吕不韦今趟来齐的随员，只因没有碰头，故差点忘记了他。点头表示认识。

解子元道：「现在他和齐雨争兰宫媛争得很厉害，吕不韦似乎对许商非常纵容。」

项少龙想了想道：「若我猜得不错，兰宫媛和许商的恋情，该是当年在咸阳开始的，嘿，你知否兰宫媛曾扮婢女行刺我？」

解子元讶道：「竟有此事，不过她确曾受过训练，身手非常了得。」

项少龙遂把当时事情谈出来，解子元神色凝重道：「那个杂耍团该是边东山的『东州杂耍团』，一向周游列国表演，难怪忽然消声匿迹，原来已全体丧身咸阳。」

项少龙问道：「边东山是谁？」

解子元叹道：「曹秋道四大弟子中，以边东山居首，接着才是仲孙玄华、韩竭和内人。」

这边东山最擅腾挪跳跃之术，是个第一流的刺客，一向都在田单门下办事。」

项少龙道：「可能他也在那一役中死了。」

解子元摇头道：「上几个月我还听仲孙玄华说见过他。据说他刚到燕都刺杀了一个燕将，燕人对他是谈虎色变。上将军虽是厉害，但暗杀是不择手段的，不可不防。」

项少龙苦笑道：「要刺杀我，现在是最好的机会了。」

解子元正容道：「在这里反不用担心，边东山对大齐忠心耿耿，绝不会令大王为难，但若离开齐境就很难说。燕人称边东山作百变刺客，可知他装龙像龙，扮鬼似鬼，谁都不知他会变成什么身分样貌见人。」

项少龙这时那有闲暇去理边东山，记起张泉偷谱的事，说与解子元知道，并说凤菲已另谱新曲，就算她演奏出来，也打击不了凤菲。

解子元愤然道：「定是齐雨指使的，此人曾追求过凤菲，却给拒绝，故此怀恨在心。这可包在我身上，我解子元绝不容许媛媛作出这种羞人的事。」

马车开进玉兰楼去，此时青楼尚未开门营业，偌大院落宁静得像个隐士居住的世界，只后院某处隐隐传来乐声。

两人走下马车，朝后院特别宏伟的歌乐殿堂举步走去。

解子元低声道：「以前大王没那么多病时，常爱到歌乐殿堂听歌看舞，说歌姬在这里都活泼多了。当然啦，入到王宫，谁不怕出不来，无论是一时获罪赐死好，又或给大王留下，做了只隔一夜就给忘了的宫娥妃嫔，实际上都没多大分别。」

项少龙暗忖比起上来，小盘的自制力就好多了。

解子元叹道：「大王有个愿望，就是三大名姬同时在他眼前表演，所以务要我们为他办到。这可是他死前唯一的期待。为此才能撑到这刻，否则可能早已……嘿！」

项少龙这才明白今趟盛事的来龙去脉，由此可知齐人不但爱空言，还爱安逸。

这种苟安的心态，使堂堂大国不但成不了东方诸国的领袖，还不断在破坏唯一能真正抗秦的合从之策。

悠扬的乐韵愈是清晰，众姬同声颂咏，调子扰美，项少龙也不由听得入神。

解子元得意道：「这就是我那晚在厢房内写的一曲，应是小弟生平的代表作。」

项少龙笑道：「这是否说排演已到了尾声呢？」

解子元哈哈一笑，跨进歌乐殿堂去。

殿堂中心处近六十名歌姬挥扬着各色彩带，幻出千变万化的图案，像一片片彩云般环绕中心处盛装的兰宫媛载歌载舞，使人见之而神迷陶醉。

此时兰宫媛正一人独唱。

看她柔婉的娇躯作出各种高难度的曼妙舞姿，歌唱出抑扬顿挫，宛如天外仙音的乐曲，令人几疑误入仙子群居的仙山福地。

布于一隅的四十人大乐队，正起劲吹奏，殿内充满欢乐的气氛。

观者除了齐雨并有一群十多个项少龙不认识的齐人外，赫然还有许商在其中。

一曲既罢，齐雨等鼓掌喝采。

兰宫媛舍下其他人，往解子元和项少龙迎过来，笑脸如花道：「解大人和上将军为何这么迟才来呢？」

解子元不知是否记起刚才项少龙讲及「偷曲」一事，告罪后把兰宫媛拉往一角，说起话来。

齐雨等则朝项少龙走过来，其他歌姬，无不对项少龙露出注意神色，交头接耳，低眸浅笑，情意盎然。

许商依秦法向项少龙施军礼，肃容道：「尚未有机会正式向上将军请安，上将军请恕末将无礼之罪。」

项少龙笑道：「此处又非咸阳，一切从简好了。」

齐雨有点惊疑不定的偷瞥远处正板起脸孔与兰宫媛说话的解子元，心神不属的对项少龙道：「听说上将军对音律极有研究，未知对刚才一曲，有何评价？」

项少龙知他是由张泉处听到消息，心叫惭愧，正容道：「齐兄说笑了。对音律小弟乃门外汉，不过即使不懂音律如我者，也觉刚才一曲精采绝伦，令人神驰感动。」

在齐雨旁一名体型彪悍的年青武士插入道：「在下闵廷章，见过上将军。」

项少龙暗付原来你就是与麻承甲同时在齐国剑坛崛起的人物，口说幸会，留心打量了他几眼。

闵廷章比较起来，要比麻承甲斯文秀气，亦较为顺眼。

闵廷章目光落到他的百战刀处，项少龙索性连鞘解下，递给他过目。

这著名剑手露出意外神色，接过后与其他好奇的人研玩起来，啧啧称赏。

剩下齐雨、许商和项少龙三人，都有点不知说甚么才好的尴尬。

几名大胆的美歌姬拥了过来，争相向项少龙招呼施礼，眉目传情后，又笑着飘了开去。

幸好这时解子元和兰宫媛回来了，后者神态委屈，显是给解子元数说一顿，但看情况她是甘于受责的。

齐雨用眼色向她询问，兰宫媛却故意不看他，看来是把气发泄在他身上。

许商移到兰宫媛旁，奇道：「媛媛似乎不开心呢？」

兰宫媛目光却落在项少龙身上，道：「媛媛尚未有机会向大小姐请安，不知上将军是否直接回听松院？」

除解子元外，其他人均感愕然。

项少龙想不到解子元对兰宫媛这么有影响力，微笑点头。

兰宫媛问道：「可否立即起行呢？」

齐雨等无不错愕，不明白发生甚么事。

闵廷章闻言将百战刀双手递回给项少龙，赞叹道：「闻说这奇兵乃上将军亲自设计，确是巧夺天工，令我等大开眼界。」

项少龙知道自己一刀败走麻承甲，已赢得这个本来目空一切的剑手尊敬，谦虚几句，待要和解子元、兰宫媛一道回听松院时，闵廷章却邀请道：

「明天是稷下宫每月一趟的剑会，上将军可肯拨尊莅临，指点一下我们这些小辈？」

项少龙露出为难之色，诚恳地道：「说实在的，这么与曹公见面，是有点尴尬的。」

另一人兴奋地道：「曹公近十年都没有出席剑会，上将军可以放心。」

项少龙暗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敷衍道：「明天再说吧！」又顿觉奇怪道：「剑会不是在初一举行吗？为何推迟了？」

齐雨道：「皆因大王寿辰，故延期举行，还会比平时隆重，上将军记紧要来！」

当下有人向他说出了时间地点。

项少龙不置可否，在齐雨和许商嫉忌的目光下，偕兰宫媛和解子元离开。

到了正院时，解子元表示要返官署，故不能随行，让出马车，自行骑马离去。

项少龙想不到会和这柔骨美人单独相处，生出戒心，道：「媛小姐坐车吧，我骑马好了。」

兰宫媛白了他一眼，淡淡道：「妾身也久未骑马，不若就一起借马儿的脚力吧。」

姚胜等忙让出两匹健马，兰宫媛虽盛装在身，但翻上马背却灵巧得像狸猫，惹来一阵采声。

项少龙有感而发道，「品格有个屁用，现在谁不是利字当头，凡于我有

所畏忌者，均不择手段要除之而后快。」

兰宫媛「噗哧」失笑道：「上将军很少有用这种语气说话的。可见你对媛媛有点改变了。人家今趟只是借见凤菲为掩饰，目的却是希望有单独与你说话的机会。」

上将军要小心身边这群仲孙家的武士，他们原是土匪流氓，专替仲孙龙收烂账，我一些好赌的姊妹给他们害得不知多么惨。不信就留心看看，谁不在竖起耳朵来偷听我们的密语？」

最后两句她故意提高声浪，吓得姚验等下意识地离开少许。

项少龙顿感领教到她的辣处。

三大名姬确是各有特色，其中以兰宫媛的行事最不检点。不知是否因少女时的不幸遭遇，颇有点自暴自弃，对男人亦抱着游戏的态度，但其实心底里却是恩怨分明，令人敬服。

兰宫媛发出一阵银铃般的娇笑，引得路人侧目时，又向他凑近点低声道：「上将军见媛媛肯和齐雨这些卑鄙小人在一起，是否心存鄙视呢？唉，这世上有多少个好人，齐雨至少生得好看，又懂哄人。不过偷曲一事人家却是无辜的，齐雨还骗人说是他撰作的呢。」

项少龙笑道：「这才像兰宫媛嘛！」

听松院已然在望，兰宫媛轻轻道：「上将军要小心石素芳，她一向和蒲鹄关系密切，说不定会视你如仇人！」

项少龙苦笑道：「不差在多她一个吧！」

第七章 稷下剑会

兰宫媛离开后，凤菲不屑道：「听说她只要是男人就行，上将军对这种女人有兴趣吗？」

项少龙正与她步返主楼，闻言失笑道：「我何时表现过对她有兴趣了？淑贞的状态如何？」

凤菲傲然道：「凤菲调教出来的，会差到哪里去？不要岔开话题，你是怎样搭上她的？」

项少龙苦笑道：「不要用『搭上』这么难听的字眼好吗！小弟和她没有半点关系，人家说要来向你赔罪，难道我说不行吗。看你刚才的样子，对她比亲姊妹还亲热，掉转头就批贬得她体无完肤。」

凤菲掩嘴娇笑道：「女人妒忌起来就是这个样子，你不理睬人家，人家也不准你理睬其他女人，否则就和你没完没了。」

这时刚抵主楼台阶下，项少龙欲要离去，凤菲扯着他衣袖，把他拉进楼内，转身投入他怀襄，低声道：「上将军是否想弃下凤菲不顾，自行离去呢？」

项少龙满怀软玉温香，心情却是苦不堪言，他确是计划先行独自借滑板溜掉，然后再央人照顾凤菲她们。岂知竟给这兰质慧心的美女识破，眼下骗她不是，说出来又必会掀起轩然大波，他可以怎样选择呢？

凤菲仰起绝世玉容，凄然道：「不用说出来，你的反应已告诉人家那使

人伤心的答案。」

项少龙叹了一口气道：「你知否只要我安全，就没有人敢动你半根毫毛。」

凤菲哂道：「你不是说仲孙龙会照顾我们吗？」

项少龙道：「问题是你的旧情人和仲孙家关系太密切，我刚收到消息。在韩竭穿针引线下，昨天吕不韦与仲孙龙密谈了整个时辰，你说会有甚么好事？」

凤菲呆了半晌，幽幽道：「既是如此，你仍要将人家撇下吗？」

项少龙心中一动道：「不若你先我一晚走，迟些我再来和你会合，龙阳君该可作得安排。」

凤菲紧搂他道：「未知你的生死，凤菲怎能离开临淄，好吧！你爱怎样处置人家就怎样处置吧。凤菲认命了。」

项少龙深切体会得她所感到的「孤苦无依」和失落，凭她的色艺，天下男人谁不拜倒裙下。可是天妒红颜，先是遇人不淑，又碰上个对她没「动情」的自己，那教她不芳心破碎。

百般安慰，待凤菲「回复正常」，他才溜回房去，只休息得片晌。仲孙玄华又来找他。

在东厢坐下，仲孙玄华道：「上将军可知吕不韦来找过我们？」

项少龙知他回去与乃父和手下谋臣商议后，推断出自己再不信任他，故来作补救。可是他当然仍不会说出与郭开、李园等人的关系。

微微一笑道：「就算眼睛看不到，但亦可以想见。吕不韦甚么手段我项少龙未见过，加上韩竭是你师兄弟。是了！他现在和你究竟是甚么关系？」

仲孙玄华给他奇兵突出的问题戳在要害处，登时阵脚大乱，支吾道：「玄华也说不上来，说到底仍算有点交情。」

项少龙淡淡道：「韩竭该比吕不韦更想杀我，因为吕不韦还以为有把柄在他手上，可以害得我身败名裂，韩竭则是对我嫉忌得疯了，疯子做事自然没有分寸。」

仲孙玄华亦非蠢人，早已想到凤菲的真正情人是韩竭，否则为何常会知悉关于凤菲的消息。一时脸色立变，垂首以掩饰，眼望地下沉声道：「上将军决定了甚么时候走呢？」

项少龙心中好笑，知自己巧施手段，弄得他两父子彷徨无主，正容道：「我细想之后，还是正式向你们大王和二王子辞行，再请他们派出兵员保护，大大方方的回秦，胜过鬼鬼祟祟的，徒然惹人话柄。」

仲孙玄华点头道：「玄华绝对同意，上将军可以托解大人传话，包保一切安排得妥妥当当。」

只这几句话，便知仲孙龙父子权衡利害后，再不敢涉入害他的阴谋里。

假若他是由齐王室派人护送离开，那李园或吕不韦两方人马，都难再指使他们动手。

不过这却非解决善法，齐王总不能派千军万马保护他，且其中又说不定兼有卧底，防不胜防下，他那有命越过三晋或楚人的国境。

名为保护他的齐人更不会为他拚命，有起事来不落荒而散才怪。

但对凤菲来说这却是很好的安排。项少龙心想真要找田健研究这个问题！好了却这桩心事。

仲孙玄华又皱眉道：「刚才闵廷章来见我，说上将军答应了参加明天*

雉械慕*会，我已一力把这种无聊的事压着，为何上将军反会答应他。」

项少龙失笑道：「谁答应过他，我只是敷衍说到时再看看吧！」

仲孙玄华愤然道：「这小子真可恶，连我都不怕了，定要给点颜色他看。」

项少龙道：「放心吧！我怎会去呢？」

仲孙玄华道：「去亦无妨，谁敢惹上将军，首先要过得我这一关。玄华会警告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人，那个令上将军不高兴，就等若令我仲孙玄华不高兴。」

项少龙知他因先前失策，所以现在故意讨好自己。随口道：「明天再说吧！」

仲孙玄华道：「今晚……」

项少龙截断他道：「这两晚都不宜夜游，否则那有精神应付曹公的圣剑。」

仲孙玄华清楚感到项少龙再不若以前般对他亲切信任，知道吕不韦一事在他们间投下了阴影。无奈下怏怏去了。

项少龙细心思量后，遣人去把解子元请来，开门见山道：「小弟有一事请解兄帮忙。」

解子元欣然道：「甚么事都包在我身上，项兄请直言。」

项少龙坦然将情况说出来，以免因不清楚而出现不必要的意外。只瞒了仲孙龙父子暗中与李园等勾结一事，只暗示三晋和楚人都不可靠，密谋令秦齐交恶。

解子元听得吁出一口凉气道：「仲孙龙难道不知大王和二王子心意吗？谁都该知吕不韦将来没甚么好结果的。」

项少龙提醒他道：「你表面须装作若无其事，暗中通知二王子我或会不告而别，请他照顾凤菲和董淑贞她们。」

解子元拍胸膛答应道：「这事包在小弟身上。项兄去后，我就请二王子把她们接进王宫暂住，稍后再派人送她们到咸阳。」

接着露出依依惜别之情叹道：「没有了项兄，日子过得就不能似刻下那么多姿多采了。」

项少龙笑道：「是怕不可以去胡混吗？」

解子元老脸微红道：「内人对小弟的管束已松了很多，希望项兄走后都是那样就谢天谢地。」

两人谈笑一会，解子元才离去。

项少龙又找来董淑贞说话，交待后，董淑贞两眼红起来，惶然道：「现在我们都担心你后晚与曹秋道的比剑呢。」

项少龙明白她感到自己像在吩咐后事般，对她们的将来作出安排，故生出不祥之感，幸好自己从没感到会命丧于曹秋道之手。笑着安慰她道：「人总是要面对不同的挑战，现在你只须专心练好歌舞，将来再到咸阳表演给我看好了。」

董淑贞感激的扑入他怀里。

抱着她动人的肉体，项少龙首次感受到两人间没有男女的私欲在作怪，有的只是一种超越了男女爱欲的高尚情操。若非自己把持得定，现下就休想享受到这种曼妙的感觉。

心中不由涌起强烈的斗志，为人为己，他亦要奋战到底，绝不能放弃

或屈服。

这晚歌舞团上下聚在大厅举行预祝宴，人人表现得意气昂扬，非像以前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情况。

席间项少龙宣布正式邀请由董淑贞继承的歌舞团到咸阳表演，所有费用自然由他乌家负责，众人更是雀跃。

凤菲亦像个没事人的与众同乐。

有了项少龙的支持，等若多了个可信赖的大靠山。对歌舞团的发展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唯一的阴影就是项少龙后天与曹秋道的比武，不过当然没有人敢提起此事。

很多人都醉倒了，包括凤菲在内。

项少龙却滴酒不沾唇，将凤菲送回房后，独自一人到了后园练刀。

他感到自己在刀道上的修养进步了。

这应是被曹秋道迫出来的。

和这威震天下的一代剑术大宗师交过手后，使他窥见了武道上以前难以想像的境界，精神和剑术浑成一体所营造出来的气势，予人的压力比靠凶悍或拚死力之辈不知高强了多少倍。

项少龙以往之能胜过一般剑手，除了体魄和气力外，主要是因懂了墨氏剑的心法，故能在对阵时保持绝对的冷静，发挥出剑法的精华。

曹秋道却进一步启发了他从斗志、信心和某种难以形容的精神力量合营出来的气势，这正是胜败的关键因素。

是晚他静坐了大半个时辰才入睡，一觉睡至天光，醒来时精足神满，只感连老虎都可赤手应付，起来使到园里热身练功。

他想起日前一刀克敌，杀得麻承甲弃刃而逃，除了时间拿捏得准确外，主要是因用两手握刀，学足东洋刀的运剑方式，使力度倍增。

心中一动，暗忖这或会是应付神力惊人的曹秋道的唯一妙法。

但何时运用，怎样运用，却是关键所在。

区区十剑，他才不信自己捱不过。

任曹秋道三头六臂，但自己刀和鞘配合使用，该可支持过十剑的短暂时间。

想起当日落败时，连挡十剑都欠缺信心，不禁好笑。亦暗暗感激肖月*墩饬际*益友。

早前的消沉、逃避心态，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切均安排妥当，明晚无牵无挂的和曹秋道玩完那游戏后，他就乘夜远走高飞，返咸阳与妻儿相会。

在强敌的压迫下，项少龙在练功中感到把生命的潜力发挥出来，每劈出一刀，生命都似攀上某一个高峰，这感觉是前所未有的。

他忽似陷身在万军冲杀的战阵中，身边的人一个一个的倒下，周良惨死眼前，鹰王扑敌为主报仇，心中充满惨烈愤怒之气。

又忆起好朋友因立场不同，一一将他出卖背弃。只感人事变迁，惟有手中百战刀始是永远良伴。

再虚劈一刀。

天地似若静止不前。

善柔的声音在身后响起道：「今天不比了！好小子愈来愈厉害呢。」

项少龙回刀入鞘，来到善柔身旁，笑道：「柔大姐也会害怕吗？」

善柔一肘打在他腰肋处，痛得他惨叫一声，晒道：「去见你的大头鬼，外面闵廷章等正在恭候大驾，要送你这小子到稷下官参加剑会，否则看本姑娘怎样把你打回咸阳去。」

项少龙抚着痛处皱眉道：「麻烦你告诉他们，我今天要闭门在家，养精蓄锐……」

善柔截断他道：「不准退缩，本姑娘刚在兴头上，很想撩人打架，你就做我的跟班去趁热闹好了。」

项少龙呆了一呆时，早给她扯得踉跄去了。

五百多名稷下剑手表演开场的「礼剑」仪式。

他们的动作划一整齐，漂亮好看。

项少龙坐在学宫正广场的上宾席处，右面是吕不韦，左边则是田单，他身旁是田健，善柔则不知钻到哪里去。

临淄的达官贵人、公卿大臣全体出席，情况非常隆重。

来趁热闹的武士和平民百姓，则密密麻麻围在广场四周，少说也有三、四千人。

礼剑完毕，鼓乐声中，田健意气飞扬的代表齐襄王宣读了训勉的话，身为稷下导师的仲孙玄华在十多名导师级剑手簇拥下，落场考较剑手骑射各方面的技艺，闵廷章亦是导师之一，颇为神气。

田单旁边的是解子元，隔着田单向他打个眼色，表示所托之事经已办妥。

正和田健说话的吕不韦凑过来道：「明天黄昏时，我来送少龙到稷下官吧！事关我大秦的荣耀，是必须隆重其事的。」

项少龙暗忖你由前门来，我就由后门走，看你到时怎下台，微微一笑，不置可否。

岂知田健听到，插入道：「该由我和仲父一起接上将军以壮行色才对。」

项少龙心中叫苦，无奈下只好答应。

另一边的田单笑道：「大小姐该到了宫里，为今晚的盛典预备哩！」

项少龙心中好笑，知他是找话来说，应了一声，目光落到场中，刚巧一名武士射出的箭命中二百步外箭靶的红心，惹起一阵采声。

比起秦国田猎的气氛，稷下剑会逊色多了，可见齐人武风及不上秦国。

这时有人走到田单身旁。低声向他说了几句话。

那人去后，田单笑向吕不韦道：「有人对仲父的上蔡第一剑手的剑法很感兴趣，不知仲父有没有意思让许商下场玩玩？」

项少龙心中一动，猜到是齐雨弄鬼，希望挫折情敌的威风。

接触过柔骨美人后，他感到无论是齐雨或许商，若以为能令这美女爱上他们，恐怕都要失望。不过许商乃管中邪级的高手，即管仲孙玄华或闵廷章下场，怕亦不能讨得好去。

吕不韦呆了一呆，道：「放着上将军这大行家在这里，稷下诸君们怎会退而求其次呢？」

田健正容道：「父王刚下严令，无论在上将军与曹公比试切磋的前后，均不准有任何人挑战上将军，麻承甲已因此被责。」

吕不韦「呵呵」一笑，以掩饰心中的尴尬和不安。

田单的脸色亦不好看，因为麻承甲的事他要负上点责任。

项少龙心想这才像样，更猜到有田健在其中出力。故意道：「定是齐雨

兄想和许统领玩玩哩！」

吕不韦和田单心知是项少龙闻得两人争风吃醋的事，表情都不自然起来。

吕不韦待要发言时，场上忽然爆起一阵热烈的采声。

众人目光投往场心时，项少龙、田单和解子元同时变色。

善柔昂然出现场中处，娇叱道：「较技的时间到了，善柔请田邦指教。」

田单剧震一下，知道善柔恃着夫君解子元声势日增，欺上门来，要拿自己的宝贝儿子作报仇对象。

田邦的剑术虽不错，但比起善柔这曹秋道的关门得意弟子，则只有待宰的分儿。

但若田邦怯战不出，那他以后都休想再抬起头来做人。尤其对方说到底只是女流之辈，情况就更严峻。

仲孙玄华等负责主持剑会的大弟子，都慌了手脚，不知该如何应付这场面。

坐在高台后排的田邦立即脸如死灰。

换了挑战的是普通稷下剑士，他大可派人出场，但对方是堂堂解夫人，又是指名挑战，他只能亲自上场。

田健「呵呵」笑道：「柔夫人确是豪勇更胜男儿呢。」

他这么开腔一说，更没人敢反对。

田邦正要站起来，旁边的旦楚扯着他，自己长身而起，冷然道：「柔夫人既然这么有兴致，不若让旦楚先陪柔夫人玩一场吧！」

今趟轮到解子元和项少龙一起色变。

善柔终是生过两个孩子，体力及不上以前，对着旦楚这第一流的高手，说不定会吃大亏。

项少龙别无选择，在善柔答应前，大笑道：「我也手痒了，柔夫人就把这场让给小弟吧！」

全场立时爆起震耳欲聋的采声，把善柔不依的抗议声音全盖过去。

第八章 告别香吻

旦楚在原位肃立不动，没有半点下场的意思，项少龙亦安坐席位里，众人叫得声嘶力竭，见到这奇怪情况，终逐渐收止喝采叫好的嚷声，以至完全静止下来。

项少龙与场中气鼓鼓的善柔对视，露出微笑。

他在扬声之初，便猜到旦楚不会应战。

旦楚是犯不着冒这个险，没有盖世神兵百战宝刀前的项少龙，已是那么厉害；现在的项少龙，更使旦楚没有把握。放着明天就有曹秋道亲手对付项少龙，他这个险怎冒得过？

果然旦楚致礼道：「大王颁下严旨，除曹公外，不准任何人与上将军比武，未将怎敢造次？」

旁观群众立时传来一阵失望的嘘声。

坐在田健另一边的仲孙龙站起来大喝道：「大王之旨，谁敢不从！」

群众立即静下来，令人对仲孙龙的「权威」生出异样的感觉。

善柔得意地道：「那旦将军就落场施展身手吧！」

旦楚求援地望向田健。

田健明白他的进退两难，笑道：「柔夫人剑法厉害，临淄无人不晓，旦将军刚才是一时情急下吧了。现在得上将军提供了缓冲之机，怎可再下场，此战作罢好了。」

这番话总算得体，暗示田邦非是善柔对手，给足善柔面子。

善柔知这未来齐主开了金口，怎都打不成的了。狠狠瞪了项少龙一眼，失望回座。

项少龙心知善柔不会放过他，却一点不担心，给善柔打打骂骂，正是人生乐事。

解子元向他投来感激的眼色。

剑会继续进行，虽有比武，但众人总觉不是味儿，在午时前，匆匆收场，挑战许商一事亦不了了之。

项少龙与田健、田单、吕不韦等在稷下官共晋午膳，项少龙忍不住间隙问仲孙玄华道：「为何其他各国使节一个不见，玄华兄没邀请他们吗？」

仲孙玄华扮作老友状，神秘兮兮的答他道：「前两天大王和各国使臣晤面，大家各持己见，闹得很不愉快。所以今天他们都避不出席，否则会更热闹一点。」

这么说，项少龙醒悟到谈的必是有关合从抗秦的事，而齐国仍坚持过往策略，跟东方诸国当然谈不拢了。

想起自己是击溃两趟合从大军的人，第一次是暗施横手，放魏增回国，惹起魏王封信陵君的疑忌，强行把他从战场调回来，弄至群龙无首。

第二趟则是亲自领军大败合从军于进军咸阳的途中，使合从军功败垂成。

在东方五国的人眼中，自己可算是罪大恶极。难怪李园等老朋友要反戈来对付他项少龙。

席间，项少龙乘机向田健说出凤菲今晚乃她归隐前最后一场告别演出，希望他能当众宣布此事。

田健道：「父王最欣赏大小姐的演出，不若由他宣布更佳。」

项少龙道：「这就更好哩！今晚未将道贺后，便要回去休息，以应付明晚之战，谓二王子给我先向大王代致谢忱。」

田健表示明白，答应他的请求。

项少龙趁机告退溜了。

回到听松院，歌舞团已全体移师王宫，只剩下几个看门的婢仆，静悄冷清。

项少龙正要登上主堂的台阶，姚胜从后面赶上来道：「上将军，小人有要事向你报告。」

项少龙这才醒起曾嘱他监视郭开和韩闾，后来因发觉仲孙龙父子暗里与这些人勾结，而姚胜却是仲孙家派来的人，遂不将此放在心上。

两人在一角坐下后，姚胜神情凝重的道：「这两天，三晋和楚燕五国的使节都不断碰头，其中最频密是赵燕两国，经我发散人手侦查下，两国均有剑手混在各地前来观赏贺寿盛况的人潮里，进入淄城。」

项少龙首先问道：「你有把这事告诉龙爷和玄华兄吗？」

姚胜摇头道：「少爷早有吩咐，在跟上将军这段日子，甚么事都不用对他说，所以这事他们全不知情。」

项少龙赞道：「只有你们这些谙熟淄城情况的人，才可察觉出燕赵剑手的真正身分。」

姚胜压低声音道：「燕国的徐夷则和赵国的郭开昨天黄昏时会联袂到稷下官游览，据跟踪的人观察，他们似在勘察地形。」

项少龙心中悚然，难道郭开等高明得猜到自己会在明天溜走，所以准*阜 髻*己。

当然这只会在他过了与曹秋道比试的一关后才会发生。

为了国家利益，人人都变得不择手段。徐夷则亦是如此，假若能在齐境混充齐人干掉他项少龙，秦齐不交恶才怪呢。

姚胜道：「上将军不知是否知道，曹公已请大王颁下王命，在他与上将军决战时，不准有任何人在远近骚扰观望。所以在比武有结果前，所有人都要留在城里，连我们都不得踏入学宫的范围。」

项少龙心想这虽有利于逃走，却对想暗杀自己的人提供了最大的方便。

皱眉道：「有没有看到他们在甚么地方特别停留过呢？」

姚胜取出一卷画上稷下官形势的帛图，详细指出郭开和徐夷乱所到之处，连在某处停留多久，都清楚指出。

项少龙讶道：「跟踪他们的人心思相当仔细哩！」

姚胜喜道：「小人知道事关重大，所以亲身去观察他们的行止。」

项少龙衷心赞了他几句，并吩咐他不可将此事泄露给任何人知晓。

姚胜愤然道：「我早知燕人没多少个是好人，今趟摆明是阴谋不轨，想破坏我们和贵国的邦交，上将军不若直接向大王说出这件事，由他安排人手保护上将军，又或特别批准我们到观星台下等候上将军荣归回城。」

项少龙另有打算，当然不会听他的提议，笑着拍他肩头道：「他们怎都不敢在学宫附近动手，照我看该是埋伏在回城的路上，那里沿途雪林密布，最利偷袭，你可否给我准备些烟花火箭，我要回城时，就施放烟花，召唤你们来接应我呢？」

姚胜同意这是最佳方法，仍忍不住道：「上将军难道对此事不感愤慨吗？」

项少龙叹道：「徐夷则和郭开都是与我有过交情的朋友，这回要在战场上见个生死是无可奈何的事，但若可避免正面冲突，将就点算了。」

姚胜露出敬佩神色，退了出去。

项少龙独坐厅内，思潮起伏，呆坐片时，才返回后院去。

沿途清冷寂寥，颇有人去楼空的凄凉感觉。

但想起明晚就可起程回咸阳，项少龙整个心又灼热起来。

回去后，定要好好慰藉娇妻爱婢们。想起当年由赵返秦时，婷芳氏已隤然长逝，不禁又焦虑不安，百感丛生。

「好小子！终于找到你了！」

项少龙愕然转身，只见善柔如飞赶来，找他晦气。

项少龙愁怀尽去，摊手道：「柔大姐想拿小弟怎样呢？」

善柔劈手抓着他襟口，杏目圆瞪道：「竟敢破坏本姑娘的好事，谁要你出头，你真比我厉害吗？」说到最后，她忍不住娇笑起来。

项少龙忍不住拍拍她嫩滑的脸蛋，笑道：「做了两个孩子的母亲，仍是这么喜爱打打杀杀，柔大姐好该为解兄想想，不要再随便找人厮拚了。」

两人在临淄，尚是首次有这样亲密的接触，善柔俏脸微红，嗔道：「信不信我把你碰我的手砍掉。」

项少龙赧然道：「明晚我就要走了，占多少便宜该可以吧！」

善柔一震道：「为何不早点告诉我。」

项少龙低声道：「我才决定不久，此事万勿告诉其他人，捱过你师傅十招后，我立即就走。」

善柔透露出对项少龙的关怀，问道：「除了河道外，离开临淄的道路仍被大雪封闭，明晚你是万人注目的对象，怎能悄悄乘船逃走呢？是谁给你布置安排的？」

项少龙拉她到了园里，道：「我自有万全之策，否则亦不能避过三晋人的千里围搜，你有甚么话要我带回去给两个好姊妹呢？」

善柔「噗哧」笑道：「告诉她们我绝不会比田单早死，且每天都在欣赏他的没落和受苦。」

忽地俏脸微红，垂头咬着下唇道：「横竖无人，不若我们到房里去亲热一番吧！」

项少龙大吃一惊，骇然道：「这怎么行，解兄是我的好朋友。」

善柔项道：「我故意放他出去胡混，正因我要和你胡混，两下扯平，最是公平不过。」

项少龙苦笑道：「你误会解兄了，他只是在青楼那种环境里，才能灵思泉涌的谱出新曲，非真是有甚么胡混举动的。」

善柔呆了半晌，凑过香唇深情地道：「那就只亲个嘴儿吧！算是为你明晚的比武壮行色，亦当是向你道别送行吧！」

善柔刚走，解子元便到。

项少龙暗呼「好险」。

解子元仔细看了他一会，松了一口气道：「小弟还以为她会揍你一顿呢！玄华告诉我她知你回府后，便气冲冲的离开。」

项少龙昧着良心道：「嫂夫人并非蛮不讲理的人，只是有时脾气大点吧！」

解子元坐下道：「此时没有其他人，反落得清静，正可以谈点心事。」

项少龙坐在他旁，讶道：「解兄有甚么心事要说？」

解子元叹了一口气道：「说来你不相信，我想辞官不干哩！只怕二王*硬掣稀*」

项少龙奇道：「解兄官场得意，为何忽生退隐之心？」

解子元苦笑道：「做官的没多少个有好下场。官愈大，树敌愈多。你位高权重时，没有人奈何得你。一旦势子弱了点，其他人就来争你的位置。不单要应付下面的人，还终日惶恐，不知上面怎么想你，这样过日子有啥意思。内人便常说我不是当官的料子，不够心狠手辣。像仲孙龙父子就令我很失望，竟私下和吕不韦碰头，却没有告诉我。」

项少龙陪他叹了一口气道：「要辞官不是没有办法，诈病就可以了。」

一言惊醒梦中人，解子元两眼登时放光，拍案道：「项兄果是智计过人，就这么办。说不定迟些我可到咸阳探望项兄，还有纪才女。嘿！有项兄从中引介，说不定连寡妇清都可见到。」

项少龙知他并不清楚自己和琴清的关系，拍胸保证道：「这包在小弟身上。」

同时记起小盘的身分危机，心中不由抽搐一下。

解子元看着厅外的天色，道：「我要早点入宫，待会让我再差人来接项兄吧！」

项少龙婉言拒绝，送他出门，才返房躺在卧榻上研究姚胜留下给他的帛图。

若自己是徐夷则和郭开，必在稷下宫和城廓间那段约里许长的官道旁中布下伏兵，倘从两旁雪林密集放箭，猝不及防下，自己必死无疑。

假若自己装作返回临淄城，接着忽然往雪野远处逸去，负责放哨监视自己的敌人会怎么办呢？

敲门声响，进来的是肖月潭。

项少龙跳了起来，把地势图递给他，转递姚胜的报告。

肖月潭指着稷下宫外西南方一处道：「明天我会将远行装备和雪板放在小山丘上，就在这道向西的斜坡顶，方便你滑下来。」

项少龙喜道：「制造好了吗？」

肖月潭道：「还差一晚工夫，今晚我不赴寿宴，免得给吕不韦认出来。」

项少龙不好意思道：「岂不可惜？」

肖月潭微喟道：「风花雪月的事算得甚么，只有少龙安返咸阳，才可对付吕老贼。明天你可能见不到我，老哥此刻是特别来向你道别的。」

项少龙伸手握紧他的手，感激地道：「大恩不言谢，我不知说甚么才能表示心中的感受。」

肖月潭微笑道：「迟些时或者你不会这么想。总言之我是为了你的利益。给老哥传话与嫣然她们知晓，说老哥心中常惦记她们。」

项少龙不解道：「老兄为何有此奇怪言语，无论如何，我项少龙都不会怪你的。」

肖月潭深深凝视着他道：「人心难测，不要真的只打十招就当算数，虽防他老羞成怒，忽然反悔。」

项少龙点头道：「经过李园、韩闾的教训，我还会轻易信人吗？」

肖月潭闻言整个人轻松下来，叮咛道：「只要你能渡此难关，安然返抵咸阳，你便全胜了，否则一切都前功尽废。」

项少龙心道还有小盘的身分危机，却苦于说不出来。肃容应道：「我绝不会输的。」

肖月潭欣然道：「少龙终回复信心了！」

项少龙沉吟道：「真奇怪，百战宝刀失而复得后，我感觉上截然不同，就像从没有给李牧打败过那样，有一段时间我确是很消沉的。」

肖月潭站起来道：「不用送我，珍重了。说不定有一天我们会同赴塞外，面对大草原的挑战。」

目送肖月潭的背影消失在回廊尽处，项少龙想起在邯郸初见肖月潭的情景，这多才多艺的人刚谈完正事，便要求乌家送他歌姬陪夜，使他留下不良印象。想不到却是个豪情侠慨的人物，大家更成了生死之交。

人生的道路确是曲折离奇。

唉！

今晚早点过去就好了。

自逃亡以来，没有一天他不想回家去，只有在那里，他才能寻到睽违已久的幸福和安逸。

第九章 齐宫盛宴

当项少龙看到往宫城的路上塞满赴会的车马，彼此挤得缓若蜗牛时，不禁庆幸自己策轻骑的选择。与姚胜等时而越上行人道，时则在马车间穿插，灵活迅快的朝王宫驰去。

他所到处，人人瞩目，贵女宦妇纷纷揭帘来争睹他的风采，看看能令纪才女倾心的男子究竟生就怎样一副长相。

项少龙当然不会使她们失望，头扎武士巾，劲装外面潇洒的披上长大的风氅，挺直的躯干，俊伟的仪容，挂在唇角似有若无不经意的笑容，加上腰间佩著名闻天下的百战宝刀，确有令天下美女着迷的魅力。

姚胜等亦感与有荣焉，人人份外挺胸拔背，好不威风。

他们逢车过车，进入内城时，守城门的御卫均肃然致敬。

项少龙却是心如止水，无忧无喜。

来前他曾再静坐了整个时辰，沐浴更衣，感到自己的精气神都攀上前所未有的巅峰，对未来充满渴望和信心，对眼前一切更感是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生命的大忌是永无休止的重覆。

可是他自出咸阳踏进战场后，每一刻都活在巨大的压力和危机中，而逃亡之后，每天更无时无刻不面对生与死的选择，到现下则是即将与剑道巨匠决胜于稷下官观星台的一战，接着就是返回千山万水外的温暖家中，生命攀上最浓烈的境界。

他感到以后都永不会忘掉这赴宴的一刻，人声车马声似乎近在耳旁，又像是从九天云外的遥不可及。

所有景象都有种似非实质的感觉，只有他和马儿的运动，才拥有真正的血肉交融。

他正深陷在这奇异的时空之梦的至深处，无能自省，无能自拔，更不愿苏醒过来。

蓦地一声「上将军」，惊碎了他这清醒的梦。

项少龙减缓马速，朝声音来处回头瞥去，见到后方第三辆马车的车窗有人探出头来向他招手，赫然是郭开。

护在郭开前后左右的赵国骑士，均向他施礼致敬。

项少龙策马停定，马车好不容易才从后方赶上来，郭开叹道：「终于能与少龙见面，在寿春我是面对面都不认识，现在终能相对言欢，晶太后很挂念你哩！」

郭开这奸鬼老了不少，兼且胖得脸孔都变圆了，无复当年的潇洒。项少龙虽不欢喜他，又知他正密谋对付自己，但仍装出老相识的亲切感，笑道：「郭相养尊处优，心广体胖，若在街上碰上，可能认不出你来哩！」

郭开目光落在他的百战宝刀处，感触良深的道：「当年先王一念之差，

误信赵穆，否则今天我和少龙不但该是好友，还是同心合力共抗外敌的夥伴呢。」

项少龙策马与他的马车同速缓行，时进时停，姚胜等伴侍前后，更惹得路人围观指点。

到了内城，越感受到普城同庆的气氛，家家户户张灯结彩，鞭炮响鸣。

项少龙苦笑道：「可惜命运并没有『如果』这回事，就像人死了，就永不能复生。就算你能重活在过去的某一刻，人事仍不会从头改变。」

郭开怎想得到这是他的切身体会，有点意犹未尽的道：「缅怀旧事，总令人不胜感慨。」

不过杰出的人才，到那里都会出人头地，少龙就是最好的例子。」

项少龙心中一动，感到郭开由于以为明天若自己不死于曹秋道之手，亦会死在他的安排底下。所以现在特别多感触和表现出罕有出现在他身上的坦诚。

他为何那么有把握呢？

是否真的猜到自己准备明晚会溜走？

除非歌舞团内有人走泄消息，说出自己像吩咐后事般安排好各人的将来，否则外人绝没法作出这样的猜测。

想到这里，登时心中一凛，记起祝秀真的侍婢小宁，自己曾怀疑歌谱是由她偷给张泉的，但始终未能证实。

假设郭开搭上张泉，便可轻易掌握得自己的动静。郭开一向是智计过人，见微知着，又清楚自己的性格，自可制定出对付他的天罗地网。

若是如此，自己明晚的危险性将会大幅增加，燕赵的伏兵将不止限于布置在回城的路上。而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人能帮他的忙，只能靠自己孤军作战。

郭开讶道：「少龙在想甚么呢？」

项少龙淡淡道：「我在想假设郭相要派人杀我，我也绝不会心生怨恨。」

郭开剧震道：「可是在我心里却会很不舒服，当年在邯郸质子府时若*巧倭 *下留人，我郭开那有今天的风光。这种发展确令人心有憾然。」

项少龙想不到他仍记得此事，对他添了几分好感，但一时却不知说些甚么才好。

郭开忽道：「当年妮夫人身故后，遗有一子，是否跟从少龙到了咸阳呢？为何从未听过他的消息？妮夫人是个令人怀念的好女子，可惜天妒红颜。唉！」

项少龙压下心中翻起的滔天巨浪，知道吕不韦泄出小盘的身分问题后，就像在平静的水面投下巨石，引发了其他联想，例如郭开便在怀疑小盘就是嬴政。

此事非同小可，若让吕不韦知道，配合从邯郸抓回来那对夫妇，他们更难有辩白机会。

口上却应道：「那孩子痛母之逝，途中茶饭不思，兼之旅途劳碌，早病死了。」

郭开「哦」的一声，表情像是早猜到你会这么说的模样。

项少龙再没兴趣和他缠下去，一声告罪，驱马加速，连越数十辆马车，进入王宫。

齐宫内盛况空前。

王席和主宾席设于桓公台上，筵开近百席，桓公台下的广场则更设了过千席，供较下级的文武官员和各地缙绅人士列席。

表演歌舞的地方是桓公台中的大平台，乐队则布于平台下朝向王座处。

宫内到处人头涌涌，人人盛装出席，女士自免不了争妍斗丽。

齐王拥被卧在桓公台下的点将殿内，神情兴奋的接受众人祝贺。

比他更兴奋的是田健，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众人都对他争相巴结和奉承，就算不知情的人都可清楚瞧他是盛会中的得意人物。

项少龙向齐王行过朝贺之礼后，目睹仲孙龙争着向田健献媚，反是田单不屑的卓立一旁，与吕不韦和郭开闲聊，难免想起了小盘。

谁当上君主，谁就会因权力和臣子的谄媚而腐化，愈难招言纳谏，这种效应似乎已成了定律。小盘显也变了许多，他对自己的感情尚可维持多久？

李园的声音在他耳旁响起道：「少龙！我们且到静处谈谈。」

项少龙笑道：「还有清静的地方吗？不用走几里路吧？」

李园笑起来，扯着他朝殿门走去，经过聚在一例的妃嫔群时，众女无不深深地盯着他两人。

项少龙想起清秀夫人和善柔，虎目一扫，却找不到两女踪影。

挤出了拥挤的殿堂后，两人登上桓公台，内侍宫娥正忙碌地预备陈设寿筵的美酒菜点，好不热闹。

他们来到桓公台远离王席可远眺城墙外原野的边缘处，在辉煌的灯火映照下，李园倚栏道：「少龙打算何时回咸阳，愿和小弟同行吗？」

项少龙发觉自己心中真的没有恼恨他，淡淡道：「不必劳烦了，我还是取道魏境快捷得多，坐船又舒服。」

李园同意道：「确可快上一半时间，但安全上有问题吗？」

项少龙道：「我会正式要求齐人护送，再加上仲孙龙在旁护翼打点，该没有甚么问题。」

李园紧跟不舍地追问道：「准备何时起程呢？」

项少龙道：「怎都要待稷下官那场歌舞结束后才可起行，否则我总难放心。」

李园压低声音道：「明晚你要小心点。我有信心少龙能安然过得曹公一关，但齐人是输不起的，听说暗里已有稷下狂徒准备若你真赢了，就在你归程时偷袭你，不若我亲来接应你好吗？你可用灯号和我联络。」

项少龙暗叫厉害，假若自己不知他与郭开是同谋，不落进陷阱才怪。

不过他这么说，也可能是试探自己会否乘夜逃走。

这样的好意，不答应就是不合情理，遂与他约定灯号的方式。

项少龙故意道：「回寿春后，请代向令夫人和太后问好。」

李园眼中闪过沉痛的神色，一把抓着他肩头，叫道：「少龙……」

项少龙心头一阵激动，平静地道：「甚么事？」

李园如梦初醒的松开手，摇摇头道：「没甚么，只是想起不久又要各处一方，异日还可能在沙场上决战生死，一时激动吧了！真没甚么。」

项少龙心中暗叹！

韩闯的笑声传来道：「原来李相和上将军躲到这里，少龙确是不同凡响，三大名姬轮流问我你这美男子在哪里，累得小侯嫉忌得差点要自尽呢。」

若非是处于敌对的立场，韩闯会是位征歌逐色月的好夥伴。

心想也该去激励一下歌舞团的士气，特别是初挑大梁的董淑贞，问道：

「她们在哪里？」

韩闯来到两人面前，答道：「在最下层的慈怀殿，须小侯领路吗？」

项少龙道：「我去见过她们，之后觑得机会，就要先一步离开。」

李园谅解道：「该是这样的，好好休息，我们陪你一道去吧！」

项少龙和他们并肩而行时，趁机道：「无论将来国与国间发展如何，请两位看在小弟面上，好好照顾淑贞。」

韩闯叹道：「放心吧！若连这点都办不到，我们还算人吗？」

项少龙这点倒相信他。

步入慈怀殿时，项少龙不由一呆，原来大殿以布幔分隔开三区，里面人影幢幢，不断传出女子娇笑闹玩的声音。

项少龙道：「我们就在这里分手吧，我想单独和她们见面。」

李园和韩闯有点心情沉重的和他拉手道别，前者道：「明天我们会送你出城。」

项少龙苦笑道：「不必了！我早跟吕不韦和二王子订好了约。」

凤菲独坐铜镜前，云娘和小屏儿则为她作最后的补妆。

项少龙动容道：「难怪大小姐能高居三大名姬之首，只是这装扮，已使人疑为天人下凡。」

凤菲甜甜一笑，却怨道：「没你在旁欣赏，甚么天人都没意思哩！别忘了这是人家最后一场表演啊！」

旋又笑道：「不要理人家怨言多多，还是上将军明晚一战重要，乖乖的早点登榻睡觉吧！明日凤菲会整天陪你。」

项少龙眼角瞥处，见祝秀真的小婢小宁儿此时借故走过来，更肯定自己的怀疑，知地想偷听自己和凤菲的对话，故意道：「待小弟得胜回来，便陪大小姐四处逛逛。」

凤菲欣然答应。

项少龙又过去董淑贞处，问道：「心情紧张吗？」

旁边的祝秀真笑道：「二小姐整天不说话，怕影响了声线，上将军说她紧张不？」

董淑贞暗里抓紧他的手，凑到他耳边道：「后晚我来陪你。」

项少龙苦笑离开，绕场一周，见团中诸人个个士气昂扬，那用他去激励，满心欢喜揭幔而出，刚好撞着金老大，给他硬拖了去见石素芳。

石素芳披着斗篷，幽灵般站在一角，默默的看着她的团友在进行各种活动，似乎她与其他人全无半点关系，也没有人敢来打扰她的宁静。

金老大在项少龙耳旁道：「这女儿自少就性格孤僻，但她的天份，却不作第二人想。她甚么都不看在眼里，却甚么都一学就会，而且比任何人好。生平只佩服凤菲一个人。」

项少龙暗忖看来她连纪才女都不放在眼内，否则为何不见她去拜访嫣然。

金老大领着项少龙来到石素芳侧，低唤道：「素芳！素芳！上将军来探望你哩！」

听到上将军一词，石素芳娇躯微颤，空洞的秀眸回复了平时的神采，别转俏脸，往项少龙瞧来。

这时团内诸女与上下人等均停止原先的活动，好奇地盯着项少龙，要金老大挥手作势，才不情愿地继续补妆的补妆，调理乐器的调理乐器。

金老大拍拍项少龙道：「你们谈谈吧！」

石素芳显然厌恶人人都不断偷偷朝他们张望，轻轻道：「上将军请随素芳来！」

揭开身后布幔，原来是特别区分开来的一个小空间，地上铺了地席，还有坐垫，铜镜和挂满戏服的架子。

两人席地坐下。

四周虽是闹哄哄一片，还不时响起乐器调试的音符，但这里却是个封闭和宁谧的小天地。

石素芳凄迷的美目缓缓扫过项少龙，然后落在布幔处，淡淡道：「上将军欢喜孤独吗？」

项少龙细心想想，小心翼翼的回答道：「有时我也需一个人静静独处，好去想点东西。」

石素芳幽幽道：「想甚么呢？」

项少龙愕然道：「道倒没有一定，看看那时为了甚么事情烦恼吧！」

石素芳点头道：「你很坦白，事实上将军是素芳生平所见的男人中，最坦诚而不伪饰的人。其他人总爱吹嘘自己的了得，惟恐素芳不觉得他们伟大，真要令人呕心。」

目光回到他脸上，以令他心颤的眼神瞧着他道：「咸阳之会，上将军在素芳心中留下很深的印象，那时素芳就想，上将军是否可倾吐心事的人呢？」

项少龙忍不住道：「听说蒲鹄先生和小姐关系非常密切哩！」

石素芳露出一丝苦涩的笑意，垂下目光，平静地道：「不是你杀我，就是我杀你，况且人总是要死的，死后就可重归天上的星宿，那有甚么须用上心神的。」

项少龙默默咀嚼她话内的含意，悲灰的语调，一时说不出话来。

石素芳像陷在为自己编造却无能自拔的梦境中般，柔声道：「素芳唯一的愿望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安排得简单一些，不会牵涉那么多的人和事。唉！大多数的人和事都像浮光掠影，既流于浮面又没有意义。真希望可以变成一棵树，独自在原野里默默生长，需要的只是阳光、雨水和泥土。」

项少龙叹道：「难怪小姐欢喜庄周。」

石素芳道：「还有李耳，无为而无不为，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多么透彻的人生见地。繁荣财富只会带来社会的不公平，君臣上下，只是永无休止的纷争，上将军以为然否。」

项少龙尚是首次在这时代遇到一个持全面否定人类进步文明的人，且*故且晃*女儿家，点头道：「现在的情况仍未算严重，到了人口大量繁衍，草原变成城市，大地的资源被无休止地消耗至匮乏，野兽变得无处栖身时，那情境才教人害怕。」

石素芳剧震道：「上将军比素芳想得更远哩。」

项少龙叹了一口气道：「这是必然的发展，打开始人类的文明就处在与大自然对立的那一边上，与草木禽兽截然不同。」

石素芳默然片刻，意兴索然道：「上将军何时回秦呢？」

项少龙道：「该是这几天的事，嘿！我也要走了。」

石素芳微微点头，没再说话，陷进沉思中。

项少龙长身而起，悄悄离开。

第十章 修书话别

当晚凤菲等过了三更才回来，人人兴高采烈，显是表演非常成功。

诸女均悄悄进房来看项少龙。他忍着起来的冲动，假寐应付过去。

等到后院大致静下来时，他改为盘膝静坐，依墨子教下的养生之法吐纳呼吸，临天明时，提着百战刀到园内操练。

他庆幸自己昨晚没有等寿宴终席方始离开，故仍能把精神体力保持在最顶峰的状态。

他反覆练习双手持刀的动作，尽量简化。以速度为主，假想敌自是曹秋道。

对着这个圣剑，连墨子大巧若拙的招式都无用武之地。

他只能依道科学化的现代技击。提取最精华的部份，融入刀法里。

众人这时不是仍醉得不醒人事，就是酣睡未醒，他乐得专心一意，作战前的热身准备。

接着到澡房冲了个冷水浴，精神翼翼的回房静坐一会，小屏儿来找他。

众姬全体出席，还有云娘这首席乐师和其他几位较有地位的乐手。

凤菲先代表众人向项少龙表示感激，眼中射出回忆的神情道：「当淑贞一唱罢，健太子宣布凤菲退隐的消息后，场中盛况。教人毕生难忘。」

云娘笑道：「人人都以能目睹大小姐表演的最后一场歌舞为荣呢。」

祝秀贞兴奋道：「昨晚大小姐的表演确是精采绝伦，听得我们也如痴如醉。完全被大小姐的歌声迷倒了。我们还担心二小姐会给压得抬不起头来，幸好二小姐亦有超凡的演出，使整合歌舞能圆满结束。」

项少龙苦恼道：「你们是想我后悔吗？」众女一阵哄笑。

董淑贞感激道：「楚国的李园、韩国的閼侯、魏国的龙阳君。都纷纷邀约我们去表演……」

幸月截入道：「就只上将军方面没发出正式的邀请。」

众女又笑起来，气氛轻松融洽，皆因以为歌舞团会解散的忧虑，已千真万确的成了过去，项少龙笑道：「大家是自己人嘛？你们到咸阳来就当回到家中好了，瞧，我不是已发出邀请了吗？」众女又娇笑连连。

董淑贞道：「大小姐和上将军觉得费淳这人怎样呢？」两人知她在挑选执事的人选，都叫好赞成。

膳后项少龙和凤菲到园内漫步。双方都有点不知说甚么才好的感慨。

凤菲平静地道：「暂时我都不会到咸阳去！」

项少龙愕然道：「大小姐打算到哪里去？」

凤菲仰望天上飘浮着一朵特别大团的白云：道：「凤菲想随清秀夫人回楚小住一段时间。奴家已厌倦了严寒的天气，想享受一下秀丽的南方景色。」

项少龙想到她是要避开韩竭。点头道：「换换环境也好，咸阳的冬天很不易过的。」

凤菲横他一眼道：「不要以为已撇开了我，说不定人家有一天会摸上你项家的门。然后赖着不肯离开。」

项少龙知她在说笑，哈哈笑道：「这是没有男人可以拒绝的事情，还是

大小姐记着莫忘了来采访小弟。」

凤菲幽幽道：「上将军是否今晚就走？」

项少龙沉声道：「若能不死，我确是不宜久留。」

凤菲喜道：「上将军终于真正的信任凤菲了」。只要想起此事，奴家以后再无遗憾。」

接着轻声道：「凤菲宁死也会为项少龙守秘的。」

项少龙想起两人由互不信任，互相欺骗，发展到这刻的把对方为知己。心中大感欣慰。

生命动人的地方。或者正因美好和丑恶同时存在。人性是凹凸不平的立体，从不同的角度看去，就会得出不同的印像。

例如他很难把李园、韩闯归类为坏人。

每个人自有他们的立场。但遇到他因利益关系来损你时，你自然会对他深痛恶绝。

凤菲忽道：「快到落日的时候哩，唉，想起不知和上将军是否还有相见之日，就使人神伤不已。」

这时肖月潭来找项少龙。中断两人的离情别话，到了东厢时，肖月潭掏了一叠帛书出来，笑道：「这是我今早给你拟好的，分别给吕不韦、齐王、新封太子的田健、解子元，当然还有李园、龙阳君、韩闯和仲孙龙，其中给李园和韩闯的比较精采。你看过没问题就画押。待你成功离开后，我会交由凤菲代你送出。」

项少龙担心道：「你不怕给吕不韦认出你的笔迹吗？」

肖月潭道：「我精擅不同书体，包保他认不出来。」

项少龙赞叹道：「吕不韦有你这等人才而不懂用，实是愚蠢之极。」

肖月潭狠狠道：「他是故意牺牲我，使别人不会怀疑到他身上去，同时借机削弱旧人的势力。」

肖月潭是最重情义的人，故份外痛恨吕不韦的忘情负义。

像今趟他义无反顾的来助项少龙，正因他是这么一个人。

项少龙随意抽出其中一书，摊开细看，只见上面写道：「字奉闾侯足下，侯爷赐读此书之时，少龙早在百里之外，今趟不告而别，实情非得已，侯爷当心中有数，不会责少龙无礼。人生不外悲欢离合，爱恨情仇。此别之后，不知后会何期，愿侯爷诸事顺遂，长命百岁。少龙拜上」

项少龙捧书哈哈笑道：「韩闯看此书时，必是百般滋味在心头。有苦难言。」

肖月潭得意地抽出另一纸书信，递给他道：「这是给李园的。」

项少龙捧起读道：「李相国园兄大鉴：世事峰回路转，离合无常。想与兄当年并肩作战，肝胆照应，义无反顾，至今记忆犹新。可惜时移世易，此情不再，实令人扼腕叹息。如今小弟已在归家途上，并诚心祝福相国官场得意纵横不倒。」

项少龙拍案道：「可否再加两句。但怎么个写法却要由老哥这支笔来斟酌，我喜欢那种冷嘲热讽的语调。」按着把李园昨晚说要接应他的事说出来。肖月潭备有笔墨，忍着笑在尾后加上「相国接应之举。恕小弟敬谢不敏，更不敢有须臾忘记。」

项少龙再拍案叫绝。

其他给齐王、仲孙龙等的书信都很一般，没甚么特别刻书，对龙阳君

则最是客气，情词并茂，显示出肖月潭的才华。

项少龙细看肖月潭的眼睛道：「老哥昨晚定是一夜没睡，早上还要写这几封信。」

肖月潭笑道：「不睡一晚半晚，有甚么大问题。最紧要是能使你无后顾之忧，这些信会比任何说话更能激励你的斗志，因为若你今晚败了，这些信只好都烧掉了。」

项少龙拍案而起，仰天长笑道：「放心吧，我现在战意昂扬，管他什么剑圣剑魔，也会跟他全力奋战，绝不会让他得逞。」

肖月潭拈须微笑道：「我这就改装出城，到那地方安放你今晚逃生的工具。明天再为少龙发信好了！」

肖月潭走后，刚升任执事的费淳来向他道谢，项少龙心中一动道：「你找人偷偷监视小宁，假若她今天在我起程前，借外出去见其他人。就告诉秀贞小姐把她辞掉。亦不必惩罚她。」

照他估计，小宁若是内奸，今天怎都要向收买他的人汇报他最后的情况，故再加上一句道：「若无此事，就当我没有说过这番话。」

费淳醒悟过来，领命去了。

项少龙伸个懒腰，感到无比轻松。

一些本来难以解决的事，最后都得到圆满解决。只要今晚过了曹秋道这关，避过燕赵高手的伏击，凭着滑雪板。就可趁溶雪前赶回中牟，与滕翼诸兄弟会合后，打道回秦，苦难将成为过去。

当然仍有小盘的身分危机要解决，但现在他只能坚信历史是不能改动分毫的。

至少在历史上，从没有人提过秦始皇既非异人之子，亦非吕不韦之子。

令他一直不解的是也没提及他这名动天下的人物。

苦思难解时。龙阳君两眼通红的来了，不用他说项少龙也知他昨晚睡不好。

两人到了园内的小亭，龙阳君叹了一口气，似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的样儿。

项少龙反过来安慰他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若老大爷没注定我死，十个曹秋道都奈何我不了。」

龙阳君苦笑道：「少龙或者以为曹秋道会剑下留情，但昨晚我听到消息，田单曾和曹秋道谈了整个时辰，你说他会说甚么呢？」

项少龙心中笃定。心想他既亲口应承了肖月潭，自然没有人能左右他的决定。

一拍百战刀把，淡淡道：「他想要我的命。先要问过我的好拍档。」

龙阳君勉力振起精神道：「奴家不是想挫少龙的锐气，只是来提醒少龙不要轻敌，可战则战。反之则退。他终是上了年纪，怎都该跑不过你。」

项少龙失笑道：「说到底，你仍是怕他杀死我。」

龙阳君端详他片晌，大讶道：「少龙确是非常人，换了别人，面对如此强敌，谁能像你这般从自若？」

项少龙坦然道：「担心也是白担心，不若把精神留在比武时使用才最是最上算。」

龙阳君倚在围栏处，垂首道：「李园和韩闾……」

项少龙截断他决然道：「君上不要再说下去了，由现在到见曹秋道前，

我都不想听到关于他们的任何事。」

龙阳君剧震道：「少龙……」

项少龙微笑道：「一切尽在不言中。君上回去好好休息，甚么都不要想，明天我再和你说吧！」

龙阳君缓缓移到他身前，轻拥他一下道：「少龙强大的信心，已使奴家感到你可应付任何困难，珍重了。」

看着龙阳君逐渐还没在林木掩映的背影，项少龙涌起无限的歉意。

歌舞团上下人等，在凤菲和董淑贞的率领下，全体在广场为他们心目中的英雄道别，目送项少龙登上新太子田健和吕不韦的马车。

旗帜飘扬下，齐兵队形整齐的驰出听松院，为三人的舆驾开路，声势浩荡。

由百骑御卫护翼的队伍驰出大街时，人民夹道相送，也不知是为曹秋道打气，还是因项少龙的「勇气可嘉」而叫好。

包括项少龙在内，从没有人想过曹秋道会输。问题只是项少龙能否侥幸不死。

这辆马车特别宽敞，座位设在这车厢尾的位置，可容四人并坐，而项少龙这位主角，拒绝不得下，自然就坐到田健和吕不韦中间去。

近年来，他罕有与吕不韦这大仇人那么亲热。感觉上很不自在，只望马车快些出城。

他先向田健这新太子道贺，田健笑得合不拢嘴。吕不韦插入道：「刚才老夫才和太子讨论治国之策，太子提出管仲在《牧民》篇中所说的「仓廩实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耻」，确是真知灼见，有健太子登位，大齐之盛，可以预期。」

田健喜不自胜的道：「治国常富，乱国必贫。可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项少龙忍不住问道：「太子有甚么富民之策呢？」

田健呆了片晌，沉吟道：「强兵和富国是分不开的，不强兵，国家就没有保障，不富国，兵就强不起来，此乃千古不移之理。」

项少龙心中暗叹，知他根本没有治国良方，只是因循管子之论，尚于空言。

他来临淄虽时日不长，但从仲孙龙的存在，已知齐国表面繁荣，却是贫富悬殊。这是君主纵容贵族与商贾图谋资财、争相开设赌馆青楼和放高利贷的后果。当然民智不齐，教育不够普遍亦是重要原因。可是田健无视这种情况，空言强兵富民，令人可笑。

小盘之所以远胜他国君主，正因他能真的体察民情，又有李斯这等智士之助。凡事都从实际出发，不是空谈理论。

吕不韦大拍马屁道：「太子之见，可上比管仲齐桓呢！」

田健连声谦虚，其实心却喜之，已照单全收了。

此时快到城门，聚集道旁的人更多，有人大叫道：「曹公必胜，曹公必胜！」

转瞬便生出连锁效应，千百齐民同声喊叫，令人心神震荡。

田健露出不自然神色，没再说话。

吕不韦偷偷观察项少龙的神情，见他容色波平如镜，笑道：「少龙你的镇定功夫非常到家。」

项少龙心中好笑。

这就像一队球队在客场踢球的情况，主队占尽地利人和，若自己受不住喝倒采的声音，这场球就不用踢也输了。

微微一笑道：「一个剑手若受外事影响他的斗志，怎还有资格出战？」

吕不韦两眼一转，装出忘记了某件事般道：「差点忘了告诉少龙一事。老夫与太后和小毒商量过后，已派人到邯郸把抚育储君成人那对张氏夫妇请回咸阳，好让他们能安享晚年，照时间计，他们该已抵达咸阳！」

项少龙心中大恨，知他是故意于此时提出此事，好扰乱他的心神，使他因担忧而不能集中精神应付曹秋道的圣剑，用心歹毒之极。

幸好仲孙玄华因要试探此事，已先一步说给他听。否则骤然证实心中所想，说不定真会乱了方寸。

田健露出注意神色，可知早有人曾向他提及这事。

项少龙故作惊讶道：「仲父定是没有先向储君请示了。」

吕不韦呵呵笑道：「我和太后的用意是要给储君一个惊喜嘛，怎可事先说明？」

项少龙叹道：「若仲父问过储君，就不用多此一举：政储君早差人把张氏夫妇接回咸阳，只不过连太后都瞒着，没有张扬吧了！」今趟轮到吕不韦脸色大变，惊疑不定。

鞭炮声中，车队驰出城门。

李园、韩闯、郭开、徐夷则、龙阳君、仲孙龙父子、闵廷章等和众齐臣，早聚集在城门外的旷地上，组成了送行团。

马车停下。

项少龙首先下车，接受众人的祝颂，齐臣当然不会祝他甚么「旗开得胜」「一战成功」诸如此类的话。

扰攘一番后，在仲孙玄华和闵廷章的陪同下，由八名剑士穿上礼服，持灯笼前后映照，再往稷下宫驰去。

仲孙玄华肃容道：「送上将军入宫后。我们须立即回城，此乃大王应师尊而下之严令，要待师尊放出火箭，我们方可到稷下宫一看究竟。」

项少龙讶道：「难道稷下宫现在除曹公外再无其他人吗？」

另一边的闵廷章答道：「正是如此，据师尊所言，他这不情之请，皆因怕有其他人在场，会为他欢呼喝采，影响上将军的心情，看刚才的情况，*苟J ψ鹈 恰2晃*道理。」

此时正驰上地势较高处。只见稷下学宫除正门挂有灯笼外，整个地区乌黑一片，唯东南角透出灯光。

仲孙玄华以马鞭遥指灯火通明处道：「那就是观星台所在，位于东门空地，楼高三层，最上是个宽达二十丈的大平台，师尊就在那里恭候上将军的大驾。」

项少龙目光落在灯火映照处。心中忽地想起龙阳君的话。

打不过时，就要逃了。

第十一章 浑身解数

项少龙甩蹬下马，举步踏进雪林小径。

想到曹秋道天生异禀，虽年过四十，但健步如飞，想打不过就逃，纯非易事。

而且在高台上，逃起来亦很不方便，只要曹秋道拦着下台的去路，他就成困兽之斗。

想念到此，心中一动。暗忖这刻离约定时间尚有小半个时辰，曹秋道身为前辈，自重身分，该不会如仲孙玄华所说，早到一步恭候他，那他该还有时间作点布置。

忙加快脚步，穿林过径，一座「桓公台式」用白灰粉刷的台基，赫然巍峨屹立眼前。

项少龙既有图谋，那敢迟疑，一口气由北面长阶奔上白顶，只见平台三面围以百栏，每隔丈许，就树了一支铁柱。一些挂上旗帜，一些挂上风灯，照得台上明如白昼。

他见不到曹秋道，松了一口气。走到对着登上石阶另一端的石栏尽处，解下腰索，垂了下去，虽仍差丈许才触及地面，但凭他特种部队的身手。又有腰囊的帮助，要滑下去实是易如反掌。

遂把另一端扣紧在其中一条石柱上，布置妥当后，盘膝坐下，一番吐纳。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

带着奇异节奏的足音把他惊醒过来，首先入目的是密布晴空的星斗。

项少龙心中讶然。刚才自己来时。一点都感不到星空的壮观。为何现在却心神澄明，为夜空的美丽所感动。

想到人事虽有变迁，宇宙却是永远不灭，若人人都可想到这点。人世间的很多不必要的斗争，将会大幅减少。

此时曹秋道雄伟的身形逐渐在台阶处现出来。

项少龙长身而起，拱手敬礼。

曹秋道仍是长发披肩。身上换了灰色的武士袍，还加上一对宽翼袖，使他本已雄伟的身型更为高猛。

曹秋道回礼道：「上赳拜领上将军绝艺，曹某回味无穷，今晚务请上将军不吝赐教。」

项少龙哈哈笑道：「本人乃曹公剑下败军之将，何足言勇，请曹公手下留情。」

曹秋道面容冷若冰雪。不透露出丝毫心中的感受，平静地道：「败的是曹某才对，当晚上将军用的非是趁手兵器，曹某能挫上将军，只是侥幸。」

项少龙略感愕然。听他口气，似乎自认十招内会收拾不了自己。那是否准备和自己玩玩就算呢？曹秋道从容道：「曹某剑出鞘后，从不留手，只有以生死相搏，才能表达剑手对剑的敬意。上将军这把刀有名字吗？」

项少龙深吸一口气，奋起雄心，解下百战宝刀，左手持鞘，右手持刀，微笑道：「刀名百战，请曹公赐教。」

曹秋道凝望他手中宝刀，连连点头。淡淡道：「十多年来，除了一个人外，再无其他人能在曹某面前站得如此稳当。对手难求，上将军可知曹某的欣悦。」

「锵！」长剑到了手上。

项少龙心想那人定是管中邪的师傅那个叫甚么斋的大剑客，自己连他叫甚么名字都一时忘了，只不知他们是否亦是挑灯夜战呢？想起挑灯夜战，

心中猛动，往刀鞘瞧去。

曹秋道伸指轻抹剑缘，低吟道：「这把剑乃曹某亲自冶炼，剑名「斩将」，上将军小心了。」

项少龙心有定计，卓立不动，淡淡道：「曹公请先出手。」

曹秋道仰天大笑道：「总有一人须先出手的，看剑！」「看剑！」之声才起，台上立时弥漫着森森杀气，战云密布。

皆因曹秋道已举步往他迫来，配合出长靴触地发出的「沙沙」之音，气势沉凝慑人之极。

项少龙收摄心神，贯注在对手身上。

他知曹秋道决胜只在几式之间，这十招并不易挡。

上趟他是占了奇兵之利，但对方乃武学大行家。经过上次接触，该摸清他刀路，故再难以此欺他。

他让曹秋道主动攻击，非是托大，而是另有妙计。

对他这二十一世纪的人来说，战略实是无比重要，若能智取。自不宜纯凭死力厮拚。

曹秋道的步法深含着某种奥妙，令他很难把握他迫近的速度和时间。

项少龙心神进入止水不波的清明境界，无忧无喜，四大皆空。

蓦地曹秋道加速迫至，「斩将」幻出大片剑影时，倏然现出剑体，闪电横削而来。凌厉无比。

项少龙感到对方「斩将」剑隐隐封死了自己百战宝刀和刀端的所有进*
貳=趟*只可运刀封架。

他早领教过曹秋这惊人的神力，如若硬架对方这全力一剑，不虎口痛裂才怪。紧接下来也不用打了。

不过他却丝毫不惧，略摆刀鞘朝向的角度，刀鞘反映着灯火之光，立时晃入曹秋道的双目。

正如曹秋道刚才洒出一片剑光，是要扰他眼目；项少龙这下借刀鞘反映火光，却是同样作用。

但难易却有天壤云泥之别。

项少龙只是摆摆手，已达到了目的。

无论曹秋道剑法如何出神入化，仍是个有血有肉的人，只不过天份比别人高，潜能发挥得更淋漓尽致吧了。

火光入他双目时，他习惯了台上明暗的眼睛不由稍眯了起来，至少有刹那的时间看不到任何东西。

这弹指即过的时间不足以让项少龙克敌取胜，却尽够他避过这雷霆万钧，无可抗御的一剑，同时疾施反击，争取主动，克破曹秋道决胜于数式之内的稳妥安排，又重重打击他满溢的信心。

项少龙闪往斩将剑不及的死角，先以剑鞘卸开敌剑，右手百战宝刀不教对方有任何喘息之机，迅疾劈出。

「当！」的大响一声。

曹秋道绞得项少龙差点刀鞘脱手，还能及时回剑，挡开他的百战宝刀。

曹秋道虽成功挡开项少龙这重逾泰山的一刀，但也心知不妙，想错身开去，争取刹那的间隙，以掌握主动时，项少龙的百战宝刀已发动排山倒海的攻势。

项少龙每一刀劈出，步法都天衣无缝的配合着。

每一刀的角度和力道都不同，忽轻忽重，虽以砍削为主，其中却包含了卸绞黏缓等奥妙的手法，把刀的独有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

最惊人就是刀刀均是舍命抢攻，着着进攻，完全无视生死。

这正是项少龙早就定下的策略，仗的是自己比曹秋道年轻，故一上场就迫他打消耗战，更希望在十招之内令对方无法像上趟般完全控制大局。

上次项少龙因慑于曹秋道的气势，故落在下风，今次却是用计减弱他的气势，反客为主。

以曹秋道之能，一下失着下，亦被项少龙连续三刀劈得左闪右避，到第四刀时，才找到机会，反守为攻，欺入刀影内，眼看要把项少龙斩于剑下，又给项少龙以刀鞘解围，且刀削下盘，迫他回剑挡卸，形成平分秋色之局。

曹秋道双目掠过寒芒，显是首次动了气。舌绽春雷，大喝一声，荡开刀鞘，望空虚一剑劈下。

项少龙正奇怪时，曹秋道的斩将剑已中途变招，由上劈改为前拂，斩将剑像有生命的活物般，疾取项少龙咽喉，剑招之巧，令人由衷惊叹。

项少龙刀鞘一摆，让在刀鞘上宝石反映的火光再次映入曹秋道的厉目。

曹秋道发觉刺在空虚时。项少龙已移到他左侧，反手劈出另三刀。

曹秋道错身开去，劈出一圈剑芒。外圈处刚好迎上项少龙第一刀。

项少龙虎口剧震，知对方学乖了，应付起来比上次高明。

「当当」两刀。项少龙两刀都劈在对方剑上，他想重施故技，希望能三刀都劈在对方宝剑同一处，但却事与愿违，不能办到。

但八招已过。

尚只余两招。

纵是落在少许下风，可是曹秋道的气势仍是坚强无匹，使项少龙完全找不到可乘之隙。

曹秋道忽然旋动起来，浑身像刺猬般射出无数剑芒，龙卷风般往项少龙转过去。

项少龙知道绝不可退让，否则兵败如山倒，绝挡不过余下两招。

此时他把甚么刀法战略全忘了，且由于对方正急转着，藉火光映照扰目之策亦无法派上用场，故只能凭本能的直觉反应，以应付对方这出神入化的剑术。

兔起鹤落间，两人错身而过，刹那间又交换了两招。

项少龙左臂血光迸现，被斩将剑划出一道两寸许长的血痕，不过只是皮肉之伤。

他的百战刀锋却切下了曹秋道转动时随着旋舞的长发，在两人间随风飞散，缓缓落下。

曹秋道大为错愕，停了下来，哈哈笑道：「好刀，曹某从未试过如此痛快的宝刀。」

项少龙以为他就此罢手，松了一口气，道：「项某实非是前辈对手，现在十招之数已足，大家可止息干戈了！」

曹秋道双目厉芒激闪，冷喝道：「笑话，甚么十招之数？上将军乃我东方诸国头号大敌，你以为我曹秋道会让你活着回去吗？」

项少龙呆了一呆，原本对他的尊敬立时烟消云散，心想你原来只是个没有信誉的卑鄙小人，凭甚么唤作剑圣。

不过这时已无暇多想，人影一闪，曹秋道的攻势已怒涛狂飙的疾击而

至。

项少龙百战刀上下翻飞，寒芒电射，堪堪挡了曹秋道三剑，到第四剑时，已因给对方震得手臂酸麻，缓了一线。正要以左手刀鞘争取喘一口气的时光，岂知正中曹秋道下怀，立即运剑绞击，又借旋身之力，项少龙受*松说淖螽螫信貌蛔>肚剩 咽址沙解*掉往后方，危急下也不知掉到哪里去。

项少龙际此生死关头，发挥出生命的潜能，刀把下挫，硬撞在曹秋道顺势横削他左臂空门大开处的一剑。

「当！」的一声，曹秋道想不到项少龙有此临危怪招，无可奈何往后退。

曹秋道哈哈笑道：「失了刀鞘，看你还能玩甚么花样？」

项少龙知这是生死关头，若让曹秋道再组攻势，主动进击，不出十剑，自己必血溅当场。

那敢犹豫，如影附形地往曹秋道迫去，同时由单手改为双手握刀。高举过头，随着以能蹈敌之虚的步法，当头疾往曹秋道劈去。

曹秋道疾止退势，冷喝一声「找死！」运剑微往前俯时，项少龙出乎他意料外的跃空而起，且更奋全力的一刀往他劈至。

借跃空之势，又是双手运刀，其气势之盛。力道再非先前任何一刀能够比拟。

百战刀破空而下，发出尖锐破空的刀啸声。

以曹秋道之能，当然可后退避开，不过这不但有失身分，还会使项少龙气势更盛，再要把他压伏，就会大费功夫。

曹秋道猛一咬牙，连剑跃起接刀。

两下清响，山鸣谷应，传遍稷下宫的每一角落。

连在城墙上远处观战的吕不韦等都清楚可闻。

事实上自两人交手后，刀剑交击之音便隐隐传来，及不上这一击嘹亮。

两人交换了位置。

曹秋道喘气之声，传入项少龙其内。

项少龙的消耗战终于奏效，一个旋身，双手紧握百战刀把，用的却是旋转的离心力和运腰生出的劲道，从左肩斜劈刚正面朝向他的曹秋道。

曹秋道仍是从容自若。至少表面如此，挥剑硬挡他一刀，才错身开去，好重整阵脚。

不料项少龙却如影附形地再反手一刀。砍向他的背脊。

曹秋道那想得到项少龙竟能变招迅疾至此，首次露出少许慌乱，勉强回剑把百战刀荡开。

项少龙得势不饶人，狂喝声中，双手不住运刀，每刀都高举过顶，时而直劈，时而斜削，不求伤人，只求迫得对方以剑格守。

「叮当」之声不绝于耳。

曹秋道气力虽胜项少龙，却是相差不太远。可是现在项少龙是以双手运刀，用的除了腕力臂力外，最主要是腰劲，且是由上而下，着着似泰山压顶，又若狂涛卷体，曹秋道登时给他劈得连连后退。

最妙是项少龙故意和他保持一段距离，十刀下来，至少有六刀劈在他剑锋运力难及之处。

这正是项少龙聪明处。

若论招式精奥细腻，他实非曹秋道对手。

但这等大开大阖的砍劈，却最能发挥刀的优点，显现出剑的弱点。

此消彼长下。曹秋道便只能处在守势里。

不过这优势并不能保持长久。

初时每一刀都能把曹秋道逼退一步，但渐渐曹秋道凭着种种手法，终扳回劣势，项少龙要很吃力方可把他迫退一步。

项少龙却心中有数，到曹秋道一步不退，准备反攻时，便不再保留，全力急劈三刀。

「叮！」的一声。

斩将剑不堪砍击，终断去了两寸许长的一截剑锋。

曹秋道被他劈得雄躯剧震，暴地一声狂吼，连剑猛刺，却忘了断去小截剑锋，当只触及项少龙胸衣时，去势已尽，使项少龙凭毫厘之差逃过大难。

项少龙已然力歇，往后急退。迅速将两人间的距离拉至三丈有余，亦使他离后方「逃命索」只有五丈许的距离。

曹秋道低头细审手中宝剑，摇头叹道：「纵是断剑，也是可取君之命。」

项少龙心中明白，刚才那轮狂攻，已使自己成了疲兵，再无复先前之勇。

不过当然不会从神情上表现出来，深吸一口气道：「曹公请三思，刚才若项某要求个两败俱伤，非是没有可能的事。」

曹秋道淡淡道：「以曹某之命，换上将军之命，亦是非常化算。」

项少龙话中有话道：「但这是由我来决定。而非由曹公决定。」

曹秋道怒哼一声。冷笑道：「你以为可激怒曹某吗？倒要看看你还有甚么本领。」

提起斩去锋尖的宝刀，一边运腕左右挥转，同时举步往项少龙迫去。

项少龙挥刀前指，调整呼吸，同时往后退开。

两人一进一退，转眼项少龙已到了石栏边缘处。

项少龙大喝道：「且慢！」

曹秋道愕然道：「还有甚么话好说的？」

项少龙挽刀施礼道：「多谢曹公赐教，小弟要走了。」

曹秋道醒悟过来，运剑冲前。

项少龙一个翻身，没在石栏之外。

第十二章 安返咸阳

项少龙触地后，立即贴着墙角的暗黑处，听着曹秋道远去的足音，如他在盛怒下，要循石阶奔下来追杀自己。

目光一扫，只见百战刀的刀鞘就在脚下不远处，忙捡拾起来，把刀挂在背上，再奋力一跃，循着索爬回台上去。

台上当然不见曹秋道。

项少龙偷伏而行，偷往下望，只见曹秋道在下方飞奔而过，同时看到左右两方枝动叶摇，显是有敌人伏在暗处。因摸不清他的藏身所在而彷徨失措。

他暗叫好险，假若贸然逸走。说不定会落在伏兵手上。

这重回观星台之计，确是高招，既可观察敌势，亦可藉机休息片刻，包扎伤口。

片刻后，他由东南角滑下观里台，取回勾索后，藉着林叶掩映，到了稷下宫南墙之下。

他对稷下宫附近的形势已有深刻的认识，知道墙外是茂密的树丛，对逃走极为有利。

他气力回复了小半，动手虽必吃亏，逃走仍胜任有余。

翻过高墙后，他抖手射出李园给他的火箭。

接着全速往肖月潭放置滑雪板的方向奔去。

这疑兵之计，是要把敌人引来火箭发射之处，最好是以为他因伤无法逃走，不得不召援兵来救。

一口气奔出十多丈，项少龙膝头发软，扑倒地上。

原来地上仍是积雪盈尺，走起来非常吃力。项少龙体质虽胜常人，但力战之后，又曾受伤失血，一口气转不过来，登时眼冒金星，差点脱力昏厥。

贴脸的冰雪令他清醒过来，只见四周黑茫茫一片。

幸好后方远处观星台的灯光，若迷航人的灯塔，指示他正确的方向。

项少龙勉力爬起身来，踉跄踏雪移到附近一处草丛，钻了进去。跌坐休息。

星夜仍是那么美丽，但他心中一片着急紊乱，身体则疲惫欲死，再无欣赏的闲情。

他闭上眼睛，忍受阵阵因缺氧而引致能令他昏去的冲动，咬紧牙关坚持下去。

好不容易呼吸才平复下来，睁目一看，立时叫糟。

只见星光月照下，他踉跄走来时留在雪地上的足印，触目惊心的一直延展过来，清楚告诉敌人他正确的位置。

这时他只能勉强支持不让自己昏迷过去，要站起来真是提也不用提。

虽仍是深冬，他却浑身冒汗。

足音由远而近。

十多道人影出现在数丈外的密林处，正一步高一步低的踏雪前来。

他们沿着足迹，笔直往他藏身处迫近。

项少龙暗叫我命休矣，看着敌人愈来愈近，却是毫无办法。

本来只差三十多丈，潜过另一座疏林，他便可抵达放置滑板的小丘。

功亏一篑，是多么令人不值。

这时他就算勉强举步。亦比不过敌人的脚力，不若留气给先发现自己的敌人来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好泄点怨气。遂拔出绑在腿上的两把飞刀，藏在手里。

若非敌人不敢举火。这时该可看到他。

蹄音忽起。

众敌同时愕然。

一骑横里驰出，大喝道：「尔等何人？」

项少龙认得是曹秋道的声音。收好飞刀，大喜下爬起身来。

「嗤嗤」声响，那批人手上弩箭齐发，竟是往曹秋道射去。

曹秋道怒喝一声，舞出一片剑光，弩箭纷被拨落，竟奈何他不得。

项少龙这时勉力站起来，朝他的目标奔去。

后方惨叫连声，显是盛怒下的曹秋道大开杀戒。

项少龙不知哪里来的神力，转眼钻入疏林去，才再跌倒。

脚步声与蹄声来回响起，可见「敌人」正四散奔逃。

项少龙心中稍安，心想敌人逃走弄得足印处处，再非前此般只有自己的「处女印痕」，项少龙俯伏半晌，才爬起来，缓缓前行，蹄声响起。从后赶至。

项少龙大骇，蹲在一棵树后。

疏林内幽黑，不比外面空旷，故不虞对方能看到足印。

看来曹秋道匆忙下没带火种在身，否则此时好应拿出来点起火把或树枝作照明。

他大气也不敢透一口，因为曹秋道这时正策马来到他藏身大树的另一边，正急促喘息。

若非这剑圣懂得找马儿代步，这时他该也倒在项少龙另一边。

「擦！」项少龙暗叫不妙，知自己估计落空，这正是点着火撙子的可怕声音。

项少龙那敢迟疑，拔出飞刀，抬身朝曹秋道的坐骑颈侧掷去。

健马狂嘶爆跳，登时把曹秋道翻下马来，火撙子脱手而飞，掉到远处，林内回复暗黑。

项少龙大笑道：「你中计了，看刀！」滚动声音传来，曹秋道一时不知急躲到何处去。

项少龙见计得授，忙奋起余力，往目标小丘悄无声色的爬去。

说到潜踪匿迹，十个曹秋道都非他的手脚。

他的气力逐渐回复过来，离开疏林，登上小丘东面的斜坡，快到坡顶时，后面传来曹秋道的怒喝声。

项少龙怒火狂升，随手找到一块重约数十斤的石头，勉力往追上来的曹秋道掷去。

石头横过了五尺许的空间，便无力地堕在坡上，朝下滚去。

曹道秋往旁一闪，雪坡湿滑，虽避过石头，却立足不稳，失去平衡，直滚至坡底，狼狈之极。

项少龙心道你也应尝尝灰头土脸的滋味了，忙往丘顶攀去。刚抵丘顶，一对精巧的滑雪板和滑雪杖，正静静躺在一个包扎整齐的小包袱旁。

项少龙心中同时向肖月潭和老天爷道谢，竭尽全力奔了过去，迅速把脚套入肖月潭以粗索织成的脚套里，像穿靴子般扎紧。

背上包袱时，曹秋道出现后方，大喝道：「今趟看你能走到哪里去？」

项少龙长身而起，大笑道：「当然是回咸阳去，秋道小老儿我们后会无期了！」

曹秋道这时离他不足一丈，项少龙弓身猛撑雪杖，滑下丘顶，一阵风般冲下斜坡，回头看时，曹秋道雄壮的身形，在坡顶呆若木头，完全失去了追赶的意图。

项少龙不住运杖，耳际风生下。刹那间把曹秋道抛在远方的黑暗中。

他心怀大畅，虽仍浑身疼痛，心中却在唱看也不知是解子元还是凤菲所作的曲子。

这时他只想起咸阳，其他的人和事再与他没有任何关系。

晨光熹微下，项少龙俯身小溪，鞠水连喝几日，稍觉舒服了些，才坐

在溪旁一块大石上，把肖月潭为他预备的包袱打开，想取出食物整治空虚的肚子。

入目是一张帛图，绘画了到中牟的路线，还有足够的盘川，其余就是食物。衣服和刀伤药，火种等物，安排得非常周到。

摊开地图时，内中卷了一张帛信，写满文字，却没有署名，上书道：「少龙看到这书信时，该已安然离开临淄，并击败了曹秋道。老哥有一事只可在此刻才告知你，少能与曹秋道十招之约，只是老哥虚张之事，那封信并没有送到曹秋道手上。」

若非如此，少龙根本不敢应战。若不战而逃，对你声誉的损害，比死在曹秋道手上更严重。少龙亦失去与吕不韦斗争中赖为最大凭藉的信心，在储君心中亦再非那宁死不屈的英雄。假如少龙看到此信，当然不会怪我。假若看不到此信。则亦是万事无须再提。老哥情愿看到你命丧曹秋道剑下，亦不想你被人讥为懦夫和胆小鬼，后会有期。」

项少龙看得头皮发麻，既吃惊又好笑。

其实此事早有蛛丝马迹可寻，否则肖月潭每次提到十招之约时，不会都要提醒自己小心曹秋道爽约，又神态古怪。

肖月潭虽说是拿自己的心命去赌博，幸好他赌赢了。

自己虽没有胜，但亦没有败。

至少曹秋道亦要承认自己有令他两败俱伤的能力。

填饱肚子后，他小睡片刻，沿河如飞朝西南方滑去。

到了黄昏时找个小洞穴生火取暖，大睡一觉。醒来继续行程，如此五天之后，项少龙进入了魏境，朝中牟潜去。

当他抵达黄河北岸，河水已是冰消解冻。心想只要见到河水，便可乘船沿河北去，至多一天时间，将可到达中牟。

现在他唯一担心的事就是滕翼等已撤出中牟。那他便要再费工夫撑到咸阳去，粮食方面亦可能出现问题。

际此溶雪季节，大气寒冷得教人无论穿多少衣物都有消受不起的感觉，换了体质较差的人早冷病了。

正忧心时，二艘大船在夕照下顺流驶来。

项少龙心中一动，伏在一块大石后用神远眺。

看清楚来舶的旗帜后，项少龙大喜扑了出来，站在最突出一块大石上，点起火种，向来船打出秦军惯用的讯号。

船上的秦人立时惊觉，不断有人拥上甲板，同他嚷叫。

三艘船缓缓往岸旁平坦的泥阜处靠近。

项少龙欣喜若狂，就像终生离乡的浪子见到了最亲近的家人，甩掉滑雪板。抛下滑杖，沿岸狂奔迎去。

前头的巨舟首先靠岸，十多枝长杆传过来，撑着岸边，以免碰撞。

一把雄亮的声音隔远传下来道：「少龙，少龙，是我们啊！」

项少龙剧震下伏跌地上，认得正是滕翼亲切的声音。

按着更难令他难以置信是听到纪嫣然、赵致的娇呼和泣叫，还有昌平君的呼唤声。

项少龙乏力地把脸埋在泥土里，他终于回到家了。

巨舟掉头逆流而上，船舱的大厅里，项少龙换上新衣，众星拱月般被众人围在正中处。

纪嫣然和赵致都因思念他而消瘦，此时还在又哭又笑，悲喜交集。

项少龙喝着两女奉上的热茶，对滕翼和昌平君道：「现在我才明白甚么叫恍如隔世，我曾想过永远都再见不到你们了。」

赵致又伏入他怀里饮泣，吓得他连忙好言抚慰。

纪嫣然的自制力比赵致好多了，平复过来，幽幽道：「我们曾想过自尽殉节，幸好接到消息。知你到了临淄，大家欢喜得要发狂。嫣然和清姊遂不顾一切晋见储君，请他派人去齐国接你回来……」昌平君激动的插入道：「储君比任何人都紧张。立即要小弟抛下一切，赶往临淄。只恨河水都结了冰。不过幸好如此。否则可能会互相错过，我们成了白走一趟。」

滕翼道：「荆家村虽有人来报讯。可是我们怎么等都不见到三弟回来，还以为三弟出事了。」

项少龙问道：「其他人好吗？」

昌平君道：「我们与赵人达成和议，自中牟退兵，现在荆俊和桓奇仍在屯留。」

少龙此战既平定了蒲鹄之乱，又大挫赵人锐气。功业盖世呢。」

项少龙叹道：「功业若真能盖世，周良和这么多兄弟就不用客死异乡。」

滕翼沉声道：「战争就是这样，无论是胜是败，难免会有伤亡，三弟不必自责。唉，李牧实在是个厉害人物。」

昌平君道：「吕不韦不是到了临淄吗？他当然不知你在那里吧。」

项少龙苦笑道：「恰恰相反，我不单止曾和他同席喝酒，还由他亲送我与曹秋道决战呢。」

众人齐齐失声道：「甚么？」

项少龙把临淄的事娓娓道出，听得各人心惊胆跳，瞠目结舌。

其中关于小盘的身分危机，他当然仍瞒着不说。

赵致被引出兴趣，忘了哭泣，本仍缠在他怀里不肯离开，直至听到善柔已作人妇，坐起来大发娇嗔道：「柔姐怎会这样许身别人又不告知我们的？」

项少龙忙解释解子元乃理想夫婿。善柔是做了很好的选择，可是赵致总难释然。

纪嫣然奇道：「你没见到乾爹吗？难道……」

项少龙继续说他那曲折离奇的故事，到结束时，伸个懒腰道：「现在我只想好好睡一觉，更希望醒来时已身在咸阳。」

项少龙换上戎装，卓立船头，身旁除昌平君、滕翼还有领大军在途中与他会合的荆俊。

近百战船，在河道形成壮观的队伍。

咸阳在一个时辰的船程内。

白雪铺盖大地的景色已换上了初春的美景。

白云冉冉，江水涛涛，两岸翠柳簇拥，绿树幽深。

项少龙凝望岸旁因船队经过惊起的一支长尾蓝鸟，想起过去数月的逃亡生涯，这刻不禁有像马儿们般海阔天空，任我翻腾的兴奋感觉。

唯一搁在他心头的问题，就是小盘那尚未知吉凶的身分危机。

项少龙随口问道：「近日有甚么大事发生呢？」

昌平君道：「韩王刚过世。由安太子继位，遣使向我们求和。储君着韩王安派韩非入秦。不知韩王安肯答应否？」

项少龙点头道：「储君一向欣赏韩非兄的治国理论，若韩非兄能在秦一展抱负。该是好事。」

纪嫣然却叹了一口气。但没有说话。

项少龙欲问其故时，昌平君压低声音道：「缪毒更得太后宠幸，作了长信侯后，俸禄与吕不韦相同，嚣张得令人难以忍受。」

项少龙暗忖今年就是小盘举行加冕礼的时候，缪毒和吕不韦大限亦至。只是他们不知道吧了。

静心一想，朱姬和缪毒的关系更加密切，可能是由两个原因促成。

首先就是朱姬开始怀疑小盘非是他的儿子，其次就是以为自己死了。

朱姬无论在心理和生理上，都需要有一个男人作倚仗。

荆俊笑道：「今趟三哥无恙归来。必教一些人非常失望。」

赵致兴奋地道：「夫君离家快两年：你会绝想不到宝儿竟长得这么般高大的。」

纪嫣然欣然道：「若不是为了宝儿，乌妹定会和我们同行，还累得小贞和小凤都不能来，她们都为此哭了好几天。」

项少龙又问起王翦。

昌平君低声道：「这事见到储君再说吧！」

项少龙愕然望向昌平君，后者向他打个眼色。项少龙只好把疑问闷在心里。

项少龙悠然神往道：「终于回家了！」

小盘早得消息，亲自出城迎接。

这未来的秦始皇终于长大成人，留了一脸短髭，胸背厚实，举手投足*
咂*倪天下的帝皇威势，骤看下项少龙感到似乎在看着个陌不相识的人。

昌文君、李斯、管中邪、乌廷芳、琴清和众多公卿大臣倾巢而来，热闹隆重，却不见缪毒。

鼓乐鞭炮齐鸣中，项少龙在众人簇拥下，弃船登岸。

小盘率众而出，扶起下跪施礼的项少龙，细审他消瘦了的容颜，叹道：「上将军辛苦了！」

项少龙心中涌起奇怪的感觉，似乎两人间再没有以往那种亲切的关系。

这不但因小盘没有预期中的激动，更因小盘的眼神内藏蕴某种令他难以索解的神色。

其他人纷纷拥上来道贺。

乌廷芳则不顾一切扑入他怀里，琴清当然不能当众这么做，但眼内射出情火，却把项少龙的心都烧熔了。

小盘与项少龙并排骑马入城，接受夹道欢迎的人民的欢呼，微笑道：「上将军失踪的消息传回来后，家家户户为上将军求神许愿，希望上将军能早日安全回来，现在终给他们盼到了。」

项少龙很想对他说及吕不韦的阴谋，但却知此时此地均不宜谈这大大的秘密，只好把说话忍在心里，道：「吕不韦尚未回来吗？」

小盘冷笑道：「他当然要赶在上将军之前回来，上将军在临淄的一战确是精采绝伦。为我大秦争得最大的光荣。你走后曹秋道亲向齐王请罪，承认无能把你留下。上将军知否齐王听到此事后，当日就气得病倒呢。」

项少龙讶道：「吕不韦回来了，那……唉，到宫内再说吧！」

小盘嘴角逸出一丝高深莫测的笑意，一面挥手向群众示意，淡淡道：「一

切都在寡人掌握之内，回去才说吧！」

项少龙心中再泛起先前那种奇怪的感觉。

阔别两年，小盘威严大增，城府更深，再非昔日会说「师傅救我」的孩子。

在王宫的正广场上举行了阅兵仪式后。项少龙和小盘避到书斋密话。

当说出有关邯郸张氏夫妇的事时，小盘龙目生寒道：「好胆，这奸贼竟敢向外人泄出此事，实万死不足辞其咎。」

项少龙大讶道：「储君好像早知会有此事似的。」

小盘微笑道：「别忘了寡人在缪贼处布了茅焦这着棋子。缪贼的一举一动。怎瞒得过我。」

项少龙放下心头大石，道：「储君自该早有对策了。」

小盘得意道：「若在知情之后，才派人去邯郸，便赶不及了。幸好多年前寡人早想到此点，已解决了这件事。」

项少龙自心底生出寒意。沉声问道：「储君为何没告诉我呢？」

小盘避开他的目光，淡然道：「上将军当时远征外地，所以寡人一时忘了。」

项少龙穷追不舍道：「储君怎样处置他们呢？」

小盘有点不耐烦的道：「当然是予他们足够的报酬，再把他们安置别地，教人找不到他们。」

项少龙直觉感到小盘在说谎，但若追问下去，大家会闹得很不愉快，只好默默不语。

两人间一阵难堪的沉默。

好一会小盘打破僵局，叹了一口气道：「师傅不高兴吗？」

这句「久违了」的「师傅」，令项少龙心中一软，有感而发道：「你变了很多。」

小盘虎虎生威的锐目往他瞧来，与他对视半晌后，点头道：「我是不能不变，要坐稳这个位子，更是不能不变，但对上将军我则仍是那个小孩子。」

顿了顿后，有点难以启齿的道：「除了上将军外，还有谁知道寡人这事呢？」

项少龙知他一直想问这句话。但到此刻才趁机问出来。

略一沉吟道：「除了廷芳外，再没有第三个人知道此事。」

他自然不肯将滕翼说出来。

小盘呼出一口气，挨在王座处，仰首凝视上方的梁柱，轻轻道：「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现在外面必是谣言满天飞，若让寡人知道有任何人提及此事，不理是谁，必杀无赦，还要抄家灭族，看谁再敢多言。哼，吕不韦、缪毒！」

项少龙心中大惊，这句话虽非针对他，但却像小盘作的暗示，警告自己勿要再告诉第三个人，心中登时很不舒服。

小盘没有再解释，俯前低声道：「寡人已秘密把王翦调回来，两个月内就会返抵咸阳。」

项少龙皱眉道：「此事储君没请示太后吗？」

小盘双目寒芒闪闪，不屑道：「她既不把我当作儿子，我为何仍要看她的脸色做人。她住雍都更是肆无忌惮，与缪毒的事弄到街知巷闻，天下谁不以此为笑柄，使我大秦蒙羞。」

项少龙知他痛恨朱姬泄出张氏夫妇的事，叹了一口气道：「储君该记得曾经答应过我的事。」

他指的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小盘都不得伤害朱姬一事。

小盘愤然往他瞧来，怒道：「到现在上将军仍要维护她吗？」

项少龙亦虎目生寒，盯着他道：「是的：她总会全心全意爱护你，扶*帜恪D*亦曾把她视为生母。你若肯设身处地为她想想，该知她做这事对她没有半分好处，她仍然去做亦只是人之常情。」

小盘不知是否仍有点怕他，移开了目光，看着堆满案上的卷宗文件，道：「这里大部份报告都或多或少与郑国渠有关，最近寡人收到消息，郑国可能是韩王派来的人，上将军对此有何看法。」

项少龙见小盘故意岔到别的事上，不肯续谈朱姬的事，强忍住怒气，沉声道：「臣下很累了，想回家休息。」

小盘叹了一口气，苦笑道：「太傅动气了。很多事我都不想这么做的，但却知不这么做却是不成的。太傅亦应设身处地为寡人想想。」

他以另一官衔称呼项少龙，立时又把两人的距离再次拉近。

项少龙消了点气，正容道：「储君今年七月就正式加冕为王，那时大权集于一身，太后还于储君有何影响力呢？」

小盘沉下脸去，一字一字缓缓道：「上将军可知那贱人将印玺交给了缪毒随意使用，使寡人每晚睡难安寝吗？」小盘真的变了。和朱姬的关系亦到了不可缝补的恶劣地步。

否则怎会直呼其为「贱人」，项少龙为之愕然无语。

「砰！」小盘宽厚的手掌重重拍在案上，咬牙切齿道：「这贱人为缪毒生了两个贱种出来，一个叫缪政，一个叫缪龙，上将军说这是甚么意思？若非缪贼与吕不韦勾结在一起，牵连太大，寡人忍不到七月就要将他碎尸万段。」

顿了顿，小盘怒容敛去，哑然失笑道：「上将军可知缪毒以「假父」自居，还说我这「假子」时日无多，他日就是由他这假父加冕。哈，这蠢材瞪大眼睛都可做梦，寡人倒要看他怎样收场。」

这番话他笑吟吟的说出来，比咬牙切齿更令项少龙心寒。

忽然问他真的觉得很累，应付小盘竟比应付吕不韦还要吃力和辛苦，这怎是他把小盘带来咸阳时能想像得到的呢？

第一章 天威难测

项少龙在一众好友如李斯等前呼后拥下返回乌府，见到田氏姊妹各人时，自有一番深感激动的狂喜。

项宝儿刚满六岁，长得比一般小孩粗壮。缠着项少龙问这问那，说个不停，逗得他父怀大慰。

乌应元旋领家人拜祭祖先，当晚更大排筵席，张灯结彩，好不热闹。

酒酣耳热时，对座的昌文君笑道：「无敌的曹秋道终非无敌了，稷下学宫观星台一战后，剑圣之外多了少龙这个刀君，看看东方六国还有甚么可拿

来压我大秦的？」

纪嫣然、琴清等这时带同众女眷向项少龙、滕翼、荆俊等远征回来的诸将敬酒，项少龙等忙还礼回敬。

项少龙见到其中有与乌果结成夫妇的周薇，勾起乃兄周良与鹰王殉职的心事，惨然道：「可惜周良兄……」

周薇神色一黯，垂下头去，轻轻道：「先兄一生人最大的抱负就是训练一头鹰王出来，能在战场上助大军争雄斗胜，现在心愿达成，死应无憾。上将军不用介怀，他是不会抱憾泉下的。」

说到最后，秀目已红了起来。

众人知项少龙最重感情，忙设法岔开话题。已成了荆俊夫人并育有一女的鹿丹儿问道：「上将军会否留在咸阳，还是要返回牧场去呢？」

李斯打趣道：「荆夫人足否太善忘了？别人或可称少龙作上将军，可是你却要唤三哥或是三伯才对。」

众人哄笑声中，鹿丹儿却把气出在荆俊身上，狠狠瞪他一眼，低骂道：「都是你不好！」

这话自是惹来满堂哄笑，大大冲淡了伤感的气氛。

宴后。众人告辞离去，乌家的一众领袖则聚在密室商议。

纪嫣然于项少龙不在时，乌家一切对外事务实际全由她这智囊负责。故成了唯一参加的女眷。

陶方首先发话道：「少龙回来我们就安心了。我曾见过图先多次，证实吕不韦确与缪毒是表面装作不和，其实却在暗中勾结，加上太后在背后支持，势力膨胀得极快，而在吕不韦挑拨下，缪毒长期留在雍都，所住宫苑与日用衣物、出门车马，处处比照国君；凡须太后盖玺的诏令，均先经他那对贼眼看过才成。」

纪嫣然点头道：「由于太后的关系，雍都事实上已落在缪毒手里。在吕不韦的默许下，他秘密组织死党，从各国招来大批死士，准备在七月储君举行加冕礼时举事，此事确令人头痛。」

项少龙道：「储君早在缪毒的阵营内布了茅焦这着厉害棋子，故对缪毒奸党所有举动了若指掌，现已秘密召王翦回京，准备与缪毒展开决战。」

滕翼剧震道：「如今既有少龙在，何用召王翦回来呢？」

项少龙呆了一呆，首次想到这个问题，心中涌起寒意。

众人目光集中在他身上。

荆俊道：「储君既肯亲口告诉三哥此事，该没有问题吧？」

纪嫣然秀目掠过复杂的神色，幽幽叹了一口气道：「每逢牵涉到王位权力，父子兄弟都没有人情道理可言。夫君最大的问题是得人心，看看夫君今趟回来，人民夹道相迎的盛况，便可见一斑。」

乌果怒道：「储君这天下可说是姑爷给他挣来及保住的，怎可……」

乌应元乾咳一声，将他打断道：「不要再说这种废话了。乌果你真不长进，经历了赵人忘本的事后，仍有这种天真的想法。少龙现在就等同另一个白起，想想白起是怎样收场的！」

顿了顿续道：「幸好多年前我们已有决定，要远奔塞外，建立自己的王国，现在终到了最后阶段，杀了吕不韦后我们立即离开秦国，此事可由少龙全权处理。」

陶方也乾咳一声道：「近来不知是谁造的谣，说储君实非先王之子，亦

非吕不韦之子，而是少龙秘密弄回来的，嘿，这些话太荒唐了。」纪嫣然奇怪的瞥了项少龙一眼，垂下螭首，神情奇特。滕翼是知道内情的人，一震道：「听到这谣言的人是否相信呢？」

陶方正容道：「现在秦国上下，除了别有用心者，人人深信储君乃承天命受水德的真命君主。区区谣言，能起甚么作用，问题是怕储君听到后心中不舒服吧了！」

项少龙断然道：「就如岳丈刚才所言，我们乌家的命运再不能随别人的好恶喜怒而决定，一切都要掌握在自己手上，」接着研究了全面撤走的细节后，众人才各自回房休息。

纪嫣然却将项少龙拉了到园里去散步，这兰质慧心的美女道：「夫君*蟹龟械*储君这两年改变很大呢？」

项少龙正欣赏天上的明月，叹道：「当上君主的，谁能不变？」

纪嫣然道：「说得好！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这不是你的警世明句吗？储君威权日增，性格愈趋阴沉难测。唉！李斯也变了很多，再不像以前般和我们乌家亲近，少龙你若像以前般坦诚待人，很容易会吃上大亏的。」

项少龙呆了一呆时，纪嫣然垂首道：「是廷芳告诉我的！」

项少龙愕然往她瞧去。

纪嫣然委屈地标了他一眼道：「当日听到你兵败失踪的消息，廷芳情急下把储君的身分说了出来，说储君定会因此关系全力救你，所以你是不可为此怪责她的。唉！想不到你竟连我这作妻子的都瞒着。」

项少龙色变道：「还有谁知道此事？」

纪嫣然道：「当然还有致致知道。不过我已吩咐了她严守秘密。少龙啊！若没有此一事实。任他谣言满天飞，仍不能影响你和储君的关系，但现在当然是另一回事了，少龙不可不防。」

项少龙点头道：「多谢嫣然提点，这事我早心里有数。夜了！我们回房休息吧！」

翌日项少龙、滕翼和荆俊三人天未光便起来赶赴早朝，到了议政殿时，赫然发觉不但吕不韦来了，缪毒亦从雍都赶来，登时大感不妥。

群臣见到项少龙，纷纷过来问好，不过都有点欲言又止，神色古怪。

缪毒挤到项少龙旁，把他拉到一角说话道：「听得少龙遇险，我和太后都担心得要命呢。」

项少龙当然知他口不对心，却不揭破，装作感激道：「有劳缪兄和太后关心。」

缪毒忽地凑到他耳边，还要压低声音道：「不知是谁造的谣，这几个月来，不断流传储君非是先王所出，而是少龙弄来的把戏。于是我向太后求证此事，经商议后，决定把在邯郸曾收养储君的穷家夫妇请回咸阳。以去天下之惑。」

项少龙装作若无其事的答道：「结果如何呢？」

缪毒双目寒光一闪，盯着他道：「结果是发觉在年半前。张力夫妇和左邻右里数十户人家，全部丧身在一场突然而来的大火中，四百多人不论男女老幼，无一生还，此事在邯郸非常哄动，成为令人不解的悬案。」

项少龙立时手足冰冷，脑内一片空白，茫然无措。

缪毒的声音似在天外远方般传来道：「刚才我和仲父谈起此事，仲父说

少龙曾告诉他储君早把张力夫妇接回咸阳享福，但为何事实竟会是如此呢？」

以项少龙的急智，一时亦无词以对，幸好这时钟声响起，各大臣忙于归班，项少龙答了句「此事确非常奇怪！」便乘机脱身。

到小盘高踞龙座，接受了文武百官朝拜，项少龙仍是心神不属，想着缪毒刚才透露的可怕消息。

他也猜到小盘会杀了张力夫妇灭口，但做梦都想不到连左邻右里都无一幸免，可见小盘为了保密而不择手段，说不定去为他办此灭口之事的人亦早给处死。

现在小盘心中，只有他项少龙和乌廷芳知道他身世的秘密，他会否不顾恩情，把他也乾脆灭口，好得后顾之忧呢？

经历了临淄被众好友出卖的经验后，他对人性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小盘确是不同了。

只看他在龙座上以藐视天下的姿态向群臣盛赞他项少龙平定蒲鹄之乱。

以作为早朝的开场白，便知他完全把握了作为君主以威德服人的手段。

接着是吕不韦作他临淄之行的冗长报告，说到一半时，小盘挥手打断他的报告，皱起龙眉道：「田健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上台后，田单仍可保持他的权势吗？」

吕不韦的长篇大论被小盘硬生生打断，脸上闪过不悦之色。沉声道：「田健和田单均不足虑，唯一可虑者，就是齐楚的结盟，今趟田健能稳坐王位，楚人在背后出了很多力，所以老臣……」

小盘有点不耐烦地截断他道：「田健此人究竟是野心勃勃之辈，还是只属贪图苟安的儒夫？」

项少龙心中大为凛然。

小盘确是变了，变得更实事求是，不尚空言。只看他问这几句话，都予人一矢中的之感。

吕不韦楞了半晌，皱眉道：「此事还有待观察。」

小盘的目光落到项少龙处，声调转作温和恭敬，柔声道：「上将军可否为寡人解此疑难？」

项少龙心中暗叹，只要自己几句说话，即可决定齐人的命运，其中还可能包括自己深爱的善柔和好朋友解子元在内。

不过却不能不答，尤其他现在和小盘的关系如此微妙。深吸一口气后，从容道：「田健现时实际上已是齐国的君主，一切事务由他主理，自然是希望能有一番作为。可惜却受齐国一贯崇尚空谈的影响，对国内种种迫切的问题视而不见，更力图与我修好，再无以前『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之志了。」

小盘大力一拍龙座的扶手，叹道：「有上将军此言足矣，太尉何在？」

李斯应声踏前一步，捧笏叩首道：「储君赐示！」

小盘道：「立即给寡人选个说话得体的人，再挑选一团声色艺俱佳的歌舞姬，送往临淄给田健，贺他荣登太子，并赠之以寡人恭贺之词。」

李斯领命回位。

小盘长笑道：「自桓公以来，齐人便和我大秦争一日之短长，而三晋、楚、燕等不是联我抗齐，就是联齐攻我。这事迟早要作一个了断，却该是我们平定了三晋和楚人后的事了。」

众臣在王绾领导下纷纷出言道贺。

吕不韦和缪毒则是脸寒如冰。不言不语。

项少龙心中明白。小盘是在向群臣显示谁才是真正当权的人，同时故意落吕不韦的面子。暗中亦有迫他们加速造反之意。

这时吕不韦忽向旁边的缪毒打了个眼色。而后者则向隔了十多个人的另一位大夫钱直暗施手势。

那钱直犹豫了片刻，才踏前叩首道：「微臣有一事稟上储君。」

殿内立时静了下来。

位于项少龙上首的昌平君凑到项少龙耳旁低声道：「他是缪毒的人，由太后下诏一手从低层提拔上来当大夫的。」

小盘不动声色地平静道：「钱卿有话请说！」

钱直口唇微颤两下，才诚惶诚恐地道：「近日咸阳有很多蜚短流长、风言风语，中伤储君。微臣经调查后，发觉这些谣言蛊惑民心，影响很大……为此！微臣奏请储君，可否任命微臣对此事作出调……」

小盘冷冷地打断他道：「钱大夫究竟听到甚么风言风话，寡人并不明白。」

钱直脸上血色立时退尽，跌跪地上，重重叩头道：“微臣不敢说。”

小盘怒喝道：“连几句话都不敢说出来，如何助寡人处理国家大事。”

缪毒见势不对，推了吕不韦一记。

吕不韦既迫于无奈，又恨钱直的不管用，乾咳一声，正要说话，小盘已喝道：“任何人等，均不得代蠢材求情，快把谣言给寡人从实道来。”

钱直早叩得头咬血流，颤声道：“外面传储君非是先王所……微臣罪该万死。”

小盘哈哈笑道：“原来是此事。”

接着龙颜一沉道：“谣言止于智者，东方六国心怯了，故意散播流言，诬蔑寡人，而钱直你竟将谣言当作事实，还说什么影响人心？”

钱直吓得屁滚尿流，叩首悲叫道：“微臣并没有误信谣言，微臣……”

小盘暴喝道：“给寡人立即把这奴材推出宫门斩首，族中男的全发往边疆充军，女的充作官妓。”

在众臣噤若寒蝉下，频呼储君开恩的钱直就那样给昌文君如狼似虎的禁卫拖了出去，只余下殿心的一滩因叩破头颅留下的血迹。

吕不韦和缪毒的脸色有多么难看就有多么难看。

殿内落针可闻，无人不因小盘难测的天威而惊颤。

还有几个月小盘就正式加冕为秦国一国之君了，谁还敢在这等时刻出言冒犯。

项少龙整条脊骨郁凉沁沁的。

小盘变得太可怕了。

小盘回复平静，淡淡道：“现在这无稽的谣言终于传至殿上，仲父认为该怎样处理呢？”

吕不韦亦恢复冷静，沉声道：“储君说得好，谣言止于智者，只要我们不作理会，自会止息。”

小盘微微摇头，表示了他的不同意，再向众人问道：“众卿可有什么良策。”

昌平君在项少龙耳旁道：“到我出场了。”

这才踏前禀告道：“臣下以为此事必须从速处理，请储君降下圣谕，赐示万民，以后不准有人私下谈论此事。凡有违论者，罪及全族，告发者重重有赏，如此谣言自然平息。”

项少龙心中恍然，知道小盘早和李斯、昌平君等几个近巨有了默契，要以雷霆万钧的高压手段，平息这个风波。

小盘欣然道：“卿家此言甚合吾之心，寡人登基在既，凡有人再谈此事者，无论官职大小，均是居心叵测之徒，立斩无赦。”

接着大喝一声道：“退廷！”

众臣跪倒地上，恭送这威权日盛的储君。

小盘去后，项少龙待要离开，给昌平君扯着道：“储君要见你。”

第二章 未雨绸缪

小盘负手立在书房前御园的大窗前。背着门口淡淡道：“寡人想单独和上将军说几句话，其他人在门外等候。”

李斯和昌平君领命退出，侍卫把房门在项少龙身后关上。

项少龙没有施礼，气定神闲地来到小盘身后，低声道：“邯郸那场烧死几百人的大火，是否储君遣人干的。”

小盘叹了一口气道：“寡人是别无选择，否则现在就不是寡人杀人，而是你我两个被人杀了。”

项少龙立时无言以对。

若从实际的角度去看，小盘这狠辣的手段是必要且是有效的，连他项少龙亦想不到再有其他更乾脆的方法。

那数百条人命，他项少龙亦要直接负起责任。

若不是他以小盘冒充嬴政，这场灾祸就不会发生。

此时已是后悔莫及！

又或者这就是命运。

自捧出这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后，他尚是首趟感到后悔。

小盘柔声道：“师傅现在是在世上唯一的亲人。请千万不要恼我，没有上将军的支持，寡人会感到很孤独的。”

他的称谓由“师傅”和“我”，最后转变回“上将军”和“寡人”，有种非常戏剧性的变化味道。

刹那间，项少龙似是经历了小盘由一个顽劣的小孩，转变成威凌天下的秦始皇整个过程，心中感到无与伦比的冲击。

项少龙强压下翻腾不休的激动情绪，淡然道：“今天微臣是来向储君辞行的，待会微臣就返回牧场，静候大典的来临。”

小盘剧震道：“上将军仍不肯谅解寡人的苦衷吗？”

项少龙摇头笑道：“我怎会怪你，事实上你在政治的舞台上，做得比以前所有君主更出色，天下谁能胜得过你呢？”

小盘重重舒出一口气，转过身来，龙目射出前所未有的异采，急促地道：“还有四个月，我就可以正式登位，师傅若不怪我，就助我清除吕、缪

两党。”

项少龙心中一软，叹道：“既有王翦，那还须我项少龙呢？”

小盘嘴角逸出一丝充满慑人魅力的微笑，摇头道：“师傅误会了，我把王翦召回来，是因为他刚好应该回来了，且一旦师傅在齐有什么三长两短，寡人就有王翦可为上将军报仇。”

项少龙沉吟片晌，道：“微臣回牧场，实是想好好休息一段日子，也可以多点时间陪伴妻儿，储君切勿想歪了。”

小盘哑然失笑道：“只有上将军敢叫寡人不要想歪，换了别人怎还敢说。”

接着正容道：“上将军是否仍打算在寡人冠礼后，要退往北塞呢？”

项少龙凝望着小盘威凌四射的龙目，沉声道：“这是微臣最大的心愿，储君切莫阻挠。”

小盘苦笑道：“上将军是寡人唯一不敢开罪的人，教寡人可以说什么呢？现在寡人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请你替寡人除去吕不韦和嫪毐。”

项少龙断然道：“好吧！一个月后臣子会重返咸阳，与他们的决战亦将会展开。”

项少龙与荆俊、滕翼策马驰上牧场内最高的山丘，俯瞰远近暮春的美景。

四周的景色犹如画卷，驼马牛羊自由自在的在广阔的草原头荡，享受着肥沃土地提供的肥美水草。

在清晨缥缈的薄雾下，起伏的丘陵谷地墨绿葱苍，远山则隐约朦胧，层次无限，间有瀑布从某处飞泻而下，更平添生趣。

滕翼仰望天际飞过的一群小鸟，叹道：“终于回来了。”

项少龙却注目正在策马追逐为乐的纪嫣然、鹿丹儿、善兰诸女和项宝儿等孩儿，油然道：“这次出征最大的收获非是立下什么功业，而是学懂两件事。”

荆俊大感兴趣地追问。

项少龙道：“首先是学懂接受失败，那可以是在你自己以为胜券在握，万无一失时发生的。”

滕翼心有余悸道：“李牧确是用兵如神，一日有此人在，我军休想在赵境逞雄。”

项少龙叹道：“李牧在战场上是下会输于任何人的，即管王翦亦难奈何他，可是明枪易挡，暗箭难防，终有一天他要败于自己国中昏君奸臣之手，这是所有功高震主的名将的下场。”

滕翼愕然道：“少龙似乎很有感触，可否说清楚点呢？”

项少龙道：“这正是我临淄之行学到的第二件事，政治从没有什么道*砒裳裕*为了个人和国家的利益，最好的兄弟朋友也可将你出卖。”

滕翼和荆俊露出深思神色。

项少龙道：“所以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否则一旦大祸临头，就会在措手不及下把辛苦得来的东西全赔了去。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到后悔就迟了。”

纪嫣然此时独自驰在山丘，刚巧听到项少龙最后两句话，赞赏道：“夫君大人这两句话发人深省，隐含至理，嫣然听到就放心了！”

项少龙心中涌起无限柔情，看着来到身旁的纪嫣然，豪情奋起道：“这

最后一场仗我们必须打得漂漂亮亮，既干掉吕贼，又可功成身退，到塞外安享我们的下半辈子。”

滕翼道：“不过假若储君蓄意要对付我们，他将不须有任何顾忌，这可不容易应付。”

荆俊剧震道：“不会这样吧？”

纪嫣然向项少龙道：“我看夫君大人还是坦白告诉小俊为何会有这可能的情况吧！否则小俊或会把握不到形势的险恶而觉出问题。”

荆俊色变道：“这么说，谣言并非谣言了。”

项少龙缓缓点头，把小盘的身世说了，然后道：“此事必须严守秘密，小俊更不可告诉任何人，包括丹儿在内。”

荆俊吁了一口凉气道：“只要看看那天储君怒斩钱直，便知他为了保住王位，是会不惜一切的。”

项少龙沉声道：“我被人骗得多了，很怀疑储君亦在骗我，你们听过狡兔死，走狗烹的故事吗？”

纪嫣然虽博览众书，却当然未听过此事，一呆道：“是什么来的？”

项少龙暗骂自己又说了多余话，解释道：“当兔子全被宰掉，主人无猎可狩时，就把猎犬用来果腹。现在我们的情况就是那样，当吕、繆两党伏诛后，我们便变成那猎犬、最要命的是我们乃知悉储君真正身世的人，还会威胁他王位的安稳。”

滕翼点头道：“三弟有此想法，二哥我就放心了。我们应否及早离开呢？没有我们，吕不韦亦不会有好日子过。”

项少龙道：“若我们现在便走，保证没有半个人可活着见大哥。”

三人同时动容。

项少龙极目远眺，苦笑道：“他是我一手带大的，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他的意志。当年他尚是一个孩子时，就用诈骗亲手把赵穆刺毙，事后谈起还得意洋洋。照我猜测，我们乌家的人中，定有人因受不起引诱，做了他的卧底，所以若有什么风吹草动，绝逃不过他的耳目。”

荆俊双目寒光烁闪，道：“如给我找出这叛徒来，立杀无赦。”

纪嫣然道：“兵不厌诈，若我们可寻出这入来，该好好利用才对。”

项少龙道：“我们唯一逃走的机会，就是趁储君去了雍都对付叛党的天大良机，否则便再难走得了。”

滕翼哈哈笑道：“此言正合我意。”

项少龙道：“储君忌的是我，所以只要一天我仍在这里，其他人要离开他都不会干涉。

我们就利用这形势，将包括廷芳、宝儿等大部份人均撤往塞外，储君亦很难不同意，因为至少在表面上，他已许诺让我离开。”

纪嫣然皱眉道：“但当我们要走，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项少龙问荆俊道：“现在我们乌家可有之兵有多少人？”

荆俊道：“加上我新来依附的族人，去除出征阵亡者，共有二千一百多人，不过由于要护送妇孺往塞外去，能留下者就会很少了！”

项少龙满意地道：“人多反不便逃走，只要留下三百人就足够了，但这三百人必须是最精锐的好手和在忠诚上绝对没有问题的人。此事由二哥和五弟去办吧！我们人少一点，储君更不会着意提防。”

纪嫣然沉吟道：“但夫君大人有否想过，剿叛党时，储君定会调动大军，

将雍都和咸阳重重包围，那时我们人力单薄，有起意外变故来，如何逃走呢？”

项少龙淡淡道：“储君若要杀我，绝不会借他人之手，难道他可命四弟、昌平君、桓奇等来对付我吗？试问他有什么借口呢？唯一的方法，就是把责任归于吕、嫪两党身上，例如通过像茅焦那种嫪党内鬼，布下陷阱让我自己踩进去。只有到迫不得已之时，才会亲自领兵来对付我，事后再砌词掩饰。”

滕翼道：“三弟这番话极有见地，但假若储君全心对付我们，而我们中又有内奸，确是令人非常头痛的事。”

项少龙忽地岔开话题道：“我们怎样可秘密在这里作点安排，倘有起突变，亦可躲回收场，再从容离开呢？那既可避过大军袭击，又可使储君以为可以秘密在这里来处决我们。”

纪嫣然叹道：“逃走的最佳方法，当然是挖掘地道，问题是如何能够保密？”

忽又娇躯轻颤道：“嫣然想到了。”

三人大喜往她瞧来。

纪嫣然指着东南角近郊处妮夫人诸女的衣冠坟道：“若我们表面重建这座衣冠坟，内里则暗建地道，用的是小俊新来的兄弟和嫣然的人，保证除*
碑掇 瑾 寄茆鞠 *”

项少龙苦恼道：“问题是储君知道我擅于用计，只要在攻打前派人守着各处山头，我们能逃得多远，由现在到加冕只余四个多月，绝不能建一道长达数里的地道出来。”

荆俊献计道：“这个易办，以前尚是小孩时，我们敌不过邻村的孩子，就躲进山洞里。

所以只要能从地道逸走，就要找个隐秘处躲上他娘的几天，待大军走后，才悄悄溜走好了，这事包在我身上。”

项少龙大喜道：“这些事立即着手进行。”

当天下午，在乌应元主持下，开了个乌族的最高层会议，商讨了进行撤退计划的所有细节后，项少龙抛开一切，投进欢娱的家庭生活中。

想起过去两年的遭遇，就像发了一场大梦。

不过梦仍未醒，只是记起二十一世纪时的自己，便难以不生浮生如梦的奇妙感觉。

三天后，琴清来了。

项少龙忍不住将她拥在怀里，以慰相思之苦。

琴清脸嫩，更因为有乌廷芳、赵致、田氏姐妹和纪嫣然在旁偷看，挣又挣不脱，羞得耳根都红了。

纪嫣然等识趣离开内厅，好让两人有单独相谈的机会。

项少龙放开这千娇百媚的美女，拉她到一角坐下，爱怜地道：“清姐消瘦了！”

琴清垂首道：“人家今趟来找人是有要事来奉告呢？”

项少龙一呆道，“什么要事？”

琴清白了他一眼，接着萧容道：“最近政储君使人在歌姬中挑了个人，又命专人训练她宫廷的礼仪，此事非常秘密，人家亦是在偶然的一个机会下，见到廷匠为她缝制新衣，才知道此事的。”

项少龙皱眉道：“这事有什么特别？”

琴清脸上现出害怕的表情，颤声道：“这歌姬无论外貌体型，均有七、八分酷象太后。

啊！少龙，我很心寒呢！”

项少龙张臂抱着扑入怀里的琴清，只觉整条中枢神经都凉沁沁了。

他立时的把握到琴清所猜想到的是什么。

小盘决定了要杀朱姬，但朱姬终是他名义上的亲母，杀她乃不孝和不义的事，故以此偷天换日、李代桃僵之法，禁之于宫苑之内，确能轻易瞒过秦国的臣民。

琴清之所以害怕，因她并不知道朱姬实非小盘的生母。

小盘再非昔日的小盘了，他已变得狠辣无情的嬴政，举凡挡在他前路的障碍，他都要一手去掉。

当年他曾答应放过朱姬，现在他显然并不守诺。

自己该怎么办？

对朱姬他仍有很深的内疚和感情。

但在这种情况下，他能干什么呢？

琴清幽幽道：“储君变了很多。”

项少龙沉声道：“他对你怎样？”

琴清道：“他对我仍是很好，常找人家谈东谈西，下过我却感到他对你不同了。从前他最爱谈你的事，但自你从临淄回来后，从没在我面前说你的事。唉！他不说话时，我真不知他在想什么。”

项少龙再一阵心寒，问道：“他知道你来牧场找我吗？”

琴清道：“这种事怎能瞒他，他还嘱我带了一批糕点来给你们。”

项少龙苦笑道：“杀了我都不敢吃他送来的东西。”

琴清猛地坐直娇躯，色变道：“他敢害你吗？”

项少龙抓着她香肩柔声道：“不要紧张，这些糕点该没有问题，告诉我，若我到塞外去，你随我去吗？”

琴清伏入他怀里、抱看他的腰道：“你项少龙就算到大地的尽头去，琴清也会随伴在旁，永不言悔。”

紧拥着她动人的香躯，项少龙的心神飞越万水千山，到远方那壮丽迷人的大草原去。

只有在那里，他才可过苦盼了足有十年的安乐日子。

第三章 咸阳风云

琴清小住三天，才返回咸阳。

现在项少龙已完全清楚小盘的心意，为了保持王位，他对杀人是绝对不去手软的。

虽然很难说他敢否对付自己，但经过临淄的教训，项少龙再不敢掉以轻心。

他保持每天天亮前起床练刀的习惯，更勤习射。

从乌家和荆族的子弟兵中，他们挑了三百人出来，当然包括了乌言着、

荆善这类一级好手，配备清叔改良后铸制的钢刀强弩，又由项少龙传他们钢针之技，日夜操练。

乌应元等则开始分批撤走，今天是轮到乌廷芳、赵致、周薇、善兰、田氏姐妹、鹿丹儿、项宝儿等人，临别依依，自有一番离情别绪。

项少龙、滕翼、荆俊和纪嫣然陪大队走了三天，才折返牧场，只觉牧场登时变得冷清清的，感觉很不自在。

晚膳时，滕翼沉声道：“乌应恩可能就是那个叛徒。”

众人均感愕然。

乌应恩乃乌应元的三弟，一向不同意舍弃咸阳的荣华富贵，但仍没有人想到他会作小盘的内奸。

纪嫣然道：“我一向也很留意这个人，但二哥怎能如此肯定呢？”

滕翼道：“因他坚持要留下来管理牧场，待到最后一刻才撤走。这与他贪生怕死的性格大相径庭，所以我特别派人秘密监视他和手下家将的动静，发觉他曾多次遣人秘密到咸阳去。于是我通告陶公，着他差人在咸阳跟踪其家将，果然是潜到王宫去作密报。”

荆俊狠狠骂道：“这个家伙我从来就不欢喜他。”

项少龙道：“幸好我们早有防备，不过有他在这里，做起事来终是碍手碍脚。有什么法子可把他和他的人迫走呢？”

纪嫣然道：“他只是受人蛊惑，又贪图富贵安逸，才会作此蠢事罢了！只要我们针对他贪生怕死的性格，加以恫吓，并让他明白储君绝不会让人晓得他在暗算你的秘密，保证他会醒悟过来。”

滕翼皱眉道：“不要弄巧反拙，假若他反向储君报告此事，储君便知我们对他有提防了。”

纪嫣然秀眸芒闪闪，娇哼道：“只要我们将他的妻妾儿女立即全部送走，他还敢有什么作为呢？这事交由嫣然去处理好了。”

项少龙见纪嫣然亲自出马，放下心来，道：“明天我们就要回咸阳去，谁留在牧场看顾一切。”

纪嫣然苦笑道：“纪嫣然留下吧！否则乌果恐难制得住三爷。”

项少龙见虽然不舍得，也别无他法，时间愈来愈紧迫了，尚有三个月就是小盘登基的大日子，一切都是会在那几天内解决。

项少龙回到咸阳，第一件事就是入宫见小盘。

小盘如常地在书房接见他，还有李斯陪在一旁。

行过君臣之礼后，小盘道：“李卿先报告目下的形势。”

李斯像有点怕接触项少龙的眼神，垂头翻看几上的文卷，沉声道：“吕不韦大部份时间都不在咸阳，名之为监督郑国渠最后阶段的工程，事实上却是联系地方势力，好能在朝廷有变时，得到地方的支持。”

项少龙故意试探他道：“管中邪呢？”

李斯仍没有朝他瞧来，垂头道：“管中邪刚被储君调往韩境向韩人施压，除非他违令回来，否则储君加冕之日，他理该仍在远方。”

小盘淡淡道：“这人的箭术太厉害了，有他在此，寡人会寝食难安。他身旁的人中，有寡人布下的眼线，只要他略有异举，就会有人持寡人的圣旨立即将他处决。”

李斯迅速的瞥了项少龙一眼，又垂下头去，道：“现在雍都实际上已落入缪毒手上，他的部下数增至三万，尽占了雍都所有官职。”

小盘微笑道：“寡人是故意让他坐大，使他不生防范之心，然后再一举将他和奸党彻底清剿。哼！就让他风流快活多一会吧！”

李斯首次正眼瞧着项少龙道：“照储君的估计，吕不韦会趁储君往雍都加冕的机会，与缪毒同时发动，控制咸阳。由于都卫军仍控制在许商的手上，而昌文君的禁卫军又随储君到雍都去。变起突然下，吕贼确有能力办到此事。”

小盘接口道：“吕贼和缪贼手上有太后的印玺，其他人在不明情况下，很易会被他们的愚弄，作了帮凶都不晓得。”

项少龙谈谈道：“咸阳就交由我负责，保证吕不韦难以得逞。”

小盘和李斯愕然互望。

好半晌小盘才沉声道：“没有上将军在寡人身旁，寡人怎能心安，咸阳该交由滕荆两位将军处理，上将军定要陪寡人到雍都去。”

项少龙早知他会有这样反应，心中暗叹，表面却装作若无其事道：“储君有令，微臣怎敢不从。”

小盘皱眉瞧了他好半晌，转向李斯道：“寡人要和上将军说几句话。”

李斯看也不敢看项少龙一眼，退出了房外。

书房内一片令人难堪的静默。

小盘叹了一口气道：“上将军是否不满意寡人呢？很多事寡人亦是别无选择，在迫于无奈下才采取非常手段的。”

项少龙深深地凝视着他，感觉却像看着个完全陌生的人，轻描淡写的道：“储君打算怎样处置太后呢？”

小盘一点不畏缩地与他对视着，闻言时龙目寒光大盛，冷哼一声道：“到了今时今日，上将军仍要为那淫乱宫帏，坏我大秦室清名的女人说话吗？”

项少龙亦是虎目生寒，盯着他冷然道：“这是臣下对储君的唯一要求，你要杀谁我都不管，但却请你念在昔日恩情，放过太后。”

小盘龙目杀机一闪即逝，却不知是针对朱姬抑或是他项少龙而发。旋即回复冷静，沉吟道：“只要她以后不再理会朝政，留在宫中，寡人绝不会薄待她，这样上将军可满意了。”

若没有琴清透露出来的消息，说不定项少龙真会相信他的说话，但现在只感一阵心寒。

假如项少龙是孑然一身，心无牵挂，这一刻就索性豁了出去，直斥其口是心非。

但想起滕翼、荆俊、纪嫣然等数百条人命，甚至乌族和荆族的人命都在自己身上，只能忍下眼前这口恶气。

伴君如伴虎，一个不小心，立要召来杀身灭族之祸。

这未来的秦始皇可不是易与的。

小盘语调转柔，轻轻道：“师傅不相信我吗？”

项少龙满怀感触地叹了一口气道，沉声道：“储君对应付吕、缪两党的事早胸有成竹，那还需要我效力呢？不若我今晚就走吧！”

小盘剧震道：“不！”

项少龙亦是心中剧震。

他这几句话纯是试探小盘的反应，现在得出的推论自然是最可怕的一种。

小盘深吸一口气道：“师傅曾答应我目睹我登基后才离开的。师傅怎样

不守信诺。”

又叹了一口气道：“你不想手刃吕贼吗？”

项少龙心知如再坚持，可能连宫门都走不出去。装出个心力交瘁的表情，苦笑道：“若守信诺，储君也肯守信诺吗？”

小盘不悦道：“寡人曾在什么事上不守信诺呢？”

项少龙暗忖两年的时间变化真大，使自己和小盘间再没有往昔的互相信任，还要尔虞我诈，口是心非。

他当然不会笨得去揭破小盘对付朱姬的阴谋，微笑道：“储君若没有别的事，微臣想返家休息了。”

离开书房，李斯正肃立门外，见到项少龙，低声道：“让我送上将军一程好吗？”

项少龙知他有话要说，遂与他并肩举步，那知李斯却直至到广场，长长的整段路都没有说话。

荆善等见到项少龙，牵马走了过来。

李斯忽地低声道：“走吧！少龙！”

接着神色黯然的掉头回去。

项少龙心中立时涌起滔天巨浪，久久不能平静。

李斯乃小盘现在最亲近的宠臣，凭他的才智，自能清楚把握小盘的心境。甚至从种种蛛丝马迹猜出小盘的身份，至乎他两人的真正关系，亦推断出小盘不会放过他项少龙。

没有了朱姬，没有了项少龙，小盘便能永远保持他嬴政的身份。

其他人怎么说都不能生出影响力。

驰出宫门，有人从后呼唤。

项少龙回头望去，只见昌文君由宫门直追上来，道：“我们边走边说吧！”

项少龙奇道：“什么事呢？你不用在宫内当值吗？”

昌文君神色凝重道：“少龙是否真要到塞外去呢？”

项少龙淡淡道：“我是个不适合留在这里的人，因我最怕见到战争杀戮之事，你认识我这么久，该知我是个怎样的人。”

昌文君默然半晌，欲止又言的道：“储君对这事似乎不太高兴，说这样会动摇军心。”

项少龙心中一痛，低声道：“不要劝我了，我现在唯一后悔的事，就是没有在两年前进走，那我对大秦的记忆，便将会是我在大草原上驰骋时，最值回味的。”

言罢一夹马腹，加速驰走，把愕然勒马停下的昌文君远远抛在后方。

一行十多骑，逢马过马，遇车过车，旋风般在日落西斜下的咸阳大道全速奔驰。

项少龙到这刻才真的对小盘死了心。

现在他心底唯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如何助朱姬逃过杀身之祸。

自来到这古战国的世界里，他每天面对的都是各式各样的斗争，锻炼*眯闹颈*任何人都要坚强，纵使对于秦始皇，他也丝毫不惧。

但他绝不会低估小盘，因为他是这时代里最能明白他可怕处的人。在历史上，秦始皇是个高压的统治者，所有人最后都要向他俯首称臣。

最讽刺的是这历史巨人，却是由他一手培养出来的。

项少龙很想仰天大叫，以渲泄出心头的怨恨。

但他当然不能这样做。

只有这样，他才有希望活着到塞外去过他幸福的新生活。

假设朱姬肯跟他走，他定会带她一起离开，以补偿骗了她多年的罪疚。

项少龙前脚才踏入乌府，已给陶方扯着往内厅走去，不由大奇道：“什么事？”

陶方神秘兮兮地微笑道：“老朋友来了！”

这时刚步入内厅，滕翼正陪着两位客人说话，赫然竟是图先和肖月潭。

项少龙大喜奔了过去，拉着两人的手，欢喜得说不出话来。

图先双目激动得红了起来，道：“我事先也不知道。”众人一阵哄笑。图先叹道：“说得真好，走为上着，我们刚才正是研究如何离开这风雨是非之地。”

陶方笑道：“坐下再说吧！”

到各人坐好，肖月潭道：“今趟我到咸阳，是要亲眼目睹吕贼如何塌台，不过刚才与滕兄一席话后，始知少龙处境相当不妙。”

项少龙见到肖月潭，心中的愁苦一扫而空，代之是奋起的豪情，哈哈笑道：“能在逆境中屹立不倒的，才是真正的好汉子，现在有肖兄来助我，何愁大事不成。”

图先欣然道：“见到少龙信心十足，我们当然高兴，纵使形势如何险恶，我们亦是斗志高昂，现在吕贼败势已成，问题只是如何能安抵塞外，好过我们的安乐日子罢了！”

陶方接口道：“刚才图管家详细分析了吕贼的处境，他现在仅余的筹码，就只有仍握在手上的都卫军、管中邪的部队、一万五千名家将与同流合污的缪党，至于其他一向与他勾结的内外官员，有起事都派不上用场，所以只要我们能作好部署，定可将他迫上绝路，报却我们的深仇。”

肖月潭肃容道：“问题只是我们如何在手刃吕贼后，再安然离开。”

项少龙微笑道：“本来我还没有什么把握，但现在老哥来了，就是另一回事哩！”

肖月潭苦笑道：“不要那么依赖我，说不定我会教你们失望。”项少龙低声音道：“老哥有没有把握变出另一个项少龙来呢？”

众人齐感愕然。

项少龙欣然道：“乌果此人扮神像神，装鬼似鬼，身型又与我最为相近，只要老哥有方法将他的脸孔扮成我的模样，我就有把握骗倒所有人。以暗算明的去对付敌人了。”

肖月潭在众人期待下沉吟举响，最后断然道：“这乃对我肖月潭的最大挑战，虽然难度极高，我仍可保证不会让少龙失望。”

项少龙一掌拍在几上，哈哈笑道：“有老哥这句话，整个形势就不同了。我们第一个要杀的人就是管中邪，只要此人一去，吕不韦就像没了牙的老虎，再不能作恶。”

滕翼点头同意道：“对！若让此人拿起弓矢，真不知有多少人仍能活命。”

陶方道：“但现在我们担心的，却非吕不韦而是嬴政。”

项少龙淡淡道：“这正是我需要有另一个项少龙的原因。”

肖月潭嘴角飘出一丝微笑，与图先交换了眼色后，笑叹道：“少龙确是

了得，骗得我们那么苦。”

就在这一刻，项少龙晓得肖月潭和图先已猜到了小盘非是真的嬴政。而这正是小盘要杀自己的原因。

凡是深悉内情者，均知空穴来风，非是无因。

只有当项少龙不在人世，小盘才能根绝这害得他早晚不安的祸患。

他和小盘的决裂，是命运早注定了的，谁都不能改变。

第四章 真假难分

接着的十来天，项少龙如常上朝，但却谢绝了一切应酬，全力训练由三百人组成堪称特种部队中的特种部队。

他们的装备都是这时代最超卓的，原先的设计是来自他这二十一世纪的装备专家；再经过清叔为首的越国巧匠多番改良，使他们变成了类似武侠小说描写的高手，精擅使用诸般厉害暗器武器以及翻墙越壁，潜踪匿迹之术。

这天黄昏时分，纪嫣然偕乌时机从牧场来了，更带来了好消息。

这美丽的才女道：“乌应恩在嫣然软硬兼施下，终承认了暗中向储君提供消息，但却辩称全是为乌家着想，因为储君只是要求他设法令我们打消退往塞外的念头罢了！”

滕翼冷笑道：“叛徒自有叛徒的籍口而已！”

纪嫣然后道：“嫣然倒相信他的活，因当嫣然指出储君可能因夫君的功高震主，动了杀机，他吓得脸青唇白，还把与他接触的人都供了出来。”

项少龙沉声道：“是谁？”

纪嫣然后道：“那人叫姚贾，夫君认识这个人吗？”

项少龙点头道：“此人是李斯的副手，专责联络各国责任，最近刚由齐国出使回来，是个很有才智的人。”

纪嫣然后道：“恩三爷现在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答应了全面与我们合作，为了安全计，嫣然把他原本的家将和手下全体送往塞外，免得其中有人再私下被姚贾收买了。”

项少龙道：“乌应恩最大的作用，就是可令储君以为我们待诸事已完成后，才会撤往塞外。”

滕翼沉声道：“若我是这忘恩负义的小子，便会在雍都借缪毒之手把你除掉。

那时他还可借为你复仇为名，对缪党大事讨伐，一举两得。”

项少龙笑道：“总言之我们可让他们知道我们杀了吕不韦后立即就走便达到了惑敌的目的。”

转向纪嫣然后道：“嫣然的思虑比我两兄弟缜密得多，可否编造一些消息，逐分逐分在冠礼前这段时间内，慢慢漏给姚贾知道，最好是要他一番推敲后，才猜得出我们须他转告储君的故事。”

纪嫣然白了他一眼道：“不要猛捧嫣然后了，人家尽力而为吧！”

滕翼道：“尚有两个月，便要到雍都去，三弟究竟有何杀吕不韦后从容脱身的妙计。”

纪滕两人大吃一惊。

纪嫣然亦道：“太后也非是以前那个太后了，甚至误会你杀了她的真正儿子来偷龙转凤，故你实不宜去见她。”

滕翼拍拍他的肩头安慰道：“只要对得起天地良心，那管别人怎样看我们呢！”

转向纪嫣然道：“可否把清姐请来，我希望能透过她秘密约见朱姬。”

项少龙自认识纪嫣然那天开始，尚是首次见她如此疾言厉色，吓得噤若寒蝉，不敢辩驳。

项少龙无奈下只好答应了。

唯一的破绽就是声音，幸好纪嫣然想出一计，就是由项少龙在适当时候装病，那就算声音沉哑一点都不会启人疑窦，更可不用说那么多活，一举两得。

众人到现在仍不大清楚项少龙为何要找乌果乔扮自己，荆俊忍不住说*
鲂闹械*疑问。

纪嫣然、滕翼和荆俊都吃了一惊，瞪着脸色微变的他。

滕翼道：“没有肖兄的妙手，凭什么变出另一个管中邪来？”

项少龙向刚过来的陶方说出他的猜测后，道：“通知图总管，请他留意，只要我们把握管中邪的行踪，行事时第一个杀的就是他，然后才轮到

荆俊道：“刚才三哥的意思，是否想让吕不韦以为二哥是陪储君到了雍

都，其实你却是留在咸阳对付他呢？”

项少龙点头道：“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其次就是我可以不在储君的监视下放手而为。”

滕翼道：“但我们必须作出周详的部署，设法把乌果从雍都接走，否则恐怕这小子性命难保。”

肖月潭的声音响起道：“这正是精采的地方，只要假少龙变回真乌果，要逃起来就方便多了。”

众人心大心小的朝敞开的房门瞧过去，只见肖月潭和另一个“项少龙”缓步而出，无不拍案叫绝。

乌果扮的项少龙向各人唱了一个喏，作状摸往并不存在的百战宝刀刀柄，喝道：“吕贼你给我跪下，我项少龙斩你这个臭头，已等了七年哩！”竟连声音语调都装得有七、八分相似。

众人轰然大笑，陶方更辛苦得捧腹弯腰。

纪嫣然娇笑道：“这是没有可能的，怎会肖似成那样呢？”

乌果朝纪嫣然谄道：“娘子你竟连夫君大人都不认得糊涂至此，小心为夫休了你。”

当然又是逗得哄堂大笑。

纪嫣然喘着气道：“你敢休我，我就一剑宰了你。”

项少龙看得感动，乌府两年多还是首次这么洋溢着好眼欢乐的笑声。

乌果摆了个吃惊状，失声道：“娘子那么凶，为夫迁就点认错好了。”

纪嫣然再没好气和他缠下去，对肖月潭道：“肖先生不愧是天下第一妙手，怎能弄得这般神奇的呢？”

肖月潭爱不释手地欣赏自己的杰作，轻描淡写的道：“我费了五天工夫，以木材雕出了少龙的头像，再以秘方配制膜料复制出这张假脸，上色的施了一番手脚后，另一个项少龙就面世了。”

荆俊赞叹道：“以后我若未验对方的正身，再也不敢相信对方是否真的是那个人。”

肖月潭笑道：“若没有乌果，任我三头六臂，都无计可施，这家伙的体型大致和少龙相若，只是肩头窄了点，于是我在他衣服内加了垫子，便掩饰了这破绽。”

乌果他仰天打个哈哈，大步踏出，学着项少龙的姿态来回走动，果然惟妙惟肖。

项少龙和肖月潭两人坐在厅内，一同欣赏天上美丽的星空，无限感触。

肖月潭叹道：“生命真奇怪，上一刻我们仍在临淄，忙于应付各式各样的人物和危机；这一刻我们似乎却已置身咸阳，同样是想如何溜走，但这一趟却有一了百了的感觉，心情好多了。”

项少龙点头道：“有老哥在旁指点，我更是信心十足，有把握安然抵达塞外，去过我们渴望已久的生活。”

肖月潭沉吟片晌，正容道：“我们都知道嬴政绝不会让吕不韦如何黯然收场，可是那多多少少要冒上风险，那我们是否该早一步离开呢？那岂非可省去很多烦恼吗？”

项少龙道：“我亦曾想过这问题，却因两个原因打消了这个念头。首先家族的撤退仍须一段时间才可彻底完成，其次是我怕嬴政暗中另有布置，只要我露出离开的动静，会在途中拦截我们，那时即管杀了我，也可对外宣称

我已走了。所以我们必须等待最佳时机才离开，那该是嬴政行加冕礼的那一天，而为了自保，我们必须对吕不韦主动出击，否则就要死无葬身之地。”

肖月潭点头同意道：“都是少龙想得周详。”

项少龙苦笑道：“我的思考怎及得上老兄，只不过没人比我更明白嬴政的厉害和狠辣，一个不小心，就会有舟覆人亡之险。”

肖月潭道：“你准备怎样对付吕不韦？”

项少龙正容道：“正要向先生请教。”

肖月潭捋须微笑道：“该说向图公请教才对，这世上还有谁比他更明白吕不韦的虚实和手段，他静候了这么多年，等待的就是这一刻。”

项少龙欣然道：“那这事全交由两位筹谋策划，我们就当整装候命的兵将好哩。”

仰头望往灿烂的夜空，心想以图先的老到，肖月潭的智谋，该很快就* 汕萍 *外的星空了。

翌晨天未亮乌府各人早已起来，聚在圆中练武。项少龙耐心指导乌果使用式样与百战刀相同，由清叔特别打制的另一柄宝刀。

此刀钢质虽仍与百战刀有一段距离，但已胜于清叔的其他制品。

乌果于本身亦是特级高手，无论姿态气势，都似模似样。

滕翼拿着墨子剑和他对打，这家伙到百多招后，始露出败象。

乌言着、乌舒、荆善等铁卫，都拍手叫好。

项少龙把乌言着召到身旁，道：“众铁卫以你最沉着多智，今趟你们陪乌果到雍都去，记得保命要紧，若见势色不对，就要借勾索之便，立即逃回来。乌言着道：“项爷放心，陶公在两年前已派人潜住雍都，不但摸清了形势，还作了种种布置，可以在危急时接应我们。”

旁边的纪嫣然道：“乌果这家伙诡计多端，从来只有他占人的便宜，想暗算他真是难比登天，少龙放心吧。”

项少龙对乌果亦是信心十足，否则绝不会让他去冒这个险。却特别提醒对面乌言着道：“储君必会等到最好时机，才会对我施展暗算的手段，那当是在与缪党正面冲突时发生，否则怎样把责任推到缪党身上。”

纪嫣然插入道：“若有方法把那面具安到另一身形酷肖夫君大人的尸首处，那就可暂时把储君骗过了。”

乌言着精神一振道：“这事我们看着办吧！不一定是没有可能的。”

这时乌果气喘喘的来到三人身前，得意洋洋道：“我的百战刀法如何呢？”

纪嫣然笑道：“你项爷那有如你般喘得像快要断气的样子呢？”

乌果嘻嘻笑道：“别忘了我的病仍来痊愈，喘些气才正常嘛！”

纪嫣然点头道：“还是你了得，我差点忘了。”

转向项少龙道：“夫君大人最好让肖先生弄点病容出来，让储君看到，到要装病倒时就更有说服力了。”

乌果道：“初时只须装出疲累的样子，然后逐分加重病容，就更万无一失。”

项少龙暗忖这就叫一人计短，二人计长。正要答活，陶方领着一人急地急步走来，众人愕然瞧去，无不喜出望外。

来的竟是久违了的王翦，秦国纵横无败的绝代神将。

第五章 久别重逢

王翦比以前黑了又结实了，整个人变得更有气势和沉着，顾盼间双目神光电射，不怒而威，不愧绝代名将的风范。

这时他脸上挂着真诚的笑意，先把项少龙拥个结实，长叹道：“三哥可知小弟是如何挂念你们呢？”

滕翼和荆俊都扑了过去。四个义兄弟搂作一团，使人感动得生出想哭的冲动。

王翦哈哈一笑，分别与滕荆拥抱为礼，道：“少龙瘦了点，但神采却更胜昔我离开咸阳之时。”

转向纪嫣然道：“三嫂也漂亮了。”

众人转拢过来，纷纷与这纵横无故的神将拉手致意。

项少龙道：“四弟何时回来的，见过储君吗？”

王翦道：“看看这身便服，就知我是秘密回来的，不知如何，我总觉先来和你们打个招呼，才去见储君会妥当一点？”

众人大诧，纪嫣然道：“四叔为何会有这个想法？”

王翦沉声道：“事实上三天前我早回来了，却苦忍着留在城外秘处，只遣人回来打听消息，为的是怕吕繆两党假传旨意召我回来，岂知听到的却是别的消息，三哥和储君近来似乎不大融洽。”

滕翼问道：“四弟听得什么消息呢？”

王翦道：“首先是储君似是赞成三哥与族人往塞外去，其次是储君和三哥疏远了，不像从前般事事都找三哥商量。”

荆俊叹道：“四哥的耳目真厉害。”

项少龙心内下了个决定，道：“我们进内再谈吧！”

在内厅坐好后，王翦冷哼了一声道：“今趟我带了三万精兵回来，都是十中挑一的精选，且无人不为我王翦效死力，区区贼党，只要我动个指头，包保他们全军覆灭。”

又叹了一口气道：“但我却担心储君，更担心他会对三哥不利，储君随着年岁的增长，变得愈来愈厉害了。”

众人心知肚明，王翦必是听到有关嬴政身世的消息，始会有此推论。只不过怕项少龙尴尬，同时也为了表白对项少龙的信任，所以不直接说出来。

嬴政斩杀钱直的事，已是轰动全国的大事，王翦没有理由不知道。

陶方、纪嫣然、荆俊、滕翼、乌果五个人十双眼睛，全集中到项少龙身上，由他决定怎样对王翦说这件事。

项少龙微微一笑道：“四弟不愧大秦头号猛将，甫回咸阳就把情报做得这么好。”

这等若肯定了王翦的推测。

王翦双目寒芒烈闪道：“我对付的只是懒用脑筋的匈奴，三哥面对的却是东方五国的联军，怎到我王翦当头号名将。”

顿了顿斩钉截铁的道：“三哥想要我这四弟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放心说吧？”

项少龙哈哈大笑，探手抓着他宽厚的肩头，欣然道：“我要四弟扫平吕繆两党，助嬴政统一天下，建立秦朝大业，而四弟则成旷古烁今的不世名将。”

要知现在秦国的两位上将军，就是项少龙和王翦，而两人在秦国朝内朝外都有崇高的声望，这情况在军中尤甚。

如若两人联手起来，肯定有对抗嬴政的力量。

但项少龙却一口气的回绝了王翦的提议，使秦国免了内战的危机。

他们却下知项少龙早从历史已发生的事实认识到，根本没有人可斗得过秦始皇的，所以想都不敢往这方面想。

如此地赢得王翦的赞美，项少龙汗颜道：“四弟勿要捧我，我还有很多地方要倚仗你呢。”

王翦肃容道：“储君可能是我大秦历来的最具手段谋略的君主，李斯更可比得上商鞅。

但决胜沙场，我王翦除三哥和李牧外，谁都不怕。可是玩阴谋手段，却是防不胜防，三哥有什么打算？”

项少龙道：“四弟知否储君的军力布置？”

王翦爽快道：“储君的主力仍是禁卫军和都骑军，近年禁卫军不断招纳新人，兵力已达五万之众，无论训练、装备和俸禄。都远胜他人，且对储君忠心耿耿，三哥要防的就是他们。”

项少龙想起那天昌文君由皇宫追出来，劝自己勿要离开，却给自己断然拒绝的情景。

想到昌平君和昌文君终是王族，血浓于水，有起事来只会站在小盘的一方。

王翦续道：“储君今趟对付叛党，本应把恒奇调回来方是正理，但他却反把安谷奚从楚边境召回，只从这点，我便推知他确有对付三哥的念头。

滕翼愕然道：“安谷奚回来了，为何我们全不晓得？”

王翦沉声道：“此乃储君的一着暗棋，但我却不清楚安谷奚兵力的多寡，只知他离开边疆，驻扎在咸阳和雍都间某处，只要接到王令，在一天时间内，就可到达咸阳和雍都。”

安谷奚像昌平君和昌文君般，都是王族身份，有起事来，只会站在嬴政的一边。难怪王翦看出嬴政有对付项少龙的心意了。

项少龙从容道：“管他有什么布置，只要四弟可保着假的项少龙能从雍都溜走，其他一切我们都有应付的能力。”

乌果笑道：“那却是要翦爷好好照顾小子脆弱的小命。”

王翦看着乌果瞪目舌结时，纪嫣然迅快地用她悦耳的声音解释了一遍。

王翦苦笑道：“若给人看破，三哥岂非犯了欺君之罪吗？”

滕翼苦笑道：“这个险是不能不冒的，若四弟看过乌果的扮相，必然信心倍增。”

纪嫣然笑道：“何况你三哥还会装病，那就是更易掩饰。”

王翦道：“那最好在中途才调包，就更万无一失！”

项少龙欣然道：“有四弟之助，我们更是信心十足，四弟也不宜久留了。”

双方研究了如何保持紧密联系的方法后，王翦悄悄离开。

项少龙往去肖月潭，后者正坐在铜镜前把自己扮成个老头儿，遂把王翦的情况向他报上。

肖月潭点头道：“只看他的气度相貌，便知此人着重义气，不畏强权。有他暗中出力，我们逃走的成算将以倍数增加。”

旋又奇道：“你不用上早朝吗？”

项少龙道：“这正是我来找你的原因，麻烦老哥给我涂点什么，好让我看来似是病了的样子。”

肖月潭哑然失笑道：“少龙太低估嬴政了。若闻知你病倒，派个御医来表面为你治病，实则却是查探你有没有弄虚作假时，少龙就要无所遁形。”

项少龙大吃一惊道：“那怎么办才好！”

肖月潭瞧瞧天色，道：“幸好尚有一点时间，因为嬴政怎都要早朝后，才能命御医来此，我立即去弄一些草药回来，服后包你的脉搏不妥，却不用伤身，如此就可愚弄嬴政，教他不起疑心。”

对肖月潭的知识和手段，项少龙早佩服得五体投地，暗暗庆幸若非吕不韦害得他生出异心，今日势将成为自己的心腹大患。

当日下午，果然不出肖月潭所料，小盘派来两名御医来为项少龙诊病，陪同的还有昌平君。

两名御医轮流为他把过脉后，一致判定他是过于劳累，患上风寒。

项少龙心中一动，又在细心诱导下，更使他们深信病根是在兵败逃走，亡命雪地时种下的。

御医退出房外后，昌平君坐到榻沿，叹了一口气，愁容满脸，欲言又止。

项少龙装作有气无力的道：“君上有什么心事呢？”

昌平君叹道：“唉！现在我心情矛盾得很，即想少龙继续卧病在榻，但又希望少龙能即时回复健康，唉！”

项少龙心中一热，握紧他的手。压低声音道：“一切我都明白，君上不用说出来。”

昌平君剧震道：“你……”

项少龙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容，沉声道：“伴君如伴虎，此事自古以然。我们不要再谈这方面的事了，赢盈开心吗？端和待她如何呢？”

昌平君热泪盈眶，毅然道：“我们之有今日，全赖少龙的提携，若我兄弟在少龙有难时袖手旁观，仍算是人吗？这事根本是储君不对。”

项少龙心中感动，柔声道：“这种事根本没有对错的问题，也不该因此对储君生出愤怒之心，小弟自有保命之计。”

昌平君以袖拭去泪渍，沉吟片刻后道：“少龙要小心一个叫尉僚的人，他是魏国大梁人，入秦后成了储君的客卿，现在尚未有任何官职，但却极得储君看重，很多不让我们知道的事，都与他商量。此人智计过人，更精于用兵，曾着有《尉僚子》的兵书，主张‘并兼广大，以一其制度’甚合我大秦一统天下的主张。储君或者是受到他的影响，故把统一放在大前提，一切妨碍统一大业的人事都要无情铲除。”

项少龙明白过来。

昌平君是在暗示小盘为了保持王权，才会不择手段的把自己除去，正如他希望自己卧病下去，正是点出自己如若随同小盘往雍都去，必然性命不保。

项少龙又听出尉僚没有官职，但却是小盘钦定了下手处理自己的人，因为小盘其他得力手下，无不与自己有过命的交情。所以要对付自己，必须

借助“外人”之力。

昌平君又道：“少龙是否觉得李斯变得很厉害呢？我们现在都不喜欢他。他太过热衷权势了。”项少龙再一阵感动，明白昌平君是要自己提防李斯。但只有他才真正明白李斯。李斯其实是更热衷于统一天下的理想，那是他最重视的事，所以不得不对小盘曲意逢迎。不过只要看他冒死劝自己逃走，就可知他内心仍对自己有着真挚的感情。

项少龙拍拍昌平君的手背，微笑道：“回去向储君报告吧！告诉他无论如何我都会随他到雍都去的。”

昌平君目定口呆时，见项少龙向他连眨眼睛，虽仍不知他葫芦里卖什么药，但总知道项少龙胸有成竹，会意过来，茫然去了。

接着三天，小盘每日都派御医来瞧他。

这时离出发雍都只有十天时间，项少龙装作渐有起色，带着少许病容入宫谒见小盘。

小盘知他到来，亲自在宫门迎接，演足了戏。

一番嘘寒问暖后，小盘把他接到书房，闭门密议。

这未来的秦始皇松了一口气道：“幸好上将军身体复元，否则没有了上将军在寡人身边运筹帷幄，对付奸党，那就糟了。”

项少龙深深地瞧了自己一手带大的秦君一眼，心中百感丛生，一时都不知是爱是恨，纠缠难分，依肖月潭的指点哑着声音问道：“一切预备好了吗？”

小盘点头道：“万事俱备，王翦回来了，手上共有三万精兵，人人骁勇善战，寡人已着他先潜往雍都附近，好依计行事。”

项少龙皱眉道：“你有什么计呢？”

小盘有点尴尬的道：“据茅焦的消息，缪毒准备在加冕礼的当晚，趁举城欢腾，人人酒酣耳热之际，尽起党羽，发动叛变，那时王翦将会把雍都围困，教缪党没有半个人能逃出去。”

项少龙故作不满道：“王翦回来了，他为什么竟不来见我呢？”

小盘忙道：“是寡人吩咐他不得入城，上将军勿要错怪他。”

项少龙道：“吕不韦那方面又有什么动静呢？”

小盘龙目一寒，冷笑道：“他敢有什么动静呢？不过当寡人率文武百官到了雍都后，情况将会是另一个局面。”

又有点不敢接触项少龙的眼光般垂下头去，沉声道：“寡人和上将军去后，中大夫尉僚会留在咸阳主持大局，对付吕不韦，他将持有寡人虎符，守城三军尽归他调度。明天寡人会在早朝时宣布此事。”

项少龙立时无名火起，他虽然说来好听，但实际上等若同时削掉了滕翼和荆俊的兵权。

要知秦军一向效忠王室，如若滕荆没权调动都骑兵，那时他项少龙凭什么去对付吕不韦？

而且对谁要杀要宰，一切都操纵在尉僚手上了。

项少龙摇头道：“此事于理不合，现在都卫军的将领，均是吕缪两党的人，新人登场，又无战功威望，何能服众，更会动摇都骑兵的军心，故此事万万不可，储君请收回此意。”

小盘显然仍有点害怕项少龙，兼之心中有鬼，沉吟片刻才解释道：“其实寡人此举，只是针对吕不韦而发，如若他试图调动都卫军，便等若叛变，

尉僚便可在里应外合下，一举把吕党歼灭。嘿！这当然要滕荆两位将军配合。”

项少龙虎目寒芒烁闪，语调却是出奇地平静，淡淡道：“那就乾脆让尉僚任都卫统领吧！”

小盘苦恼道：“但这摆明针对吕不韦，那贱人怎肯同意？”

项少龙好整以暇道：“既是如此，储君索性把虎符交给滕翼，只要冠礼吉时之后，储君便成秦国之君，那时再不须太后同意，亦可操控咸阳诸军，岂非胜于现在般打草惊蛇。”

他明白小盘为了哄他到雍都去，绝不会在此时与他正面冲突，在心理上他亦乏此勇气，所以乘机漫天索价。看小盘怎样落地还钱。

事实上小盘想控制的只是都骑兵，都卫兵怎会放在他眼内，偏是无法说出口来。

好半晌后，小盘让步道：“即是如此，我一切依旧，我会使尉僚领兵驻在咸阳城外，若有什么风吹草动，就可增援滕荆两位将军。”

项少龙心中暗笑，任尉僚三头六臂，由于不知是自己在暗中主事，必会吃个大亏。

他这时再没有和小盘闲聊的心情，借病休息未愈为托词，返家去了。

第六章 战云密布

回到乌府，才知琴清来了，正和纪嫣然在厅喁喁细语，两女均是神色凝重，见项少龙回来，勉强露出笑容。

项少龙坐下诧道：“什么事这么神色紧张。”

纪嫣然道：“储君正式下了谕旨，着清姐随驾到雍都去处理冠礼的大小事宜，清姐正为此事烦恼，去又不是，不去又不行。”

项少龙剧震道：“知我者莫若嬴政，这一招命中我的死穴要害。”

琴清愁容满面地幽幽道：“不用理我不就成了吗？谅他尚未有迁怒于我的胆量，以后看情况奴家才到塞外会你们好哩！”

项少龙回复冷静，决然摇头道：“不！要走我们必须一起走，否则只是那牵肠挂肚的感觉，已足可把我折磨个半死。”

听到项少龙这么深情的话，琴清感动得秀眸都红了。

纪嫣然：“嫣然可扮作清姐的贴身侍婢，有起变故，亦可应付。”

项少龙呆了半晌，才作出反应道：“这确是个可行的办法，且教别人想像不到。必要时我还可使荆俊亲到雍都接应你们。讲到飞檐走壁之术，有谁比得上他呢？”

琴清赧然道：“我也想学项郎攀墙越壁的方法，你们肯教人家吗？”

项少龙和纪嫣然听得面面相觑，琴清这么娇滴滴的斯文美人儿，若学精兵团攀高爬低，会是怎样一番光景呢？

到了晚上，肖月潭才施施然回来。

众人忙聚到密室商议。

肖月潭道：“若非有图公在旁默默监察吕贼，我们可能到了黄泉之上，仍是一个个的糊涂鬼。”

众人同时色变，追问其故。

肖月潭道：“吕不韦愈来愈欠缺可用之人，所以不得不再次重用以图公为首的旧人，亦使图公得以清楚把握到吕贼的阴谋。”

纪嫣然道：“近来吕不韦非常低调，一副无力挽狂澜的样子，原来竟是装出来的。”

荆俊狠狠咒骂道：“今趟我们定要将他碎尸万段。”

肖月潭笑道：“我们都忽略了吕不韦最后一招杀手就是东方六国的助力；现在六国的君臣谁不视嬴政为洪水猛兽，只要能扳倒嬴政，他们什么都乐去做，最好是由缪毒登位，就更合他们之意。”

项少龙色变道：“难道他竟敢开放边防，任联军入关吗？”

肖月潭笑道：“他有这个胆量也没有用，秦军人人忠心爱国，岂肯遵行。况且三晋和楚、燕五国给少龙杀得元气大伤，打开关门谅他们仍未有那挥军深入的豪气，不过六国却分别派出四批死士，人人都是以一挡百的高手，准备在适当的时机，进行精心策划的刺杀行动，已定的四个目标就是嬴政、少龙、昌平君和李斯。”

嬴政和项少龙成为六国必杀的对象，当然不在话下。

昌平君和李斯都是陪着嬴政出身的文武两大臣，若有不测，会令文武百官在无人统领下，让吕不韦有可乘之机。

项少龙暗忖最要杀的人当是王翦，不过可能吕不韦到现在仍未知王翦已潜回咸阳。

秦国正在大时代转变的关键时刻中，只要小盘登上宝座，吕缪两党都要死无葬身之地。

陶方沉声问道：“这批人现在是否已身在咸阳呢？”

肖月潭道：“他们为了隐蔽行踪，目下都藏身在附近的山头密林处，饮食均由图公负责供应，各位该明白这点对我们多少有利吧。”

纪嫣然道：“图总管知否他们行动的细则？”

肖月潭道：“这事由许商这都卫统领负责，只要能生擒此人，肖某自有手段教他乖乖招供。”

滕翼道：“只要许商肯走出城门，我们便有把握将他生擒，再交由先生迫供。”

可是若他留在需内，我们除非和他正面冲突，否则难奈他何。”

许商本身是第一流的剑客，寄居仲父府，出入都有大批亲卫，需内又是他都卫的势力范围。要杀他可能仍有点机会，但若要将他生擒，自是难比登天。

肖月潭由怀掏出一轴图卷，摊在几面，道：“这是仲父府的全图，包括所有防御设施和密室，但若只以智取，不以力敌，并非全无生擒许商以至于刺杀吕不韦的可能。”

顿了顿又道：“图公已准备了一种烈性麻醉药，只要下在仲父府的几口水井里，喝下者三天内都休想醒过来了。”

荆俊喜道：“果是妙着！”

项少龙问道：“图老既有参加与吕不韦的密议，是否探悉得他的全盘计划呢？”

肖月潭冷笑道：“就算图公没与闻其事，但吕贼的动静怎瞒得过图公。吕贼的计划要双管齐下，当醪党在雍都举事时，他就会在咸阳起兵，尽杀反

对他的人。”

顿了顿续道：“关键处是能否杀死嬴政，只要嬴政身死，他便可以讨繆为名，将大秦军权握在手里。”

陶方皱眉道：“假设繆毒失败，吕贼岂不是要好梦成空？还落得背上作反的臭名。”

肖月潭道：“所以吕贼特命管中邪潜往雍都，配合六国的高手，主持刺杀的行动，凭此人高超的箭术，这并非全无可能的事。说到底雍都非是嬴政的地头。”

众人心下颤然，若不先一步除掉此人，确是最可怕的威胁。

项少龙叹道：“此事不幸给我们猜中，有没有办法可以知道他的行踪？”

肖月潭摇头道：“这可说是老贼最后一着厉害棋子，故恐怕除他之外，再没有人知道他的行踪，吕贼的成败，全系在能否刺杀嬴政这关键上，而他却不是没有成功的机会。”

纪嫣然道：“那乌果岂不是险上加险？”

乌果脸色转白，不过只要想想管中邪的盖世箭术，谁都不会怪他胆怯了。

肖月潭抚须笑道：“诸位这叫关心则乱，其实管中邪亦非没有可寻之迹，首先，他第一个要刺杀的必是嬴政，又或四项刺杀同时进行。否则打草惊蛇下，刺杀行动就不灵光。”

乌果登时松了一口气。

纪嫣然道：“那么刺杀行动该集中在雍都才对，只有那样，才可把责任全推到繆毒身上。”

接着微笑道：“善战者，斗智不斗力，吕繆两党最大的问题是互不信任，互相暗算。照嫣然猜估，吕不韦定把刺杀行动瞒住繆毒，而储君身边的近卫里，亦该有吕贼的内奸，只要我们将消息泄漏给繆毒知道，说不定可收奇效。”

项少龙绝不担心小盘的龙命，否则历史上就没有秦始皇其人，亦不担心昌平君和李斯，其理是相同。

滕翼这时道：“最可靠的还是先一步杀死管中邪，而我们亦要顾及自身的安危，因为着我和小俊有什么不测，吕贼就可公然把都骑军接收过去了。”

管中邪乃智勇双全的人物，有他暗中主持六国的刺客联军，谁敢掉以轻心。

肖月潭忽然道：“乌果扮成少龙，那少龙可扮成乌果，如此就更万无一失。”

众人齐声叫绝。

陶方怀疑道：“时间赶得及吗？”

肖月潭欣然笑道：“早在制作假面时，肖某心中已有此念，故而两张脸皮一起制作，否则怎会须那么多天工夫呢？”

众人纷纷赞叹，都对肖月潭的智计佩服得五体投地。

接着商量行事的细节，决定把追查管中邪行踪列为首要之务，并定下种种应变计划。

当夜项少龙好好睡了一觉，翌晨故意在早朝现身，让吕不韦等看到他的病容，并听到他沙哑的声音。

那天的讨论集中到即将来临的冠礼上去。

吕不韦主动提出留守咸阳，小盘装作拗他不过，勉强接受了。

早朝后，小盘与项少龙、昌平君、昌文君和李斯四人在书房商议。

昌平君和李斯先后作出报告，都是关于往雍都和冠礼的程序。

小盘听毕后道：“众卿均知道这是吕繆两党最后一个推翻寡人的机会，在这方面众卿有什么对策呢？”

昌文君道：“这事微臣已有周佯计划，首先今次赴雍都的船队，不但式样如一，且全部挂上王旗，教敌人难以认识那一艘是储君的驾座，再配以轻便的小型战船开路，沿岸更在战略点驻扎精兵，可保旅途的安全。”

小盘点头赞好，然后道：“不过最危险的却是抵达雍都之后，繆贼布置多年，等待的便是这一刻，绝不能粗心大意。”

昌平君道：“谷奚会先领一万精兵进驻雍都，把关防完全接收过来，微臣才不相信繆毒敢于此时抗命。”

项少龙皱眉道：“安大将军何时回来的？”

小盘乾咳一声道：“由于上将军卧病在家，寡人不敢惊扰，所以才没将此事告诉上将军。”

李斯等三人都垂下头去，噤若寒蝉。

项少龙火气道：“储君已胸有成竹，那还须臣下筹划，不若臣下留在咸阳养病好了。”

李斯三人的头垂得更低了。

小盘不慌不忙的道：“上将军万勿误会，现在寡人就是要向上将军请教。”

项少龙断然道：“若不早一步给臣下知悉所有布置和手上可用之兵，此仗必败无疑。”

小盘四人同时愕然。

项少龙心想这叫语不惊人死不休了。有了从图先来的珍贵情报后，他就更有把握应付这场前门有吕繆两党，后方有小盘这寡情薄义的小子的两面战争。

小盘肃容道：“上将军何出此言呢？”

项少龙心知肚明小盘重视自己说话的原因，皆因从小到大，小盘都视自己为天人，方能纵横不倒。而自己屡次助他渡过难关，更在他心中建立了无可比拟的形像。

换了其他人，即管是王翦、李斯等，亦休想可把这未来的秦始皇吓倒。

项少龙不答反问，淡淡道：“安大将军今趟从楚境调了多少人回来？”

小盘犹豫片刻，无奈道：“调了五万人回来。”

项少龙看看其他人的表情，便知小盘并没有在这件事上说谎，悠然道：“其他的四万兵员驻在哪里？由何人统率？”

他怎不明白这批大军要对付的除了吕不韦外，尚有滕、荆和乌族的战士，却故意迫小盘说出来。

小盘有点不敢看项少龙似的，诈作翻看几上文件，若无其事道：“这是应付紧急情况的后备部队，由尉僚指挥，可从河道迅速增援雍都或咸阳。”

接着有点不耐烦的道：“上将军仍未答寡人刚才的提问呢？”

天下间怕只有项少龙一人胆敢这样和小盘对话。

李斯等都不敢插口。

项少龙淡淡道：“任吕繆两党如何猖狂，亦不敢以卵击石的公然作反，

所以他们定是先采暗杀的手段，只要行刺储君成功，天下大乱，奸党才能混水摸鱼，得到最大利益。”

昌文君忍不住道：“这点我们早想到，且有对付的方法。”

项少龙沉声道：“假设刺杀行动由管中邪暗中主持，参与行动者乃六国派来千中挑一兼经过严密训练的第一流刺客，而且在冠礼时储君又不得不亮相，更而禁卫内侍内又有内应，君上是否仍那么有把握呢？”

包括小盘在内，各人无不色变。

当年小盘赴德水春祭途中被外来刺客袭击，幸好误中副车一事，仍是记忆犹新。现在多了个箭法惊人的管中邪，谁敢拍胸保证不会出事。

昌平君愕然道：“但据消息传来，管中邪该仍在韩境与韩人僵持不下。”

项少龙道：“那只是障眼法，际此紧要关头，吕不韦怎会不把爱婿召回来，这就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了。”

他的话有庞大的说服力，不怕众人不信。

小盘龙目寒光烁闪，盯着项少龙道：“上将军这消息从何而来？”

项少龙早知小盘必有此问，微笑道：“吕不韦在六国有朋友，微臣何尝不是。”

小盆呆瞧他半晌后，点头道：“上将军可有什么应付之策？”

项少龙打蛇随棍上道：“储君首先要将虎符赐给微臣让微臣有调兵遣将的能力，微臣才有办法处理此事。”

这正是项少龙最厉害的一着，且不由小盘不答应。不同级数的将领，持着一是反映身份的虎符，规限了带兵人数的多寡。

在大将军级数以上的将帅，不但没有兵员数目的限制，还可在各地调度和招募新兵。

一旦征战回朝，另一半虎符重归朝廷，兵员亦回到各地，各将领只能依官阶大小拥有自己的亲兵，兵权重新回到君主手上。

项少龙乃仅有的两位上将军之一，如若持的是完整的虎符，便等若军方的最高统帅，那时除了小盘外，谁也不能收回他的虎符。

所以假若项少龙手握完整的虎符，便等若将军权握在手里，那时小盘若要对付他，绝不能派出像尉僚那种低级的新将领。唯一之法就是小盘亲来处理他。

由此可见虎符之事关重大处。

但项少龙却不怕小盘不答应，是基于三个原因。

首先，小盘会想到项少龙陪侍在侧，到了雍都后，便可从容算计他，不怕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情况出现。

其次就是项少龙蓄意制造出一种形势，令小盘不得以此来诓骗他和安抚他。

最后的原因更微妙，因为小盘对他才干的信心已是根深蒂固，确信他这样做会对他有利无害。

所以项少龙才不愁他不答应，还可以查根究底，显示出对项少龙的不信任。

果然小盘呆了刹那光景，即微点龙首答应道：“就如上将军所请吧！”

项少龙压下心中的狂喜，淡淡道：“储君冠礼之日，就是微臣献上管中邪首级之时，否则储君可以军法治我以罪。”

小盘眼中掠过复杂之极的神色。

项少龙心中暗叹，乘机辞退。

第七章 奇刑迫供

昌文君从后追上来，与项少龙并排在街上缓骑而行，众铁卫和昌文君的亲随都全神贯注远近的动静，一些持长身革盾护持左右，一些弩弓在手，以防刺客，气氛紧张。

项少龙轻松地道：“你不用侍候储君吗？”

昌文君摇摇头，问道：“少龙打算怎样对付奸党，可否透露一二，让我可以配合你的行动。”

项少龙淡然自若道：“是否储君嘱你追上来问我的呢？”

昌文君现出愕然之色，答不上来。

项少龙微笑道：“不用说了，我明白你的为难处。”

昌文君神色一黯，羞愧地道：“少龙可否帮我这个忙？”

项少龙道：“那就告诉储君，我已掌握到一些线索，可望将管中邪和六国来的刺客一网打尽，但这些事必须绝对保密才能灵光，所以愈少人知道愈好。”

昌文君忙道：“少龙求得虎符，究竟是作何用途呢？”

项少龙暗忖怀内的虎符当然是作保命之用，口上却答道：“因我须调动三万都骑，以清剿入境的敌人。”

顿了顿反问道：“尉僚现在的身分是什么？”

昌文君露出为难神色，垂首道：“我不大清楚。”

项少龙心中一叹，昌文君始终不似乃兄般那么有义气。共富贵容易，共患难却是另一回事。

想到这里，那还有兴趣和他磨下去。

一句“请回吧！”迳自和众铁卫加速走了。返抵官署，立即召来滕翼、荆俊和乌果三人，说了虎符的事后，道：“现在我们可说已立于不败之地，除非嬴政亲率大军来杀我，否则其他人都不敢动手。”

滕翼皱眉道：“但嬴政亦可颁下敕旨，以剥夺三弟的兵权。”

项少龙微笑道：“这正是最精采的地方，为了借我对付管中邪，在冠礼之前嬴政绝不敢收回虎符。到他要对我不利时，才忽然发觉我根本不在雍都，那时我们至少有三至两天的时间为所欲为，全力对付吕不韦。”

乌果点头道：“那是说我必须在冠礼完成前走。”

荆俊道：“我们是真的要去剿灭管中邪呢？”

项少龙叹了一口气道：“这就当是我们临别前赠给嬴政的最后一份大礼吧！”

滕翼同意道：“我们是不得不这样做，否则若让吕贼奸谋得逞，我们的日子亦不好过。”

项少龙道：“只要我们能将隐伏其中一处山野间的外来刺客一网成擒，再由图先瞒着吕不韦，便可通过用刑迫供。掌握到管中邪行踪。”

乌果不解道：“我真是不明白这几批刺客为何不趁机先往雍都去，却要

在咸阳外勾溜。”

荆俊道：“还有三天就是嬴政赴雍都的大日子，三哥准备何时行动呢？”

项少龙露出一丝自满自信的笑意，淡淡道：“就今晚吧！让这些人尝尝我们乌家千锤百炼培养出来的特种部队滋味好了。”

三人愕然道：“特种部队？”

项少龙欣然点头。

只有来自二十一世纪科学化的特种部队和所具有的高超战术，方可使他完成很多本来是不可能办得到的事。忽然间，胸中涌起强大无伦的斗志。

明月照耀下，扮成乌果的项少龙与纪嫣然两人伏在咸阳城外南面六里许处的一个山坡间，静心等候。

他们都穿上轻便的野行衣，配备能摺叠的弩弓，穿上背心式护甲，那有点像二十一世纪的避弹衣。

项少龙轻轻地卧在草坡上，探手拍了拍坐在他身旁的纪才女大腿。轻声道：“希望乌果不会出岔子就好了。”

今晚是乌果首次装扮成他的身分公开亮相，在滕翼的陪同下去见许商，与他研究都骑和都卫在嬴政离开咸阳后怎样配合的问题。

这一着的作用，当然要使许商不起疑心。

否则若知道项少龙出城，不提防才怪。

纪嫣然微嗔的拨开了他的怪手，皱起黛眉道：“不要碰我，你扮成乌果后不准再与人家亲热。”

项少龙哑然失笑道：“外表的美丑是假的，内心的美丑才是真的，连我们的才女也不能免俗吗？”

纪嫣然轻叹道：“说这么说，但有多少人能办到呢？若可选择，谁会拣丑陋的外表。”

这时荆俊潜到两人身前来，低声道：“敌方约有十二至十五个人，在*菱帜说*营，只有而入放哨。我已布下天罗地网，包保没有一个人可逃掉。”

今趟名副其实用的是天罗地网。荆俊及出色的猎手，特制了数十张大网，可布在地上和由树顶上撒下来。

这次来秦的刺客都是六国精选出来的死士，若没有特别手段，要杀他们容易想生擒他们却是难比登天。

项少龙跳将起来，道：“动手吧！”

荆俊又潜了回去。

项少龙纪嫣然两人登上坡顶，伏在草丛里，俯视坡底开始延绵数里的密林。

若非有图先的准确情报，即管派了千军万马来搜查，亦休想可像现在般将目标重重围困。

忽然蹄声在里许处轰然响起，自远而近，直追密林而来。项少龙等毫不惊异，因为这正是他们的安排，以迫使敌朝相反方向逃走，步进罗网去。

果然敌人立时作出反应，只看宿鸟惊起的位置，便知他们正朝东南方逃走，步进罗网去。

连串的闷哼惊呼在林中响起，不片刻重归沉寂。

项少龙和纪嫣然对视微笑，知道智取之计已大功告成，余下的就是要看肖月潭的迫供手段了。

被擒者共十三人，形相各异，都是身型骠悍之辈，若是正面交锋，已方难免必有死伤，但在有心算无心下，却是毫发无损，手到擒来。

这些人显是早有默契，人人不发一言，摆明视死如归的决心。

将他们秘密押返乌府后，肖月潭吩咐把他们分开囚禁，逐一观察后，下令以其中一个刺客为迫供目标，并对众人道：“这人长相英俊，生活自较其他人多姿多采，至少会较受娘儿的欢迎。这样的人，肯来冒生命之险，自然是想事成后得到封赏和获得美人青睐，当然亦会特别爱惜自己的身体和生命。”

纪嫣然赞道：“先生果然是用刑的专家，难怪成为图总管最得力的助手了。”

肖月潭笑道：“我只是比一般人较爱动脑筋吧了！算得了什么？”

接着低声道：“嫣然可否避开一会呢？”

纪嫣然醒悟到定是有些情况不宜女儿家旁观，虽不情愿，亦只好乖乖离开。

等到室内只剩下项少龙、荆俊和肖月潭三人时，两名乌家战士把那精挑出来的刺客押进来。

此人长得高大俊俏，正值盛年，这时脸若死灰，垂头丧气，满身泥污，衣衫勾破多处，双手反绑背后，脚系铁链。

三人的锐目全盯在他脸上，不放过他表情的任何细节变化。

肖月潭微微一笑道：“我身旁这位就是名震天下的项少龙，兄台既有胆量来此，当不会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人。”

那人抬头瞥了项少龙一眼，初则微表诧异，继而微微点头。

项少龙和荆俊都心中佩服肖月潭的选俘之道，因为其他人都不会作任何反应，此人肯点头，已是大有可乘之机。

肖月潭柔声道：“兄台怎样称呼，是何处人士？”

那人脸上现出内心挣扎的痛苦表情，最后仍是猛一摇头，表示不会说。

肖月潭哈哈一笑道：“让本人先给你看一样东西，你再决定是否该与我们合作，先脱掉他的衣服。”

两名战士领命一齐动手，不片晌那人已变得一丝不挂脸现惊惶。

这时连项荆两人都不知肖月潭跟着下来的手段。

肖月潭再下命令，门外传来车辆转动的声音，还有吱吱的怪叫声，听得项荆两人毛发悚然。

只见两名铁卫推着一个六尺见方的大铁笼进来，数百头大小老鼠，正在笼中争逐窜动，吱吱乱叫。

荆俊怪叫这：“好家伙！”

项少龙却看得汗毛直竖，差点想立即逃出去。

那人脸上血色退尽，双腿一软，跪倒地上，全身发抖，显是想到即将来临的命运。

肖月潭好整以暇道：“不用本人说出来，台兄也该知道这笼耗子是作什么用途的，听说耗子最会打洞，哈！”

那人呻吟一声，差点晕了过去。

那人垂下头去，颤声道：“这话是真的吗？”

项少龙没好气道：“你听过有人说我言而无信吗？但当然要待证实兄台所说的确没有撒慌，才可放你回去。”

那人颀然点头道：“我说了。”

得到了珍贵的资料后，乌果、滕翼和众铁卫亦然兴高采烈的回来，显是为成功骗倒许商而得意。

乌言着赞叹道：“果大哥真绝，每逢不懂答的，便咳嗽起来，一时棒头，一时苦脸，确是扮相了得。”

刚退出大厅的纪才女皱眉道：“不要扮得大过火了。”

滕翼道：“放心好了，连我听着都把他当作了是三弟，只是眼神还差一点，幸好别人以为他病体未愈，故不会看出破绽。”

转向项少龙道：“审问的结果如何呢？”

项少龙欣然打出大功告成的手号。

众铁卫和乌果齐声欢呼，声动屋瓦。

荆俊道：“幸得肖先生出马，吓得那小子贴贴服服的，连不须说的都说了出来。原来这批死士那是什么六国联合刺杀团，根本就只是田单在弄鬼，全是齐国派来的人，但人人均顶冒着其他五国的身分，带头的是个叫边东山的人，他是最得曹秋道真传的弟子，兰宫媛就是由他一手训练出来的，这人现在已到了雍都。”

肖月潭补充道：“这人是刺杀的大行家，我们绝不可掉以轻心。”

滕翼奇道：“管中邪的师门不是和稷下剑派是宿仇吗，为何竟能和曹秋道的徒弟合作？”

项少龙道：“这事当然有缪毒的手下大将韩竭从中穿针引线，此人该已被吕不韦收买，成了吕贼在缪党中的卧底。”

纪嫣然道：“夫君大人现在打算怎样对付管中邪呢？”

项少龙想起吕娘蓉，心中暗叹一口气，沉声道：“在眼前的情况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只有在管中邪拿起他的大铁弓前，把他宰杀于百战刀下。”

肖月潭道：“少龙准备何时动手？”

项少龙肃容道：“有没有办法弄两艘普通的渔船来？但绝不可让人知晓。”

陶方答道：“这可包在我身上，少龙何时要船。”

项少龙道：“明天吧！愈早愈好！我要在管中邪接到消息前，取下他颈上的人头，作为我献给嬴政的临别大礼。”

众人轰然答应，士气如虹。

第八章 攻其不备

化身为乌果的项少龙与荆俊领着特别挑选出来的五十名乌家战士，在翌日清晨，秘密登上渔舟，逆流往雍都开去。

众铁卫因要随乌果乔扮的项少龙与小盘赴雍，当然不能参与这次行动。

纪嫣然则要陪琴清，亦不能来。

滕翼负责指挥都骑去清剿余下的三批刺客，并须坐镇咸阳。

这天层云密布，细雨绵绵。

穿上蓑衣的项少龙和荆俊两人，坐在船头商量行动的细节。

项少龙道：“我们只有一天一夜的时间，若不能在这段时间内杀死管中邪，便不会有第二个机会。”

荆俊充满信心道：“潜入雍都后，我们立即把管中邪藏身之处置于严密监视下，待入黑才动手杀他。”

项少龙皱眉道：“但我现仍拿不定主意，究竟是否该借助安谷奚的力量呢？那样或会惊动缪毒。”

荆俊道：“不若我们找四哥设法吧！”

项少龙摇头道：“我不想事后为嬴政知道，那会用响四弟的前途。”

荆俊奋然道：“那就让我们自己独力进行，只要用心策划这次突袭，功成身退，那时管中邪死了，缪毒却仍未知发生了什么事。”

项少龙摇头道：“但韩竭必会很快晓得，而由于这是韩竭的地头，若想把他一起刺杀，风险会很大，故使我犹豫难决。”

荆俊道：“知道就让他知道吧！难道他敢告诉缪毒吗？且就算他立即派人通知吕不韦，已是两天后的事，何况他还可能过不了二哥这一关。”

依照计划，小盘率文武百官赴雍都后，滕翼的都骑会在来往雍都和咸阳的水陆要隘处，设置关卡，检查往来的行旅。

项少龙同意道：“只好这样了。”

当天黄昏，项少龙在离开雍都两里许处弃船登岸，避过关防，由陆路往雍都。

凭着正式的身份文件，他们扮作外县来的各式样人，分批进城。

与陶方派往雍都长驻达两年的乌家战士联络后，他们藏在城南的一所普通居家，准备一切。

雍都是秦人在关中的第一个都城，位于渭河与支河交汇处，乃关中文化、巴蜀文化和氏羌文化的连接点。

陆路交通上更有栈道通往陇南、汉中、巴蜀等地。

一百五十年前，秦公定都城，就是要以其为据点，镇守关中，饮马黄河。

后来嬴政能统一华夏，亦是因凭雍以据关中之策，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所以后来虽迁咸阳，秦室祖庙仍留在雍都，凡有大事，必到雍都祖庙举行。

作为咸阳的后防守塞，雍都直至此时，仍有无比重要的地位。

雍都有多座宏伟的宫殿，其中以大郑宫和祈年宫最具规模。

前者现在是朱姬的鸾殿，祈年宫则是小盘今赳来行冠札暂居作驻此扎的行宫。

到了雍都，项少龙才真正感觉到缪毒的威风。

这里的驻军，军服襟领处都捆上金边，透出一豪华的气派，与一向外表朴素的秦军迥然有别，且人人一副不可一世，横行霸道的样子。

安谷奚的驻军明显仍未取得全城的控制权，只控制了最接近渭水的南城门，以及通往祈年宫的大道与祈年宫。

由于有朱姬在背后撑腰，在正式反目前，连小盘都奈何不了缪毒这个“假父”。

当然，只要王翦的无敌雄师进入城里，形势会立时逆转，缪毒的三万“死士”

无论改了多少威风的称呼，到时亦只有侍宰的分儿。

唯一最具威胁的就只有管中邪秘密主持的暗杀团。

而项少龙今次来此就是要先一步把这刺客团瓦解歼灭。

这还要在缪毒不知不觉中进行，否则谁都会没命离开。

酉时未，报告回来，扮成平民的管中邪刚刚独自离开了藏身处，这时天仍下着细雨。

管中邪的问题和项少龙相同，无论他扮作什么样子，有心人一眼就可以从身型气概把他认出来。

项少龙当机立断，下了行动的指令。

项荆和五十战士抵达目标建筑物附近的一道僻静横巷，才脱去遮盖身上夜行装备的外袍。

五十人迅速分作十队，五人一组，借着檐墙和夜雨的掩护，间中见有人往来廊道间，都是些面目陌生的大汉。

此宅共分五进，中间以天井廊道相连。

待所有人进入战略性的位置后，项少龙和荆俊及两组战士潜到主堂旁的花丛处。

里面透出灯火人声。

一名战士潜到窗外窥视过后，回来报告道：“厅内有五名汉子，只两人随身带着兵器，集中在东面靠窗的地席处。”

项少龙沉声道：“有没有女人？”

另一名刚回来的战士答道：“内堂见到两名女婢。”

项少龙大感头痛，他本是决定将宅内的人全体格杀，在这你死我亡的情况下，再没有仁慈这一念的容身之所。”

但他怎可以下令杀死没有反抗能力的女人呢？

叹了一口气道：“男的一个不留，女的生擒下来，稍后再作处理，教他们等待我的暗号。”

四名战士领命去了。

待了片刻，项少龙下达进入攻击位置的命令，由荆俊连续发出三声约定好的鸟啼声。

项荆和众战士从花丛与隐僻处迅速跃出，扼守进入大堂的第一道门窗。

鸟啼再起。

门破窗碎的声音纷纷响起。

大堂处荆俊首先破窗而入，落地前射出第一束弩箭，揭开了肉搏战的序幕。

靠窗一个男子咽喉中箭，倒跌地上，其他人惶然从地上跃起时，每人身上最少中了三支弩箭当场惨死，只不知其中是否有边东山在内。

后院亦惨叫惊响起，但转瞬归于沉寂。

一会后，十名战士押着一个手抱婴儿的女子和四名惊得脸青唇白的女婢来到站在厅心的项少龙和荆俊身前。

项少龙和荆俊脸面相觑，竟是吕家三小姐吕娘蓉。

吕娘蓉脸上没有半点血色，但眼神坚定，射出深刻的仇恨，怀中的孩儿安详地玩弄他的衣襟，一点都不知眼前正大祸临头。

她咬牙切齿的道：“杀了我们吧！爹定会给我们报仇的。”

他曾答应小盘，会在他冠礼献上管中邪的人头，但现在面对着吕娘蓉母子，他怎狠得下这个心？

时间已不容许他多想，下令道：“请吕小姐安坐。”

又向吕娘蓉道：“三小姐切勿呼叫示警，否则管兄必死无疑，唉！你信任我项少龙吗？”

吕娘蓉闻语愕然，荆俊却露出不同意的神色，欲言又止，终没有说话。

阴风细雨下，管中邪全无防备的跨进院门，等发觉不妥时，项少龙和荆俊已由左右掩出，把他制服。

众人知他厉害，取了他的随身武器后，正要绑他双手，却给项少龙阻住了，道：“管兄为何回来了都不通告小弟一声。”

管中邪已从声音认出他是项少龙，沉声道：“娘蓉呢？”

项少龙叹了一口气道：“嫂子和令郎都安然无恙，进去再说吧！”

吕娘蓉见到管中邪被擒，情绪立时崩溃下来，泣不成声。

管中邪苦涩地看了她们母子一眼，依项少龙指示在远处另一角坐下，颓然道：“我管中邪虽不服气，但仍不得不承认不如你项少龙。”

接着垂头道：“可否放过她母子呢？我只要求一个体面的痛快。”

项少龙心中感动，首次感到这坚强的宿敌对吕娘蓉母子用情真挚，所以才肯低声下气开口求情。

而且只看在这绝不适合的情况下，吕娘蓉仍要来会管中邪，便可知他们是多恩爱。

项少龙沉吟片刻，荆俊道：“三哥！我想和你说两句话。”

项少龙摇头道：“迟些再说吧！我明白你的心意。”

转向虎落平阳的管中邪道：“管兄该知贵岳的末日已至，缪毒更难成大事，管兄有什么打算？”

管中邪剧震一下，抬头望见项少龙，眼中射出不能相信的神色。

荆俊急道：“但我们怎样向储君交待呢？”

项少龙回复了冷静，淡淡道：“我自有办法，管兄且说意下如何？”

管中邪吁出一口气道：“项兄不怕我通知仲父，又或缪毒吗？”

项少龙道：“所以我才要管兄的承诺，而且我会分开两起把嫂子和管兄送离雍都，安排船只让你们到楚国去。那里就算管兄知会别人，时间亦来不及。没有其他人有配合。管兄孤掌难鸣，能做出什么事来呢？”

管中邪瞧往另一角的妻儿，眼中露出无比温柔的神色，然后才望向项少龙，伸出大手。

项少龙伸手和他紧握，诚恳地道：“管兄一路顺风。”

管中邪双目微红，轻轻道：“即管我们一直处敌对的关系，但项兄乃我管中邪一生里最佩服的人，谢谢你！”

这晚管中邪寄身的那些宅舍发生一场大火，扑灭后在现场内发现了三十多具男尸，缪毒的人仍不明所以。

唯有韩竭心知肚明是什么一回事，吓得连夜舍缪毒逃之夭夭，从此不知所踪。

翌日清晨，荆俊和顶着乌果身份的项少龙才与安谷奚接触，一同恭候*浑罕*抵达，于三天后举行加冕礼的秦国储君。

第九章 残酷现实

过百艘三桅大船，组成庞大的船队，浩浩荡荡地逆流驶至雍都南面的码头处。

两艘战船放下数百禁卫，列成护驾队伍，予人一处威武和紧张的气氛。

繆毒率领雍都的大小官员，在码头前排列迎驾。

项少龙扮的乌果和荆俊则在安谷奚之旁，遥观壮大的船队。

荆俊凑近项少龙，低声道：“你看繆毒的样子，昨晚定是没有睡过。”

他们仍未知道韩竭漏夜溜了，都有点不明白繆毒的精神为何这么坏？

小盘的龙驾船在隆隆响声中靠岸。

荆俊担心道：“假若乌果那小子给识穿了身份，五花大绑的给抬下来，我们怎么办才好。”

项少龙苦笑道：“惟有告诉嬴政这是惑敌之计，不过我们的计划就要宣告完蛋了。”

安谷奚这时向荆俊道：“久未见过我三哥了，心中很记挂着他，来吧！”

拍马而出。

两人慌忙跟随。

跳板由船面探了下来，岸上的繆毒命人奏起欢迎的乐曲。

先下船的三百名禁卫筑起左右各三重的人墙，中间留下阔约十尺的空间，行动一致，整齐而好看。

安谷奚等甩蹬下马，跪在马旁。

昌文君大步领头由跳板走下来，后面是二十名开路的禁卫精锐，头两人分持王旗族旗。

接着是十名捧奉各式礼器祭皿的内侍臣，然后再二十名禁卫，才见未来的秦始皇小盘和储妃在昌平君、王信、李斯、蔡泽、戴上头纱的琴清，扮作项少龙的乌果等文武大臣簇拥下，步下船来。

外围处以万计的雍都城民，立时爆起震天采声，高呼万岁，纷纷下跪，气氛炽烈之极。

项荆见乌果“安然无恙”都放下心头大石。

项少龙瞥了远处的繆毒一眼，见他听得群众欢迎的喊叫，脸色阴沉下来。心中暗叹“凭你这靠裙带关系封爵的小白脸，无论在军力、民心 and 形像几方面，怎抵得过秦始皇呢？”

小盘从容自若地接受繆毒的祝贺后，与储妃登上龙舆，在昌文君的禁卫前后护驾下，驶往城门。安谷奚的军队同时沿途把守，保安上无懈可击。项少龙和荆俊找个机会，登上乌果的座驾，项少龙和乌果脱下面膜和衣服，勿勿交换穿戴。

乌果得意洋洋道：“幸好我懂得装病，否则都不知怎样应付那些人才好。”

项少龙道：“储君没找过你吗？”

乌果道：“他只派御医来看过我，又说登岸后要陪他到大郑宫谒见太后。”

项少龙失声道：“什么？”

这时安谷奚才抽空策马驰至他们的车旁，项少龙忙坐上乌果刚才的位置，微笑道：“上将军你好。”

安谷奚显是茫然不知他和小盘间的矛盾发展，笑道：“少龙像平常般唤我作谷奚吧！少龙真是威风八面，乃我秦国的支柱。”

项少龙有一句没一句的和他聊了一会，车队进入城门，安谷奚一声告罪，忙其他事情去了。

项少龙挨到椅背处，松了一口气。

计划的第一阶段大功告成，剩下的就是怎样逃过小盘的暗算，潜返咸阳了。

小盘偕储妃领着一众臣子在大郑宫主殿前下车。

项少龙见到有这么多人陪同，舒了一口气，暗忖若只是他和小盘去见朱姬，那就惨了。

经纪嫣然提醒后，他已痛苦地认识到在目前的情况下，朱姬已是泥足深陷，再没可能离开缪毒来跟随他。

但怎样才能保她一命呢？

这或者仍非全无办法。

但失去了缪毒和儿子，更清楚小盘非是自己亲子，她活着亦等似走肉行尸，做人还有何意义？

此时茅焦由殿内迎出来跪奏道：“太后今天有点不舒服，不想见那么多人，只请储君和上将军入内相见。”

众人愕然。

小盘和项少龙则是脸脸相觑，假若殿内布有伏兵，两人岂非给剁成肉酱。

昌文君奏道：“末将必须随侍在旁。”

一旁的缪毒赔笑道：“太后只是不想一下子见那么多人，禁卫大臣当然要侍奉随行！”

小盘忽道：“不用了！就上将军陪寡人进殿问安好了。”

项少龙瞥见茅焦向小盘暗打手势，这才明白小盘为何忽然如此豪气。

小盘向项少龙打下手势，昂然登阶，项少龙忙追随其后。

小盆头也不回的低声道：“那女人在怎样想呢？”

项少龙低声应道：“因为她想把事情弄清楚，看看是否该全力支持缪毒。”

小盘毫不惊诧地冷冷道：“这叫一错再错。”

项少龙很想尽最后努力提醒他要谨守诺言，但知等同废话，遂把这股冲动强压下去。

朱姬高坐太后的鸾座上，殿内除了她之外再无其他人，靴子踏到大殿的地台上，发出使人心颤的足音回响。

空旷的大殿冷冰冰的没有半点生气。

朱姬胖了少许，但仍是艳光照人，不见半分老态。只是玉容有些儿憔悴，冷冷看着二人对她行礼，朱姬淡淡道：“王儿、上将军请就坐。”

两人坐到她右下首处，小盘公式化地道：“王儿见到母后风采胜昔，心中非常欣慰。”

朱姬叹了一口气道：“哀家多久未见过王儿呢？怕有三、四年吧！有时哀家真的以为从没有生过你这儿子。”

小盘龙目杀机一闪，迅装出恭谨之色道：“母后过责了，王儿只是国务繁重，又怕惊扰了母后的静养，但王儿仍像从前那么关心和爱戴母后的。”

项少龙呆望前方，心中希望现在只是做梦，因为现实太残酷了。

回想起当年初抵邯郸时，朱姬和小盘是如何相亲相爱，但现在却是尔虞我诈，互相在算计对方。

朱姬的目光落到项少龙身上，声音转柔道：“哀家尚未有机会祝贺上将军凯旋归来呢！”

项少龙深深望了她一眼，胸臆间充满真挚深刻的感情和内疚，叹道：“只是幸保小命罢！怎当得起太后赞赏。”

朱姬凤目一寒道：“最近有关储君身世的谣言嚣尘上，上将军有什么对付良策？可说出来安哀家的心呢？”

小盘冷然截入道：“王儿已传令全国，不准任何人再谈此事，望太后明鉴，毋用多疑。”

朱姬勃然大怒道：“是否连我作娘亲的也不准说？”

小盘好整以暇道：“王儿怎敢，但上将军却有不能违令之苦。”

朱姬发出一阵有点失常的娇笑，凄然道：“哀家差点忘了，三天后王儿就正式登基，自然不用再把我这太后放在眼内了。”

小盘淡道：“母后过责王儿了。总之母后听到的闲言闲语，全是有心者故意离间我们母子感情的。”

接着长身而起道：“母后身体欠佳，不宜激动，王儿告退了，迟些再来向母后请安吧！”

项少龙直至此刻仍没有说话的机会。

心中暗叹，纵使以前小盘没有杀她之心，只朱姬这一番话，现在已为她招来杀身之祸了。

偏是他却毫无办法救她。

因为朱姬对他再没有爱，代之而有的只有咬牙切齿的痛恨。

因为她已可肯定是他骗了她，甚至认为是他杀了她真正的儿子。

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做上些什么呢？

祈年宫。

御书房内，小盘接过项少龙递上来的管中邪大铁弓，哈哈笑道：“管卿家，你现在若不成了一个糊涂鬼，就该知昔年投靠吕老贼，乃是你一生中最错误的一着。”

恭立两旁的李斯、昌平君、昌文君、安谷奚、王偃等纷纷因项少龙立此头功而向他道贺。

小盘如释重负的把铁弓放在几上，着众臣坐下，笑问项少龙道：“可惜见不着中邪的人头，不过寡人亦完全赞成荆卿的做法，只毁尸灭迹才不致惊动阍党。”

顿了顿续道：“这几天我们在饮食上必须小心在意，不要着了缪贼的毒手。”

昌平君欣然道：“储君放心，微臣们会加倍在意的了。”

小盘环视众人，最后目光落在项少龙处，柔声道：“上将军身体好点了吗？”

项少龙摇头苦笑道：“都是在韩魏边境地上逃亡时累的，当时还可强撑着，岂知回来后便不时发作，只是吃药都怕了。”

小盘道：“那上将军这几天勿要操劳，好好休息吧！”

接着龙目寒茫大盛，冷哼道：“缪党已确定在登基当晚的国宴时作乱，

上将军有何应付妙策？”

项少龙淡淡道：“先发制人，后发受制于人，此乃千古不移的至理。”

小盘一掌拍在龙席前的长几上，叹道：“就是这句话，我们可稳操胜券了。”

王信皱眉道：“请恕微臣糊涂，我们不是拟好等醪党作乱时，才治之以罪吗？”

小盘从容笑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胜利都是最重要的，那管用什么手段。我们就在国宴前动手，攻他一个措手不及。”

李斯道：“缪毒那恶贼，可能连死了都不知错漏是出在什么地方。”

李斯指的当然是茅焦这个大内奸，正因小盘对缪毒的虚实与布置时间了若指掌，所以才以从容应付。

小盘显是成竹在胸，好整惟暇的道：“在国宴前一个时辰，安大将军*止讶酥*令，夺去城守兵权，控制所有出入要道，不准任何人离开。如此必可迫缪毒提早发动。而禁卫则负责封锁祈年宫，一方面可保护各公卿大臣，亦可依名单逮捕宫内奸党。”

顿了顿续道：“同一时间王上将军的大军会开进城内，把乱党杀个片甲不留。

而项上将军则和寡人攻打大郑宫。哼！让寡人看缪毒如何收场。”

众人纷纷称善。

只有项少龙心知肚明，假若自己没有应付之法，大郑宫就是自己葬身之所了。

项少龙回到祈年宫后宫一座分配给他的四合院时，隔邻的琴清和扮作婢女的纪嫣然溜了过来。正和荆俊、乌果两人聊天。

见到项少龙，两女自是喜上眉梢。

项少龙坐下问道：“联络上四弟了吗？”

荆俊点头道：“刚才趁三哥到大郑宫，我和他碰过头。”

纪嫣然问道：“朱姬有什么话说？”

项少龙叹道：“情况很恶劣，储君和她的关系终于彻底破裂。”

答后转向荆俊道：“四弟有什么活说？”

荆俊道：“四哥说储君向他下达命令，由现在开始。把雍都封锁，严禁任何人出入，除非持有特别通行的文件。”

项少龙一震道：“储君又在骗我，刚才他只说在加冕礼后和国宴之前才会围城。”

琴清吃了一惊道：“那怎么办才好呢？”

项少龙思索道：“我要离去是易如反掌，只要扮回乌果，正式向储君表示须率人回去咸阳加强二哥的实力，就可溜掉，乌果回去也没有问题，他只要变回自己，再有四弟之助，就可顺利脱身。问题只是清姐，嬴政会派人名为保护，实则都是严密监视，那该怎么办才好？”

纪嫣然道：“夫君大人可曾定了何时回去呢？”

项少龙道：“我应该明天和荆俊动程回去。唉！可是我怎能就这样丢下你们？储君太清楚我了。”

纪嫣然微笑道：“那我们就一起回去吧！”

众人愕然瞪着这美丽的才女。

琴清喜道：“嫣然不要卖关子了，你究竟想到什么好计谋呢？”

纪嫣然欣然道：“我是刚给夫君大人的说话所触发。就是利用太后和储君间的暧昧形势。试想假若太后派人来请我们的琴太傅到大郑宫陪她解闷，储君会怎样反应？”

众人连忙叫绝。

琴清喜道：“这个可由我来用点手段安排，储君亦难拒绝。”

众人知道她最熟悉宫廷之事，故这方面不用为她操心。

纪嫣然道：“这一着还可使储君以为夫君大人全无溜走之心呢。岂知我们的琴太傅尚未到达大郑宫，已在中途溜掉了。乌果问道：“那我这个上将军该何进逃命去也？”

项少龙道：“基本上是随机应变，以保命为第一要务。但切勿待到加冕礼之时，那时嬴政怎都不会让你溜出视线之外。”

纪嫣然道：“就在加冕之前一晚走吧！有两天时间的缓冲，我们足可收拾吕不韦。”

荆俊提醒道：“记着莫要在咸阳多留，而是尽速返回牧场去，集合后再依计划逃去，就大功告成。”

项少龙叹道：“辛苦了这么多年，老天爷该好好让我过些安逸悠闲的日子吧！”

众人眼中都射出憧憬的神色，耳内似乎响起了健马塞外的大草原上忘情飞马的蹄音。

第十章 接收咸阳

当晚项少龙谒见小盘，表示要派荆俊率人赶回咸阳协助滕翼应付吕不韦。

小盘欲拒无从，一口答应。使项少龙可正式安排船只等事宜，更不怕有人会起疑检查。

到翌日上午，琴清往见小盘，说是收到太后的通知要到大郑宫小住两天。

小盆不虞有诈，在琴清的坚持下，只好答应。

滕翼笑道：“一切安排妥当，只待上将军回来主持大局。”

项少尤笑着打了滕翼的粗臂一拳，道：“二哥也来耍我，可见心情多么开朗，今自我们只得两天时间，所以必须立刻行动。”

纪嫣然问肖月潭道：“图总管那边有什么消息？”

肖月潭答道：“图公和家小以及心腹手下三百余人已准备妥当，只要我们通知一声，他会立即下毒。”

滕翼道：“时间的配合最成关键，图总管下毒时，我们必须同时夺到许商的都卫兵权，如此才既可使图总管和他的家人亲信能安然离城，又不虞吕老贼可逃出我们掌心之外。”

肖月潭叹道：“这正是麻药之计不尽完美的地方，此药药性很强，服后不到一刻就会发作。为了能使更多人被毒倒，只好在晚膳时下毒，但至于有多少会中招，却难以肯定。”

荆俊道：“只要我们暗中把仲父府重重包围，便不怕吕不韦逃掉。”

项少龙道：“图总管知否仲父地下秘道的出入口呢？”

肖月潭道：“老贼建仲父府时，是图公最不得意的一段时间，只负责办材料的事，所以半点都不知道这方面的事情。”

项少龙道：“既是如此，我们只好另外派人在城外设置哨站。唉！除非我们有储君的王令在手，否则就不能禁止他离城。都骑的将领更会因此生出疑心，所以只好自我们自己去追杀他了。”

转向琴清道：“清姐现在可由陶公陪伴回府，看看该带那些人随行，其他人则妥予遣散，然后立即赶赴牧场，静候我们的佳音。”

琴清受到那山雨欲来的紧张气氛，咬着下唇点了点头。

项少龙心中一片怜惜时，纪嫣然问滕翼道：“附近可有见到敌踪。”

众人明白她说的“敌人”指的是尉僚的四万大军，目光都集中到滕翼身上。

滕翼疑惑地道：“我也为此事奇怪，因为一点都见不到他们的踪影。”

肖月潭道：“现在我们是与时间比赛，照我看尉僚的大军该驻扎在上游某处，正等候嬴政的指示，随时可在短时间内开抵咸阳，只要我们行动迅快，就可在尉僚抵达之时远离。”

项少龙抛开一切，奋然道：“行动的时间到了。”

众人轰然应诺。

众将领对吕繆两党勾结一事早有所闻，兼之项少龙一向为储君的心腹大将，本身声望又高，加上出示虎符。那疑有他，无不表示誓死效命。

这时刚是华灯初上的时刻，城内一片升平，一点不觉有异平时。

项少龙先命禁卫和都骑军把官署重重包围，这才率亲随与滕翼、荆俊、纪嫣然、肖月潭等直入官署。

大门的守卫未及通传，已给他们制服。

此时许商正和一众都领在主堂议事，骤然看见项少龙硬闯过来，来不及反应，已给数十把弩弓威胁得动弹不得。

许商和手下一齐色变。

这有上蔡第一剑手之称的高手，腰际佩剑连出鞘的机会都欠奉。事情实在来得太突然了，尤其项少龙理该仍在雍都。

许商仍难保持冷静，沉声道：“上将军这算什么意思？”

项少龙待手下缴去了各人武器后，才出示虎符道：“本帅奉有王令，都卫军由此刻开始，由本帅全权接管，谁敢不服。”

许商见到虎符，立知大势已去，回天乏术。其他人更是噤若寒蝉。

项少龙见已控制全局，下令道：“其他人给本帅押入牢房，只留许统领一人在此。当只剩下许商时，项少龙登上主座，命许商在一旁坐下。滕翼和荆俊则在取得许商的统领军符后，赶去接收都卫军。许商苦笑道：“你赢了！”

项少龙语带双关地淡淡道：“这是注定了的历史，我项少龙只是执行吧！由吕不韦毒杀先王一刻开始，吕贼就注定了要悲惨收场。问题是许兄是否关心自己的结局。”

许商眼中掠过希望，沉声道：“上将军肯放过我吗？”

项少龙微笑道：“许兄该知我不是残忍好杀的人。连管中邪和三小姐我都放了他们走。

现在他们该已抵楚境，故眼下我只想知道许兄的心意。”

闻得管中邪都失败得被释放逃走了，许商崩溃下来，叹道：“上将军果是无敌神将，你究竟想我怎样做？”

项少龙道：“只要许兄告诉我吕不韦紧急时的逃生路向，我便可立时送许兄和家小离城。”

许商仍在沉吟犹豫时，项少龙道：“许兄若想再听得兰宫媛的仙曲，就要立下决定。”

纪嫣然柔声道：“吕不韦纵能逃出城外，最后仍是不得不死，许兄莫要失去时机。”

肖月潭淡淡道：“本人肖月潭，许兄该听过我的名字吧！”

许商骇然瞧往肖月潭道：“你不是早死了么？”

肖月潭狠狠道：“若不诈死，吕不韦焉肯放过我？你以为吕不韦真的器重你吗？谁当上吕不韦的手下，都只是他的棋子，随时可弃之杀之，你明白吗？”

许商终于屈服，道：“仲父在卧房中有条秘道入口，可通在城南‘百通街’一所大宅，我知道的就是这么多。”

项少龙奋然起立，斩杀吕不韦这大仇人的时机，在苦候了近十年后，终于来临。

项少龙等围绕秘道出口处，无不大惑不解。

图先两个时辰前领着荆俊、滕翼等入仲父府时，中了麻醉药的人倒满府内，独是找不到吕不韦，自然是从秘道逃走了。

问题是到现在仍未接到有关吕不韦离城的任何报告，难道他仍敢躲在城内？

这实在是于理不合。

荆俊道：“我们就搜查全城，看他能躲到哪里去？”

图先道：“我们不如先搜查此空宅，若我所料不差，此宅必是另有秘道，可通往城墙附近的住宅或仓库，在那处该再有出城的秘道。”

滕翼挥手示意，众手下忙展开行动。

纪嫣然叹道：“若是如此，今趟我们可说棋差一着，皆因布在城外的哨岗，只留心几个城门的出入要道。”

肖月潭道：“吕贼必舍不得珠宝财物，走地道更远比不上走在路面上快，不如我们就赌他一铺，赌他是已离开地道，从陆路逃往边境去，因为咸阳的水路交通已被我们控制在手心处。”

项少龙断然下令道：“不用搜了，我们立即出城。”项少龙一众人等，偕同乌家二百多铁士，轻骑全速离城。望赵境方向驰去，不片晌在离城里许外，发现了脚印遗痕，其中一些痕印特别深刻，显是负了重物。

众人大为兴奋。

荆俊却皱眉道：“只看脚印，对方人数超过二千，实力远胜过我们。”

滕翼笑道：“逃走之人何足言勇，且其中必有妇人孺子，何须惧怕。”

项少龙正容道：“吕府家将，不乏高手，假若我们衔尾追去，他们可闻蹄声而测知我们虚实，必会回头一拼。我们虽未必会败，但伤亡难免，故非上策。”

纪嫣然道：“假设我们能预估吕贼逃走的路线，凭轻骑马快先一步在前头埋伏，便可予吕贼来个迎头痛击，又不虞被对方知道我们人少，那就有把握多了。”

图先最清楚吕不韦的情况，道：“照足印的方向，他们该是逃往下游的大镇梧昌，那处的镇守是他的心腹，到了那里就可乘船顺水东去，否则凭脚力能逃得多远呢？”

滕翼大喜道：“到梧昌途中有个叫狂风峡的地方，乃往该处的必经之路，凭马力就算绕道而行，顶多两个时辰可抵该地，我们不若就在那里恭候仲父的大驾吧！”

项少龙哈哈大笑道：“种什么因，就结什么果，今趟若非有图爷照拂吕老贼，我等势将功亏一篑。”

图先笑道：“那里那里，滕将军请领军先行。”

士气昂扬下，二百多骑旋风般去了。

第十一章 得报大仇

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一队长长的约三千人的队伍。静静进入狂风峡，只凭几个火把照明开路。

单看队形，便知道这大批亡命的人个个心慌意乱，不但七零八落的断成多截，首尾不相顾，妇孺更远远附在大后方，跌倒者亦无人理会。

众人虽痛恨吕不韦，目睹此情此景，亦无不感到惻然。

项少龙道：“我只想要吕老贼的命，有没有办法把吕不韦从这许多人中辨认出来呢？”

肖月潭冷笑道：“以吕老贼自私自利的性格，必会走在最前头。”

又指着队头道：“那是有的几辆手推车，其中之一坐的必是吕老贼。”

项少龙道：“那就待前队那百多人过去后，便以木石把出口截断，我们再从容动手擒人吧！除吕老贼外，其他人要走便任他们走好了！”

吕不韦的逃亡队伍前一组约百多人，刚出了峡口，上方崖顶忽地滚下数十条树干和无数大石块，一时尘屑漫天，轰轰震耳，声势惊人之极。

推下的木石立时把队伍无情地截断，两边的人都乱成一团，哭喊震天下，分别往相反方向逃命。

跌倒的跌倒，互相践踏的互相践踏，那情景仿如世界末日。

出了峡谷的人四散奔逃时，蓦地火把光四处亮起，二百名乌家战士策马从四面八方涌出来，放过其他背负重物的人，只向给十多个亲卫护卫着亡命奔跑的吕不韦围拢过去。

霎时间，吕不韦给重重包围，陷进绝境里。

吕不韦在家将圆形阵势的核心处，脸色苍白如死人，不住大口喘息。

项少龙偕图先、肖月潭、滕翼、荆俊、纪嫣然等排众而出，高坐以上，大喝道：“吕不韦，当年派人偷袭我们，杀我妻婢手下，可曾想到有今天一日。”

吕不韦看到图先和肖月潭、仇恨交迸，气得浑身剧震，戳指两人道：“好！枉我吕不韦如此厚待尔等，竟敢联同外人来对付我。”

图先呸的吐了一口涎沫，咬牙切齿道：“闭上你的臭嘴，这句话该由我对你说才对。枉我如此忠心对你，你却只为了洗脱嫌疑，就把随我多年出生

人死的兄弟随便牺牲。你还算人么？”

肖月潭亦不屑道：“死到临头，仍是满口不知羞耻的胡言乱说，我今天在这里目睹你的收场，就是要看到老天爷的公正与严明，你竟还敢颠倒黑白，含血喷人？”

吕不韦顿时语塞，瞧着百多把以他为中心瞄准待发的弩箭，说不出话来。

嫣然娇叱道：“先王待你不薄，你竟仍要狠心将他毒害，吕不韦你比这豺狼禽兽更不如。”滕翼暴喝道：“徐先和鹿公都是因你而死，给你多活这几年，已是老天爷盲了眼睛哩。”

荆俊却厉叫道：“你们这群蠢才想陪他死吗？立即抛下兵器，给我有多远就滚多远。”

那十名家将你眼望我眼，不知谁先抛下手上兵器，转眼间逃个一千二净。只剩下众叛亲离下的吕不韦孤零零一个人呆立在重围中心处。

项少龙等电蹬下马，向吕不韦围拢过去。

“将！”

项少龙拔出百战宝刀。

刹那间，他脑海同时掠过无数毕生难忘的伤心往事，而这些都是吕不韦一手造成的。

春盈等诸婢和许多忠心手下们逐一溅血倒地；青春正盛的赵国三公主变成了他拥在怀内一具没有生命的尸体；庄襄王临死前的悲愤眼神；鹿公的死不瞑目；一一掠过他的心头。

他的心湖像给投下巨石，激起令他神伤翻滚的悲情。

忽然间，他发觉手中的百战刀没入了吕不韦的小腹内去。

吕不韦身子忽向前扑来，迎上他的百战宝刀，原来给滕翼背后以墨子剑劈了一记。耳中还听到滕翼道：“献给倩公主在天之灵的。”

吕不韦倒在他身上时，已变成一具尸体，什么功名富贵，都与他再没有半点关系。

项少龙虽手刃仇人，可是心中却是虚虚荡荡，一片空白，毫无得报大仇的欢欣。

对于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残杀，他已打心底生出极大厌倦。

天终于亮了。

经过三天两夜的兼程赶路，众人终于支持不住，扎营休息。

这时离牧场只有一天的路程。

项少龙一路上都非常沉默。

此夜天色极佳，满天星座，伴着一弯新月，疏密有致广布天穹之上。

项少龙与纪嫣然离开营地，来到一个山丘之上，背靠背悠然安坐在高可及膝的长草中，感受着夫妻间真挚深厚的感情。

项少龙的心神放松下来，在这一刻，吕不韦的事似在遥不可及的距离之外，小盘对他的威胁也似从来就没有存在过那样。

他忽然记起了在二十一世纪看的那部电影《秦始皇》里，吕不韦并不是这样死的。

他是因受到举荐缪毒牵连，被嬴政免相国之职，发配他到食邑河南。

但因吕不韦仍与六国权贵暗中互相勾结，图谋不轨，再被嬴政遣往琢郡，更发信谴责他。

吕不韦自知难逃一死，就喝下毒酒自尽。

但现在的情况显然完全是两回事，难道自己竟改变了历史？

胡思乱想间，纪嫣然的一声娇声在耳旁响起道：“夫君大人在想什么呢？”

项少龙心中一阵冲动，差点要把自己的“出身来历”向爱妻尽情倾吐。但最后还是强压下去，苦笑道：“我也不知自己在想什么？”

纪嫣然道：“嫣然明白夫君大人的心情。人是很奇怪的，有时千辛万苦的想完成某一个目标，可是当大功告成时，反有空虚失落的感觉。但幸好不是所有事情都是那样了，像人与人间的感情交流就可与时并进，日趋深刻。当然呢！也免不了会有反目成仇人的情况出现。”

项少龙点头道：“只是听嫣然说话，已是我人生的一大享受，能与嫣然终老塞外，夫复何求？”

纪嫣然钻入他怀里去，枕在他肩头上，美目深情地凝注天上闪闪的星儿，轻轻道：“自昨天开始，嬴政就是正式的秦君了。不知嫪毐和太后是否……唉……嫣然实不该提起此事。”

项少龙苦笑道：“贤妻不必介怀，事实上我早想通了。人力有时而终，总不能事事称心顺意。对太后我是完全无能为力。现在只希望回到牧场时，乌果等已安然回来。”

纪嫣然叹道：“嫣然也希望快点离开这地方，永远都不用再回来。”

次日清晨，众人拔营起行。依照原定的秘密路线往牧场潜去。

到黄昏时光，牧场出现在前方远处。

作为先头部队的荆俊忽地回转头来，脸色是难看之极。

众人都心中骇然，知道情况不妙。

荆俊沉声道：“牧场被人重重地围起来了。”

在星月之下，大地一片迷茫，众人伏身高处，俯察情况。

只见在牧场城堡箭矢不及的远下外营垒处，数万秦军把城堡围个水泄不通。

不过城堡仍是完整无缺，敌人显然没有发动过任何攻击。

乌家城堡暗无灯火，像头熟睡了猛兽。

秦军不时传来伐木劈树的声音，显然正赶制攻城工具。

滕翼狠狠道：“照理他们怎都该先作佯攻，以消耗我们的箭矢和精神体力，为何竟如此按兵不动呢？”

纪嫣然想起城堡中的琴清和不足百人的兵力，咬得下唇都渗出血来，沉声道：“尉僚是在等我们回来，幸好他们不熟地形，想不到我们会由这条路线潜返。”

项少龙心中一动道：“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嬴政要亲来秘密处置我们，以保证消息不会外泄。”

肖月潭细察下方秘道的入口是远在敌人的营帐和防御工事之外，松了一口气道：“那么须趁嬴政抵达前的宝贵时光，由秘道返回城堡，再立即率众赶快离开。”

众人当然不会反对，忙付诸行动。

半个时辰后，他们神不知鬼不觉下潜返城堡内，当项少龙把琴清的娇躯拥入怀内时，真有仿如隔世的感觉。

由于战马们都曾受过进出地道的训练，故并无发出任何声息，仍把敌

人蒙在鼓里。

滕翼忽然失声道：“怎么？乌果他们仍未回来？”

项少龙心头剧震，轻轻推开琴清，骇然道：“这是没有理由的。”

正和滕翼说话的陶方黯然道：“看来乌果出事了。”

顿了顿续道：“敌人昨晚突然在城外出现，且是由四面八方涌来。幸好他们一直按兵不动，否则我们都不知该死地还是逃命才好。”

肖月潭脸色凝重道：“我们现在便得立即撤走，因地道一事只能瞒过一段时间，早晚会给他们发觉那时就想逃都逃不了。”

项少龙断然道：“我们分批逃走，我怎都要待至敌人发动攻势那一刻才走。周薇已失去了相依为命的兄长，我再不想她连心爱的丈夫都没有了。”

图先哈哈笑道：“要走就一起走，就让我们一同试探老天爷的心意吧！”

项少龙等登上城墙，遥望像漫山萤火的敌阵。

双方的实力太悬殊了，连妄图一拼之力都说不上来。

尤其项少龙等日夜赶路，早成疲兵，这场仗不用打都知必败无疑。

滕翼道：“只看敌阵的布置，就知尉僚这人精于兵法。”

肖月潭叹道：“嬴政想得真周到，调来这批与少龙毫无关系的外戍兵，恐怕他们连攻打谁的城堡都糊里糊涂呢。”

荆俊这时奔上来道：“已预备一切，是否该先把马儿带往预定的秘谷，使得逃起来时方便一点。”

纪嫣然道：“不若把马儿都放在秘道口处，尽最后人事等待乌果他们，这胜过置身重围，来不及逃走。”

众人都默然不语，瞧着项少龙。

项少龙自知娇妻之言有理。

近六百的人和马，加上乾粮食水，若要全体无声无息，安然从地道离开，没有个把两个时辰休想不到。

遂勉强点头道：“好吧！”

荆俊领命去了。

滕翼忽地剧震道：“嬴政来了，乌果他们也完了。”

众人骇然大震，循他目光望去，只见一条火龙由远而近，源源进入敌军帅帐的宫地内。

项少龙当机立断，喝道：“立即撤走。”

“咚！咚！咚！”

战鼓响起。

众人脸脸相觑，嬴政连夜赶来，尚未有机会坐下喝一口水，稍事歇息，就立即下令进攻，可见他要杀项少龙的心是多么坚决。

项少龙惨然道：“小盘！你太狠心了！”

纪嫣然道：“弃马！我们只能凭双腿逃命，否则就来不及。”

各人领命去了。

眼看敌人压倒性的兵力从四面八方逼来，他们的心直往下沉。

第十二章 生死一发

城门被撞破时，项少龙的人仍有一半人未能进入地道。无奈下，项少龙下令这些人全避进新建成的衣冠坟内，作为掩护，并把特厚的大铁门关起，希望能多争取一点撤走的时间。

最好是小盘以为他们早走了，放弃搜索，就更是理想。

不过人人都知道这只是妄想。

整个城堡的人忽然消失，当然是有通往城堡外的秘道。

尉僚若不能把地道找出来，如何向新登基的秦王交待。

坟堂内众人你眼望我眼，想着正鱼贯进入秘道的战士，听着外面隐约传来，但越趋喧腾的喊杀蹄音，都是心急如焚，但又只能听天由命。

“隆隆”响声不断传来，显示敌人正在破门入屋。逐一展开搜索。

“砰！”

眼前的铁门终于传来撞击的声音，显示敌人的魔爪终伸展到这里来了。

一轮碰撞无功后，又沉寂下去。

众人的心都是提到了咽喉处，呼吸困难。

大家都预料得到敌人下趟会出动扎上撞木的撞车来破门。

一刻钟的时间，像世纪般漫长。

殿后的项少龙、纪嫣然、滕翼、荆俊、图先和十多名乌家战士，都是掷出弩弓，准备拼死守着大门，好让其他人能有多些时间安然离去。

众人都失去了说话的意欲。

这时除他们外，仍有三十多人尚未能进入地道。

幸好当日设计地道时，特别注重地道的通气装置，否则恐怕未离地道，这么多人挤在一起，早给闷死了。

项少龙不由望往高置墓堂正中小盘母亲妮夫人的灵牌，心中苦笑，暗忖妮儿你有否想到，我项少龙会有一天被你的爱儿亲手杀死呢？

“轰！”

整座坟庙晃动了一下，不过大铁门仍是纹风不动。

“轰！”

封着铁门的三支铁门同时往内弯曲，门隙扩大，透入外面火把的光芒，喊叫声立时变得真切，潮水般从外涌进坟堂里。

幸好这时除他们外，其他人均进入了地道里。

项少龙喝道：“快退进去！”

谁还敢于此时怠慢，都向地道蜂拥而入。

尚未有机会把地道上方铁盖合上时，□然巨响，两扇大铁门加着部份砖石颓然倒下，扬起一片灰尘。

项少龙、滕翼、荆俊和纪嫣然四人守在地道入口处，准备对来人都可格杀勿论。

他们是不得不这么做。

此时整个地道部塞满了人，若让敌人衔尾追来，他们休想有人能走脱。

愈能延迟敌人知道地道口方向的时间，他们活命的机会愈大。

火光从地道口映下来。

项少龙等移后少许，避到火光不及的暗处。

只听有人喜叫道：“入口在这里！他们连铁盖子也没时间合上。”

项少龙等心中叫苦时，地道入口外的坟堂攸地鸦雀无声。

接着是跪倒礼拜的声音。

项少龙等听得牙痒痒的，又是心中惶恐万分，偏是一筹莫展。

此人该是那尉僚了。

嬴政出奇的默不作声。

“噗！”

是有人跪地的声音。

李斯的声音在地道口外响起，颤声道：“大王开恩！”

尉僚奇道：“廷尉大人？”

然后是奇异的沉默。

尉僚的声音又道：“大王请立即颁令，否则时机一去不返。”

接着乾咳一声道：“大王为何只看着这里供奉的灵牌呢？”

项少龙等心中升起难以形容的感觉，悄然小盘正呆瞧着他至爱的母亲妮夫人的灵位。

这时除他们外，其他人已过了地道的中段，尚有两刻许的时间，就可撤离地道。

不过若小盘接受尉僚的提议，他们仍是死路一条。

小盆熟悉的声音终于响起道：“尉卿和其他人全给寡人退出去，只李卿一人留下。”

尉僚愕然道：“大王……”

小盘大喝道：“退下！”

足音响起。

到所有人均远去后，小盘沉声道：“如何可教天下人都不谈论这件事呢？”

只听李斯答道：“只要大王征阻六国，统一天下，那时大王令适行大*兀 馅*谁敢提到项少龙三个字，谁提就杀头，必然人人噤口，此事自然亦不了了之。”

小盘冷冷道：“若他们嘴巴不说，却写成史书。又有何法应付？”

李斯道：“那时大王就坑那些人，烧他们写的书。”

下面的项少龙听得目瞪口呆，原来焚书坑儒竟是因自己而起的。同时被烧的巫卜之书，可能只是掩人耳目的陪葬品。

小盘又道：“但吕不韦为项少龙所杀之事又该如何处理。”

李斯朗声道：“这个更容易，就说他畏罪逃回食邑，最后饮毒酒自尽好了。”

足音时响起，有人来至入口旁。

一阵静默后，小盘的声音轻轻传下来道：“师傅！愿你一路平安！”

接着是小盘的断喝道：“立即撤军！”

足音远去。

项少龙强忍的热泪终于夺眶而出。

他心中深切感受到那种创造历史的动人滋味。

当小盘步出乃母衣冠坟的一刻，他再非那来自邯郸的赵小盘。

因为他已完全割断了和过去的关系，真正成为了嬴政。以后他的心神会用在统一天下的大业上。

他跨过倒下的铁门那一刻，六国已注定了逐一被歼的命运。

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没有人能击到的超级霸主——>创建中国，被誉为千古一帝**秦始皇嬴政。

项少龙等收拾情怀，追着大队由隧道口逸出，赫然发觉乌果竟和众铁卫杂在队中。

原来他们因昌文君控制了水路，被迫改从陆路赶来，故比嬴政要迟上几个时辰，却刚好在地道口附近与他们会合。

乌果同时带来了缪毒被车裂于市的消息，朱姬替他生的两个儿子则给活生生烧死，这都是王翦告诉他们的。

至于朱姬，则传被押返咸阳。

当然众人都知道朱姬已完了，被押返咸阳软禁的只是嬴政安排的替身。

待嬴政大军撤走后，众人再返回牧场，乘马从容离开。

项少龙还带走了赵倩诸女包括妮夫人的灵牌。

三个月后，他们终于安抵塞外，完成了渴求以久的梦想。

第十三章 统一六国

由于今次叛乱的吕不韦和缪毒均是六国的人，加上郑国渠一事暴露了韩人的“破秦计”，而更为嬴政担心的是怕六国来的人继续散播“谣言”，竟一意孤行，颁下了“逐客令”，使从东方来的客卿人人自危。

李斯知道自己实在知道太多不该知的事，但却更清楚嬴政要统一天下的渴望，遂冒死进谏。

其词曰：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躋西戎。”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

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牧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

昭王得范雎，为相，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

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

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

向使四君却客而下纳，疏士而下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名也。”

词中又道：“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之术也。”

李斯慷慨陈词的上书，不但表达了对嬴政的绝对忠诚，还阐述了铁铮铮的历史事实。

终使嬴政收回成命，撤销了“逐客令”。

项少龙和纪嫣然的老朋友韩非就在此时被嬴政慕其名强索入秦。

然因他始终心怀故国，处处为韩说话，兼之口齿不伶俐。故不为嬴政所喜。最后更因开罪了姚贾和李斯，加上两人忌他才华，被毒死狱中。

嬴政扫除了吕不韦和嫪毐后，收揽了秦国的大权，遂展开征服六国的大业。

六国这时早失去了独力抗秦的力量。

但他们联合起来，仍能在嬴政即位后的第六年使秦人吃了三晋和楚人的一个亏，但韩闾却于是役不幸战死沙场。

田单由于失去了吕不韦的支持，失势下台，齐国从此再无杰出人才。

嬴政亦学乖了，改采用李斯和尉繚的献计，巧妙地运用贿赂、间离、分化等三个手段，把六国逐一击破。

秦王政十四年，韩王安首先对秦屈服称臣。翌年秦军杀人新郑，灭韩。

被项少龙一手提拔的恒奇，此时积功至上将军，不幸遇上可使项少龙惨吃败将的李牧，被其大破于合肥，无面目再见嬴政，避隐燕国。

终于到了王翦和李牧两大名将对垒的时刻。

秦军在王翦和杨端和的率领下大举攻赵，李牧迎之邯郸城外，彼此僵持不下时，岂知郭开受李斯反间计所惑，竟怂恿赵王换将，李牧拒不受命，结果被赵王赐死。

大树既倒，赵国再无可抗王翦之将，遂被秦军以狂风扫落叶之势，扫入历史往昔的回忆里。

秦王政十九年，太子丹派荆轲入秦国刺嬴政，事败后当场惨死。

嬴政便出师有名，派王翦攻燕，大破燕人于易水之西，翌年攻入燕人的蓟都，杀太子丹。

王翦之子王贲，亦攻占楚人十余城，次年他再大展神威，决水灌大梁，破之，魏亡。

二十三年，王翦攻楚，在平舆大破楚军，次年蒙武破寿春，楚王和李园同被俘，李嫣服毒自杀，楚亡。

秦王政二十六年，王贲攻入临淄，齐王田建投降。

六国至此云散烟消，尽归于秦。

嬴政仍记着项少龙所说的“始皇帝”三字，于是命群臣研究是否适合他统一六国后的身份。

众人自是大声叫好。

于是嬴政自号始皇帝。废分封诸侯之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收天下兵器，铸金人十二；统一度量衡；定币制；使车同轨、书同文；徙天下富豪十二万户到咸阳。

确立了日后中国的规模。

当嬴政登上始皇帝的宝座时，宏伟的怀清台亦同时建成。

子民都以为是因他们的帝君为怀念寡妇清而建成。

只有像李斯、王翦等有限几个知情者，才知嬴政实是因念着已远离中土的项少龙而筑的。

后记

大地在马蹄下飞快地往后方泻去。

项少龙和三位兄弟乌卓、滕翼、荆俊三人忘情地在绿草如茵，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全速策骑飞驰。

蓝天白云下，前方半里许处一群近千头的野马群受惊下住北逃去。

四人口中发出喝叫声，夹马转向、追将上去。

项少龙等分作两组。

一组绕往前方，迫得带头的马领袖改变方向，另一组则在后方追上去。

赶逐了一会后，马群被鞭子迫得逃到河里，游往对岸。

项少龙等勒马站定，大叫道：“孩儿们！看你们的本领了。”

对岸蓦地出现乌果、乌言着、赵大、刘巢等一众百多人，人人手持绳索，兴高采烈地等待马儿送上门来。

项少龙大感兴趣地看着兄弟手下们捉野马，赞叹道：“大哥真懂得拣地方，这里处处均得大小河流灌溉，水源充沛，土壤肥沃，牧草茂盛，确是人间胜境。”

乌卓环目扫视无边无际的草浪，嗅着青草传来的香气，笑道：“当初我抵此处时，心中颇有点我们是被迫自我放逐的味儿。但现在长居下来。杀了我都再不肯离开这里。”

荆俊忽地向隔岸大叫道：“那头纯白的！我要那头纯白的！”

滕翼见状莞尔道：“这小子，丹儿为他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仍然像个长下大的孩子。”

黄昏时分，众人满载而归，驰返今趟出猎的营地。

纪嫣然、琴清、乌廷芳、赵致、田贞、田凤、周薇、善兰、鹿丹儿等正坐在一道斜坡上，看着坡下草地三十多个介乎十至十五岁的男孩女孩策马追逐马球为乐。

欢笑声直冲霄汉。

其中一个项宝儿。

他长得比任何一个孩子更粗壮，头戴鹰羽造的美丽帽子，浓眉大眼，极有个性。

这时的他正从马身上俯下来以棍子控球，谁都不能从他手下把球子夺去。

在他们脚下，无垠的草原延伸天际，仿如一片碧绿的大地毡。

百多个营帐竖立一齐，炊烟缓起，十多个妇女正生火造饭，待丈夫儿子回来享用。

图先、肖月潭两人正席地闲聊，目光不时往这边巡视过来。

众女看到精采处，不断拍手欢叫。其中以乌廷芳和鹿丹儿叫得最厉害。

琴清忽地推了身旁的纪嫣然一下，欣然道：“夫君大人回来了。”

众女远眺平原尽处，百多个黑点正逐渐扩大，蹄音隐隐传来。

纪嫣然豪兴忽起，站起来娇呼道：“谁愿意和我去迎接我们凯旋回来的战士呢？”

众孩子早放下球戏，前呼后拥的策骑朝归来者迎去。

一时蹄声震天。

纪嫣然的号召立即得到所有人的支持。全体翻上马背，下一会已在草原上与她们的男人会合。一起返营地。

小孩们则得意洋洋在前领头。

项少龙与纪嫣然、琴清等缓骑而行，有感而发道：“老天爷待我们确非

常优厚，以前那想过可过得这种无忧无虑的幸福日子。”

琴清叹道：“要有我们那种经历的，才会明白这种草原生活的珍贵，像宝儿那小家伙，就常嚷着要回中原去见识世面。”

乌廷芳怨道：“以后你最好不要再给他说明中原的事了，尤其是有关楚国，宝儿最欢喜就是那里，真令人费解。”项少龙笑道：“每个人总有他的梦想，因为我们的梦想已成了事实，所以才乐于安享梦想。宝儿只是追寻他的梦想罢了！我们即不该阻止，更不应强要他亦安于我们的梦想。”

纪嫣然欣然道：“夫君说得真动听，宝儿的梦想就是变成天上的飞鹰，可随意翱翔，飞到大地任何一角去。”

赵致笑道：“人人都宠得他要命，我说呢！小贞和小凤宠得他太过份了。”

田贞和田凤被说得掩嘴娇笑，一脸幸福快乐之色。

纪嫣然像记起某事般笑道：“差点忘了告诉你做人爹的。宝儿嫌自己的名字太过孩子气，要改过另一个名字。”

项少龙毫不介怀地欣然道：“改什么名字也可以，只要是姓项就成。”

乌廷芳佯作生气道：“宝儿可是我起的，是他的乳名嘛！”

纪嫣然续道：“我见他这么爱鹰。便提议给他起个鹰的别字。”

项少龙哈哈笑道：“项鹰！倒很不错啊！”

琴清道：“你这做父亲的真不知孩儿的想法，他嫌鹰字太过像禽兽，怕人笑他，自己改个‘羽’字”。

项少龙剧震勒马停下，失声叫道：“什么？”

众女和身边的滕翼等人莫不愕然停下，目光全集中到他身上。

项少龙此时心中掀起了滔天浪潮。

项羽？

岂非是与刘邦争天下，最后偕美人虞姬自刎于乌江的楚霸王项羽吗？

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难道只是同名同姓的巧合。

不过若计算时间，此事确大有可能。

在历史上，秦朝历二世而覆亡。

由嬴政登上储君之位，三十七年后南巡病死沙丘。接着秦二世即位，三年而亡。那时自己的儿子“项羽”应是三十多岁，正值壮年。

众人的呼叫声把他惊醒过来。

纪嫣然疑惑的道：“夫君大人不欢喜这名字吗？但宝儿却非常欢喜，若你要他改别的名字。我们可不会和他说，你自己去跟他谈好了。”

项少龙回过神来，正思忖应否向宝贝儿子预作警告。例如遇上一个叫刘邦的人时，立即挥刀杀了他。

他回心一想，纵是自己知道历史的发展。最后还不是改变不了丝毫历史的发展。

命运从不因人的努力或意志有分毫改移。

人们以为自己在创造命运，皆因他们根本不知命运朝那个方向走，是什么一回事。

惟有自己才能深深体会到个中滋味。

自己的一个“儿子”小盘建立了在秦帝国，自己的另一个“儿子”项羽则一手把大秦帝国毁掉。

琴清皱眉道：“夫君大人在想什么呢！”

项少龙忽地哈哈大笑道：“我想通了。”

腺翼的声音传过来道：“三弟想通了什么呢？”

项少龙奋然道：“项宝儿以后就是项羽。”

众人齐声失笑。

纪嫣然一脸惑道，“这也须想通或不想通的吗？”

项少龙从以背后凑前香了她的粉脸一口，笑道：“我想通的是成又如何，败又如何。成功失败根本无关重要，只要能轰轰烈烈的活过，在历史上留下千古不灭的美名。便不负此生了！”

众人更是一脸茫然，怎想得到他指的是自己儿子将来成了名传千古的楚霸王项羽一事。

项少龙豪情万丈的哈哈大笑，策马而出，放蹄朝早去了的“项羽”诸孩赶去。

众人纷纷大喝催马，追着去了。

人马与整个大地合成一体，在落日壮丽的霞彩，合营出一副充满幸福和欢笑的画卷。

